

桃花使命

國際特警的任務遍及世界上每一個角落。一項桃花使命將帶領我們的讀者們暢遊蘇聯第二大城列寧格勒！

吸血蛾

晶瑩如碧玉的美麗飛蛾竟然是吸血的殺人魔鬼，這本來只是傳說，却變成事實，劍客常護花爲友復仇，匹馬南下，與千萬隻吸血蛾展開生死戰！

$2.00

854

◀編　後　話▶

今期起，古龍先生繼〘血鸚鵡〙一文後，又爲本刋撰作精心巨著：〘吸血蛾〙！古龍作品素以詭譎雲幻見稱，尤其內容結構曲折離奇，驚險莫測！本故事有令人不能相信的事情發生，把人們認爲不可能成爲事實的傳說變成千眞萬確的事實！更有神秘到不可思議的物事在故事裡出現！陰森可怖，令人咋舌！緊張刺激，使你瞠目！請勿錯過。

＊＊＊　　＊＊＊　　＊＊＊

朱羽的〘沙漠風雲〙和蕭逸君之〘鐵骨冰心〙兩大猛稿，同期推出，前者是膾炙人口的遊俠故事，充滿塞外風光景色，但在明媚秀麗的原野上卻蘊藏着殺機重重的氣氛…至于〘鐵骨冰心〙，卻是一篇集俠義、情仇、恩怨、倫理的武俠小說，爽朗清新，剛柔細膩，是蕭逸君近年來最新穎筆觸和結構的代表作。

＊＊＊　　＊＊＊　　＊＊＊

〘四君子之謎〙今期揭曉了！邪道中人的清風觀主作惡多端，爲金燈門制服，終於說出一段江湖秘辛，同時把從事罪孽得來之財寶，全部賑濟災黎。金燈門算是了卻一段公案，本故事也告一段落，請留意臥龍生另篇新作。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桃花使命（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有人希望行正桃花運，但也有人卻因爲命帶桃花而惹來殺身之禍。〘桃花使命〙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請愛好刺激緊張小說的讀者，切勿錯過今期的〘鐵拐俠盜〙故事…………馬　雲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沙漠風雲（遊俠傳奇故事）◀一▶

沙漠奇葩艷　江湖豪客慓…………朱　羽35

斷腸簫（兩期完俠情中篇）◀下▶

玄功廢惡魔　馭劍誅奸徒…………樂　毅4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吸血蛾（驚魂六記故事之二）

一劍難絕命　七星不勾魂…………古　龍57

閻王筆

盡傾心頭秘　錯失金玉緣…………曹若冰65

怒馬香車

兩度玄功門　一段武林秘…………諸葛青雲73

鐵骨冰心

功深擒寶馬　福厚遇奇人…………蕭　逸82

四君子◀大結局▶

計中計除魔殲兇…………臥龍生93

奇人奇事・秘技珍聞

太祖追魂棍（奇人奇事）…………希　雲45

孫玉峯雙手放鏢（奇招絕技）…………海　雲79

中日武林大會戰（武術叢談）…………慧　心91

印度摘頸術（秘技珍聞）…………雲　山95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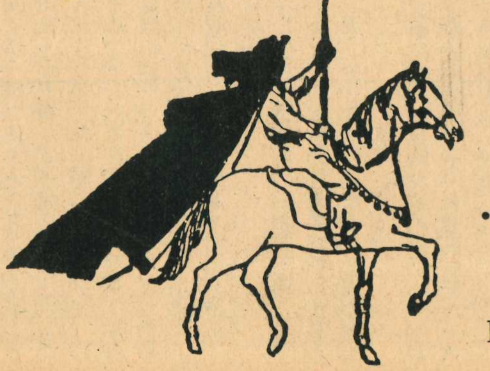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武俠世界

第85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桃花使命



神秘小屋——恐怖男屍

正義的定義是什麼？

根據字面的解釋，應該是：公正的義理。說得通俗一些，那是正直和道義的表現。

但是在今時今日我們的地球上，這些字眼似乎已不復存在了！不論是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處處以利害作爲衡量，那裏還有什麼道義可言？甚至一向爲世人所樂道的美國，亦不例外。

不過正義在鐵拐俠盜的心目中，却從未消失過。連帶着他的愛妻林愛莉與他的愛徒阿生在內，也始終保持着這種做人的宗旨。

也許就是因爲這樣，所以三俠在世人的心目中，一直受到尊崇。

尤其是國際特警的巴黎總部，每當知道他們三個人有困難時，就大爲緊張，那當然也是因爲阿生本身也是一名特警的緣故。

更大的理由應該是：像呂偉良等三俠，在今日這世界上太少見。

他們不但爲正義而與惡勢力展開連場生死戰，也往往爲了一點道義上的責任，而奮不顧身，出生入死。

三俠替朋友消災解難，因此凡是認識他們的人，只要知道他們三人有什麼不測，便替他們着急。

最近三俠爲了到稱爲「鐵幕」的蘇聯旅行，結果弄出許多麻煩，但也給他們揭開了鐵幕中的一些未爲人所知的秘密。

當時，三俠在莫斯科觀光，結果却給蘇聯的秘密警察抓了去！（詳情見上篇「亞當二世」一文。）

最後他們被送往莫斯科的郊區，那兒是禁區，等閒人難越雷池半步。但是，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終於能够在驚險重重的情形底下，由那兒逃了出來！

他們不但逃了出來，還得到二個蘇聯人的協助。連同直升機機師在內，前後竟然有三個蘇聯人投奔自由，向芬蘭的美國大使館尋求庇護。

那一男一女蘇聯人是在「禁區」工作的。那「禁區」的密碼是「亞當二世」。

三俠揭開「禁區」的秘密，只知道蘇聯開始製造「人類」，却未想到「人造人」對蘇聯本身來說，是「好使好用」的奴隸。

因爲「人造人」經過品種選擇，機能改造，人工培養……等等不可思議的繁複程序之後，所「製造」出來的產品，只須一粒「生命丸」便可以維持一日二十四小時的體力，根本無須消耗糧食。

在思想方面，由於「統一灌輸」的有計劃教育，也令到那些「人造人」變得千篇一律，非常單純，這也正是蘇聯政府所要求的。

極權國家的政府一向就希望人民百份之百的順從，「人造人」由他們一手「製造」，照計是最理想的「人民」了！

但是，由於他們無法用人工製造原始品種——受孕的精子與卵子，所以仍然要從人類中挑選，結果還有瑕疵。

因爲人類自古以來就有一種原始的惰性——我們的祖先要不是爲了生活得更好，決不會發明各種生活上的必須品。加上自私的觀念作祟，所以蘇聯人製造出來的「亞當二世」，仍然像「亞當一世」一樣，無法消除這些劣根性。

最簡單的理由就是：「亞當二世」的細胞中，含有「亞當一世」——目前舊人類身體上的遺傳因子。

因此，當一批「人造人」知道他們要被消滅時，便給一種原始的求生慾所鼓動，起而反抗——其實這也是我們人類的天性之一。

結果蘇聯設於禁區的「人造人總部」給他們一手製造出來的「人造人」搗毀了。這對蘇聯人來說，可算得上是非常大的打擊！但是，三俠却因此而不必淪爲試驗品！逃出了險境，生命不致被毀。

現在三俠在芬蘭國境內的赫爾辛基——這是與蘇聯第二大城市列寧格勒遙遙相對的芬蘭首都。兩者之間，就給波羅的海的芬蘭灣所隔開。

三個跟三俠一齊逃離險境的蘇聯人，跑到美國大使館去尋求庇護了。但是三俠既無須別人庇護，也絕不會相信美國人。

中南半島許多小國不是給美國人「保護」嗎？結果如何？

到頭來他們無不責美國背信忘義！

由此可見，「靠人不如靠自己」，這句老話是十分眞切的！所以三俠從來不會產生這一類依賴的心理，他們只相信自己才可以保護自己。

所以他們在國際特警芬蘭分部辦事處作供完畢之後，又若無其事地，繼續留在芬蘭國境之內旅遊。

毫無疑問，芬蘭是個相當冷門旅遊地區，近年來甚至鐵幕國家的蘇聯，東德等等，也吸引了不少西方遊客，但到芬蘭旅遊的人始終不多。

其實芬蘭的湖光山色，最是神秘迷人，尤其是定名爲「森瑪」的湖泊區。

森瑪本來只是一個大湖，但芬蘭人把六萬平方公里以內的森林與湖泊，一概包括成爲一個大湖泊區，統稱爲「森瑪」。

森瑪位於芬蘭東南部，與蘇聯邊境接壤。到過這兒來的人，很難確定這究竟是「森林區」，抑或是「湖泊區」？

原來這麼大區域之內，林中有水，水中有林，島嶼成千上萬的，構成罕見的天然奇景。如果你未見過聖經創世記中初期地球上還未有人類時的情形，不妨到這兒來看看，倒有幾分相似當時「天地初開」的情景。

著名世界船王擁有私人島嶼，人們爲之仰慕不已。其實許多芬蘭人也同樣在森瑪區擁有私人島嶼，因爲，這兒大大小小的島嶼最低限度超過二三萬個以上，私人可以申請向政府購買。

由於大小島嶼星羅棋佈，面積大小不一，沒有正確的統計，但最保守的估計，其數目也在二萬多至三萬個左右，甚至超過三萬也有可能，由此亦可見「陣容」之龐大可觀。

如果把森瑪形容爲大自然中的威尼斯也差不多了，因爲威尼斯到處是水，這裏也是。不過，坐船在威尼斯遊覽，眼前所見盡是街道，屋宇。這裏則多見樹木，少見人倫。

當然，有些島嶼之上也有私人別墅和泳屋，較大的島上還有工廠，但爲數不多，所以看來十分恬靜，彷若世外桃源。

許多較大的島嶼有小輪航行，私人快艇當然更加方便了。

三俠就是乘坐一艘私人快艇，遨遊其中。

森瑪區並非只有青蔥的樹木，也有七彩繽紛的花兒，遍佈於山間湖畔，例如雛菊，紫羅蘭等等，都可垂手摘到。

此外還可以在林間見到熊，狼，甚至天鵝，大角麋，麝香鼠，白尾鼠等等都有。

最珍貴的還算那百多頭淡水海豹。這些動物都受到保護，到處有政府的告示牌警告遊人，切勿加以射殺。

芬蘭的木材是十分著名的，來自歐洲的傢俬和紙張，絕大部份用森瑪區的木材製成，每年帶給他們大量財富。

加拿大也以盛產木材而知名，但沒有芬蘭如此得天獨厚。

因爲加拿大沒有如此方便的「水運系統」，要把大量笨重的木材由山上運走，確是一件十分頭痛的事。

但芬蘭的森瑪區，既有木材出產，又有水道供運輸。

三俠在快艇之上，就曾經不止一次的見到一個一個的大木排，在水道上由拖船拖過，這些木排動輒也有十萬八萬枝樹木的主幹。

三俠在一名國際特警的陪伴下，租用了一艘快艇在湖泊區遊覽了大半天，心情舒暢無比，空氣固然清新，眼前一片綠油油的，更使人心曠神怡。

那名國際特警麥納，是芬蘭分部的年青特警，與阿生很談得來。

麥納雖然負責駕駛遊艇，也兼任了「義務嚮導」，但林愛莉和阿生也一再接替他，担任掌舵工作，讓他專心講解。

林愛莉對她丈夫呂偉良說：「你喜歡這種環境嗎？」

呂偉良正在沉思，他似乎仍難忘懷蘇聯境內的驚險經歷。

林愛莉指住岸邊一幢木屋，輕輕推了他一把：「你可聽到我問你嗎？」

呂偉良從冥思中醒來：「你說什麼？」

林愛莉又指指臨水興建的小屋：「如果那是我們的家，你喜歡嗎？」

呂偉良苦笑道：「當然喜歡，但長居於此，豈不等於隱居麼？」

阿生也插咀道：「是的，一個星期住上一兩天，或者渡假式的住一個短時期倒還有趣，長居就好像與世隔絕了一樣！」

麥納搭訕着說：「你們如果眞的有興趣，可以過去打聽一下！」

「打聽什麼？」阿生問。

麥納道：「據我所知，這些小屋是有得出租的。尤其是夏天，許多人都來此渡假。」

三俠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這眼色充滿了默契。

他們三個人往往就是這麼樣輕輕望了一眼便足以代替了說話。

於是阿生對麥納說：「過去問問好嗎？即使住一晚也是好的！」

是的，久住市區的人難得有機會過一下脫俗離塵的生活。

麥納把快艇開近岸邊，那兒有個私人碼頭伸出了二丈以外。

別以爲凡是「碼頭」便像香港渡海小輪那麼龐大，這裏所見只是一度木板橋似的自造碼頭，僅供一些小艇泊靠。

碼頭上已有一艘頗陳舊的機動小艇停在那兒，這表示小島的木屋之內，起碼有一間可以找到人。

四個人棄艇登陸，沿住走起路來還一搖一擺的木「碼頭」，步向岸邊的木屋去。

突然一條大狼狗，聲大夾惡的由木屋內飛撲而出，來勢如狼似虎，三俠和麥納等人都給牠嚇得一呆。

屋內有人一邊衝出，一邊高聲叫住牠。

狗兒有性，虎踞在木碼頭的末端，作勢地瞪住呂偉良等人。

他們呆在那兒，等狗的主人過來將狗兒喝退，才敢向前跨進。

狗主人年約半百，是芬蘭人。他咬住一隻烟斗，態度安詳地問：「各位似乎是外地來的遊客？想來這兒參觀什麼？」

麥納自我介紹道：「在下叫麥納，這三位中國朋友是觀光遊客，請問你，這裏可有渡假的屋子出租？」

芬蘭人打量着三俠等人，沉思着說：「你們要長居還是短住？」

林愛莉笑道：「我們只是貪這兒風景優美，想住三兩天而已。」

「噢！那比較容易一點，但租金可能也貴些。」芬蘭人道：「你們駕小艇由這兒往左拐，一處小島岸邊有一間白色小屋，那兒可能豎起一個木牌，標明出租的。我記得昨天才看見那牌子，大概今天還未租出，你們不妨前去看看！」

「好極了，謝謝你，老伯。」麥納又以手勢問：「是不是由此水道往左轉？」

「是的，不會太遠，往左轉只有一個較大的島可以見到一間白色的木屋。」芬蘭人說，「我想你會很容易就找到的，因爲此去只須三分鐘左右的水程，附近很少有白色的小屋。」

三俠與麥納等人告別了芬蘭人，乘原來的快艇往左邊的水道駛去。

果然不到三分鐘的水程，便看見一間白色的木屋臨水而建。

小屋外面並未見有出租的告示牌豎起，但各人還是把快艇開了過去。

各人登陸後，逐步向那間小屋推進，首先一個印象就是：這兒似乎沒有人居住，因爲小屋的門是關上了的。

阿生首先過去輕輕的在門板上叩了兩下，果然是沒有反應。

但是門外面沒有上鎖，照這情形忖測，裏面應該有人的。

阿生用手輕輕推了一下，但推不開，這更加證明裏面有人。

阿生正待查究，林愛莉已在那邊叫了起來：「你們快過來看看！」

各人循勢望過去，只見林愛莉正站在旁邊的窗子前面。

窗子雖然關上，但可以從玻璃框格中透視入內。林愛莉顯然看見了一些什麼，否則剛才她不會這麼驚叫起來。

各人湊到窗前來，發覺屋內空空如也，一片昏暗，看不見什麼。

林愛莉指示着說：「看見嗎？有一具屍體躺在地上啊！」

阿生用手遮額，以防玻璃反光。因爲外面光綫比屋內光得多，要看得清楚可不容易，玻璃反光往往影响了視綫。

經林愛莉指示後，各人果然可以在一處地板上看見一雙人脚。

由於那兒有一張桌子遮擋住，所以見不到那人的身體部份。

林愛莉所以認爲那是一具屍體，是由於那雙脚始終不動。

同時按照常理推測，沒有人活生生的，日間也躺在地板之上。

加上叩門聲一再响起，依舊沒有人出來應門，所以林愛莉才肯定那只是一具屍體而已。

麥納道：「讓我們先進去看看，然後才報

警吧！」

入境要問禁，呂偉良道：「這樣撞門入去，會不會引起誤會？」

「不會的，難道還有人會以爲我們是兇手嗎？」麥納道：「及時採取行動，即使無法救回一命，也有可能提早發現綫索！」

說着，麥納已撞開門入內！

那人果然死了，而且是個中年男子。他俯伏在地板上，地上有血漬。

那是刀傷還是槍傷？各人一時之間也無法可以判斷，因爲現場上見不到任何兇器。

三俠和麥納都是富於辦案經驗的人，自然不會移動一切證物，現場上盡可能保持原狀，以便警方派人來偵查。

麥納叫三俠留在現場監視，他獨自開着小艇去找警方的人來。

由這兒到森瑪區的行政中心——薩林文納，還不算太遠。

但是麥納只打算到一個警察派出所的大島去報警。

那較大的島嶼經常有小輪來往，麥納知道那兒可以找到警方的人。

三俠留下來看守一條屍體，當然是不甘寂寞的。於是三個人分頭在屋內屋外找尋兇手可能留下的綫索。

阿生發覺屋子後面有個窗門打開了，兇手分明由此逃去的。

本來這兒難得找到一個人，兇手即使大搖大擺的由前門逃出去，也沒有人見到他，何必由後面窗口爬出去？

唯一的理由可能是：他担心水道上有快艇剛好駛過，還是由後窗離去比較安全一些，最低限度不致被人看見。

林愛莉發覺那個寫住出租木牌，棄在屋子裏面的門角後面。難怪剛才他們看不見屋外豎起出租的告示牌。

呂偉良在岸邊一帶細心觀察，研究兇手如何逃離現場。

那個簡陋的小碼頭仍然停了一艘快艇，這可能是屬於死者的。

然則死者是這小屋的主人呢，還是準備前來租屋的住客？

呂偉良認爲他是業主的可能性較大。那麼，兇手可能是個陌生人。也許就像三俠那樣，跑到這兒來準備租屋！

不過，一切只是呂偉良的忖測而已。他覺得兇手如果要由水道逃走，必須有另一艘機動小艇。否則，屋後的樹林之內，可能會另有去路。

阿生已經到後山去了。

呂偉良担心阿生在這陌生環境中出事，於是高聲叫住他。

豈料到呂偉良這一聲高叫，立刻引起一陣驚天動地似的喧嘩，嚇得呂林夫婦二人呆了一陣。

原來樹林中的雀鳥給呂偉良的一聲尖叫驚動了，紛紛自樹上飛出，聲浪有如排山倒海似的，呂偉良反而給牠們嚇倒了。

但是，奇怪的却是：阿生並沒有回音。

爲什麼？

呂林夫婦二人心裏難免暗自吃驚起來！

呂偉良道：「也許他在林中出了意外，讓我過去看看吧！」

林愛莉也要去，她更怕丈夫出意外。

但是，現場上那具屍體怎麼辦？他們不能一個人也不留下。

呂偉良勸林愛莉留下來看守住屍體，但林愛莉不肯。

阿生既然毫無反應，他顯然出了事，呂偉良不能再等了。

夫婦二人終於一齊到林中去，他們只希望找到阿生，其他一切可以不理了。這並非自私，事實上他們沒有義務要照顧木屋中的屍體。何況這兒四野無人，相信警察也不會這麼快就到這兒來。

呂林二人追踪到樹林中去，一邊走一邊叫着阿生的名字。

但是，阿生一些反應也沒有！

他到底出了什麼事？是跑得太遠，聽不到他們的叫聲呢？還是……

呂偉良眞不敢再往下想。

這叫眞眞正正的是「多見樹木，少見人倫」！任何人在這種環境，這種心情之下，都會感到心寒，呂林夫婦二人這時更難例外。

他們只知阿生爲了找尋兇手可能留下的綫索，跑到後面樹林中去了，却不知道後面樹林中的環境究竟如何。

如果這是沼澤地區，阿生會不會失足墮入泥沼中去了？

這樹林中難保沒有毒蛇猛獸，阿生會不會突如其來地，遭到野獸的襲擊？

情形似乎十分危險，呂林夫婦二人在極度担心的情形下前進。

他們一邊走一邊四下裏張望，搜索，既要防範突如其來的襲擊，更要小心一些草叢矮林，因爲那些地方最易隱蔽，可能有人埋伏，阿生更可能倒在那些不易發現的地方。

他們儘管不願分開，但爲了迅速找到阿生，也得分路而行，使到搜索的範圍加大，更易把阿生找到。不過他們仍然保持連絡，不會分隔得太開，以便照顧。

他們正在林中搜索之際，突然傳來一陣快艇的馬達聲。

好像是小屋前面的碼頭傳來的，馬達聲逐漸遠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都不難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假如那是由遠而近的馬達聲，才表示有人來了。

但現在他們所能聽到的，剛好相反，分明有人乘快艇離開這裏。

然則，那是一些什麼人？

「快些回去看看吧！」呂偉良想起了屋中的屍體，他担心事情發生了變化。

林愛莉也心感不妙，這是一個小島，四周環水，快艇是唯一的交通工具，看來，他們的估計又錯誤了，原來島上還有人，那麼，阿生他……

呂林二人既有同樣的想法，步履加速，朝同一方向奔去。

可惜山路崎嶇，荆棘滿途，等到呂林二人追到小碼頭時，快艇已經不知所踪。

這是罕見的特殊環境，小島多似星羅棋佈，水道迂迴曲折，所以在視野上往往受阻，因爲每個小島之上都有樹木。

如果水道就等於一個城市中的街道，那麼，樹木便彷彿街道上的高樓大厦一樣，快艇就是街道上的汽車。汽車在街上拐了彎，同樣教人看不見什麼。

呂林二人獃了一陣，回到木屋裏，不禁又是吃了一驚。

在碼頭上他們見不到原來停泊在那兒的一艘快艇，顯然是有人剛剛將它開走了，誰把快艇開走？是躲在小島上的人嗎？

無論如何，現在即使讓他們找到了阿生，也不可能立即離開這裏，因爲那唯一的交通工具也不見了，他們必須等到警方人員到場。

最低限度他們也要等到麥納把他們租用的快艇開回來，然後才可以走。

但是，那一切決不會令他們這位老江湖吃驚，眼前所見才足令他們大大地吃了一驚，因

為他們一度見過的男屍，這時已經失了蹤。

屍體怎麼會失踪？

他們明明看得淸楚，那個中年男子已經氣絕身亡，他不可能未死或者復活。但是如果把快艇和屍體連想在一起，就難免會教人毛骨悚然。

儘管呂林夫婦二人不是迷信的人，但此時此地誰也無法避免這種心理上的可怕反應。

他們發現屍體時，屋內地上已是血漬斑斑，現在更加把範圍擴闊至屋外，彷彿有一條血路沿住泥土的小路直伸到碼頭。

剛才他們沒有湊近碼頭觀察的，現在却追踪血漬追到那兒去了。

屍體復活？還是有人抬走他？

無論如何，兩件事是有理由連結在一起的，無論他是獨自「復活」離去，還是被人抬走了。

一剎那間，似乎發生了太多令人傷腦筋的事，差點兒把一向頭腦冷靜的呂林夫婦二人，也弄得糊塗起來了。

他們再度冷靜下來時，又替阿生的安全而感到無限担心。

呂林夫婦二人正待再度到後面的樹林中搜索，希望能找到阿生，豈料就在這時候，那邊又傳來了一陣馬達聲！

那是快艇的馬達聲，呂偉良以為是麥納回來了，但林愛莉循聲望過去，發覺那艘快艇並非麥納所駕駛，而是另一艘！

這一艘懸上芬蘭國旗，塗上了警方的徽號，正朝這邊開來！

可能是麥納已經向警察報告了！——呂林二人都這樣想。

他們沒有再到後面樹林中去，反而站在岸邊向警察揮手！

由於他們是陌生的黃面孔，立刻引起警察的注意。

快艇靠岸後，警員過來查問發生了什麼事，呂林二人詳詳細細的說了。

由快艇上來的一位警長和數名警員交換着眼色，他們的神氣顯然不大相信呂林二人剛才那一番說話。最低限度也半信半疑。

警員進入木屋觀察了一番，果然有血漬斑斑。在呂林二人的指示下，碼頭一帶也有，證明有人運走屍體的可能性極大！

他們不相信「死屍復活」，因為三俠都是有經驗的人，當時他們看淸楚了，那男子確已氣絕身亡，怎麼會自行復活？

警長根據呂林二人的口供，陪同他們到後面樹林中去搜索。

一部份警員留在木屋內外以及碼頭一帶調查，一部份由警長帶到樹林中去了！

快艇上有無綫電通訊設備，警方已經通知了薩文林納總部。

呂林二人在警隊的陪同下，在樹林到處搜索，但一直無法發現阿生的下落。

呂林二人又焦急又担心，却又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這小島說大不大，說小實在也不算小了。樹林中夾雜着山石沼澤，有些地方還佈滿了荊棘，走起路來，可不容易。

當各人放棄搜索，回到木屋這邊來的時候，麥納和大批警方偵探人員，已先後開到現場來！

麥納知道阿生和木屋中的男屍一併失了踪，為之大吃一驚！

較早時抵達的，只是警方的水上巡邏隊伍，現在麥納帶來了一批警員，總部接獲巡邏艇的報告之後，也派來一批偵探人員。

頓然之間，把這小島弄得鬧哄哄的！

人手多了，警方又再度出動，到島上各處作了一次更詳細的搜索！

這一次的搜索遍及島的周圍水域，以及島上一些小沼澤和密林！

但是，依舊沒有發覺阿生的下落。

至此，他們只能作出一項假定：阿生在進入樹林中偵查時，被人用槍要脅住，躲了起來，又或者已經被人擊暈了！

等到呂林二人進入樹林中去的時候，乘機到碼頭駕走快艇！

警方不知道那艘快艇的編號，所以無法通令其他水上巡邏隊追截！

呂林二人只以為那快艇是木屋主人的，一直沒有記下它的編號，想不到現在才後悔！

其實那躺在木屋中的人是否這裏的主人，抑或另有其人？根本就無從證實。

偵探們只能根據呂林二人的口供，到附近一個小島上，找到那個咬住烟斗的芬蘭人。但是，他同樣不認識這木屋的主人；他只是看見了招租的木牌，才知道這裏有屋出租。

這兒大小島嶼星羅棋佈，要了解每一間木屋的主人是誰，可眞不容易。警方的偵探們一方面要知道阿生的下落，另一方面也開始對死者的身份感到迷惑！

他到底為何被殺害？兇手何故要把屍體拖走？

要不是那些血漬，警方甚至不會相信呂林二人的口供。但麥納是芬蘭的國際特警，他也證實了，自然一切是眞的。警方也沒有理由懷疑。

一切都充滿了神秘，警方關心死者，呂林二人和麥納最關心的却是阿生。

他們不知道兇手何故擄走阿生，還要帶走了屍體。唯一的理由似乎是：故意令警方的偵探人員找不到殺人動機。

呂林夫婦二人把麥納拉過一旁商量。

呂偉良道：「如果我是兇手，我才不會這麼笨，把一個生人和一具死屍一齊帶走，這是最易露出破綻的做法。」

麥納也說：「是的，兇手這樣做，的確莫名其妙，帶走屍體還可以說是毀屍滅跡，但擄走阿生，似乎太沒有理由。」

林愛莉道：「阿生可能被人出其不意地擊暈，否則他一定會伺機反抗！」

呂偉良道：「我以為兇手最少在兩三個人以上，才可以做出這件事！」

麥納說道：「現在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揭開死者的身份。可惜屍首失了踪，如何着手偵查？」

林愛莉道：「無論如何，我們不能等警方的消息，必須自己爭取主動！」

麥納也說：「是的，我必須通知赫爾辛基方面，讓他們通知巴黎總部。」

呂偉良沉思片刻，反問着說：「兇手把屍首用快艇運走，那艘快艇是誰的？是死者的呢，還是兇手們駕來這裏的？」

林愛莉也說：「是的，這小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快艇。照情理忖測，兇手必然須要一艘快艇，然後才可以到這兒來。那麼，死者的交通工具呢？」

麥納道：「當時我們似乎太過保守，如果我們早知有此一着，查明了對方的身份，也許不致如此糢糊！」

「是的，死者身上多少也會有些證件可資參考！」林愛莉說。

呂偉良道：「我們可能還有個希望，就是死者的親人。假如他有親人的話，他們遲早總會報案。我以為警方也該發出呼籲了！」

「呂先生，你這種假設甚有道理。」麥納說道，「我們不妨假定死者是來此渡假的，就算我和你準備來此渡假，也不會一個人跑到這兒來，最少也有二個人以上！」

呂偉良接着說：「而且可能是一對夫婦，妻子既然不在，她可能駕快艇到鎮上購物去了。然則，她這時候也該回來了吧？」

麥納道：「令人感到迷惑的，就是木屋中沒有罐頭食物，亦無簡單行李。」

呂偉良道：「這更表示死者的同伴可能留下死者，獨自駕艇去購物！」

這時候，有一艘快艇向這小島開來！艇上有個年紀頗大的男子！他看來是個芬蘭人，大約六十歲。他的出現立即引起警方的注意！

老人登岸後，由一名站立在碼頭上的警員陪着，走了過來！

呂林二人和麥納停止談話，忙着走過去，看看他是誰！

老人自我介紹，原來他是這個木屋的主人，是個退休公務員。

芬蘭老人叫邦尼，以前每逢假期，必帶了妻兒來此住上三兩天，但後來在距離這兒不遠處的另一小島，搭了一間較大的，才決定將這小屋出租。

邦尼對警方說：「今天早上有一男一女到這兒來，想租用這小屋渡假，當時開口跟我談話的，是個女子，只有二十餘歲。」

偵探問：「當時你留在這裏？」

「是的，自從我決定將此小屋出租時，每天我必留在這兒等人客來！」邦尼道，「今天我看見那一男一女，以為豪客上門了，因為他們看來十分富有。男的年約四十，女的太年青，要不是貪他有錢，又怎麼會嫁給他？」

「你怎麼會知道他們倆是夫婦？」偵探問道。

邦尼說：「是女的自我介紹，她說她是卡拉夫人，她要和丈夫在此養病，但未決定住多久，先租一個星期，落了一些定金。續租時再付錢，我當然十分歡迎。豈料，這麼快就出了事！」

偵探問邦尼：「你怎麼會知道，這兒出了事？」

邦尼道：「我在哈林港購物時，聽人說這兒有事發生，所以我開艇過來看看，想不到果然是我這小木屋出了命案！」

「你試描述那男子的樣貌，我們要確定他是否就是死者？」偵探一邊向麥納打眼色，意思是叫他們也小心聆聽着。

邦尼回憶着說：「他年約四十，也許多一些，頭髮灰白，面色不大好，我想可能眞的有病，但自始至終他未講過一句話。他穿灰色西裝，棕花領帶，中等身裁——」

麥納和呂林二人又交換了一個眼色，因為他們所見過的死者，正是如此！

邦尼又說：「但他們並未挽有任何行李，只有女的有個手袋，付錢給我的，也是那個女人。她約好我在第三至第五天再來！」

偵探問：「她為什麼約你再來？」

「到時她才決定是否長租這小屋，因為當時她只付了一個星期的租金。」邦尼又說：「我還告訴她，長租可以打個八折。」

「照你看，那男子是幹什麼的？」偵探又問道。

邦尼抓抓後腦：「我很難確定，不過，我想：如果他們果然是夫婦的話，男的當然是十分富有，才可以討個這麼年青貌美的女郎做妻子。」

「如果你有機會再見到他們，你認得他們二人麼？」偵探問。

「當然認得！」邦尼說。

「那麼，你可否幫我們一個忙？」偵探說，「我們希望，用拼圖認人的方法，找出答案來！」

「我本來也是個公務員，不過現在退休了。」邦尼說，「只要你們認為須要，一切樂意之至！」

唯一最可惜的，就是邦尼沒有留意到快艇的編號，否則警方當然希望首先找出那個女郎到底是什麼來頭！

警方人員在木屋內外偵查了半晌，才把各人帶回警局裏去，希望憑拼圖的方法，先查出了死者的身份。

另一方面，電台已廣播此事，希望死者的家屬及時與警方連絡。

但是，邦尼口中的神秘女郎，一直未見出現；她到底是死者的妻子呢，還是情婦？眞難說！

無論如何，阿生的失踪，令到呂林夫婦二人以及國際特警方面大為緊張！

麥納已利用警方的通訊設備，及時通知了赫爾辛基的國際特警辦事處！

呂林夫婦二人在未有進一步的消息之前，只好與麥納留在森瑪區的行政中心——薩文林納！

大批國際特警兼程由赫爾辛基趕到這兒來。巴黎總部方面也在稍後接到了阿生失踪的消息，正派出高級人員前來調查。

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就是：他們何故要把阿生擄去？

正因為太過沒有道理，才更加令呂林夫婦二人吃驚！

兇手可能由於阿生見過他們的廬山眞面目，也可能別有用心！

呂偉良不等國際特警派人前來協助，已計劃着如何採取主動！

他由警方手上取得二幅拼圖的副本，仔細辨認之下，覺得男的果然就是他們四個人發現的木屋內的死者！

這些拼圖是警方專家根據邦尼描述而拼砌的。於是偵探們立刻按圖索驥，希望能及時找出那個女郎的下落。

芬蘭的治安一向很好，所以警方根本無須太傷腦筋，由此而影響到他們的設備方面得過且過，當然亦難以跟美國比較！

美國警方動輒使用電腦，那是由於他們的國內犯罪率高的緣故。若非不斷增加新的科學設備，就難以跟罪犯們對抗！

呂林二人由警局出來，看在眼裏，想在心裏，已知道靠警方破案似乎太過樂觀了！

夫婦二人幾乎澈夜未眠，商量着此案的可能性與眞正的動機！

麥納比他們更加難過，因為三俠都是陌生人，對一切都不熟悉，他似乎要負上很大的責任！

麥納留在警局裏很夜。翌日天剛亮，他就去找呂林夫婦二人！

「警方有什麼消息？」呂偉良一見面就急不及待地問。

麥納搖搖頭：「一些也沒有！」

林愛莉道：「死者的家屬可曾與警方連絡過？」

「沒有，這才奇怪！」麥納迷惑地說，「看來那女郎十分可疑！」

「是的。」呂偉良也同意了麥納的想法，「如果她眞是死者的妻子，這時候也總該出現了！」

林愛莉道：「我以為我們首先應該知道這件案的性質，是情殺呢，還是謀財害命？」

呂偉良道：「無論它的性質如何，似乎沒有理由把阿生抓去！」

麥納道：「我以為他們一定誤會了，以為阿生是個重要的目擊證人，目睹他們行兇。所以才會一不做，二不休！」

「然則，阿生這一回必然是凶多吉少了！」林愛莉說：「如果阿生遭毒手，他們將會如何處置留下來的綫索？」

「水葬！」麥納噩夢似的驚叫起來！

「水葬？」呂林夫婦二人也不約而同地，瞪住了麥納！

麥納道：「森瑪區的樹林與水混在一起，所以，這些可怕的想像，隨時也有可能成爲事實的。我們如何着手去偵查，立刻就要有個決定！」

呂偉良說：「我們不能等警方的消息了，回到案發現場附近看看。我眞後悔，昨天不該在現場的小島上躭得太久！」

林愛莉也說：「是的，我們應該循水道追踪在逃的快艇。但是，可惜當時我們沒有交通工具。等到警方來時，他們甚至還在懷疑我們的口供，又如何肯幫我們追踪？」

麥納道：「即使當時你們有快艇，恐怕也沒有什麼用，因爲那兒水域四通八達，小島多如牛毛，視野並不廣闊，所以你們如果追踪對方，也必須步步跟踪，超過了數分鐘以上，便隨時會失去了他們的下落。」

「別浪費時間了！」呂偉良看看腕表，「我們現在就出發！」

麥納道：「赫爾辛基方面昨晚答允今天一早就派人來，我們何不等等他們？」

呂偉良說：「我們不能再等了，必須爭取每一分一秒的時間！」

麥納於是陪住呂林夫婦二人，到碼頭去！

但是，碼頭上這時候却聚集了一大堆人，鬧哄哄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麥納發覺其中有他認識的警官，於是帶着呂林二人擠進人羣中去！一塊黑油布不知蓋着了一些什麼東西。

麥納道：「發生了什麼事？警官。」

那位警官道：「一艘水上巡邏艇剛才發現了一條浮屍！」

「浮屍？」麥納登時呆了一陣！

其實比麥納更加震驚的，是站在一旁的呂偉良與林愛莉！

他們夫婦二人聽到「浮屍」二字，再看看黑油布露出的身形輪廓，以及地上流出的大灘水漬，就難免感到心寒！

他會不會是阿生？——這是麥納和呂林二人都急於要知道的答案！

「我可以揭開看看嗎？」麥納實際上已經伸手過去！

警官不反對，於是黑油布被麥納順手揭開了！

一具男子的屍體已經發脹！

他伏在地上，面孔側着！此人顯然是被水浸過，以至屍體腫脹。

一批偵探由那邊走過來，看見麥納說道：「好極了，我們正想派人去把你們幾位找來！現在就請你看看這屍體，他可能是你們認識的人！」

呂林夫婦二人心慌意亂，蹲在地上，小心觀察，發覺此人似曾相識，但從衣飾及身裁來看，他們肯定不會是阿生。二人這才放下了心頭大石。

麥納也認出了，此人正是木屋中發現的死者。

偵探們要三人認屍，他們肯定就是他！

警方指出這是今天較早時由一艘水上巡邏艇發現的浮屍。

發現的地點，距離發現命案的現場頗遠，最低限度也有十分鐘的水程。

也就是說，死者當時確會被人帶走，投入水中，目的是消滅證據，令警方的偵探人員撲朔迷離。想不到屍體入飽了水之後，又浮上水面。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雖然放下了心頭大石，但是，他們却無法消除對阿生的担心；唯一可以告慰者，只是希望阿生未遭毒手！

但是，假如想深一層，似乎沒有可能！因爲兇徒們如果存心殺人滅口，不可能讓阿生生存下去。他們不會笨到把一個陌生人帶在身邊。所以，呂林二人的內心，很快又再蒙上了一層陰影！

一位警官對他們說：「更大規模的打撈工作，已在現場附近一帶展開！」

他雖然沒有說得更明白，但也等於告訴呂林二人，他們要找的是阿生的屍體！

呂林夫婦二人同是反應敏銳的人，聽了警官的話之後，更爲之担心不已！

他們終於在認屍手續完結之後，與麥納乘快艇到打撈現場去！

當然，他們絕不希望撈到阿生的屍體，儘管明知他是凶多吉少了。但是只要一天未發現阿生的屍體，他一天還有生還的希望！即使那種「希望」微乎其微！

快艇開到打撈現場，天空上有直升機盤桓，呂林二人不禁埋怨當地警方的行動太緩慢；假如昨天案發後不久，警方於接到報告時，立刻派直升機追踪可疑小艇，也許還來得及把兇徒們截住。但現在似乎沒有用！

他們一直以爲芬蘭警政落伍，想不到警方亦同樣擁有直升機，那麼，他們早該動用它協助追踪工作，阿生也許不致下落全無！

現在不少人員加入打撈隊，目的只是希望找尋一具可能已爲人殺害的男屍；那當然就是阿生的屍體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的心情惡劣得難以形容，但他們又無法不面對現實。

直到了午間，打撈再無所獲！

但是，由水底撈到的物件之中，却有一件外衣，口袋中有一份證件，細看之下，竟然是阿生的國際特警證件。

呂林夫婦二人心感不妙，儘管他們心理上早已有了準備，這時亦彷彿似晴天霹靂！

麥納不斷安慰他們，但呂林二人實難相信阿生有生存的可能。

兇徒們何故要殺死阿生？是爲了滅口，還是……

儘管屍體還未發現，但是，阿生的外衣從水底撈起，差不多就是答案。至於屍體，可能由於水流的關係，漂流到別處去了！

警方決定下午再調派更多人手，將搜索範圍擴大！

× × ×

薩文林納是芬蘭森瑪區的心臟，當地人仕稱它是「森瑪之珠」。

這兒毎到夏季，每天差不多有二十小時的陽光，因爲這是靠近北極圈的地帶。

許多渡假人仕這時正在一些風景如畫的海灘，好好地享受陽光。但呂林二人却沒有這種心情，他們幾乎食而不知其味。

他們午膳時只喝了一些牛奶，少許的火腿三文治，又匆匆趕到警局去！

他們要知道死者——較早時發現的浮屍的身份，也就是他們在木屋中見過的死者。

由撈獲屍體至到現在，已有數小時之久，照計警方也該查出了他的身份了。但是出乎意料之外，警方仍然沒有答案！

驗屍官已經將報告加緊送往赫爾辛基那方面。

根據一般習慣，警方首先從失踪名單檢查死者的身裁與年歲，看看有沒有比較接近的。但是最近並無失踪待查的人。那麼，這中年男子的死者又是何方神聖？確是令人費解。

那個與死者一齊出現過的女郎，至今仍無下落。警方已派人加緊緝捕她歸案，因爲她的可疑性十分的大。

雖則警方連她的姓名也不知道，但拼出來的圖片經木屋主人邦尼看過了之後，也認爲絕對相似。於是警方透過報紙、電台、電視台等傳播系統「明查」；另一方面則由芬蘭密探們「暗訪」。

呂偉良和林愛莉倆夫婦雖然在萬二分焦急中感到失望，但也沒有辦法可想。

國際特警方面由於阿生的失踪，加上麥納的報告，已由赫爾辛基方面派人趕到薩文林納來，會同呂林等人，商議如何展開偵查。

他們只與警方取得必須的連絡，却不與當地警方一齊行動。

但現在唯一可尋的綫索，只是阿生那件外衣——警方由水底撈上來的。

外衣經呂林二人辨認之後，證明確是阿生的物件。外衣口袋中的證件更不會假！但是，嚴格來說，這也算不了什麼綫索，因爲他們不可能由此知道阿生的去向。

相反，只有給呂林等人多一份担心而已。

目前各人唯一可以做的，似乎就是到處去搜尋，訪問。

可惜這一帶樹木和島嶼還多過人，要找個目擊者可眞不容易！

直至警方把範圍逐漸擴闊，才似乎有了一些兒眉目！

森瑪區有一條長長的邊界，與蘇聯接壤，若以地理環境而言，兩國間的邊界竟長逾一千二百三十公里。

凡屬邊界地區，都是十分敏感的，這兒亦難例外。所以芬蘭政府在靠近邊界的地區，將那一帶的樹身，都漆上了黃色。

因此當地人也就稱這兒爲「黃色禁區」！

一般情況底下，沒有當局的准許，是不准接近或闖進「黃色禁區」的。

但是，經警方的偵探追查下，發覺有人看見一小隊人越過了邊界，進入蘇聯境內去！

那一小隊人之中，有四男一女，其中那女子竟與警方的拼圖相似。

更可疑者就是：有個年青的中國男子被人用繩索綑綁住！

早已說過了，芬蘭是個冷門的旅遊地區，似乎不可能有中國遊客被人綁架，那麼，目睹其事的人所見者，大概就是阿生！

呂林夫婦二人接到警方轉來這消息之後，內心驚喜難辨。

驚的自是綁架者的目的難明，喜的當然是阿生還有生存的希望！

國際特警駐赫爾辛基辦事處，立卽通知巴黎總部！

但呂林等人已等不及總部的指示，也不等芬蘭最高當局的決定，便趕往邊界地區。

麥納職責與良心所繫，在公在私也得助呂林二人一臂之力，所以也帶同數名國際特警，陪着呂林二人到邊區去！

邊區地帶仍然可見湖沼處處。據說當年列寧及其革命黨人，曾屢次利用這幽徑秘道，避過帝俄的搜捕。形勢之險要於此可見！

事實上森瑪區南部，就有不少芬蘭鄉民常常越界到列寧格勒去購物，因爲鄉民到蘇境的列寧格勒去，比到芬蘭首都的赫爾辛基還要近呢！

從地理環境看，列寧格寧與赫爾辛基，就隔着波羅的海的芬蘭灣遙遙相對！

呂偉良和林愛莉從目擊者的口中證實警方轉來的資料之後，總有了一些綫索可尋，現在差不多可以肯定，綁架阿生的人，是蘇聯的特工。

那麼，木屋中的神秘死者又是誰？

同時也可以說明了一點，就是那女郎行動既然自由，她大概不是神秘死者的妻子。假如眞的像邦尼所說，是死者的妻子的話，那麼，他們（歹徒）何故對女郎獨加優待？

看這情形，那女郎若非出賣死者，便是個女間諜之流！

然則，那死者的身份又如何？

太過令人迷惑了，到底這是甚麼性質的事件？情殺麼？謀財害命麼？還是……

呂偉良與林愛莉二人固然希望找出眞正的答案，就是國際特警和芬蘭警方也希望知道它的眞正內幕如何！

芬蘭警方既然查不出死者的身份，死者會不會是由外地來的？

假如是由外地來的，又是那一處地方？最有可能當然是蘇聯，因爲那兒最靠近蘇境。

如果死者是來自蘇境，他的身份又是甚麼呢？

呂林二人至此，再也無法忍耐了。他們對麥納說：「我們要到蘇聯境內去調查。國際特警方面能助我們一臂之力當然最好，否則也沒有關係，我們一定要去的。」

麥納道：「這樣太危險了，可否讓我向上峯請示一下？」

「一切事實已獲得證明，阿生是被人擄入蘇境內去了。」呂偉良說，「站在我們的立場，已無考慮的餘地！」

「但是，如果你們沒有門路的話，相信難有結果。」麥納說，「最好你們給些耐性等一等，其實我比你們更加着急！」

「等得久一些，阿生就更加危險多一分。」呂偉良道，「假如我們够運的話，今晚通過邊境，明天也許可以追得上他們！」

麥納道：「別把問題看得太過簡單，據我所知，俄國人實在不易對付！」

呂偉良道：「我們當然明白，但可惜我們已無選擇的餘地！」

身旁一名特警對麥納道：「我倒同意呂先生的見解！」

麥納瞪他一眼：「荷柏，你瘋了嗎？你怎可以鼓勵他們去冒險？萬一出事，我你都有責任。」

那個叫荷柏的國際特警，是數名同來的特警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個，看樣子也有四十歲了，但生得很沉實，一看就知道是個相當精明的人。

荷柏是芬蘭人，對這一帶的環境似乎非常之熟悉，也跟邊境的鄉民混得很熟。看他的樣子，過去他可能常常到這兒來。

最低限度他不可能是頭一次到這兒來！

荷柏很認眞地說：「我也曉得你的想法，但呂先生所講的却是事實，早一分鐘行動，便多一分收穫，太遲了，只怕他們把阿生兄弟押到老遠的地方去，反而有如大海撈針！」

麥納道：「誰不曉得這麼說？但你應該想到安全問題。」

「我當然也想到安全問題了，麥納。」荷柏道，「你只負責通知處長，其他的事，交給我來處理好了。這種事情我不是第一次辦。」

荷柏所指的處長，當然是赫爾辛基國際特警辦事處處長。

麥納眨着眼睛在想，一邊又吶吶地說：「你的意思，可是……由你陪伴他們過境？」

「是的！」荷柏答得很爽快，然後他又回頭問呂林二人：「你們的身邊有沒有多餘的護照照片？」

呂林夫婦二人都是有預算的人，他們這次環遊世界，知道途中可能有此須要，所以在護照中夾了超過半打的照片，以應不時之須！

但是，他們不明白荷柏現在何故會有此一問。

荷柏收集了呂林二人的護照照片之後，說道：「你們曾在蘇境出過事，當然不能用原來的身份出現，否則就等於送羊入虎口而已！」

現在麥納和呂林二人也多少總有些頭緒了，荷柏顯然是要設法替他們弄一份假護照！

荷柏把照片交給一名較年青的助手，吩咐了他幾句話，那年青人匆匆帶着照片走了！

這是邊區一個小鎮，他們一直躲在一間小屋中討論此事！

麥納似乎再也沒有意見。

後來麥納告訴呂林二人，荷柏是反間諜專才，常常到邊區活動，所以對這一帶非常熟悉。他差點兒也忘記了此人的來頭。

呂林二人不必等假護照弄好，因爲荷柏說，蘇聯邊境的防衞有漏洞，有個地方常常有走私客在那兒越境。

他們決定分兩批偷入俄境！

第一批包括呂林二人和荷柏，第二批才由荷柏的助手攜同假護照與麥納從後趕來！

他們所以要分兩批，是由於荷柏同意了呂偉良的想法。那就是：早些起程，希望不致會失去了阿生的下落。

另一個原因却是：假護照製作須時。同時麥納還要跟他的上司秘密連絡好，以便萬一出了意外，有人接應！

於是到了黃昏時份，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便在荷柏的率領下，悄悄到一處邊境地帶——那是著名的「黃色禁區」！

那些樹木的枝幹都漆上了黃色，看上去十分的刺目，一道鐵蒺藜，表示那分界綫就是蘇聯和芬蘭的「楚河漢界」！

呂林二人對於冒險生涯不是第一次嘗試，荷柏對他們的大名亦早已聽過了。

荷柏要呂林二人留下來等，他們不知道荷柏要等甚麼。

「等天黑麼？」林愛莉忍不住問。

荷柏搖搖頭：「等巡邏隊經過！」他看看腕表，又說道：「巡邏隊每天在這個時候左右，必經過這兒一次，然後一小時後才回頭。在這空檔之內，是最安全不過的！」

呂偉良問道：「是那一方面的巡邏隊？」

「蘇境的。」荷柏蹲在矮林後面，眼睛不斷注視鐵絲網的另一邊！他又說：「芬蘭這邊很隨便，只有蘇聯人才担心有人逃亡出國。可惜他們的邊區警察太不爭氣，常常得到些兒金錢的報酬，就輕輕放過那些非法的走私客。」

林愛莉悄悄地問道：「我們是否也賄賂他們？」

「不！暫時無此必要！」荷柏說，「只有迫不得已時，才出此一着！」

呂偉良問：「麥納他們如何會合我們？」

「最後的目的地應該是列寧格勒！」荷柏說，「但沿途我們有許多辦法可以連絡，你們放心好了，進入蘇境救人，在我來說，像返回鄉間探親差不多。很少出事的。」

很少而已，不能說「絕對沒有」吧？——呂林二人心裏想！

「你怎麼知道他們最後的目的地是列寧格勒？」呂偉良問。

「我當然知道。」荷柏說，「契卡在列寧格勒有個秘密總部。」

「甚麼是契卡？」林愛莉插咀問道。

荷柏解釋說：「契卡是KGB人員的自稱。你們可知道KGB是甚麼嗎？」

「蘇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簡稱。」林愛莉說，「聽說KGB的權力，範圍很龐大，國外的間諜以及國內的秘密警察，都是由KGB管轄。」

「是的，據我們統計，由這機構統管的特工，包括國內外，非正式的以及間接的等等，超過了一百萬人以上。它可以稱得上是最龐大的世界性秘密組織。」荷柏說，「但是 西方人士只知道『KGB』這簡稱 很少人有知道『契卡』的稱呼和來歷。」

根據荷柏向呂林二人解釋：「契卡」是「KGB」的別稱！

「KGB」原是列寧創立的秘密警察機構，最初只爲了對付黨內不忠份子，後來發展成爲國外收集情報的機構。

它的性質頗似美國中央情報局，但若以規模比較，簡直小巫見大巫！

單是「KGB」的第一局，便分成十五科。第一局就是對外的，也最類似美國中央情報局。

第二局主要對內，性質則類似美國聯邦調查局，第三局也就是簡稱「GRU」的軍事情報局。此外還有第七，第八和第九局。至於第四至第六局，則已統歸第二局管理，已取銷多年。

「KGB」的前身，就是稱爲「契卡」——這是蘇俄語的讀音。

據說在蘇聯國內，「KGB」人員常常自稱爲「契卡人員」。人民只要聽到這名堂，莫不爲之「脚軟」，相仿於德國人於二次大戰期間聽到「蓋世太保」時一樣！

曾於史太林死後不久，被處決的貝利亞，也就是「契卡」的大頭目。據說，俄共因不値貝利亞的濫殺行爲，所以在史太林死後不到數月，即被處決！

其實「KGB」不但在國內稱爲「契卡」，還先後簡稱爲「GPU」，「NKVD」以及「MVD」等等，都是因爲歷次改組後，取用了該名稱的第一個字母湊成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聽得津津有味，他們想不到荷柏對蘇聯這麼有研究，過去他們雖則也畧有所聞，却從未有這麼詳細。

天色漸漸黑了！

在這地帶，「黑夜」在夏天是十分短的！

荷柏一邊跟呂林夫婦二人搭訕，一邊不斷看他的手表！

俄國邊境巡邏隊今天似乎來遲了！難怪荷柏等得有些不耐煩。

天色迷濛中，有十多個人影出現在鐵絲網的另一邊！

幾道光柱四下裏掃射，那自然是發自强光電筒的！

「他們終於來了！」荷柏示意呂偉良和林愛莉就地伏下來！

那幾道强力的光柱，由他們的頭頂一再掠過，甚至還穿過了樹叢，投到三人的身體上來。但是，他們肯定對方很難發現他們！

他們躲在一處矮林背後，距離鐵絲網大約有二三丈那麼遠！

巡邏隊終於在那兒掠過，一刻也沒有停留下來！

呂林夫婦二人和荷柏，在五分鐘之後開始他們的行動！

呂林二人在荷柏的指導下，攢過了鐵絲網，朝住東面進發！

改頭換面　隱姓埋名

這是接近蘇聯邊區的一個小鎮！

阿生在三名男子的監視下，在一間小屋裏渡宿。此外還有一位美女。

阿生不知道那女子是甚麼人，但三個俄國大漢叫她美女。

阿生當然不敢苟同，那粗糙的皮膚，那並

不窈窕的身材，又豈可稱得上一個「美」字？也許在俄人的審美眼光中，她已是「美得動人」了吧？

但無論如何，阿生這時候也無心欣賞。他自始至終，只想着如何脫身而已！

他感到這一次的確是莫名其妙。本來他在那小島的樹林中偵查，看看木屋死者的命案兇手是否留下任何綫索。

豈料當時突然有個女子出現，她就是眼前這位金髮女郎。

這女郎看來不會超過三十歲，大約二十七八左右。當時她出現在樹林中，面有淚痕，阿生還以爲她受了甚麼委屈。

就當阿生走過去跟她談話時，有人出其不意地，由後面重重地擊了他的後腦一下，阿生登時就此暈倒過去。後來發生了一些甚麼事？他不知道！只知道甦醒了之後，他被人綑綁住。不久就被押過邊界！

阿生一直沒有機會，那三名俄國槍手警告他，如果企圖逃走的話，就會亂槍殺死他！

阿生最留心那個金髮女郎，她似乎不是俄國人，但爲甚麼要助紂爲虐？

俄國人對這女郎似無防範，從這點看來，可能是同黨。

他們到底是甚麼人？

晚上，這小村裏靜得很！

阿生不知道對方準備如何處置他。照計對方如果想殺他，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俄人爲甚麼不殺他？反而把他的一件外衣脫下，拋入水中，目的是要令追踪而來的人，以爲他已被淹死！

阿生眞想不通此事的來龍去脈。

這三個俄國槍手走了一天路，顯得十分疲倦！有兩個已經睡覺了，一個在喝着伏特加酒。名義上是值班，看守住阿生。

但是，他明知阿生很難逃得掉的，因爲他雙手已扣上了手鐐，這是進入俄境之後才改變的，在此之前，俄人只以繩索將他綑綁。

爲甚麼要有此轉變？

阿生想深一層，就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因爲他想到對方可能是秘密警察。

只有秘密警察才不敢在別人的國境內用手鐐，以免露出身份。

但是，俄國秘密警察何故要把他抓走？想起過去他們在俄境內曾經跟俄人鬥過法，阿生就有點恍然大悟！

當然，俄國秘密警察未必存心要把他抓走，但最低限度也有人認出了他的眞面目，於是「順手牽羊」把他帶走！

再回憶起三個俄國槍手之中，有人一度企圖將阿生就地解決，但爲另一槍手及時制止，當時他們用俄語交談，所以阿生聽不淸楚他們講些甚麼。但現在回想起來，倒也有些蛛絲馬跡可尋。

然則，對方的企圖不難想像得到，他們要把阿生交給他們的上司。那麼，阿生的命運，差不多可以想像得到了。

阿生無法睡得入眠！

他左鄰睡了二名俄國槍手，那鼻鼾聲像風箱一樣，吵耳得很！

金髮女郎睡在阿生的右旁，她似乎存心利用阿生將俄人隔開。

其實阿生早也看得明白，三名俄國槍手對女郎都有點意思，無奈女郎對他們的挑逗都淡然置之，無動於中。

俄國槍手們也不敢勉强，似乎有所顧忌，由此點忖測，這女郎的身份更加特殊了！

小屋內的燈光很昏暗，這是村民丟空的屋宇，三名俄國槍手向他們借用，村民毫無意見。由此可見他們大有來頭！

阿生在朦朧燈光下，發覺牠身旁的金髮女郎怔怔地瞪住他！

「中國人，爲甚麼你還不睡？」女郎柔聲細語地對阿生說。

阿生也低聲道：「你猜得出我爲甚麼睡不着麼？」

女郎問：「是不是担心他們對你不利？」

「這只不過是其中原因之一而已。」阿生說，「最大的原因是有個美麗的女郎睡在我身旁，這叫我如何能安睡呢！」

她輕輕一笑，瞟了他一眼：「想不到你那麼壞！」

「告訴我，你是甚麼人？」阿生問。

女郎道：「芬蘭人。」

「替俄國人做事麼？」阿生試探着。

「是的。這一次不知道算是倒霉，還是他們幸運。總之你不該在那兒出現！」女郎低聲說。

他們都睡在地上，一排列的稻草上面舖了一些厚布，屋內根本沒有床，只有一張陳舊的枱，和一把椅子，現在都給那酒鬼佔用了。

酒鬼有些醉意，眼睛半閉着！他似乎未有留意到阿生和那女郎的談話。

阿生道：「剛才你那一番說話，是甚麼意思？」

「我們本來正在執行一項任務，此事與你無關，但你偏偏給他們認出了。」女郎說。

阿生心裏一凜，道：「他們認識我？」

「是的。」女郎道，「他們其中一個認得你是他們要找的人。」

「誰要找我？」阿生問。

「契卡人員啊！」女郎道，「就是秘密警察。你明白嗎？」

阿生心裏當然明白了，他在莫斯科就曾經被人認出，他以爲離開俄國境內一切都安全了，想不到這次竟在無意中落入對方的手上。

阿生道：「他們都是蘇聯秘密警察？」

女郎點點頭！

「你呢？」阿生問。

「我只是替他們効勞。」

「爲甚麼？」

「一言難盡！」女郎苦笑着，搖搖頭。

「爲錢麼？」

「不！」女郎搖搖頭。

「那麼……」

阿生還未說下去，女郎用手指放在唇邊，打了一個手勢！

阿生回頭看見那個酒鬼正搖搖擺擺的走過來！

阿生以爲有人接班，但看看那二名俄國槍手正在熟睡。既然沒有人接班，酒鬼難道想睡覺麼？然則，阿生有機會了！

阿生和那女郎非常有默契地，佯作熟睡！

他們以爲這樣便可以騙過酒鬼的注意，豈料那酒鬼竟然借酒行兇！

他如狼似虎的，跑過來侵襲那女郎！

女郎尖聲驚叫起來，阿生看不過眼，雙手雖然扣上手鐐，却及時飛起一脚，把那酒鬼踢得朝天仰倒，跌在地上！

酒鬼咆哮着，立即拔出手槍！

但是阿生早已想到他有此一着，隨即翻身衝上，加上了一脚，踢在酒鬼的手腕之上，手槍凌空飛出，阿生緊抱住雙拳，迎頭一擊！

酒鬼雖然栽倒了，却把他的頭腦也弄得淸醒過來，於是就地一滾，滾到桌邊，順手拾起那把椅子，朝阿生攔腰打來！

阿生雙手受到束縛，行動自然受到限制，登時跌倒地上！

酒鬼又飛撲過來 揮動手中椅子，想居高臨下的，給阿生加上一記！

阿生雙手雖然給手鐐扣住，雙足卻可以靈活地運用！

阿生學過摔角，知道如何運用摔角招數中的「較剪腳」！只見那酒鬼還未撲到，阿生雙足已竄到他的胯下！

酒鬼集中力量在雙臂之間，企圖盡力向阿生迎頭痛擊之際，想不到椅子還未揮出，他本身已連人帶椅倒下！

阿生反身躍起，因爲他知道只要讓酒鬼快過他爬起來，他就吃虧！

阿生動手只是基於一點正義，他看不慣別人恃強凌弱，更看不慣對女人如此無禮！所以才忍不住不顧一切的反抗！

阿生也明知對方還有二個同伴，同時這時候已經給他們吵醒了！在形勢上說，他是非常吃虧的。但當時阿生已沒有想得那麼遠了！否則他就不會把那酒鬼打到頭破血流！

現在那二名本來在熟睡中的秘密警察給吵醒了，而且還目睹剛才那一幕驚險刺激的打鬥，但他們並未制止！

因爲他們都看得呆了，阿生如此饒勇善戰，他們的同伴亦未吃虧，所以他們也懶得動手，就當作看表演一樣！

但是現在他們以形勢危急，如果再不加以制止，他們的同伴就會給阿生用手鐐迎頭箍下！於是其中一名秘密警察高聲喝止！

阿生只好住手！

酒鬼給阿生打得頓然清醒過來，尷尬地由地上爬起來！

他的同伴在責備他，那女郎也在詛咒。那傢伙不知是酒氣未過還是不好意思，羞得滿面通紅！

阿生本來可以在打鬥中乘機逃走的，但由一開始起，那二名秘密警察已經驚醒了，只要他逃出屋外，相信未到門口，就被射殺！所以阿生才不會冒險逃出！

金髮女郎對阿生表示感激，但俄國人目睹阿生的不凡身手，知道他不易對付，以後就加倍小心監視住他！

天很快就亮了，阿生只睡了一會兒，就被人吵醒，因爲他們又要起程了！

× ×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荷柏的陪同下，安然偷渡進入蘇聯境內。

荷柏是芬蘭籍的國際特警，他對芬、蘇邊境一帶，甚至蘇聯境內的情況，也顯得非常之熟悉！

三個人趕路的目的，只是爲了担心一旦失去了阿生的下落，那時候就麻煩了！所以他們先行一步，偷渡進入蘇境，查明押解阿生的路綫。

荷柏在蘇聯境內，有許多相熟的人。呂林夫婦二人發覺他每到一處地方，都跟一些人眉來眼去，有時還交談幾句！

有一次林愛莉忍不住問他：「你常常到這兒來嗎？」

「是的。」荷柏毫不隱瞞地說，「我們要知道蘇聯秘密警察的暴行，以及他們暗中又進行一些什麼破壞世界和平的陰謀！」

呂偉良道：「你不怕他們發覺麼？」

荷柏苦笑聳聳肩，說道：「怕當然是怕，但我們國際特警的任務是維護世界和平，也沒有辦法。」

林愛莉道：「他們似乎對你很友善。他們是眞正的蘇聯人嗎？」

「蘇聯只是一個簡稱，全名應該是蘇維埃聯邦。」荷柏說：「那是俄羅斯人革命成功後，把版圖逐漸擴大的結果。眞正屬於俄國的地方雖大，但像西伯利亞一樣，大又有什麼用？也許就是因爲他們的國土大而無當，迫使他們非侵吞別國不可。」

呂偉良道：「你的意思是：有些地方的人民，還不服蘇俄的統治？」

「是的。」荷柏說，「例如多年前匈牙利和捷克等國的反抗事件，近年來的羅馬尼亞堅持一切外交內政要自主獨立等等，都充份表示出附庸國對他們已日久生厭！」

「但是，這是蘇聯境內啊！」林愛莉說，「如果你的身份暴露，便可能有危險！」

「不會的。」荷柏道，「他們只以爲我是個邊境走私客。此時此地的走私客很受平民歡迎，主要是因爲蘇聯國內物資缺乏，別講生活享受了，起碼的日常用品也十分渴市，所以他們對走私客有偏袒，決不會出賣他們。」

呂偉良最担心的是阿生的下落，他知道沿途上荷柏曾與俄人三番四次地交談過，所以他問荷柏可曾查到了阿生等人的行踪？

荷柏道：「他們只知道四男一女的小隊人員曾在此過境，我想那一定是阿生他們！不過不用他們多說，我也忖測得到，他們的目的地必是列寧格勒！因爲那兒是蘇聯第二大城，也是最接近這兒的行政中心。秘密警察這次把阿生抓去，顯然與你們上次在莫斯科出事有關。阿生一定是被他們押到列寧格勒去，由秘密警察進行偵訊！」

林愛莉問：「現在我們怎辦？」

「到列寧格勒去！」荷柏道，「我們的人在途中可能追得上我們，否則，我們在聖彼得堡也有許多朋友，他們會接應我們！」

「聖彼得堡是個什麼地方？」林愛莉又問道。

「那是列寧格勒的舊名。」荷柏道，「這個蘇聯西部的名城，是彼得大帝才華的表現。當時他招聘了各國著名建築師和設計家，完全按照城市計劃建成！所以原名是聖彼得堡，俄國革命成功後，才改名爲列寧格勒！」

呂偉良和林愛莉本來對旅遊都十分熱愛，但現在他們只希望儘快救出阿生。

他們都曉得蘇聯秘密警察的手段，只要他們證明阿生就是曾經與他們作對過的人，相信勢難倖免！

荷柏在這兒雖然有許多朋友，但他仍然極力避免與穿制服的人碰頭。

因爲他們還沒有僞冒身份的假證件，如果被軍警遇上了，就麻煩。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在荷柏的帶領下，朝着列寧格勒進發。

他們沿途查訪，知道阿生確實與三男一女同行，目的地正是列寧格勒！

荷柏每到一處地方，必與一些人接頭，他可能是留下口訊，以便他的同伴能了解他的行踪。

他的同伴會在較後時，將他們的假證件送來，在鐵幕國家走動的外國人，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證件，往往百詞莫辯。

到達列寧格勒之後，荷柏把呂林二人安置在一個俄人的住宅單位裏。

荷柏安慰二人別害怕，因爲這俄人是幫他們的，假如有任何事情發生，俄人也會加以照顧。

呂林二人發覺這兒一切十分簡陋，幸好一對俄人夫婦顯得十分友善。

那些麵包又硬又淡，但呂林二人肚子太餓了，正是飢不擇食，也沒有辦法。

俄人很坦白，他們說：在這兒不講究享受，但求有得吃已是上上大吉。

呂林二人在莫斯科時已聽過不少人說過同樣的話。所以他們自然明白這並非客套，而是事實。唯一不明白的却是：當政者爲什麼花費大量金錢於軍事預算方面，而不致力於改善國

民生活？

荷柏要到外面去一次，他不想呂林二人露面，可能是怕他們給秘密警察發現。因爲呂林二人都是陌生的黃種人！

荷柏到外面去走動，是爲了連絡一些人，打聽阿生是否已押解到這兒來了。

荷柏以前對呂林二人所講的，絕不誇大，他在這兒果然認識了不少人。現在他就來到了一間旅遊社的辦事處！

旅遊社是芬蘭人開設的，總部在赫爾辛基，這是分社。據說，他們在莫斯科也有辦事處，專做歐洲旅遊生意云。

呂林二人在莫斯科時，也在偶然的機會結識一個旅遊社職員，他是香港人。想不到荷柏到達列寧格勒之後，也是首先去找這種行業的人。

芬蘭人的經理招呼荷柏到辦事處內的經理室，一些俄國人的男女職員已經下班了，只留下一個俄國女郎。據說，她是秘書。

芬蘭人與荷柏閉門密談，那俄國女郎似乎不加理會。

她在埋首打字，看來是個盡忠職守的職員。其實她的手袋一直打開着！

她的手袋之內儲了一具袖珍錄音機，這時正打開了開關機掣。

一條隱藏於牆壁之間，由枱底透出的電綫，與袖珍的錄音機連貫着！

她不止第一次做這種工作，每逢她的上司有陌生訪客——最低限度她認爲值得可疑時，她就會這麼樣做！

她表面上是個嚮往西方生活的時髦女郎，日常生活中常常於有意無意間，表示她對現實不滿，同時對目前的工作又表現得十分勤奮。所以，在芬蘭人經理的心目中，她起碼是個好秘書。

其實，她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反間諜。

一切看來絕無破綻。因爲負責裝修這辦事處的，是俄國人，他們是由KGB人員冒充的工人。

荷柏與芬蘭人瓦拉交談了一會兒，便告離去！

那位女秘書也完成了她的秘密錄音工作，匆匆收拾一切。

瓦拉叫她先走，她也就乘機溜去！

表面看來她只是下班返家，實則她悄悄到KGB的秘密辦事處去交差！

KGB頭目聽了那袖珍錄音聲帶之後，覺得沒有什麼可疑之處，因爲瓦拉和荷柏所講的，只是一些生意上的事！

儘管如此，她仍然被命令，小心她老闆瓦拉的一切言行。

荷柏與瓦拉談的當然不是生意上的問題，他向瓦拉追查阿生的下落，要求他安排一切，以便將阿生救出來。

瓦拉年約四十許，是個非常有經驗的國際特警，年前跑到列寧格勒來，做的是旅遊生意，其實却是收集情報。

有過一個時期，西方國家懷疑來自土耳其的毒品，實際出產地是蘇俄。於是國際特警決心進入俄境展開廣泛調查。

由那時起，瓦拉不斷將蘇俄境內的情報，用各種巧妙的方法輸送到赫爾辛基方面去。然後由芬蘭轉達巴黎總部。

瓦拉是個老手，他明知俄國人不易對付，也明知他的辦事處內，佈下了竊聽裝置，但是，他仍然我行我素，繼續工作。

令人奇怪的是：他從未失手！此中道理到底何在？那就是依靠瓦拉的巧妙安排。

在某些戰場上，有人利用毒品作爲一種無形的武器，令到對方的士兵染上了毒癖，士氣低落，結果敗下陣來！

但國際特警要管的不是這方面的事，而是不讓毒品爲患，包括每一個不同國籍的平民，都不該爲毒品所害。

此外一切關乎危害世界和平的事，都是國際特警基本上要去理的。

現在荷柏回到那個俄國人的家中。

呂林二人一直等他的消息。

荷柏沒有說出瓦拉的身份，所以呂林二人也不知道消息來源。

但荷柏說：阿生確已到了這兒，由秘密警察進行審訊。

當然，在這個鐵幕國家裏面，這類審訊是永不公開的！

呂偉良知道蘇聯KGB的厲害，他担心身在虎穴，隨時會身不由主。但爲了救阿生脫離險境，也沒有其他選擇。

荷柏也知道呂林二人的心情。他說：「在假證件未到達之前，你們無論如何不能露面。否則，一定有麻煩。我也知道你們很焦急，所以，我約好瓦拉今天晚上到這兒來！」

「瓦拉是誰？」林愛莉問。

「瓦拉表面上是一間旅行社派駐這裏的經理，其實他是我們的人。」荷柏說，「他是個反間諜天才，一直把俄人玩弄於股掌之上；KGB派人監視他，但他却能洞悉KGB內部的秘密，奇怪嗎？」

呂偉良道：「KGB的厲害處我不但聽過，也親眼見過，你們豈可輕視？」

「不是我們輕視他們，是他們太過輕視了我們！」荷柏說，「俄人要認眞對付的，只是來自英美二國的人。所以他們在英美大使館裝了入牆的無綫電遙遠竊聽儀器；但是對瓦拉這些歐洲『商人』，以爲無關重要，只採用了小兒科的一套方法。豈料如此一來，正中我們下懷！」

不知道是否荷柏太過自負，但事實上瓦拉直至目前爲止，他仍然安然無事！

荷柏跟着說出了當日他與瓦拉會面的情形。呂林二人知道瓦拉的女秘書原來是一名KGB，自然更加担心不已！

但荷柏道：「瓦拉故意讓她潛伏在旅行社之內，這是唯一令到俄人不生疑最佳方法。」

「但是，有個KGB在裏面，你們的工作豈不是十分不便？」林愛莉說。

「是的，不便之處，任何人也不難可以想像得到。」荷柏道，「但如果把女秘書辭退，或者揭開秘密錄音的小玩意，俄人會更加起疑心，到頭來亦只會用其他更加複雜的竊聽裝置。總之令我們更加頭痛，更加防不勝防！」

「我明白了！」林愛莉自作聰明的猜測，「你一定是跟瓦拉用密語交談，使到俄人無從捉摸，是不？」

「不！」荷柏道，「KGB內部有的是反間諜專家，任何密語密碼，勢難逃得過他們的分析，只有眞眞正正的談生意，才可以瞞過他們。」

「既然眞眞正正的談生意，你又如何知道阿生的下落？」林愛莉問。

荷柏道：「天機不可洩漏！」

呂偉良也知道，他們夫婦二人不是國際特警內部成員，荷柏不說出更加多的秘密，也是情有可原的，於是打眼色給他妻子，示意她別追問下去！

到了晚上，瓦拉秘密來到俄國人的家中，會晤了呂林二人。

呂林夫婦二人雖然相信這對俄人夫婦不會出賣他們，因爲今天從談話中他們已經了解到：在史太林時代，這對俄人夫婦慘遭秘密警察的迫害，以至他們的兒女也都先後死去。

這也是促使他們「倒戈相向」的原因之一！但呂偉良仍然有點担心，因爲他了解到KGB的狡猾，往往出人意外！

瓦拉帶來消息，阿生已被秘密押解到南部一座建築物去！

那是秘密警察的一個部門！

瓦拉認爲要救阿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才漏夜趕來與荷柏商量。

瓦拉埋怨着說：「你們應該在押解途中動手，那就比較容易得多！」

荷柏道：「他們走先一步，我們根本很難追得上他們。」

「現在只有等待進一步的消息，希望他們轉換扣押的地點。」瓦拉說，「例如他們獲得莫斯科的指示，要把他押回首都，那時也許有點機會。」

林愛莉道：「明天，我們可以去觀察一下嗎？」

荷柏道：「你們不能太過焦急，證件還未到，萬一暴露了眞正身份，如何是好！」

但瓦拉却說：「讓我安排一下，也許有辦法的。明天我們有一隊遊客被安排到多宮去參觀，也許你們可以跟他們在一起！」

荷柏却說：「他們在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檔案裏，有過記錄，我以爲還是小心點好。」

林愛莉道：「對於這種事，我們冒險慣了，請你不必過份担心！」

荷柏道：「這不是開玩笑的，秘密警察隨時會檢查證件，你們當然不可以拿出眞正的身份證明文件來，因爲你們二位的名字可能已列入了黑名單。我以爲你們還是等等我們將假護照送來之後，再露面比較安全！」

瓦拉也看得出呂林夫婦二人焦急之情。

他說：「也許不會出毛病的，如果你們一定要去看看的話。KGB只對單身遊客生疑，與旅行社團員在一起，麻煩的事很少。」

荷柏仍然在担心，雖然瓦拉後來又教呂偉良畧加化裝，同時慫恿林愛莉戴上棕色的假髮罩。

瓦拉的目的只是要改變呂林二人的中國人面目，以免引起俄人的注意。

呂林夫婦二人的目的，却是希望了解囚禁阿生的地方四周的環境；他們急於要救阿生，同時也希望找到殺人兇手！

瓦拉後來走了。他留給呂林夫婦二人的印象是沉實、機智；這種人最宜做地下工作，因爲表面上他很老實，絕對是個生意人。但是，他却很善於應變。正如廣東話俗稱的「面懵心精」！

呂林夫婦二人那一晚就睡在那對俄人夫婦的家中。

到了翌日一早，荷柏帶他們到瓦拉的旅行社去。

瓦拉關上了經理室的門，女秘書在門外隔開的小套房中打字，她照例又悄悄打開了袖珍錄音機，錄取房間中的對話。

呂林二人也明白這是一個什麼地方，所以進來之後也不敢隨便開口說話。

但是，瓦拉關上了房門之後，隨即拉開抽屜，打開一副錄音機，播出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聲帶；那是一些男女的對話聲。

瓦拉會心一笑，然後示意各人到房中一角的沙發上坐下來。

現在呂林二人總算明白了，瓦拉所以不怕女秘書竊聽，是早已有了準備。

換句話說，現在女秘書所錄下的，只是一些由聲帶播出的，無關重要的對白而已。

瓦拉在這邊角落裏，却悄悄指示呂林二人如何跟「領隊」連絡。因爲呂林二人將被安排到一個觀光團去，然後被帶到一些名勝古蹟去觀光。

許多旅行社都兼做這種生意，就是臨時加入一些觀光客；他們並非集體由外地來此觀光，而是個別的。但爲了參觀一些當地名勝古蹟時有人講解，往往臨時加入當地旅行社的觀光團。

所以，現在瓦拉所播放的聲帶，也是一些談論臨時加入觀光的男女交談聲。

說好了之後，錄音機關掉，瓦拉也開門送客，看來女秘書仍蒙在鼓裏！

一名旅行社的男職員，把呂林二人帶到街上，那兒，已停了一輛旅遊車。

車上有些人，他們都是旅行團團員，正在等待出發觀光！

呂林二人併肩而坐，他們發覺那些同車的男男女女都是歐洲人。沒有人跟呂林二人搭訕，但也沒有人露出不悅之色！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好利用這機會仔細商量一下他們下一步的行動！

不久，領隊、司機和嚮導都來了，還加入了三名新客人。儘管如此，車子裏還有許多座位是空置着的。

年來蘇聯也大事發展旅遊業，鐵幕於是作局部開放。但不知怎的，他們這種「無烟工業」仍未見得如何發達！

以前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等大城市，只有蘇聯國營的「國際旅行社」，但年來他們爲了發展這種「無本生利」的觀光事業，已開始允許一些外人經營的旅行社設立分社。

事實上這的確是無本生利的生意。所有名勝古蹟即使沒有人跑來參觀，國家還是要給它保養的。但開放給外人參觀，不但收了宣傳之效，還可以令到消費業蓬勃起來，正是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爲呢！

列寧格勒又有「北方威尼斯」之稱，這都杞的下面原是百多個大小不一的島嶼。彼得大帝聘來一羣十八世紀最優秀的建築師，他們之中有俄羅斯人、意大利人和法國人。

然後按照設計的藍圖，用數以億計的堅實木樁，將各大小島嶼連結起來。所以現在的列寧格勒市內，有超過六百多座的橋！

它有不少地方像威尼斯，但它比威尼斯更夠氣派，也更整潔！

尤其是每屆夏天，這裏有一日超過二十小時的陽光，顯得一片明朗！

那些用十八K眞金鑲成的宮殿之頂，在陽光下閃閃生光，燦爛耀目，確是氣派非凡，格調高雅之至！

事實上列寧格勒在俄人心目中，也是一個文化大都會！

若拿它與莫斯科比較，它像一個有文化修養的紳士；而莫斯科只配像個屠夫！

在這兒街上走，隨時可以看見一些和藹的笑容；但在莫斯科就罕見！

世界著名的音樂家柴可夫斯基曾在這兒演奏過他心愛的樂曲；著名文學家托爾斯泰曾在此完成他的偉大寫作；巴芙洛娃和尼眞斯基都曾在這兒演出過他們的舞蹈！

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它却是罕見的最悽慘城市之一。

納粹大軍曾在這兒殺害一百五十萬條性命，俄人至今猶有餘痛。

在旅遊車上，嚮導指着車窗外的街景告訴車內的遊客：眼前所見的並非列寧格勒的本來面目，因爲它在二次大戰中幾乎完全毀滅了；今日各位所見的都是戰後重建的。

但是俄人極力維持它的原貌，包括一磚一瓦，都依原來的面貌重建。

廣場、石像、噴水池以及眼前所見的一切景物，都值得遊客們一開眼界，但如果不是嚮

導從中介紹，誰會想到它歷盡滄桑？

街過街，橋過橋，不經不覺又來到了著名的「宮廷廣場」！

「宮廷廣場」是「國際級」的名勝之一，但是世人似乎只知道俄國有個染滿鮮血的「紅場」，却疏忽了這個與巴黎協同廣場齊名的名勝！

宮廷廣場大得驚人，佔地達八公頃，大旅遊車停下來，彷彿在一張大枱之上放了一個火柴盒，那些人只像一隻一隻的小螞蟻。

彼得大帝的女兒——伊麗莎白女王所興建的「多宮」，就位於這廣場的一角。

整座「多宮」到底有多大？單是房間也有二千五百多個。

其中一座淺綠色的建築物，裏面就是收藏了價值連城的藝術品的博物館。林布蘭、米蓋朗基羅、達文奇、梵谷等名家作品，都可以在這裏欣賞得到。而且數目之多，達到令人驚奇的程度。

呂林等人只是在嚮導的引領下，走馬看花的，約畧看看。

當他們走出博物館之後，有個人的聲音出現在呂林二人的身邊。

此人年約六十，掛着一個相機，一邊攝影一邊說道：「看見那光榮之神嗎？那建築物就是囚禁着你們要找的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渾身一震！循勢望過去，只見較南的地方，果然有一座鮮黃色的建築物。那高高的凱旋門之上，有一座巨大的雕像，就像一尊天神乘着一輛馬車在奔馳！

銅像有翅膀，馬車由六匹駿馬牽引！氣勢驕人！

呂林二人回過頭來，那掛着相機的老人已經走開了！

嚮導這時正爲其他遊客介紹，他說：「那是十六噸重的光榮之神！那座凱旋門是有二十八公尺高，與巴黎凱旋門差不多，但看上去却威武得多了！」

呂林夫婦二人當然沒有心情聽這一套，他們只回憶着剛才那老者的說話。

那老者到底是誰？

呂偉良回頭看見那名老者又在那邊攝影，他向林愛莉打了一個眼色，然後就拄杖走了過去！

呂偉良表面看來也像其他遊客一樣，對眼前一切事物都感到新奇。他看見不少人並不集中在嚮導的身旁，所以他也踱開了。

他眼睛望向石碑那邊，口裏却問身旁的老者：「請問那是什麼地方？」

老者道：「先看看這一帶的環境，回頭瓦拉會告訴你！」

老者說完又走。他顯然在極力避開了呂偉良的糾纏。

他看來老態龍鍾，但是他聲如洪鐘，而且非常之機警。

呂偉良和林愛莉只好細心觀察這兒一帶的實地情況。

遊客有多種，他們所懷的目的亦各有不同。例如有些人旨在轉換一下眼光與環境，有些人則旨在增廣見聞，更有些人旨在獵取鏡頭……等等。

但是，其中也有相同的，就是看看這個世界！

所以，每個旅行團之中，都有着各式人等，由於所抱的宗旨不同，以至有些人並不集中精神於嚮導的講解。他們往往在嚮導介紹名勝風光之際，把注意力移到其他方面去！

這種情形往往出現在一些大旅行團裏面，而眼前在宮廷廣場這一團，情形亦如此！

有些人可能以前來過，又或者已從文字上了解眼前的一切，所以對嚮導的介紹，認爲多餘之至，根本無心聽它！

因此，呂林二人的舉止，並未引起別人的注意，反而覺得見怪不怪！

呂偉良和林愛莉爲了老人的話很想再接近那建築物，但嚮導告訴他們，那是「遊客止步」的地方！

嚮導乘機又告知大家，那座黃色門面的建築物，過去曾用作國防部和外交部的辦事處；有些人問現在又是什麼地方？

嚮導只說「不知道」！

但呂林二人已經心裏明白，嚮導只是故意這麼說而已。他當然知道那是什麼地方。

宮廷廣場正中豎立了一座石碑，這相信是世界上最大的石碑。

這是俄人爲了紀念擊敗拿破倫而建造的，定名爲「亞歷山大一世紀念碑」。

石碑係用一塊巨大的玫瑰色花崗岩石雕刻而成，高達四十七公尺，重逾六百噸。當時曾動用了一千四百名士兵和四百名農奴，將它移至指定的位置。

說出來令人覺得可笑的，就是這石碑的設計者竟然是拿破倫的同胞——法國人蒙佛朗。

有個傳說由嚮導口中傳出，據說當日豎起這座巨大的石碑時，由於天氣酷冷，水易結冰，所以拌和水泥時感到困難。後來蒙佛朗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就是用大量的伏特加酒替了水。結果難題由此得了解決。

呂林夫婦二人看過了當地形勢之後，感到毫無把握！

他們回到俄人家中時，荷柏正在檢示一些證件，那是由他的助手送來的假證件。

假證件上面有呂林夫婦二人的照片，但已是面目全非了。

很明顯的，照片經過翻印，難怪不同樣相；呂偉良有小鬍子，林愛莉髮型也改了裝。到底他們用何種方法將照片改變？

荷柏一邊把假證件交給他們，一邊說道：「你們由現在起，是星加坡來的遊客。姓名也改了，樣貌則由我們負責！」

呂偉良看看假證件的「自己」，爲之啼笑皆非不已！

假證件上面，他叫陳子培，林愛莉叫陳黃芬妮。都是星加坡人。

荷柏解釋說：他們只能令呂林二人稍爲畧改容顏，不能大改，否則更易露出破綻，因爲他們到底也是亞洲人。

黃面孔的亞洲人雖然也可以改變成歐洲人的樣子，但須要大手術，同時在列寧格勒辦不到。因此他們只能作有限度的改變。

爲了救阿生出險境，呂林二人自無異議。他們把今日所見，告知了荷柏。荷柏却叫他不必焦急，他們已有了詳細計劃。

到了晚上，瓦拉又來了！

他們非常謹慎地，把窗簾落下；外面仍然有太陽。所以說，這應該是「白夜時份」才對。並非「黑夜」。

列寧格勒的夏天，往往深夜十一時仍有陽光。這時候人們習慣叫「深夜」，其實看天色只算得是「黃昏」而已。

瓦拉把一些菲林放映，那是呂林二人日間所見的「多宮」一帶的景色。

從角度看，這是那神秘老者攝下來的。

瓦拉道：「我們根據情報，知道呂阿生先生被他們囚禁於此，但三天後可能被押解到首都去！」

「你是說：莫斯科？」呂偉良問。

瓦拉點點頭，面帶愁容。

林愛莉道：「我們在莫斯科鬧出事，阿生如果被押回那兒，一定很危險！」

「是的。」瓦拉道：「現在唯一可以告慰的就是：自從貝利亞被處決後，秘密警察的手段沒有以前那麼心狠手辣！」

「不見得吧！」荷柏道：「他們在森瑪區的殺人手段一樣可怕，否則我們也不致跟他們對立。」

林愛莉看過了那些影片之後，說道：「我們什麼時候採取行動？」

「明天！」瓦拉說：「昨天有一隊泥水工人開到那兒裝修，我們決定利用偷龍換鳳的辦法，混入去將阿生先生救出來！」

「日間行動？」林愛莉又問。

「是的，我們只能光明正大的進去，根本不可能在黑夜中偷偷摸摸。」瓦拉說：「因為這裏的黑夜，目前只有四五小時左右。而且，那是等閒人不易接觸的地方。我們不得不絞腦汁。」

荷柏對呂林二人道：「在這裏，瓦拉比任何人更熟悉一切環境。」

瓦拉也毫不客氣地說：「是的，我們的情報很準確，明天我們首先中途擄去一隊泥水匠，然後穿上他們的制服混入去。照目前估計，成功的機會很大，只要不再有其他意外。」

荷柏說：「別以為這裏每一個市民都是列寧的信徒，經過了數十年的苦幹，人民仍然無法溫飽之餘，他們都開始反感了。要不是有了這點因素，我們也不可能有這麼多人來幫助我們。」

瓦拉說道：「是的，我們不但獲得一些平民從中幫忙，就是KGB內部，我們也有人臥底！」

「秘密警察也替你們做奸細？」林愛莉難以置信地瞪住他！

瓦拉點點頭！

荷柏解釋道：「我們的情報維持高水準的準確性，完全是佈局奇妙。事實上，我們無意跟蘇聯為難，但他們太危險！年來要不是我們國際特警的努力，第三次世界大戰怕早已爆發了。」

林愛莉覺得這說法未免有些誇大，說：「你們如何制止得住他們發動戰爭？」

瓦拉道：「舉個例，有一次他們調動大軍，準備對某大國發動一場核子戰，但我們知道了，立刻透過巴黎總部，通知美國。美國也迅速知會該國，同時警告蘇聯，這可能引起大戰，切勿妄動。這些事當然未會公開過，但絕對是事實！」

呂偉良不會懷疑此事的真實性，因為世人都不難看得出，美國年來的動態，確是有很大的轉變。要不是兩大集團間，造成勢力上的均衡，戰爭的危險就必然大大滑加。

瓦拉似乎明白到呂林二人的心情，所以邀他們加入行動！

他們稱這一次的行動為：「桃花使命」！

各人漏夜商討行事步驟，因為時間已經無多了。

這屋子的主人——那對俄人夫婦並不參加討論，他們只為各人放哨！

瓦拉當晚除了帶來了影片之外，還帶來了兩幅主要地圖。

第一幅是列寧格勒的市區街道圖。

第二幅是秘密警察辦事處內的虛實圖。

前者在街上也可以購到，許多遊客也不難找到；但後者顯然是KGB「內鬼」繪好交給瓦拉他們的。否則他們不可能對裏面的情形這麼清楚。

他們一直討論至凌晨時份，才把一切重要事項決定下來！

林愛莉臨別時問瓦拉：「為什麼把這次行動稱為桃花使命？」

瓦拉道：「桃花是你們中國人過年時不可缺少的幸運象徵！我們希望這次的行動也幸運地順利完成！」

荷柏卻笑道：「聽說你們中國人喜歡把艷福不淺稱作：行桃花運，這次阿生有女同行，大概也正在行桃花運！」

各人都忍不住笑了！

× × ×

翌日，還未到集合的時間，呂林夫婦二人到街上去逛逛！

他們都經過化裝，務求樣貌一如假護照中的相片所示。

至於假護照中的照片，是由呂林夫婦二人交到芬蘭國際特警手中去的，原來的樣兒當然不是如此，但何故會變了樣？

說穿了當然又是國際特警人員的「特技」，他們的目的是不讓別人認出呂林二人的尊容。因為二人都曾在蘇聯出現過，如果讓秘密警察認出了，那當然是十分危險的事！

現在的呂偉良，他的唇上有八字小鬍，加上年來到處旅行，太陽晒得多了，膚色自然黝黑，所以任何人看上去，都不會懷疑他不是「南洋人」。

所謂「南洋人」大致是指星馬、印尼和菲律賓一帶而言。這與現在呂林二人護照上的「星加坡」人，是很脗合的。

本來荷柏不贊成他們到處走動，但呂偉良和林愛莉卻有他們自己的想法。

他們覺得這一次的事件來得太過突然，國際特警方面當然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但身在異域的他們，似乎更加須要「眼觀四方、耳聽八面」，否則就更為危險！

呂林二人在街上走，並未引起任何麻煩。

但瓦拉早已警告過他們，護照必須隨身携帶，否則會遇上突擊檢查時，惹來懷疑。

但是他們始終未遇見秘密警察。也許他們一直被暗中監視，不過他們已非常小心了。

呂偉良覺得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不少歐洲遊客，但他們總是連羣結隊的，很少像他們這樣到處隨意地走動！

林愛莉突然碰了她丈夫的手臂一下！

呂偉良非常有默契地，望望林愛莉，然後循着她的視綫望過去！

那邊有個女人，她正急步走進一家百貨公司裏面去。

呂偉良問：「她是誰？」

「快跟我來！」林愛莉什麼都沒有說，也加緊腳步，走進那家百貨公司裏去！

這兒的百貨公司都是國營的，除了一些印花布和一些粗劣的日用品之外，能否湊足名符其實的「一百樣貨色以上」，亦成問題。

平時這兒難得見到這麼多人，今天卻來了一批歐洲遊客，以至店內鬧鬨鬨的！

這些遊客根本沒有意思購物，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裏，最廉價的貨色也比這些美觀實用得多；他們只是參觀！

因為人頭湧湧的關係，林愛莉東奔西跑，找遍了這百貨公司，也無法再見到那個女人。

直到林愛莉停了腳步在喘息，她的丈夫才問她：「到底你發現了什麼？」

林愛莉這時才向她丈夫呂偉良解釋，原來剛才她無意中見到了一個女人，這個女人的樣貌一如芬蘭警方所繪畫出來的「神秘女郎」一樣。

根據警方的資料指出，神秘女郎可能並非木屋死者的真正太太，甚有可能是同謀者，所以案發後她也失踪了。

芬蘭警方的繪圖，呂林二人是曾經過目的，林愛莉正是因為有過印像，才覺得那女子可能是畫像中的神秘女郎！

但是，現在她卻消失得太快了！會不會是她已發覺有人注意她，因而提高警覺，匆匆躲了起來？

林愛莉一邊將情形告知她丈夫，一邊在店內搜索，希望發現那女人。

但是，那女人像會隱形一樣，不再出現。

林愛莉心有不甘，故意轉到外面去，暗中監視着百貨公司的出口。但是，他們等了半晌，也未見那女子由裏面出來！

林愛莉在她丈夫的勸導下，只好離去，因為這時距離集合的時間差不多了。

對於整個「桃花使命」上的行動計劃與步驟，他們是不大清楚的。不過他們卻希望直接介入，以便親自參加營救阿生。

他們不明白的太多，例如為什麼現在才開始集合呢？

照計開入KGB辦公室裝修的工人，一早已經開始他們的工作才對，何故瓦拉他們等到了現在午間才慢吞吞的集合？

不過，像荷柏那麼精明的人也聽從瓦拉的擺佈，呂林夫婦二人也只好言聽計從了。

當呂林夫婦二人到達集合地點時，最少有超過十個人候在那兒，包括瓦拉和荷柏二人在內，他們正焦灼地盯住腕表！

荷柏並沒有向呂林二人解釋，只埋怨他們不該遲到。

事實上二人只比約定的時間遲了不到五分鐘左右而已。

最令他們莫明其妙的，就是這班人還沒有更換上工作衣！

現場上卻擺放了十多套陳舊的工人服裝，有些還染上了灰水漆油，一看就知道這是泥水工人的工作衣。但這班人卻未穿上它，他們到底在等待着一些什麼？

荷柏對呂林二人道：「呂太太不能與我們同行，要去也只能讓呂先生去。不過，瓦拉的意思是：你們二位最好不要去！」

「為什麼？」林愛莉問。

荷柏解釋道：「因為你是女人，我們担心會出破綻；這次的行動也充滿了危險，無論如何決不能出錯，否則就誤人誤己！」

「我可以化裝！」林愛莉說。

「我也知道可以化裝，但一定難以化得像樣，而且我們在時間上來不及了。」荷柏一邊說，又在一邊看腕表。

林愛莉又問：「那麼，為什麼你們還未動手把衣服先穿上？」

荷柏道：「這是半小時之前才得到的情報，這情報令到我們的計劃完全改變了。本來我們打算穿上這批工作服，冒充工人混入去。但不久之前接到了一項情報，就是KGB又有了新花樣，令到我們不得不臨時改變計劃。」

原來負責替「KGB」辦事處裝修的工人們，今天果然是一早開入那兒工作。

但是，那兒保安人員對每一個工人的檢查，進行得十分嚴密。

在此之前瓦拉已經了解到，保安人員花樣百出，所以他們必須看清楚對方的動態，然後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在裝修工人的行列中，有一個工人是替國際特警秘密服務的。這也是瓦拉他們消息的來源。

大約半小時之前，那名俄國工人暗中通知瓦拉，保安人員曾知會領班的「工頭」，午膳後仍須這班工人入內工作，不准換人，甚至不准換工作服。一切由領班的負責云。

此事頗令人感到驚奇，為什麼保安人員不准他們換人換衣服？

原來保安人員在上午當各人被檢查時，已在各人身上塗上一種透明的漆——這種是十一分特殊的液體，肉眼根本見不到它的存在。必須戴上紅外光眼鏡才能見到。

保安人員當然沒有對各人說明這點內幕，但國際特警派進去的人都是受過訓練的，他們都有高度科學化的頭腦。

瓦拉知道了此事之後，担心「桃花使命」計劃受阻，一度企圖取銷是項行動。

但是時間上又不到他們拖延，因為阿生隨時會被秘密起解到莫斯科去，那時想設法營救，就更加困難。

後來他們經過緊急商討之後，決定依照原來計劃行事。唯一要更改的，只是不穿上預備好的工作服，而改用原來穿在各工人身上的。那當然須要更多的時間了！

原來的計劃是：當僱住各工人的車輛經過一處地點時，作為內奸的工人佯稱購買香烟，要求讓他落車。

瓦拉的人便趁機將各工人擄去，換上偽裝工人的國際特警。然後原車開入「KGB」辦事處去。

但是現在卻多了一重工作，就是要把各工人的衣服脫下，讓各人穿上。這就須要更多的時間。但如果拖延得太久，就可能引起對方的懷疑。

只要出了一些兒的毛病，都有可能令到各人變成甕中之鼈！

因此，他們不但要在行動上配合得好，絕對不能出錯，同時也要利用這短暫的時間，看出「KGB」人員留在各工人身上的記號，也許其中另有奧妙。

諸如此類的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也絕對不能出錯，否則就麻煩。

時間差不多了！

這裏每一個人都非常焦急，包括呂偉良與林愛莉二人在內。尤其是當他們亦已明白了其中內幕之後，也不禁暗自担心！

就在這時候，有個人匆匆忙忙跑入來！

瓦拉立刻跑過去招呼他！

那是一個俄國人，他氣喘喘地用俄語與瓦拉交談，顯是發生了一些突發的事件。儘管呂林等人聽不懂，也可以從表情上面看得出了。

瓦拉聽完了之後，也表現得一派緊張地，對各人說：計劃又要改變了！

呂林二人也不及細問，因為時間急迫，荷柏和瓦拉二人指揮各人離開這裏，到街口一個汽油加油站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跟了去！

途中，荷柏仔細為呂林二人解釋：原來剛接到的消息，知道僱工人的汽車快要開到加油站來加添汽油。

這兒是必經之路，也只有這一個加油站；湊巧油站正是由瓦拉的人所控制，他們的計劃便乘機改變了！

一股人等湧進了加油站的建築物去，迅即消失。一切行動有如玩魔術一般，也像一隊受過訓練的軍隊一樣。

不久，一輛大卡車開入加油站來。那是最常見的蘇聯卡車。

呂林等人在隱蔽處見到車上儎的正是一班工人，都是穿着工作服的，知道他們所等待的已經到達了。但在呂林夫婦二人的私心底下，卻難免會感到有些意外。

因為在他們心目中，能夠被選中替「KGB」辦事處負起裝修職責的，必是一間大公司，那麼，接儎工人上下班，最低限度也是一輛設有座位的大型旅遊巴士。

但是，現在所出現的，就像起卸泥頭的貨車差不多。但他們卻用來儎人。難怪有些工人寧願攀住扶手站住，也不坐下！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跟阿生在莫斯科

旅行時，已見過蘇聯自製的汽車，所得的印象就是欵式陳舊、笨拙。

他們認爲最「傑出」、「有型」的，是一種四門房車，譯音是：莫士基牌房車。但是，它的性能不談也罷，外型却有如火柴盒一般，與西方目前流行的「流綫型」，講究綫條美的設計，簡直無法比擬；就是日本出品，也勝它幾籌！

若果要作一個比擬，蘇聯稱爲「新穎」的汽車外型，大約與西方六十年代的早期出品差不多。也就是說：彼此最少有十多年的距離。

就眼前所見，蘇聯汽車性能也差得很，所以莫斯科街頭所見，盡是死火汽車。此外嘈聲、死氣等等，也令人覺得討厭、落後。

想不到來到列寧格勒，情形也是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這城市的汽車較少，人們的耳根也樂得清靜，空氣也較清新。

且說大卡車的司機示意油站工人爲他的大卡車加汽油！

穿上了制服的人，懶洋洋地走過去——這是最常見的情形，所以大卡車上的每一個人，都見怪不怪地，等待着！

難怪蘇聯人常常對一些西方遊客說：他們一切都是如此平等，所以沒有人表現得格外出色！因爲即使更出色，也不過「平等待遇」——每個人同樣獲得國家的起碼照顧：兩餐一宿！

既然人人如是，也難怪每個人都「按章工作」，得過且過了！

現在一名加油工人爲大卡車加油，另一個工人却拖着一條膠喉過來，準備爲汽車的輪胎「加氣」——這是額外服務，在蘇聯來說，那是罕見的。尤其是汽車比較多些的莫斯科，要爲汽車加氣，只有車主自己動手！

這也難怪根本不須加氣的司機打手勢示意，叫他不必了！

但是，那工人扭開機掣，喉咀却不是揷進輪胎中去！只見他握住喉管，到處亂噴，自己却用一些物體掩住了口鼻！

車上的人根本想不到有此一着，紛紛昏倒過去！

呂偉良等人在隱蔽處見到這情形，也感到十分意外，因爲事前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種步驟！

加油站大門落下，有人在外面掛上「休息」的木牌子！

瓦拉等人紛紛跑過來，將昏倒的工人拖下車來，脫下了他們的工作服，然後分由各人穿上！

原來喉管噴出來的，只是一種迷魂氣體，難怪他們呼吸後立即昏迷。但氣體迅即停止再噴出，各人只須用手帕掩鼻，即可開始他們的僞裝工作程序！

前後只須數分鐘，各人已僞裝妥當！

但是，昏倒的人羣之中，有一個是瓦拉派去的奸細，所以他們必須將他救醒，因爲他才是最重要的人物。

那名「內奸」是立陶宛人，他甦醒後，匆匆交代了幾句，然後催促各人起程，如果太遲了，可能引起對方的懷疑！

大卡車由另一邊出口開出，油站又重新開門，繼續營業！

那個立陶宛人沿途講述一些重要關鍵，同時把一份臨時繪好的圖表，讓各人傳閱。這是他憑今天早上在內工作時所得的印象而繪好的「KGB」辦事處內部輪廓圖。

坐在大卡車前面的，除了那個立陶宛人之外，還有呂偉良和荷柏。

至於瓦拉和林愛莉他們，並沒有跟來，他們由瓦拉帶領，做的是接應工作！他們乘坐預備好的汽車離去！

瓦拉確是個出色的國際特警，他在油站內指揮若定。戴上了紅外光眼鏡，小心觀察着裝修工人身上的關鍵所在！

他終於發覺那些工作服上面，都用透明漆噴上了暗記，這些漆油表面上一點也見不到痕跡，但在紅外光眼鏡下，却很清楚。

毫無疑問，「KGB」保安人員的目的，是要經認許的工人重新入內，不准未經認許的混入。所以上午當他們檢查各工人時，便在他們的工作服上暗中噴上了這種透明漆。

這的確是一種別開生面的認人方法，可惜他們想不到這立陶宛人做了內奸。

瓦拉親自檢點一切，然後才讓各人離開油站！

農莊中伏　林裏逃亡

阿生被押進這兒之後，一直被「KGB」人員作疲勞審問。

莫斯科方面正加緊派人到列寧格勒來。

阿生本來有個機會可以逃走的，就是在小鎭渡宿那一晚，但是，他得不到神秘女郎的合作，白白錯過了一次機會。

那神秘女郎叫狄絲，大約二十八歲左右，是個典型的歐洲美人兒。儘管阿生認爲她絕不美，但在歐洲男子的眼中，狄絲却是個性感美人。

阿生不曉得她是否「KGB」，但憑一點推測，可以想出一點兒端倪。那就是她如果是「同志」的話，這三個秘密警察爲甚麼會在途中一度對她非禮？

但是，她如果不是女同志，她又是甚麼人？爲甚麼要協助「KGB」殺人？——起碼她是個可疑的殺人兇手。

阿生被押到這兒之後，狄絲曾到囚室來探望過他。可能是由於阿生在途中救過她的緣故吧！——阿生心裏只能這麼想。

狄絲上次探望阿生時，曾對阿生問過一些話，例如他在蘇聯有沒有親人？曾否在蘇聯犯過事？

最後她又問阿生想不想逃走？

阿生當然希望逃離這裏，他自己心中明白，蘇聯人打算如何懲罰他！那是因爲他曾在「亞當二世」一案中跟俄人搗過蛋。

狄絲又來了！

阿生不敢妄想她能救他出去，只想知道俄人何故不採行動？

照計他在莫斯科犯事，應該被人押回莫斯科才對，但事實沒有這種跡象。到底俄人打算如何處置他？阿生感到滿腹疑團。

狄絲既然來了，阿生正好向她打聽一下。

狄絲笑了笑：「你現在不否認在蘇聯境內犯過事了吧？」

阿生道：「其實那不算得犯事，是蘇聯人太過小器而已。」

「爲甚麼你要揭人家的秘密？」狄絲說。

阿生道：「是甚麼秘密？」

「別裝蒜了，你心裏應該明白的。」狄絲說，「那種研究工作一直在秘密進行，從未爲外人知曉，你却令他們感到尷尬。」

阿生故意說道：「既然是秘密，你又怎麼可以知道呢？」

狄絲道：「我也是剛剛才知道了不久，爲甚麼你早不坦白告訴我？」

阿生反問道：「他們剛剛告訴了你一些甚麼？」

「聽說你與另外二名中國人，搗亂了他們一個研究中心！」

阿生道：「你口口聲聲的說他們，到底你

是甚麼人？」

「現在我很難向你解釋。」狄絲看看腕表，又低聲道：「回頭你準備一下，也許你會有個機會的！」

說完，隨手又塞了一些東西到阿生的掌心去！

狄絲剛站了起來，鐵門就響起來了。有人催促她離去！

阿生後來拆閱那紙團，不由得怔了一怔！原來那是一幅地圖——草草繪成的地圖，簡單地說明了這兒的輪廓！

到底這是甚麼意思？

阿生只能假想：狄絲可能存心要幫助他離開這裏吧！

這雖然跡近幻想，却是唯一的解釋。因爲狄絲臨行時未加說明。

狄絲離開阿生之後，有個俄國特工問她：「他對你說了一些甚麼？」

「他說一切只爲了好奇！」狄絲道。

「不！他說謊！」俄國特工說：「他是一名國際特警。」

「但他不承認。」狄絲反問道：「你有足够的證據嗎？」

「當然有！而且我們知道可能有他的同黨策劃將他救出去！」那名特工說。

狄絲心裏一凛，道：「同黨？你的意思可是——」

「他的同黨當然是指國際特警。」特工說，「我們知道這個組織的人非常活躍。」

狄絲這才舒了一口氣！因爲她担心有人窺見了剛才在囚室中的情形。但現在她明白了，對方所指的同黨，原來却是另有其人。並非指她！

狄絲故意說：「這兒附近是禁區，沒有人可以闖進來，怕甚麼呢？」

特工道：「國際特警詭計多端，上次他們可以從容逃脫，這一次，我們當然也更加要小心。」

「那我明白了，這也是你們何故遲遲不將他押到莫斯科去的原因之一吧？」狄絲乘機問道。

「是的，我們担心中途出事。」特工說，「莫斯科已經派人到這兒來，我們很快就有個決定！」

這時候，二人邊走邊說的，不經不覺到了一間房門前。

房間裏有幾個人正在討論着一些甚麼，有人看見狄絲與那名俄國特工，便招手把他們叫進去！

一個中年俄人問：「那小子怎麼樣了？」

與狄絲一齊的特工回答道：「他似乎很安定！」

「他是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當然表現得一派鎭定！」旁邊一名戴眼鏡的俄人是蘇聯「KGB」高層人士，剛由莫斯科派來的，穿得很整齊，表情也顯得十分嚴肅。

最先問話的中年俄人是這兒的主管，他說：「他有沒有逃走的企圖？」

這話並非針對任何人發問，但狄絲却答了，因爲她剛才取得特別人情去看阿生，她有理由令到主管不要對她生疑心。

因此，狄絲說道：「我似乎看不出他要逃走！」

主管面色陰沉地說：「狄絲，你似乎很關心他，是不？」

狄絲心裏一怔，道：「只因爲他曾爲我出過一點力。此事我已向你報告過了，麥洛夫同志。」

那個叫麥洛夫的主管笑了笑：「在我們的組織裏，是沒有溫情主義存在的。我們的同志途中非禮你，是因爲他喝了酒，而當時正在辦公事，所以，他已得到懲罰了！但是——」

「麥洛夫同志，請等一等！」那個戴金絲眼鏡，由莫斯科派來的人一直默默無言，但這時他却突然制止麥洛夫說下去！

他一直非常留心聽取各人的談話與表情，那雙深沉的眼睛，隱藏着令人凛然的神氣。沒有人知道他在想甚麼。

這時他却站了起來，跑到麥洛夫的身旁，背着各人，附耳不知跟麥洛夫說了一些甚麼。

只見麥洛夫一邊聽一邊點頭。

最後麥洛夫揮揮手，對狄絲說：「沒有你的事了，請你出去！」

狄絲滿腹狐疑，猜不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她總覺得麥洛夫面色不好看。

狄絲獨自離去！

麥洛夫把房門掩上之後，問那名特工：「狄絲的底子你摸透了嗎？」

曾與狄絲在一起的特工說：「她最初只是我們在芬蘭收買的一名奸細，但後來我們覺得她精警能幹，又沒有親人，便帶她回來加以訓練，成績十分令人滿意。尤其是這次誘殺克格諾夫的行動中，她表現得非常之出色。這一切我們都有記錄。」

「現在我要你坦白告訴我，這次由邊界回來，到底發生過一些甚麼事？」麥洛夫盯着那名特工問道。

那名特工說：「一切情形正如我們回來時向你所作的報告一樣，連羅夫同志飲酒誤事，企圖非禮狄絲，那中國人看不過眼，曾經與他大打出手！」

「當時他雙手加上手鐐麼？」麥洛夫問他的下屬。

那特工點點頭：「是的，當時他雙手已加上了手鐐，否則連羅夫可能被他重傷。」

那名戴金絲眼鏡的人沉吟道：「是的，那中國小子身手不凡！」

麥洛夫道：「可能因此而令狄絲反感，否則，她不會有此一着！」

那名特工還一派糊塗地問：「狄絲到底做過一些甚麼事？」

麥洛夫道：「剛才狄絲進去探望他的時候，曾被我們的秘路電視暗中監視。」

由莫斯科來的戴眼鏡男子說：「他們企圖伺機逃出這兒。」

曾與狄絲在一起的特工呆了一陣。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這一切！

麥洛夫道：「剛才我本來想直接斥責她，但是，契爾波夫同志另有安排！」

契爾波夫就是那個由莫斯科來，戴着一對金絲眼鏡的男子，他是「KGB」的高層人士，地位自然亦比麥洛夫更高！

契爾波夫道：「是的，我要將計就計，把那中國人置諸於死地！」

麥洛夫吩咐他的下屬道：「所以你要不動聲色，我們要故意讓他們得手！」

「你離開這裏之後，狄絲可能找你。」契爾波夫道，「因爲剛才當我制止麥洛夫同志說話時，她可能有所懷疑。我猜她一定會向你追問。」

麥洛夫道：「所以你要找個藉口敷衍她，讓她依照原來計劃行事。」

那名特工不明白他上司的用意，問道：「爲甚麼不及時制止！」

契爾波夫道：「那中國人是一名國際特警，我們如果就這樣處決他，可能引起一場風波。但是，如果他強行潛逃，我們自有許多藉口可以殺死他！」

契爾波夫忽然又問那特工：「同志，你叫甚麼名字？」

「胡希金。」那特工嗇了。

「胡希金同志，你等會兒出去，如果狄絲向你探口風的話，你不妨故意說：那中國人今晚可能在此秘密處死！」契爾波夫道，「這是促使他們提早逃亡的方法之一！」

胡希金道：「如萬一他們眞的逃了……」

「不可能的。」契爾波夫道，「我們會將他們雙雙殺死！」

麥洛夫解釋道：「讓他們逃走，是我們殺他們的最佳藉口。這點你當然不能告訴狄絲，明白嗎？」

胡希金點點頭，道：「我明白了，麥洛夫同志。」

契爾波夫道：「那麼你去進行我們的計劃吧，胡希金同志。」

麥洛夫加上一句：「千萬別露出破綻！」

胡希金唯唯諾諾地走了！

當他離開那間房，通過走廊時，狄絲由那邊追過來叫住他！

胡希金心裏充滿了矛盾，雖然他本身是個受過訓練的「KGB」人員，但是，人到底是人，人是有人性的。

尤其是他對狄絲這女郎有過一份同情，實在不忍心看着她被殺死！

把實情直率地告訴她呢，還是……

胡希金一時之間也把不定主意，只好默默地與狄絲併肩兒在走廊上慢慢地走着！

狄絲似乎猜透了他的心事，低聲問道：「是不是出了事？」

「出了甚麼事呢？」胡希金担心地朝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的望了一遍！

胡希金所以四下裏望了一遍，是有用心，第一，他無法確定在他們的身邊是否有着監視的電眼和竊聽裝置。

第二，他用這方式間接提醒了身旁的狄絲，假如她夠聰明的話，她應該明白了一大半，根本亦無須再問下去了！

狄絲鑑貌辨色，果然若有所悟地，怔怔的說：「那位同志是不是莫斯科派來的？」

「是的。」胡希金乘機告訴她，「我們帶回來的人，今晚就完了！」

「這是說：今晚就處決他？」狄絲心裏吃驚，口裏又問：「是不是指那名特警？」

「是的，不是他還有誰？」胡希金道，「他是該死有餘的，他不該跟我們作對！」

「所謂作對，實際上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狄絲說。

「他也合該倒霉，事過情遷之後，竟然會給我們的人在異域認出，還剛好是我們進行秘密任務之際，他竟然識穿我們，這就更加該死有餘！」

狄絲故意問道：「爲甚麼不押他到首都去呢？」

「契爾波夫同志認出確是此人，他是三個中國人之一，曾在首都搗亂我們一個秘密機構。如果左押右解，恐怕容易出事！所以他們決定就地處決他！這是乾淨俐落的方法。」

胡希金依了上司的吩咐做了，狄絲可惜還未知道這是個陷阱。

胡希金眞想告訴她：如果她也一起逃亡的話，勢必難免一死！

但是他實在担心被竊聽。因爲他不知道甚麼地方已經安裝有竊聽的儀器，即如囚室之內竟然有電眼窺伺，他同樣在不久之前才知道。

事實上這兒正在不斷裝修，表面上是爲了外表的美觀，實際上是增添了新式的設備——裝修工人在專家的指導下，更換一些，也增加了一些裝置。

在蘇聯，民間的裝修，粉飾生意絕無僅有，有的只限於屬於政府部門的辦公地方，或者做外國遊客生意的地方。

俄國人似乎與享受無緣，他們好像只要有飽有暖已經滿足了，那裏還敢奢求？

因此，三俠在旅遊時所見到的民間建築物盡是剝落的牆壁，像個久已乎不施脂粉的老太婆，顯得老態龍鍾，毫無生氣！

胡希金交代完上司交下任務，一邊又在警告自己：濫情主義切不可作祟！——無論如何，他不能再說下去了！

如果再說下去，他極有可能被狄絲的機巧，將眞相誘出！

胡希金應該明白，現在他身旁的狄絲，是個十分聰明的女子。要不是她夠聰明的話，最近一次他們三人在芬蘭森瑪區的任務，根本無法可以順利地完成。

現在他們不但在狄絲的協助下，完成了上司交下來的特殊任務，還順手牽羊地多建一功——把阿生從現場帶回來！

他們三個人之中有人認出阿生是個「搗亂份子」，所以阿生一如剛才胡希金所說：合該倒霉！於是他被他們由邊境押回來！

其實單是這點功勞，已經值得大大嘉奬他們，尤其是狄絲！

但是，狄絲不但得不到甚麼好處，到頭來還要難逃一死！

這就是「KGB」處決「叛徒」的最簡單的方法！胡希金當然明白的，由一開始加入「KGB」組織就明白。

因此，他咬實牙齦，沒有再給狄絲任何啓示，以免禍延自己！

雖然胡希金對狄絲充滿同情與憐愛，但做他這份職業的人，早已練就一副鐵石心腸，否則就只有害死自己！

他們終於暫別了，這也可能是永別！他心裏想。

胡希金要走，狄絲却要留下來，她必須作好種種部署，以便協助阿生逃亡！

她不曉得能否順利完成心目中的計劃，但她已下定決心，盡力而爲！這不但是爲了救阿生，也可以說是爲了救她自己！

這是她最近才決定的，在此之前她自覺知得太少，現在却在後悔！

她被人利用而不自覺，現在她決定要計劃如何去利用別人！

她沿住走廊回頭走，發覺阿生囚禁的地方沒有人看守。也許那人走開了。不過這兒也不是常常有人看守住的，因爲外面加了鎖。

狄絲走近門縫處招呼阿生，阿生湊近門旁，二人隔住鐵門談話。

狄絲神色緊張地說：「你明白那張地圖中所寫的意思嗎？」

「我當然明白，但是——」阿生若有所悟地頓了頓，又說：「你似乎把事情想得太過容易了！」

狄絲道：「無論如何，今天你再不走，以後就沒有機會！」

「爲甚麼你會這樣說？」

「因爲他們今晚就要殺死你！」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有辦法知道！」

「嗯！」阿生猶疑地說：「你不是存心要幫我的，是嗎？」

「爲甚麼你會這樣想？」狄絲焦灼地說，

「我一心只爲了報答你！」

「但是，你應該知道這房間內的設備，他們概已在監視着我的一切擧動，叫我如何逃走？」阿生隔着鐵門說。

原來國際特警果然是不同凡响，阿生也想到了這囚室似乎不可能沒有人監視的。他經過小心檢查之後，已經發覺一些可疑的洞孔，其

中必然隱藏有電眼——秘路電視從中監視。

門外的狄絲也是個十分機靈的人，她聽了阿生在裏面這麼說，也想到這一點。她覺得如果眞的有電眼監視的話，那麼今天較早時他們在囚室內的情形，亦必爲人所見。

然則，組織方面爲甚麼還不對他們採取行動？

狄絲腦筋一轉，立刻就對阿生道：「看來他們可能眞的有了準備，你以爲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

「外面有人看守麼？」阿生忽然又問。

狄絲四下裏望了一遍：「沒有！」她告訴門後面的阿生。

阿生想了想，覺得反正要試一試，早些試好過遲一些試。

於是他叫狄絲由門縫處將一枚髮夾遞入去，狄絲照做了！

這是女人的隨身用品，狄絲只消往頭上一摸就有！

阿生只花數秒鐘時間，就將門開啓，連狄絲也大感意外！

阿生由裏面出來，將門照舊掩上，然後帶住狄絲由走廊左邊走過去！

狄絲告訴他這是通到後門去的通道，地圖上註明那兒的守衛較少，易於闖出去，阿生看過了之後還記得！

但是，在後門附近，他們也見不到一個守衛，看來果眞是個千載一時之機會！狄絲大喜過望，拖住阿生就想衝出去！

不過阿生是個富於經驗的國際特警，他思前想後，衡量着眼前的形勢，就覺得事情似乎不大對勁，他不但不喜，反而吃驚！

因爲一切太過不合情理，逃得太易之外，自始至終也未遇上過一個守衛橫加阻攔。但阿生不會忘記這是「KGB」屬下的機構之一！

狄絲正待由隱蔽處衝出，却給阿生一把扣住：「別焦急！先讓我估計淸楚！」

「不要錯過這大好機會，人可能全到前面去了！走吧！」狄絲說着，又拖住阿生要走！

但是，阿生一邊强行把她拉入懷中，一邊用手掩住了她的咀巴！

因爲阿生的動作來得太過突然，所以阿生担心狄絲會驚叫，他用手力掩她的咀巴，就是爲了防止她尖聲叫起來！

阿生順勢往後退，閃到門後去了！

狄絲也心領神會，原來那邊有人來了！怪不得阿生這麼緊張！

「奇怪！照計我不會弄錯的，他的確被囚在那間房間裏。」有個人一邊走過來，一邊對同行的另外一個人說。

「會不會臨時被人押走？」另一個人道。

「很難說，也太湊巧了！」

「現在我們怎辦？」

「嗯！小心……」

那兩人突然吃驚地叫將起來，他們簡直好像見了鬼一樣。

「不要亂動！把雙手擧起來！你們究竟是什麼人？快說！」有人握住手槍，突然出現在那兒。

「我們是裝修工人！」剛才那二個人之中，其中一個說。

「你們既然是裝修的，怎麼會到這兒來？」持槍的人說。

高擧雙手的人狡辯道：「我們迷途了！」

「胡說八道！」持槍的人把槍管一擺，作勢地說：「依我吩咐，由那邊走吧！你們顯然不是裝修工人，是僞裝的，你騙不了我！」

他沒有猜錯，這兩個裝修工人都是僞裝的，阿生躲在那兒門後，甚至已認出了其中一個，他雖然畧經化裝，但阿生也認得出他是呂偉良。

原來呂偉良和其他化了裝的國際特警混了入來之後，已分頭展開工作！

剛才呂偉良在那個立陶宛人的帶領下，曾到過囚禁阿生的房間，目的當然是希望救阿生出險，但可惜他們來遲了一步！那間房裏空空如也！

現在他們本來想到約好的地方，與其他人會合，想不到却遇上了一項陰謀正在進行中，這項陰謀就是契爾波夫故意把阿生「放一條生路」，讓他和狄絲二人雙雙逃出去！

然後一組槍手這時候正等候在外面，準備亂槍把二人殺死！

要不是阿生夠機警的話，這時候他和狄絲二人已死在亂槍之下。

當然，阿生並不知道其中詳情，他只是覺得像這種地方，不大可能如此疏於防範，想不到就在猶疑之際，有此發現。

在另一方面，狄絲也只知道後門是較少守衛的，但却不致於人跡全無。不過她沒有阿生那一份冷靜的頭腦而已！所以她只要看見沒有人就想衝出去，還好阿生及時把她拉住。

現在阿生差不多可以肯定，那二人被手槍要脅住的人之中，有一個就是他師父呂偉良，無論在輪廓和聲音方面，阿生對此也絕不可能感到陌生。

阿生眞不敢相信呂偉良竟然會在此時此地出現，他還以爲呂林二人仍在芬蘭的國境之內呢！

不過當時阿生已無暇細想，因爲呂偉良立即就要被人押走。

狄絲在阿生的懷抱中噤若寒蟬，自然不知道阿生的心裏想些什麼。

這時只見阿生輕輕推開了她，蹻足趨前，扣指一彈，仍然保留在阿生手中的一枚髮夾，閃電飛出，朝準持槍的人頸後射去。

持槍的大漢不聲不响，登時呆木地站立下來，彷彿一尊蠟像一樣，動也不動。

呂偉良和那個立陶宛人這時正背轉身，以爲在手槍的指嚇下，只好做俘虜了，想不到這時却傳來阿生一聲呼叫：「師父！」

呂偉良回頭一看，差點兒喜得叫將起來。但他和那個立陶宛人仍然未敢妄動，因爲眼前所見，那人雖然木然不動，但仍然握住一管手槍指住他們，雙目直瞪！

這種情形只有阿生一個人明白，甚至他身旁的狄絲也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狄絲雖然剛才也曾目睹阿生的出手，她看見阿生利用她的髮夾扣指一彈，當時髮夾曾朝準槍手頸後射去。

但是，狄絲同時也可以淸楚地看見，那枚本來屬於她的髮夾，這時已墮在地上，並未令到對方皮破血流，就是不知道那人何故動也不動。

阿生担心再有人出現，迅速取去那大漢的手槍，同時跟呂偉良招呼！

呂偉良也明白到處境堪危，對方的人相信很快就會陸續出現。

因此他只簡單地對阿生說：「我們有很多人進來救你，快跟我走吧！」

阿生眞想不通，他師父何來「許多人」協助？

不過阿生也沒有時間細問了，屋外傳來一陣陣人聲，好像有事情發生。

各人衝至門際，只見幾名槍手正在持槍朝高處瞄準開火。

狄絲冲口而出：「我們走得太遲了！」

其實他們並不「遲」，如果他們「早」半步衝出，躲在高處的槍手現在已經「功成身退」，將狄絲與阿生射殺。

原來契爾波夫的計劃就是故意留下這後門的「缺口」，讓二人由此逃出去，然後佯裝一聲「口令」之後，便亂槍把二人殺掉。

但是，一方面由於阿生因爲見不到一個人影而警覺，另一方面也由於呂偉良等人的「桃花使命」行動，剛於此時展開。

正是合該有事，一組由國際特警僞裝的裝修工人，這時正在二樓守望台發動攻勢，將一些槍手制服，因此引致下面的武裝警衛被迫露面。

阿生直至現在，看見這班人突然出現爲止，仍不知道這是一項置他於死地的陰謀，可惜這項陰謀至今爲止還是功虧一簣。

至於以後他們是否成功那是另一回事，總之目前阿生還是平安渡過。

走廊上傳來雜亂步聲，阿生等人急忙閃過一旁。

片刻之後，有二名槍手匆匆而來。

阿生俟他們掠過之後，立即由隱蔽處連發兩槍，彈無虛發，兩條人影先後倒下。

呂偉良和那個立陶宛人顯得非常機警，想也沒有多想一下，非常有默契地，衝過去將二支手槍奪來。

至於那個木然而立的槍手，他是被阿生在短距離中，用髮夾點了穴道的，所以一直無聲無息地，呆在那裏。

阿生剛才爲了避人耳目，已將他「移」過一旁，但現在阿生却過去將他的麻穴解了，因爲阿生覺得須人帮忙。

阿生問他：「那條路最安全？引領我們離開這兒吧！」

那大漢好像由夢中驚醒，呆了半响才說：「後門最安全！」

他是契爾波夫殺人陰謀的執行人之一，此時還不知道事情有變，自然是希望阿生等人墮入「陷阱」裏去。

呂偉良和那個立陶宛人本來要由屋內一條通道去到前門附近，與其他人等會合在一起，但現在既然發生槍戰，到處有人，也傳來了槍聲，所以他們也感到有點迷惑。

現在既然聽到那個曾被阿生點穴的人說「後門最安全」，於是各人就想由後門衝出。

但是，阿生却要那個俄人走在前頭。

那個剛剛才清醒過來的俄人，不知內裏，這時還以爲「計劃仍在進行中」，自然不想做替死鬼，所以死也不肯走。

狄絲深覺可疑，一定要他先走。

那俄人在手槍的指嚇下，到了門際，却聽到外面槍聲卜卜。他自然更加怕得要死，只好向阿生等人求饒，也被迫說出了實情。

狄絲和阿生二人到了這時才如夢初覺，原來有人計劃亂槍把他們殺死。

呂偉良和那個立陶宛人目睹一場槍戰正在外面展開，他們既然有槍在手，自然不肯袖手旁觀，眼看情勢危急，也朝地上槍手們射擊。

居高臨下的國際特警們本來已經佔了上風，這時有人接應，更如虎添翼，將地面上的槍手迫得節節後退。

阿生和狄絲還是不肯放過那名俄人，他們明白到此時此地的危險處境，尤其是當他們知道了契爾波夫等人的陰謀之後，更加覺得須要一個知道這項計劃的人帶路。

後門一帶這時確是比較安靜了，於是呂偉良和阿生等人便由此衝出去。

一隊穿上工作服的工人由高處衝下來，與呂偉良他們會合。

他們都是化裝成裝修工人的國際特警，其中一人是荷柏。

荷柏與呂偉良招呼過之後，指指後門道：「快跟我們由此撤退！」

他手中有一具袖珍的無綫電對講機，他與另一組人取得了連絡。

各人剛走到後門之際，外面有人突然開槍向他們射擊。

一名國際特警首當其衝，中彈倒地，其他人等紛紛開槍反擊。

一場遭遇戰就此展開。

背後也傳來一陣槍聲，看來他們前後受敵，情勢極端危險。

荷柏一邊持槍反抗，一邊以手中的無綫電對講機與另一組人取得連系，他指揮若定，充份表現出國際特警的臨危不亂。

剛才他們所以先攻其上，也是由於知道上面有一批持械的守衛，只要將他們先行制服，以及取得槍械，便可以佔得若干優勢，想不到他們却在無意之間，破壞了契爾波夫想出來的殺人毒計。

當然，這兩件事是全無默契的，只不過由於時間上有若干巧合，而變得好像互相配合而已。

但無論如何，荷柏已通知了另一組人，讓他們知道阿生已安然逃出。

屋內突然有人衝出，阿生等人立刻分出一部份人應付可能來自背後的襲擊。

但是荷柏立刻制止他們，因爲從無綫電對講機中，他知道另一組人在屋內節節得利，正準備到後面來跟他們會合！

果然，一隊穿工作服的人，由裏面一湧而出，朝住後門這邊走來！荷柏離遠已經認出了他們，加上有對講機帮助，他們總算沒有互相殘殺。

兩組人會合之後，合力對抗後門外面的槍手。

槍聲越來越密，間中也可以聽到較巨大的手榴彈似的聲音。

但說也奇怪，荷柏等人所受到的壓力却反而減少了。

同時他們也未發覺有手榴彈朝他們這方面擲來。

頭腦較爲冷靜的呂偉良，已經想到事不尋常。

荷柏下令各人一鼓作氣，衝了出去。

在後門附近埋伏的槍手們，前後受敵，敗象立呈。

荷柏又在利用他手上的無綫電對講機，原來後面那股人是由瓦拉率領的援兵，林愛莉也在接應的行列中出現。

瓦拉與林愛莉等人是乘了大旅遊巴士，扮作遊客在附近出現的，瓦拉與荷柏老早已經有了默契，這時總算會合了。

瓦拉帶領各人登上巴士，但瞬即又有人追來。

在後門埋伏的一隊槍手雖則被瓦拉他們擊潰，但由堡內追出的保安人員，却苦追不捨。

連場苦戰，難免有人死傷，阿生協助各人把一些傷者掺扶登車。

呂林等人在特製的大旅遊巴士之內，倚窻向外面射擊，抗拒苦苦進迫的俄警，掩飾各人登上巴士之內。

這輛大旅遊巴士當然是僞裝的，它那些深藍色的玻璃背後，這時都升起了一度防彈的鋼板，一些洞孔之內，有槍桿伸出，那是瓦拉他們預備好的自動機關槍。

巴士開動了，因爲最後一個傷者亦已被人掺扶上了車。

他們眼看可以安然逃脫，但是，二輛裝甲車却由堡內開出。

瓦拉發號施令，狀甚鎮定。

只見旅遊巴士一邊開動，瓦拉一邊親自動手將表板上一些按鈕扭動。



巨型旅遊巴士爆炸，俄警的裝甲車亦被震翻。

原來這輛大旅遊巴士不但有機關槍隱蔽起來，還有反坦克炮，以及烟霧噴射器等等設備，只消按掣，即可應用。

因此，二輛裝甲車雖然分頭包抄，追擊！但瓦拉却鎮定異常。

他們且戰且退，朝住「多宮」那邊撤去。一時之間，槍聲，炮聲震耳欲聾。

由大巴士放出的烟霧，令到由後追來的裝甲車視綫受阻，越來越慢。

相反，開在前頭的大巴士越開越快，轉眼間已擺脫了裝甲車的糾纏，開到了一處預定地點去。

那兒早已停放了數輛私家車，瓦拉等人迅速離開了大巴士，改登私家車，分頭逃走。

那是一條比較狹窄的街道，一輛大巴士停在其中，其他車輛要由此通過，根本不可能，因爲大巴士打橫地擺放。

所以，那二輛裝甲車之中，其一已被反坦克炮擊毀，另一輛儘管苦苦追來，也無法通過這條街道。

由於他們來遲一步，又看不透車內的情形，根本不知道瓦拉等人早已逃之夭夭，只是看見車內沒有動靜，才派人登車查看。

突然之間，「轟隆」一聲，烈燄冲天，彷彿山崩地裂。

裝甲車本來就停得不遠，受此影响，立即車翻人傷。

原來，大巴士已被瓦拉按上了「自動爆炸器」，任何人後來登上這裏，亦都會引致車毀人亡。

這做法看似殘忍，其實瓦拉只不過爲了以後的安全問題。

他不難想像得到，經此一役之後，俄警必然不肯輕輕放過他們，如果留下這條重要綫索，他們勢難倖免。

那輛常見的旅遊巴士就在自動引爆後，變爲灰燼，不留痕跡。連同登上旅遊巴士檢查的一名「KGB」保安人員，也爲之血肉橫飛，粉身碎骨。

事後雖有大批俄國軍警趕到現場調查，但瓦拉等人早已逃得無影無踪。

× ×

瓦拉經過這一役之後，立刻趕返他主持的旅遊公司去，因爲他不能失踪得太久，否則會引起那位監視他的女秘書的疑心。

這次行動的成功，可以說全是瓦拉策劃周詳所致。當然，由他收買的俄人奸細情報準確，也是十分重要的。

無論如何，阿生已經安然脫了險，只是他一直無法明白，爲什麼狄絲會捨身救他？難道就一如狄絲所說：爲了阿生救過她麼？

其實那一次在小鎭中渡宿，阿生已看見她被俄特非禮，只是看不過眼，根本也算不了什麼。何況歐洲女性對於貞操也不像東方女性那麼重視，尤其是身爲「KGB」女特的狄絲，阿生更不敢相信她如此貞節。

不過無論怎樣，現在狄絲也是跟阿生一起，而且顯得非常疲累。

荷柏並沒有讓他們好好休息，因爲他知道「大搜索」行動即將在全城展開。

每次有重大事故發生，俄國軍警例必進行大規模的搜索，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荷柏於逃離現場後，與瓦拉分手，立即又馬不停蹄地，帶領三俠和狄絲等人匆匆離開列寧格勒，以免在大搜索中再度變成網中之魚。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在驚悸之餘，對列寧格勒這個都市實在很欣賞，儘管只是走馬看花的瀏覽了一遍，但在他們的心目中，覺得值得一看的地方實在也有不少呢。

例如位於尼瓦河畔的彼得及保羅教堂，灰白色的多宮，美輪美奐的夏宮，以及粉紅色的阿歷山大一世紀念碑……等等，全都是俄羅斯人民藝術的結晶。

阿生却沒有機會仔細欣賞，他只能在匆匆逃亡的過程中，瞥了多宮一眼。旅遊大巴士也曾由宮廷廣場上一掠而過。

儘管如此，阿生的腦海中已對這「北方威尼斯」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荷柏一度表示撇開狄絲，認爲她是個危險人物，但三俠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呂林二人覺得狄絲可能是殺人兇手，因爲她的樣子極似芬蘭警方繪出的素描像。

但是，阿生因爲跟狄絲相處一段時間，却認爲這個女人充滿了神秘，她似乎有難言之隱，但却沒有任何表示。

姑勿論她是好是歹，總之她曾救過阿生，這却是事實。三俠既是講道義的江湖兒女，又豈會在最危險關頭，把一度共患難的人撇下不理呢？

因此，至今爲止，狄絲仍然與他們同在一起，東躲西避的，往列寧格勒郊區逃去。

曾經協助過荷柏救人的，除了呂林二人之外，其他的都沒有跟來。

瓦拉和他所率領的人，至此似乎一切責任都已經完結了。

他們連「再見」也沒有說過一句，便匆匆分手。以後一切都好像與他們無關，此後便各奔前程，各人走各人的路。

事實上荷柏的手下——由芬蘭來的，只負責把假證件交給呂林二人，實際參加救人行動的，都是瓦拉的手下們。

他們都是在列寧格勒的，所以沒有跟來，自有道理，也許他們都像瓦拉一樣，各自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去了。

儘管如此，荷柏仍然顯得非常冷靜，他帶着三俠和狄絲由西面逃走。

他們的目的自然是越過邊界，進入芬蘭國境，但是，狄絲却突然不肯跟他們一齊走。

阿生以爲她不滿荷柏，因爲荷柏曾經表示過撇開她。

但是經追問後，却又不是那一回事。

這時候，他們已逃出了列寧格勒的範圍，正在一個農人的家中歇腳進食，這是荷柏常到的地方，他們顯得非常友善。

荷柏說：俄羅斯民族大都熱情，喜客，只不過統治者的態度迫使大部份人變得冷酷無情。但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仍蘊藏着一份良知和正義。所以，有些人明知如此這般就是「犯法」，但仍然有人冒險一試。

正如眼前這農人一樣，他就常常照顧一些邊境的逃亡客。

荷柏不是逃亡客，但常常來往於邊境之間，也常常在這農人家中作客。

荷柏並不單止爲了歇腳休息，也爲了打聽一下來自各方面的消息。

各人仍在進食，狄絲和阿生首先離枱。

阿生乘機追問狄絲：「爲什麼你突然改變主意？」

狄絲欲言又止。

阿生早已看出她有難言之隱，把她帶到外面去散散步。

外面是樹林，附近也只有少數的屋宇，這兒應該是個不大爲人注意的地方。

阿生和狄絲把臂同行，不知內裏的人還會以爲他們是一雙情侶。

事實上狄絲離開了各人之後，對阿生不但表現得一派親熱，連說話也來得爽快了許多。她不再支支吾吾，也沒有拘束。

狄絲對阿生說：「我並非突然改變了主意，而是我的事情還未了結。」

「你的事情？」阿生怔了一怔：「你有些什麼事情？」

狄絲道：「我要設法找一個人，要不是爲了趕緊要救你，今天我仍在打聽他的消息。」

「你要找什麼人？」阿生問。

「我父親。」狄絲說：「他是年前在邊境失踪的，我一直在找他！」

「他是幹什麼的？」

「走私！」

阿生大感意外，他不禁又問：「俄國人知道嗎？」

狄絲搖搖頭：「如果他們知道了我的企圖，又怎會再信任我？」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我本身只是個芬蘭人，要不是佯作思想上左傾，秘密加入俄人的KGB組織受訓，又怎可以在俄境之內，自由行動？」

阿生恍然大悟道：「原來你與KGB人員接近，另有目的！」

「是的，要不是對你這種有問題的外人，我也不敢說實話。」

阿生道：「爲什麼你不可以光明正大的找你父親？」

「剛才我不是告訴過你嗎？我父親是幹走私勾當！，怎麼可以讓他們知道？」

阿生道：「你父親幹什麼與你何關？又不是你幹的。」

「但俄國人不會跟你講這種道理，他們如果知道實情，連我也是問題人物之一，所以我被迫隱瞞了一切實情，靜悄悄地展開我的尋親工作！」

「你替他們工作了多久？」

「由受訓到現在，十個月左右吧！」狄絲回憶着說。

阿生問：「有頭緒嗎？關於你的父親。」

「剛剛有了一些兒頭緒，但還要追查下去！」狄絲輕輕嘆了一口氣。

「他會不會被俄警抓去？走私是他們所不容的。」

「這當然是絕對有可能的事，但我却不能明查。」狄絲說，「即使我有這種勇氣和胆量試試，他們也不會告訴我實情，只會懷疑我，對付我！」

「原來你不想離開這裏，就是爲了尋訪你父親。」阿生同情地說，「但是，爲了救我，你可能已被列入通緝犯人之列。」

「何止可能，此乃必然的事！」狄絲束眉說道，「KGB對付叛徒的方法，非外人所能想像！」

「然則，你不應該插手救我！」

「沒有什麼應該不應該，即如你救我一樣，同樣可以袖手旁觀，但是，爲什麼你却帶着手鐐奮勇救我？」

「也許我習慣了愛管閒事！」阿生聳聳肩，苦笑着說。

「那是正義所致！」狄絲道，「以其說成報恩，倒不如說：我被你的做法感動了。不過，坦白說句，假如我早已知道有這麼多人混進去救你，我大可以不露面，最多暗中助你一臂之力就够了。但是，現在……」

「現在我的確令你進退維谷！」阿生抱歉地說，「但爲安全計，我仍然主張你先行離開俄境再說吧！」

「不！我想淸楚了，我決定不走！」狄絲頑固地說，「回頭我們就在這裏分手！」

「你要一個人留下？」

「是的，我已想過了，我一定要查出父親的下落才離去！」

「那是非常危險的事！」

「我自己會小心的，你放心好了！」

阿生回頭看看她，狄絲嫣然一笑。

這一笑令到阿生百感交集，他儘管對這女人了解不深，却一直對她有好感，並不因爲她有殺人的嫌疑而討厭她。

「我決定重返列寧格勒！」狄絲伸出手來，要與阿生握別，「讓我們在這裏說聲再見吧！親愛的中國朋友！」

阿生不知怎的，在這一刹那間，有一種依依不捨的感受。

阿生緊握着她的手不放，問道：「你說有頭緒可以找到你的父親，是否表示已經有了把握。」

狄絲含情脈脈地瞪住阿生，然後點點頭。

阿生道：「那麼，爲什麼你不早點說？也許我可以幫你！」

「你幫我？」狄絲喜不自勝地，興奮的握住阿生雙手，笑了。

阿生不由自主地說：「希望我可以，也希望我能幫助你。但是，我一定要告訴他們！」

「嗯！」狄絲面上的笑容消失了，「相信他們一定不會答允你留下來，但事實上，如果有了你的幫忙，我更加充滿了信心！」

阿生安慰她說：「放心吧！我師父和師母都是明白事理的人，他們如果知道你的苦衷，相信一定答允讓我留下來幫你！」

「我想不會的。」狄絲束眉說，「他們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救出來，怎會輕易讓你留在俄境？算了吧！我還是自己想想辦法！」

「別灰心，我想我會設法說服他們的……」阿生話未說完，那邊突然傳來了一陣雜亂步聲！

二人大吃一驚，急忙奔出樹林，朝那農舍瞭望過去！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呆住了！

原來那邊有一隊俄國軍警，正荷槍實彈，將農舍包圍！

「不好了！」阿生低聲說，「我們的行踪已被人發現了！」

「他們怎麼樣？」狄絲情急地說，「會不會是那個農夫出賣我們？」

「很難說，雖然荷柏認爲他非常可靠，但他到底也是俄國人！」阿生回頭反問：「你對這兒的環境熟悉嗎？」

「最低限度我還知道如何返回列寧格勒。」狄絲說。

阿生這時又看見數名持槍軍警由屋內走出來！

這幾個人剛才曾經衝入屋內去，但不知何故這麼快又出來！

這些人的表情很失望，向他們的同伴做了一個手勢；通常這是表示他們撲了一個空！所以，雖然由於距離關係，連懂得俄語的狄絲也不知道他們正在說些什麼，但也猜得到了！

屋外的人失望之餘，似是帶隊的人下令向附近樹林展開搜索！

這回輪到狄絲吃驚起來。她匆匆拉住阿生，急忙忙地說：「不好了！他們要過來這邊搜索，快些跟我走！」

阿生沒有其他抉擇，只好一齊走！

呂偉良等人不知如何，他們可能早已聞風先遁；但阿生已沒有時間去找他們。如果他再不走，就只有再被捕！

狄絲於是帶住阿生，像捉迷藏一樣，在樹林中奔竄！

俄國軍警果然向樹林這邊搜過來。阿生非常担心，狄絲也焦急萬分，半步也不敢停留下來！

阿生雖然不曉得事情如何發生，但看情形呂林等人似乎還未失手被擒！

他們是否也逃進了樹林中來？阿生已無暇細想！事實上這時候他正如「泥菩薩渡河」——自身難保，那有能力去維護呂林等二人？

狄絲的確很熟悉這一帶環境，轉眼之間已逃出了樹林！

那邊有個村莊，狄絲帶住阿生，沿住矮林，蛇行鼠步的，走了過去！

但是，阿生突然拉住狄絲，伏在路邊矮林後面不動！

狄絲曉得他一定又看見了一些什麼，低聲問道：「什麼事？」

阿生道：「我們不能到那兒去！」

「爲什麼？」狄絲問。

「你看見嗎？」阿生伏在那兒，用手一指：「有人在那邊用望遠鏡四下搜索，我看他們也是搜捕的隊伍！」

狄絲偷望過去，一處屋頂之上，果然有人正用望遠鏡望過來！

最後，望遠鏡就停在他們俯伏的地方！

阿生大吃一驚，因爲他看見那人另一隻手已取過一具無綫電通話機，顯然對方已經發現了他們！於是通知其他人！

狄絲也覺得事情不好，叫阿生跟她走！

他們仍然利用矮林掩護，匆匆奔竄！

一小隊持槍的俄警，轉眼間已由小路將這兒一帶包圍！

情形當然非常險惡，阿生手上雖然懷着一支手槍，那是由KGB辦事處逃出時所奪得的戰利品，荷柏讓阿生留在身邊應用。但是這支槍只有數枚子彈而已。非到迫不得已，阿生是不會用它的！

現在這班人已迅速散開，他們顯然發覺這一帶有人躲着！此時他們正分頭搜索——沿住小路兩旁的矮林搜索。

槍已上了膛，子彈隨時都會發射；武裝人員步步爲營地逐步推進！

毫無疑問，狄絲剛才找錯了方向，他們準備用以藏身的小村莊，本來已經有了軍警進駐；要不是阿生及時發覺一處屋頂有人用望遠鏡瞭望，他們此時已經被捕！

現在他們雖然露了目標，但仍有一綫生機，如果他們够運的話。

阿生這一次不能再倚靠狄絲了，他要自己作主，希望先逃出這包圍網，然後再作打算。

於是他示意狄絲跟他走！

他們仍在俄國的軍警包圍網之內，雖則至今爲止，他們仍未與對方正面接觸過，但如果這樣下去，那只是遲早問題而已！因爲他們，已被對方發覺，對方會把包圍網逐漸縮小。

軍警的指揮官在吆喝聲中走過來，親臨現場指示一切！

阿生和狄絲二人漫無目的地，四下裏在樹林的掩護下竄遁，目的只希望對方無法發現他們而放棄搜索。

但是，那只是他們單方面的夢想而已，根本是絕不可能的事！

突然有人高聲一喝，隨即響起了一槍！

阿生和狄絲在吃驚中伏下頭來！

樹葉沙沙作响，子彈由他們的頭頂掠過！

阿生拖住狄絲急竄幾步，子彈又由另一邊開始射來！

阿生透過矮林的空罅，看見那邊站了一名武裝軍警，正持槍朝這邊瞄準，顯然的，他已發現了阿生他們之所在！

阿生明知危在且夕，絲毫也不敢再猶疑，手槍離懷，子彈穿過矮林空罅，阿生先發制人，對方還未開槍已先倒了下去！

二人急奔一程！

剛才他們所躲藏之處，立即彈如雨下，一些樹木均被射斷！還好阿生和狄絲及時離開那兒，改變了位置，否則勢難逃過厄運！

阿生明知這已是黃昏時份，奈此地的天色仍是一片大白；即使「入黑時份」，亞洲地區是晚上沒有太陽的時候，但這時一樣光天白日。往往直至午夜十二時才是眞眞正正的「天黑」！這是指夏季而言！因爲這是接近北極圈的地帶。

黑暗中他們可能迷失方向，但最低限度也可能逃得比較容易；無奈要等待黑暗的來臨，還要等一段長時期呢！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帶住狄絲繼續以捉迷藏的方式逃亡！

在東奔西竄中，阿生已轉了幾個圈，從槍聲的減少，可以見到對方大概已失去了二人之所在。否則的話，他們一定頻頻開槍射擊！

但是，軍警的搜索行動並未停止下來；更奇怪的是阿生始終未發覺呂偉良等人的下落。他們會不會已經落網？

阿生蹲在一處矮叢後面，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狄絲忽然扯他一把！

阿生回頭瞪住她，狄絲什麼都沒有說，只用手指指住那邊路旁！

阿生担心又有俄軍搜來，手扳槍機，作好了準備。但狄絲却低聲說：「我是指那兒有輛車子，你看見嗎？」

阿生由矮叢的罅縫中望過去，果然發現路旁停了一輛軍車！由於角度問題，阿生不知道車上是否有人！

他們沿住矮林的掩護，逐步接近那輛汽車停放的地方！

阿生明知處境危險，緊扣手槍機掣，因爲此時此地隨時也有可能被人開槍向他射擊。如果他們來不及閃避或反擊的話，便只有死路一條！

阿生和狄絲小心翼翼，他們不敢說話，甚至踏足草地上也得十分謹愼，因爲地上可能有枯枝乾葉，很易發出聲响，萬一引起別人的注意，他們便等於自討苦吃！

他們由矮林的空罅透視出去，可以看見那輛軍車。

車上沒有人，但車旁那邊站了一個俄軍，他手持手提機槍，在戒備中。

阿生在心裏計算着，如果只得一個人在此看守，他也許有辦法，但問題是可能還有其他人在附近。因此阿生探首四望！

他們雖然什麼也沒有說，但狄絲已了解到阿生的心裏正在想一些什麼。

她也幫着阿生往四下裏小心觀察，了解四周的環境！

阿生發覺附近似乎沒有人，就只有一名俄軍在車旁把守住；其他人可能已經到樹林中去展開大規模的搜索行動了。

阿生覺得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假如他做得完美的話，他們可能有一綫生機；否則，被對方捕獲相信只是遲早問題而已！

於是阿生向狄絲打了一個手勢！表示他要冒險過去試試！

但狄絲附耳告訴他，這樣太危險了，不如由她出馬，先將對方引來。不過阿生是個富於經驗的國際特警，他覺得這種事情不是演戲，也決無半點僥倖存在！

只要稍有不測，他們便會命喪當堂！

因此，阿生並未依狄絲的意思去做；狄絲也許看電影看得太多，那些戲劇化的安排往往是一人誘敵，另一人出手痛擊對方。

但是阿生却明白到這是現實，絕非演戲。只要引起對方的注意，對方就隨時都會開槍射擊；最低限度也把手指扳在機掣之上，那豈不是十分危險？

爲此，阿生寧願用他自己的方法，那就是悄悄由車旁繞過去！

他叫狄絲小心留在這裏，切不可輕擧妄動，更不能發出半點兒聲响！

阿生躡足繞過車旁，到了那俄軍的背後，本來他可以用手槍對他射擊，但是，阿生覺得槍聲可能引來其他人，只用了手槍柄，出其不意地，將對方後腦重擊一下！

那傢伙悶哼一聲，倒了下去！

阿生立刻俯首彎腰，把對方拖至路旁的矮林中去。

狄絲自始終留意着阿生的一擧一動，這時見狀也匆匆過來幫着阿生。

二人取去俄軍的手提機槍，急忙登上那輛軍車！

狄絲說，她受過訓練，當然會開各式各樣的長短槍，還會擲手榴彈。於是阿生叫她緊握奪來的手提機槍，小心是否有人阻撓他們，如果有就格殺勿論！

狄絲唯唯。他覺得阿生英勇不凡，而且足智多謀，她並沒有找錯人！

阿生開着軍車，以普通速度前進，沿住那條小路開走！

他不能開得快，除非人家已經發覺他們原來不是俄軍；但目前阿生戴上了那被擊倒的俄軍的軍帽，假如有人在較遠處見到，一定以爲開車的是個俄軍而已！

阿生在狄絲的指示下，把車子朝住列寧格勒方面駛去！

同時沿途他們小心路旁是否會出現呂偉良他們的踪跡！如果有的話就會把他們也一併帶走。但結果並未發現呂偉良他們！

俄軍似乎全心全力集中於搜索，並未有人留意到這軍車的動靜，因此他們可以由小路轉入公路，由慢駛而至疾馳而去——

突擊檢查　暗地跟踪

呂偉良，林愛莉和荷柏等人，因爲得到俄國農人的報訊，及時逃出了包圍網，就是可惜他們當時不知阿生何在。

由於當時俄國軍警，與秘密便衣警察十分接近這農莊，所以呂林等人不敢高聲呼叫阿生的名字，只能匆匆在附近找他和狄絲。他們想不到阿生和狄絲二人却在樹林之內。

現在他們已逃到一條公路旁，但始終想不到辦法與阿生連絡。

荷柏知道秘密警察對付叛徒的手段殘酷，有「叛徒」狄絲在着，他們如果被找到，一定更糟糕！所以勸呂林二人迅速跟他逃往邊境再說。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既然專誠爲了拯救阿生而冒險潛入俄境來，現在又怎可以空手而回，所以他們無論如何，一定要會合阿生，然後才離開俄境！

荷柏却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知道阿生和狄絲當時決不會跑得很遠，他們極有可能也及時知道了俄國軍警包圍這裏，所以荷柏忖測他們此時已逃往邊界去了；說不定在邊境可以遇上了他們！

無奈當時軍警四處荷槍實彈地搜索，只要遇上了他們，便隨時有被殺的可能。迫於現場的環境，他們有點身不由主地，逃到了這兒公路旁邊來！

看情形與佈陣，俄國軍警顯然已想到他們企圖越過邊境，逃入芬蘭國境去。所有通往邊境的大小通道，均見軍警林立；相反，回頭通往列寧格勒的公路，却冷清清的。而當時呂林夫婦二人與荷柏等，則是在一條通往列寧格勒的公路旁邊！

他們正想着到底應該何去何從之際，突然看見一輛軍車疾馳而過！

當時天色還十分明亮，三個人六隻眼睛看得清清楚楚，軍車車頭坐了一男一女，他們竟然好像就是阿生和狄絲二人！

於是他們立刻由路旁隱蔽處現身於公路上，揮手高呼阿生的名字！

但是，阿生當時正有如驚弓之鳥，加上他們的行動開始於車子一掠而過之後，車行正速，所以阿生根本一無所覺！

碍於形勢險惡，三個人担心被人發現，只好匆匆再次躲了起來！

荷柏至今仍有多少懷疑，到底剛才那輛一掠而過的軍車，車內所坐的人是否阿生與狄絲？有此可能嗎？

但呂林二人對阿生絕不會感到陌生，雖然當時那厮裝模作樣地，戴上了一頂軍帽——那是與手提機槍一齊自那名俄軍手中奪得的。

呂偉良只向荷柏查問：那條公路到底通往何處？

荷柏告訴他：那是通往列寧格勒的！

他們三個人，既然知道通往邊境的大小通道危機處處，阿生和狄絲可能也了解到這點。——這就是當時呂林二人的想法。

否則，阿生爲什麼會「回頭走」？

他們由列寧格勒逃出，現在又逃回列寧格勒去，此中道理，各人自有各不相同的想法。但無論如何，呂偉良他們已肯定阿生和狄絲的逃走方向！

因此，他們也只好再向列寧格勒方面邁進。事實上也只有這條路可行，所有通往邊區的路，均已被封閉了！

也許俄國軍警只担心各人逃出俄境，所以只把通往邊境的大小通道封鎖；他們一定發夢也想不到他們要找的人「回頭走」！

×　　×　　×

阿生開着那輛軍車疾馳了一程之後，狄絲示意他及時停下來！

雖然軍車不易引起別人的懷疑，但是，那名被阿生用槍柄擊暈的俄軍醒過來之後，一定會向上司報告，只怕他們會及時用無綫電通知城中的軍警。所以他們決不能昂然開着這輛軍車入城去！

爲了避免軍車被發現，阿生把它開到一處不爲人注意的海灣，將車推落海中——那兒是波羅的海的芬蘭灣！狄絲對這兒一帶的環境相當熟悉。

但是問題又來了！

他們現在沒有代步工具，只能徒步而行；而這裏距離市區還遠！

狄絲雖然對這一帶的環境相當熟悉，但是由這兒到市區去，並無公路車輛可供乘搭，甚至連過路的汽車也見不到一輛。

疲倦、飢渴，他們逐漸感到軟弱無力！

計算一下時間，現在應該是「晚上時份」了，雖然天還十分光亮！

這對他們這輩逃亡客來說，有利也有害。此時此地的處境，假如眼前一片黑暗，他們當然更加不便。最低限度他們可能要在荒郊睡一晚！

現在他們不必担心在黑暗中摸索，但却担心遇上了軍警。

所以，阿生和狄絲二人，還得步步爲營地，向前邁進！

不知道是否餓得眼花繚亂，阿生只覺得眼前銀光閃閃，他眞的有點懷疑他們是否已經進入了天堂的境界來了！

阿生揉揉雙目，發覺出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座美輪美奐的巨宅，彷彿傳說中的「天堂」一樣，環境幽雅已極！

鮮黃色的牆壁，銀光閃爍的屋頂，看上去好像用純銀鑲成的，難道這就是所謂「金堆玉砌」？

阿生從來未見過這種豪華的建築物。他想問問狄絲這是什麼地方，但狄絲不知什麼時候竟然失了踪！

事實上阿生只是被眼前的奇異景色看得有點頭昏目眩，所以狄絲離開他身旁時，他亦未加注意！

狄絲只是走到那邊水池去喝水，她並未失踪！

這兒林木青葱，飛瀑處處，縱然不是天堂，也算得是人間仙境。

噴泉中的塑像，金光耀目，人像海怪，令人目不暇給！

阿生驚詫之餘也忍不住喝了幾口淸泉。他像劉姥姥初入大觀園一樣，在四下裏張望的時候，好容易又找到了狄絲！

狄絲在那邊喘息！

阿生踏着地上那些卵型石，朝住狄絲之所在走過去！

不知道是阿生餓得兩眼昏花，還是他活見鬼，當他踏足於一塊卵型石上面的時候，只覺得脚步浮浮，石塊忽然移動起來！

阿生急忙把雙腿分開，屹立不動，以免因失去重心而跌倒！

但是，一度噴泉突然朝準阿生所站立的位置噴射！

阿生頓然變成了落湯鷄！他本能地移動脚步離開原來位置，但就在這一剎那之間，更多更密的噴泉竟自四方八面一齊發難，將阿生團團圍在中央，構成一把巨型的「雨傘」！而阿生剛好被置於這傘型噴泉之下！

阿生嚇得差點兒昏了過去！

一陣嬌笑聲就在這時候傳來，阿生認得出這是屬於狄絲的笑聲！

透過「水牆」，阿生果然看見狄絲正蹬住自己笑得前仰後合！花枝亂顫！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雖然還未知道，但最低限度他心中的惶恐已解除了！

要不是狄絲的態度如此輕鬆，阿生眞的會以爲他們誤闖入迷魂陣！

事實上一切遭遇太過令人感到無限驚奇！最低限度在阿生這一輩子之中，就從未遇上過這麼出奇的事！

狄絲冒着噴泉濕衣，跑進來將阿生拖了出去。

她仍然在嬌笑不已！

阿生問她：「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彼特宮，又稱夏宮。」狄絲說，「是羅曼諾夫皇朝最壯麗的一座宮殿。以前是帝王住的，現在是公園。」

阿生往四下裏張望着，心情亦由驚奇而變得相當欣賞！

他又問：「剛才爲什麼會那樣？」

「你誤中了機關！」狄絲笑道，「這裏面到處都是機關，只要你一個不小心，就會變成落湯鷄。剛才你一定是踏中了機關！」

「眞是惡作劇！誰設計的玩意？」

「當然是建設這宮殿的帝王的鬼主意，目的是向宮中大臣和妃嬪們尋尋開心！」

「還好天氣回暖，假如是冬天，豈非凍死？」阿生詛咒着說。

狄絲道：「如果你是列寧格勒的市民，常常來此遊覽，自然不易上當！」

阿生又餓又倦，看見小路旁邊有張石凳，想坐下來休息一會再說。

但是當阿生坐下之前，狄絲及時拉住他，警告着說：「小心！這是機關！」

阿生怔了一怔：「什麼機關？」

狄絲欲言又止，想了想後笑道：「反正我你已弄成這副樣子，就讓你坐下去試試吧！」

狄絲並沒有進一步說明，阿生反而有了戒心！

阿生担心是個陷阱，例如那石凳突然飛起之類，所以有些猶疑！

狄絲看見這樣子，又忍不住笑了：「怎麼？你不敢？」

阿生覺得在女人面前示弱，似乎缺乏了大丈夫氣概！

他小心翼翼地，用手去按那張石凳；石凳果然似有彈性，情形一如剛才阿生踏足於那塊卵石之上一樣。

說時遲那時快，噴泉有如開了水喉一樣，朝住阿生迎頭淋下！

阿生本來已像落湯鷄，這時更像再開了花酒照頭淋一次！

狄絲含笑將阿生拖走！

不知內裏的人，會以爲他們是貪玩的情侶，誰曉得他們正在逃亡？

狄絲把阿生帶到園中一角，那兒有一列列的鬱金香。不過，這些「花朵」却是鐵製的金屬物品，絕非天然植物。

狄絲叫阿生看淸楚眼前的環境，然後又叫他閉上了眼睛！

阿生不曉得她又要幹什麼，但只要相信她並無惡意，阿生還是照做了！

「現在你可以張開眼睛了！」狄絲對阿生說。

阿生睜大眼，只覺得眼前情景確實有些不同！

「看得出有何不同嗎？」狄絲問他。

阿生抓抓後腦：「似乎多了一些東西！」

「是的，就是那株金屬橡樹！」狄絲笑道

：「剛才我用法術把它由地上變了出來！」說完，她又笑了！

難得在這時候她還有這種心情跟阿生開玩笑！

阿生當然也明白，她並非眞的懂得什麼法術，而是每隔若干時候，那株金屬橡樹就由地上鑽了出來；剛才不過給狄絲把握了時間，故意令阿生驚奇一下而已！

無論如何，阿生總算開了眼界。

狄絲帶着阿生離開那裏，希望能找到一些食物充飢！

時間應該是晚上時份，人們都應該睡覺了！雖然太陽仍在照耀！

居住在這地區的人，只能依時鐘作息，却不能看天色行事，否則就會因爲睡得太晚，而至翌日不願意離床工作！

狄絲顯然熟悉這一切關於當地人仕的生活習慣，所以帶着阿生偷進一些人的家中去，偷了一些麵包出來！

那些麵包眞不敢恭維，又硬又實，吃進咀裏，味同嚼蠟！

但是阿生和狄絲二人實在太餓了，再不吃點東西進肚子裏，就會餓暈。

匆匆塡飽了肚子，狄絲又帶住阿生到屋子前面去！

阿生不禁低聲問道：「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

「你猜猜吧！」狄絲拖住他的手臂，回頭一笑，反問道：「難道你一點不倦？」

「找地方睡覺？」

「是的，這兒離市區還有好遠的路，不睡覺精力難以恢復！」

這時二人已到了屋前一角，那兒停放了一部大卡車。

狄絲爬上車廂觀察了一遍，招手示意，叫阿生也上去！

阿生舉目四顧，事實上也只有這兒可供他們藏身而已！於是他也爬了上去。

大貨車的車卡之上，有綠色油布作頂。車卡之內用另一塊帆布不知掩蓋住一些什麼東西，二人踏足其上，感到軟硬不一，凹凸不平。

但狄絲似乎不理會這什麼東西，在帆布上倒下來便睡！

阿生揭開帆布看看，原來下面掩蓋着的，是大半車的蔬菜。

狄絲招呼着阿生：「快些過來睡覺吧！難道你不倦麼？」

阿生覺得西方女人雖然隨便，但他又怎麼能够睡到她的身旁去？於是阿生就地躺下來！

豈料狄絲一骨碌的滾過來，將阿生緊緊地擁抱住，說道：「你這人眞殘忍！即使你不喜歡我，此時此地也不能這樣；太陽落下之後，天氣會凍，你想冷死我不成？」

阿生再也沒有說什麼，只好擁抱着她，睡了！

× × ×

習慣了生活在東南亞海洋氣候裏的阿生，對列寧格勒的天氣變化很難習慣；太陽在午夜落下之後，天氣便變冷！

阿生和狄絲雖然蓋上了那塊帆布，還是在凌晨時份給凍醒了！還好二人互相擁抱，體溫可以令到雙方都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但是，阿生冷醒了之後，再也睡不着了！

他輾轉反側，狄絲輕輕地問：「你一定睡得很不舒服，是嗎？」

「更不舒服，到底也睡了一覺！」阿生苦笑道。

事實上睡在凹凸不平的蔬菜之上，也是令人難以入睡的。除非像數小時之前那樣，他們都疲倦得要命吧！

狄絲一骨碌坐了起來，伸伸懶腰，她顯然也不習慣這樣睡覺，所以難免感到渾身酸痛；阿生也坐了起來，打個呵欠，與狄絲併肩兒靠在一旁！

外面已是一片黑暗，對於一個逃亡者來說，黑暗更加使他們感到安全。

那支手提機槍連同軍車一齊拋棄了，阿生身邊只保留着那支手槍，以防不測。

他不知道天亮後又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他心中有太多的疑問，正好利用這空檔向狄絲查問淸楚。

阿生向狄絲問道：「在小島木屋中的死者是誰？」

「你還記得那件事？」狄絲說。

「要不是他，我不會被俄人抓住！」阿生道。

「他是蘇聯人。」

「蘇聯人？」

「是的，而且還是KGB人員。」

「你們爲什麼要殺他？」

「那只不過是KGB人員對付叛徒的一貫手法而已。」狄絲又說，「你在芬蘭森瑪區一個小島木屋中見到的死者，叫克格諾夫，是KGB組織的一個頭目，年前突然失踪。後來我們幾經調查，才查出他逃入芬蘭境內去了！」

「他何故反叛？」

「包庇走私集團，給上司發覺了，畏罪逃亡！」狄絲道：「我奉命誘他到森瑪區去，目的當然是爲了那兒容易避人耳目，想不到會遇上了你。更想不到執行任務的人之中，還有人認出了你的廬山面目。也許這是上帝的安排，讓我有機會認識你。」

「你如何引誘克格諾夫到那兒去？」

「我表面上的職業，是赫爾辛基一間酒吧的吧娘，由於發覺克格諾夫逃到那兒之後，常常去酒吧喝酒，我奉了組織之命要結識他！他以爲艷福齊天，我乘機誘他到森瑪渡假區租屋雙宿雙棲，他竟然上當了！」狄絲輕輕嘆了一口氣：「在這件事裏面，我做了幫兇。但事實上也不到我有所抉擇，因爲這是命令！」

阿生也聽過蘇聯「KGB」劊子手處決「叛徒」的手段毒辣非常。例如這次的事件，如是不是遇上了三俠去租屋，可能會永不爲人所知。

阿生又問：「你眞的要找到你父親，然後才離開蘇聯？」

「是的。」狄絲說，「要不是爲了此事，我根本不會參加這組織。」

「但是，我們可能因此再被捕！」

「如果你怕，你就離我而去吧！」

阿生道：「更可怕的事我也視作等閒，我怎麼會怕？但我担心你到了列寧格勒之後，同樣也沒有結果。」

「無論如何，我也決心一試！」狄絲說，「有你相助，我覺得成功的機會很高！」

阿生心裏想：呂林等人不知去向，邊境又經封鎖，看來他無從選擇了！

呂偉良他們可能越過了邊界，也可能已經被捕了。——阿生心裏想。

狄絲在旁又說：「關於蘇聯的KGB，我也知道一點了，如果你協助我成功地找到我父親，我會好好地報答你，把KGB的秘密，告知你們國際特警。」

阿生道：「國際特警並不須要知道KGB的秘密，只要他們不違反國際慣例，我們決不會與他作對，例如越界暗殺，故意讓毒品輸入別人的國家等等，都是令人討厭的。」

「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些秘密，包括KGB在外國的行動計劃。」

「你不必告訴我，我也不想知道。事實上我正在渡假！」

「算了！」狄絲忽然又嘆氣道：「你要走便走你的路吧！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返回列寧格勒去，找到我父親爲止。」

阿生早已了解到她的決心，他說：「我不會走，我會留下來幫你！」

「眞的！」狄絲喜出望外地吻着阿生，表示了她的謝意！

阿生道：「由這兒到列寧格勒市區，還有多遠？」

「昨天我們在夏宮——」狄絲計算着，「夏宮離列寧格勒市區大約二十九公里，我們昨天和晚上，已走了將近十里的路，也就是說，由此至市區，還有將近二十里的路。」

「那麼，看來我們又要偷車了！」

「不！那太危險！」

「爲什麼？」

「因爲失車的人會立即報警，蘇聯公路上行走的汽車不多，他們很快就會找到我們。」

「是的。」阿生道：「本來這是下下之策，因爲如果他們知道是我們偷的，就等於告訴他們：我們已逃入市區去了。」

「是的，現在最低限度還沒有人追來，這表示他們還不知道我們逃走的方向。但如果一但有人失車，他們一定懷疑是我們幹的。」

阿生道：「然則，我們如何到市區去？」

「我早有了預算。」狄絲說，「我們儘管安坐在這裏好了，明天一早就會有人來把我們儎運到市區去！」

「你是說：讓這貨車儎我們去？」

「是的，這是農場裏的運蔬菜貨車，每日晨早有人來將它開走。」

「萬一它是開往別的小鎭，怎辦？」

「不會的，十之八九是開到列寧格勒去。你放心好了！」

阿生覺得她似乎知得很多，他說：「你常常到這兒來？」

「是的，爲了找尋我父親，這些日子以來，我走過不少地方，所以由這兒到夏宮一帶的情況，我瞭若指掌！」

「夏宮是用金銀堆砌成的？」

「不！」狄絲反問阿生：「你怎麼會這麼想？」

「我看見屋頂銀光閃閃，好像用純銀鑲上去的。」

「不，屋頂只是用銀色鉛錫合金製成；反而那三十七尊巨人塑像，是鍍金的。可惜我們沒有時間，否則，夏宮還有許多値得一遊的地方。」

是的，儘管如此，阿生對夏宮的印象也够深刻，那些大小瀑布和噴泉，都是人工設計的，三十七尊鍍金巨像，一百五十具海怪與水神，二十九座浮雕以及種種式式的人造奇景，即使只是走馬看花，阿生亦覺印象難忘！

可惜正如狄絲所說：他們現在只是逃亡，並非旅遊，否則一定會慢慢的欣賞一番。

四時許，太陽又露面了。

世界許多地方都在想盡辦法節省陽光，這裏却有太多太多的陽光，可惜只限於夏天一個時期而已！

太陽微亮，就聽到有人聲。

狄絲急忙向阿生示意，二人蜷縮在一角，讓他們的身體與車上的蔬菜混在一起，然後把那幅巨大的帆布蓋上！

人聲接近大貨車，阿生担心有人登上儎貨的車卡來，那時只怕遲早總會發現他們。後果如何，實難想像。

突然有些東西被扔上車來，投在二人的身體上，擲得他隱隱作痛，偏偏又不敢作聲！只好強忍着！

車子開動了！阿生和狄絲儘管不敢露出面來，也可以感覺得到。

他們雖然躲在帆布底下，却憑聽覺可以聽得出外面的情形。似乎只有司機坐到前面的司機位去！

這後面貨卡，好像沒有人登上來！

於是阿生悄悄露出頭來，朝四下裏瞥了一眼，首先發現的，是一些竹籮和繩索，原來他們剛才就是給這些東西擲得隱隱作痛的。

車卡上果然沒有人。狄絲也揭開了帆布，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貨車越開越快，在公路上疾馳！

狄絲沒有說錯，憑方向辨認貨車果然是開往列寧格勒的！

公路上車子少得可憐，可能是由於時間太早的關係！

儎貨貨卡與車頭司機位之間，有個小窗，阿生曾偷偷從那小窗望了一眼，看見只有一名司機在專心駕駛！

阿生和狄絲坐了起來，車子很不穩定，二人被拋得頭昏腦脹的，實在不是味道。不知道是由於公路不够平坦呢，還是貨車設計得欠周全。總之像坐在一個大搖籃中一樣。

就這樣搖搖擺擺的，挨到了市區，眼前所見果然就是列寧格勒！

車子在一個蔬菜收集站停了下來，時候爲時尙早！

他們趁住司機走進屋子裏去報到之際，迅速跳下車來！

狄絲非常機靈，立即帶住阿生向一條橫街轉了出去！

狄絲非常熟悉這兒的環境，左拐右轉的，最後來到了一條街道之上！

街上很靜，人也不多。狄絲四顧無人，迅速與阿生跑進了一幢樓宇裏去。

阿生一直沒有問她什麼，似乎是任由她去擺佈。事實上到了這時候，只有如此。

狄絲摸出門匙，開了門，帶阿生入內。

這是一個住宅單位，但一切陳設似乎十分簡陋，也好像沒有人。

狄絲進來之後，第一件事是四下裏看了一次，然後拉上了窗簾！

第二件事才倒了兩杯開水，把其中一杯交到了阿生的手上！

阿生現在才開始第一句問話：「這是什麼地方？」

「我朋友的家。」狄絲呷了一口開水，答道。

阿生道：「我還以爲是你的家呢。」

「我常常到這裏來，所以我有門匙，也熟悉這裏的一切！」

「你的朋友呢？」

「他上班去了！」

「他是什麼人？」

「當然是俄國人。」

「我的意思是問：他幹什麼工作的？」

「這裏每一個機構，都是屬於國家的，我的朋友在一個政府部門工作。」

阿生担心地問：「如果他知道我們在此，會不會有危險？」

「不！」狄絲笑了笑，「他一直同情我，也一直在暗中協助我找尋我父親的下落，直至到最近才有了一些綫索。」

「那麼，我們就在這兒等他回來麼？」

「嗯！你可以隨便先休息一會，我進去煮些早餐給你吃！」

阿生想走近窗口看看街上的情形，給狄絲制止。她說：「小心點，別令人對這兒起了疑心，否則我們就有危險！」

阿生道：「我想打個電話，有辦法嗎？」

「打電話給誰？」

「瓦拉，就是那旅行社的經理。」

「你找他幹嗎？」

「讓他知道我們還未離境。」

「何必多此一舉呢！」狄絲說，「秘密警察到處都是綫眼，我們不能太過大意，否則就等於送死而已！」

阿生沉思着，又在嘆氣！他不知道呂偉良他們怎麼樣了。

狄絲進去煮餐，她對這裏一切都十分熟悉，彷彿在她家中一樣。

阿生趁此機會，在屋內各處瀏覽着。雖然經過一段時期的相處，他已逐漸相信狄絲不會出賣自己，但由於他的身份是一名國際特警，對身邊的一事一物也得提高警惕！

他看見睡房中的几子上，擺了一幀照片，那是一名穿上了制服的紅軍的半身照。

阿生相信他可能就是這屋子裏的主人，也可能正是狄絲口中的「朋友」！

看照片，這傢伙長得很軒昂，亦一如其他俄軍一樣，面無表情！

假如她的男朋友是一名紅軍，那麼，他們的關係又是否止於朋友？

阿生實在有些懷疑，也在心裏產生了一點兒莫名的妬意！

阿生繼續小心看看各處可能留下的綫索，直至狄絲嚷着早餐煑好了，阿生才由睡房中出來；這時狄絲剛由廚房出來！

早餐簡單得很，麵包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食糧，但想不到還是那麼硬繃繃的！

眞奇怪，蘇聯人難道要訓練人民的「牙力」麼？

狄絲告訴阿生：蘇聯人對於吃和穿，都十分的隨便！

所以這些麵包到處都是差不多一樣的貨色，很難發現又軟又滑的。

阿生記得在香港餐室常常吃到「俄羅斯湯」，又稱「羅宋湯」，以及所謂「俄國大餐」和「俄國麵包」等等。

阿生當時就這樣想：既然一切以「俄國」為號召，那麼，蘇聯人對於吃一定十分的講究。想不到事實却剛好相反！他實在為之啼笑皆非！

其實狄絲可能說少了，蘇聯人何止對於吃和穿這兩方面不講究，他們對於一切生活上的享受也絕不講究。

就眼前所見，那個雪冰箱古老得令人驚奇，即使在香港，這種東西相信也只能從廢鐵堆裏找得到。此外，連電話也沒有。更不要說電視了！

那邊桌子上，放了一具古老的收音機。阿生覺得他正置身於三十年前的一個古老家庭。可不是嗎，這已經是半導體時代，那裏還有人用這種眞空管的陳舊收音機？

由此可見，在蘇聯這個國家，物質的缺乏的確達到令人驚奇的程度。

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却到處耀武揚威，處處顯示自己的軍力如何強大。此中道理，實在令人難明！可能這就「政治」吧？

但無論如何，阿生總覺得國家是屬於每一個國民的，如果人民生活得不好，什麼都是假的。人民吃不飽肚，嚷着如何如何「強大」，彷彿打腫了臉皮充胖子而已！

阿生草草塞飽了肚子。

他問狄絲：「你的朋友什麼時候回來？」

「下班之後。」狄絲說。

「中午下班時份麼？」

「不，晚上。他中午飯在外面吃。」

「我們等他嗎？」

「不必了。」狄絲道：「等會兒我和你到外面去走走吧！」

「你不怕？」

「我們當然不能以原來面目示人！」

「你的意思是化裝？」

「嗯！」狄絲帶阿生到後面去！

那兒有個隱蔽着的櫃，裏面有許多化裝用的物品。包括了假鬚假髮和衣物等等。

阿生不禁問狄絲：「你常常到外面去，都經過化裝？」

「不！只是有時有此須要而已！」狄絲說道。

阿生儘管相信狄絲不會出賣自己，但對於這個女人，阿生似乎越來越難了解。

她的身份既然是「KGB」人員，在蘇聯境內大可以到處通行無阻——這當然是指「桃花使命」這行動未發生之前。那麼，狄絲又何必時刻須要化裝掩人耳目？

現在她就親自動手為阿生化裝成一個歐洲人。

約莫半小時左右，阿生已搖身一變，像個歐洲來的遊客。年紀也有五六十歲左右。

然後，狄絲又對鏡為她自己化裝。

她戴上了一個銀色的假髮罩，看上去年紀相當大了！

他們扮成一對夫婦，準備携手外出。

狄絲不准阿生把手槍帶在身邊！她說：俄警對於可疑外國人，隨時都會施行突擊檢查。

阿生雖然覺得那是唯一足以自衞的武器，但也沒有辦法，因為，他相信狄絲是一片善意的！

狄絲在窗前揭簾俯視街上的情形，然後與阿生雙雙離去！

他們小心翼翼地，首先走進隣近一間百貨公司，然後才由另一邊門口，轉出大街。

狄絲事後向阿生解釋：遊客只可能在觀光酒店出入，如果讓別人見到他們由民居出來，很容易產生疑心。

所以，等會兒他們如果回去，也得經過這百貨公司，因為這是較多人出入的地方，然後才由橫門穿出，迅速轉入梯間去，這才不為人注意。

阿生因為惦念呂林等人，他很想打個電話給瓦拉，但狄絲認為太危險，勸他忍耐一下，以免惹禍上身。阿生也只好作罷！

阿生問狄絲：「我們現在到何處去？」

「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嗎？我的事情開始有些頭緒了。」狄絲說，「我要到處打聽一下，然後晚上回到那兒去見我的朋友。」

「你這樣子去打聽？」

「是的，你放心吧，我有許多俄國朋友，他們都樂意帮我。」

「我的意思是：你這樣子，他們如何能認出你是誰呢？」

「我當然有辦法的，你等着瞧好了！」狄絲神秘地笑了笑！

阿生與她把臂同行，人家不知內裏，只以為這是一雙上了年紀的外國遊客而已！但阿生却步步為營，因為他不懂俄語，加上心裏有事，當然要處處防範！

狄絲表面上帶着阿生到市區各處遊覽，實際上她是有固定目的地的。

只見她每到一處地方跟人交談上幾句之後，便打開手袋，悄悄出示她的證件——那是「KGB」秘密警察的證件。

由於他們講的是俄語，阿生當然不知道他們講些什麼。

根據狄絲事後解釋，她只是向那些人查問一個人的下落，那人當然是指她父親。如果有人懷疑她的身份，狄絲會暗示她是秘密女警，如此一來便無往而不利云。

話雖如此，阿生仍覺得狄絲充滿了神秘感；尤其是令阿生難忘的，就是她的男朋友竟然是個蘇聯紅軍。

狄絲到底是否眞的在找尋她的父親？阿生覺得大有可疑。

不過阿生到底也是個有經驗的特警，他當然不作聲！

阿生讓狄絲帶住他到各處走了一遍。他發覺狄絲所接觸的人，都是售貨員，其中有男亦有女。這些人有些在百貨店內，有些是專做遊客生意的，所以他們的交談，並未引起旁人的注意。

午間，他們進入一間餐室進食。

阿生一入門口，就感到十分意外，因為有個人竟會在此出現。

這個人就是瓦拉——芬蘭籍的遊覽公司經理，實際上却是個國際特警。

阿生不知道狄絲有沒有發覺，但他覺得瓦拉並沒有過份注意他，只順便朝他們二人瞥了一眼而已。

當時瓦拉陪住一個人在那兒進食，那人不大似是遊客。

一名侍應給他們帶到一個座位去，然後遞上了餐牌。

阿生覺得這裏的侍應，最低限度比起他們三俠在莫斯科所見的好得多了。

阿生放眼四望，這裏光顧的人客，絕大部份像是遊客的身份。

她似乎未發現瓦拉。但阿生知道如果她發現瓦拉的話，一定認得他才對，因為他們同車逃出「KGB」辦事處時，在那輛特製的大巴士上面見過了。

不過現在他們化了裝，所以肯定瓦拉認不得他們，但他們應該認得瓦拉才對。

阿生覺得這是難得的機會，所以坐下之後不久，他便向狄絲表示要到洗手間去！

當阿生再次由洗手間出來的時候，他故意經過瓦拉的身旁，在神不知鬼不覺中，阿生已將一張字條放入瓦拉的口袋中去！

字條當然是他剛才在洗手間裏寫好的，他簡單地告訴瓦拉，關於他們差點失手被擒的經過。

阿生以為他的手法乾淨俐落，旁人不知並不出奇，但身為國際特警海外負責人之一的瓦拉，竟然也不知道，就似乎有些那個。

他回到座中，狄絲忽然煞有介事地低聲告訴他：「原來你想找的人就在這裏！」

阿生故意問：「誰？」

「就是瓦拉！」狄絲低聲說，「但你千萬別跟他招呼！」

「為甚麼？」

「這裏有KGB的人！」

阿生心裏一凜，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他悄悄地問：「他們是否已認出了瓦拉？」

「我想是的。」狄絲說道，「這班人無事不登三寶殿，這是外國遊客光顧的餐室，他們不會無端白事來此的。我勸你，還是要小心點好！」

阿生眞後悔她不早點說，現在字條已在對方的口袋中了。怎辦？

阿生又問狄絲：「你以為他們是否在監視瓦拉？」

「嗯！有可能的。」狄絲道，「所以我叫你千萬不要跟他招呼，以免惹禍上身！」

阿生埋怨着說：「為甚麼你不早點說？」

狄絲道：「我剛發現他們時，你已進了洗手間去了，怎樣對你說呢？」

阿生在這種情形底下，幾乎無法可想，他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阿生又問狄絲：「請你告訴我，到底那幾個是KGB人員？」

「由靠近窗口這邊數過去，第四張桌子那幾個人就是了，我認得其中兩個，一個比較高級，此人狡猾非常。」狄絲頭不抬，眼不瞧，佯作喝着杯中的飲品，低聲告訴阿生。

阿生也沒有回過頭去，只是由牆上的玻璃反映，看了一眼。

他發覺那桌子與瓦拉的，十分接近。因此之故，阿生也不敢肯定剛才他把字條塞進瓦拉口袋去的時候，這些狡猾的「KGB」人員是否也看在眼內。然則，那就連帶自己也必然在監視之列。

阿生忽然覺得自己未免太糊塗，這一次豈非害人又害己？

他眞想走過去，施展空空妙手，再把塞在瓦拉口袋中的字條取回。

但是，如果狄絲並非靠嚇，他豈非自投羅網？

阿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那數名大漢已經紛紛站立起來！

阿生立即回轉身來，發覺他們並非要離去，只是採取了包圍的態勢，朝住瓦拉那邊走過去！

阿生知道狄絲沒有說錯，這班人果眞是大有來歷的。

怎麼辦呢？阿生一時之間也想不到如何才可以救瓦拉脫險！

但是，相反，看看瓦拉他們，却冷靜如常，和他同桌的朋友甚至還在吸烟！態度十分悠閒！

幾名大漢採取戒備，迫近了瓦拉的身邊之後，有人向瓦拉和他的朋友出示了證件。大概是表示他們的身份。

狄絲忙示意阿生離去！

但是阿生不依，他要留下來看看事情的發展，必要時助瓦拉一臂之力！

大漢們果然是「KGB」部門屬下的秘密警察。瓦拉很鎮靜的反問他們幹甚麼，那個似是頭目的表示要搜身！

瓦拉理直氣壯地站直了身子，他大概還不知道阿生已將一張字條塞入他的口袋中，所以難怪他很大方地舉高了雙手。

阿生在這一剎那間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迅速離座，衝了過去！

狄絲揚聲叫住阿生，但阿生沒有理會她！

阿生本來只想出其不意地，由瓦拉身旁掠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瓦拉口袋中的字條收回。但是，一名在旁監視的「KGB」人員，眼明手快，一手將他攔住！

阿生眼看情勢危急，他決不能讓瓦拉在不明不白中被捕，因此他便乘機發作，破口大駡這班大漢太過無禮！

「你是甚麼人？」一名KGB人員反問阿生。

阿生裝腔作勢道：「我是遊客，我看不慣你們這種所為，你們怎麼可以當衆侮辱外國人？我要向你們的上司投訴！」

KGB人員想不到阿生如此聲大夾惡，不禁呆了一陣！

狄絲不敢追過來，她不敢出面替阿生解圍，顯然是担心被「同僚」識穿了眞面目。

但是最令阿生感到氣結和意外的，就是瓦拉，他竟然要讓「KGB」人員搜個明白，以示清白云。

阿生確實有苦難言！他固然不能坦白告訴瓦拉，又不欲目睹他出醜，如果「KGB」人員搜下去，出醜事小，被捕事大！

但是阿生的吵鬧是沒有用的，大局已定，他吵得天翻地覆也沒有用。

阿生被二名大漢分隔開，監視着！

身為頭目的「KGB」人員，親自動手，當衆搜查瓦拉！

瓦拉為表淸白，不但毫無反抗，還表現得十分合作！

阿生既然知道這班大漢的身份，自然也曉得他們都有槍在身，只要他動粗，相信必然被對方射殺。所以任阿生武功更好，也是無可奈何！他目睹那頭目動手去搜瓦拉的衣袋，逐個逐個的搜！

當那頭目的手開始探向其中一個口袋時，阿生差點兒昏了過去，因為他記得淸淸楚楚，那口袋就是載了他書寫的字條的。

大概無須一秒鐘光景，一切可怕的後果都會隨即出現！

阿生從未如此後悔過，也從未如此惶恐不安！但是，說也奇怪！直至那頭目的手離開瓦拉的口袋為止，並未見到那字條。他顯然是搜不到甚麼。也許阿生記錯了，可能在另外一個口袋中吧？——阿生心裏想。

阿生難以相信地瞪住瓦拉。

只見瓦拉氣定神閒地坐回原來的座位去！

下一個，到與瓦拉同座的朋友。

瓦拉的朋友好像是蘇聯人，他沉默寡言，毫無反抗地，讓對方搜查，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他不高興！

當搜查完畢，「KGB」人員一無所獲！瓦拉態度大方，只是置之一笑！但他的朋友可不同了，剛才他一言不發，現在却理直氣壯地，把數名「KGB」人員叫住！

「寫下你們的大名才可以走，同志。」瓦拉那位俄人朋友說。

身為頭目的呆了一呆：「為甚麼？」

「這句為甚麼應該是我說的，我回頭要向契爾波夫同志了解一下，為甚麼你們會當衆做出這種事情來？這是誰的主意？」瓦拉的朋友生氣地說。

數名大漢面色靑了一陣，又白了一陣！

那頭目連聲道歉，但瓦拉的朋友一定要他留下姓名官階。瓦拉從旁做好做歹的勸住他朋友：「算了，我知道這可能只是一場誤會！」

為甚麼數名大漢聽了「契爾波夫」這名字便軟下來？

原來這才是「KGB」的大頭目之一，最近他由莫斯科派到列寧格勒來，親自處理阿生的事。想不到這班大漢竟未懷疑到剛才那個愛管閒事的外國人，就是阿生！

瓦拉對他朋友道：「我是做旅遊生意的，常常與一些外國人接近，難怪他們懷疑我。但我自問淸白，甚麼都不怕！」

他的朋友却生氣地說：「正是因為閣下給我帶來不少利益，我才覺得他們做得太過份，要不是你講情，我才不會放過他們！」

瓦拉苦笑道：「我還要繼續留下來做生意的，何必開罪他們？」

那一邊，狄絲也催促着阿生離去！

她低聲說：「KGB」人員不易對付，他們一定有人在外面監視！

阿生雖然悄悄鬆了一口氣，却難以明白那張由他親自塞進去的字條何故會失了踪！

阿生終於在狄絲的催促下，離開了那間餐室，以免惹禍上身！他知道瓦拉那間旅遊社之所在，所以他覺得要找他並不困難。

× ×

將近是下班的時間了！

阿生和狄絲坐在客廳裏，等待着這間屋子的主人回來！

他是狄絲的朋友，也是一度曾令阿生嫉妒的蘇聯男子！

當時阿生的妬忌是莫名其妙的。唯一的解釋可能是由於阿生與這神秘女郎有過一夕之緣。但是現在，阿生再無妬念，有的却是滿腹疑團！阿生畢竟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他儘管是個血氣方剛的男子漢，但到了重要關頭時，也得提高警惕！

經過今天午間餐室中的一役之後，阿生覺得狄絲大有可疑！為甚麼「KGB」人員會突然出現，搜查瓦拉？

在此之前，狄絲曾偕同阿生到一些地方與人交談，雖然狄絲說是查問她父親的消息，但她講的是俄語，阿生聽不懂，誰曉得她是否說謊？也許她這次返回列寧格勒，是為了把瓦拉的身份揭露，所以「KGB」人員才會及時採取行動也未可料。總之，阿生覺得由現在開始，他不能過份相信狄絲這個女人。

不久，有人回來了！

阿生在心裏戒備，狄絲也顯得有一些兒緊張！開門入來的，是個年約半百的俄國人。他對狄絲和阿生的出現，表示驚詫！

狄絲替他們介紹，阿生才知道他是這裏的主人索格林。

索格林是一名退役紅軍，房中的照片原來是年靑時拍下的。現在據說他在一個政府部門裏面做事！

索格林會講生硬的英語。他和阿生只應酬了幾句，便一直用俄語與狄絲交談下去！所以阿生不知道他們說了一些甚麼！

索格林口講指劃的，阿生只覺得他們似乎談得很認眞！後來阿生問狄絲：「是不是你父親已經有了消息？」

「是的。」狄絲道，「我託他代我查訪家父的消息，總算有了一些頭緒！但是，今晚我還要去找個人證實一下！」

「要我陪你嗎？」阿生故意問。

「暫時不必了。」狄絲回頭又問道：「你不是要設法跟瓦拉連絡一下嗎？」

「是的。」阿生看看腕表，「但這時候，他可能已經下了班返家去了！」

「我以為你今晚最好找找他，叫他設法安排我們離開這裏。」狄絲道，「只要我找到我父親，我們立刻就走，目前邊境封鎖了，看他有甚麼辦法吧？」

阿生唯唯諾諾！晚飯後，阿生畧事化裝，便離開了索格林的家外出！阿生當然沒有去找瓦拉，他只躱在附近，小心監視着！

不久，狄絲果然也由那兒出來，她雖然化了裝，但阿生可以認出是她！

她照例穿過百貨公司，由另一處出口轉到另一條街道。阿生亦步亦趨地，跟了上去！

百貨公司裏面這時候總算有了不少人客，阿生正担心失去狄絲的芳踪，突然身旁有人低聲叫着他的名字！

阿生心裏一凛，在這兒有誰會曉得他的名字叫「阿生」？奇怪！

他回過頭來，發覺那是一個陌生人——一個老態龍鍾的老年人。他拄住一條拐杖，戴上一副老花眼鏡，鬢髮斑白！

阿生正感到無限驚奇之際，那老人又低聲說道：「呆子，別再東張西望了，快些跟我走吧！」

阿生恍然大悟！因為現在他聽淸楚了，這是他師父呂偉良的聲音！

於是他一聲不響地，跟住那老人步出了百貨公司。一輛車子匆匆開到門前，車門打開，老人上了車。阿生正呆在道旁，東張西望，他發覺狄絲芳踪已渺！

車內有人催促阿生登車。阿生既然肯定那老者是他師父化裝的，當然毫不猶疑地攢了進去！車子迅速開走！

這時阿生才發覺車內除了他和那老者之外，還有好幾個人，其中一個是瓦拉，另一個是

林愛莉，還有司機等。

老者果然是呂偉良所扮。當他們目睹阿生開着一部軍車在公路上疾馳而過時，便確定他們逃回列寧格勒來了。

呂林等人與瓦拉取得了連絡之後，第一件事當然是要找出阿生之所在。呂林二人記得在這家百貨公司附近發現過狄絲，後來又失了她之所在。因此他們假定狄絲可能住在附近，故此一直派人在此小心監視。直至瓦拉的手下有了發現，呂偉良也化裝成一個老人在此等候。

阿生想起今天餐室中發生的事，仍然感到不安，因為他差點兒害了瓦拉！

因此，阿生現在就向瓦拉道歉！

但是，瓦拉却笑道：「算了，那些事情畢竟已經過去了！要不是你把字條塞入我口袋中，我根本也想不到你的化裝術如此高明！」

阿生怔了一怔：「怎麼？你已經收到了我的字條？」

「是的。」瓦拉點點頭：「由你把字條放進我口袋的一刹那開始，我已經注意你。於是我示意我的手下跟踪你！後來他們果然發覺你回到百貨公司附近的樓宇，便立刻通知呂偉良先生。」

阿生感到慚愧，想不到瓦拉果然是高手。

他問道：「為甚麼他們搜不出字條？」

「我老早看出他們在旁監視，所以當你把字條放入我口袋時，我也暗自吃驚起來！」瓦拉道，「但光是吃驚又有甚麼用？這是危險關頭，必須利用冷靜的頭腦和機智去應付一切才可渡過難關。於是我佯作點火抽烟，那字條就跟火柴一起，在烟灰缸化為灰燼！」

阿生這才恍然大悟！也不得不佩服瓦拉的高明手法！

瓦拉又說：「後來我看見你挺身而出，仗義為我出頭，我更加肯定是你，因為當時我已接到你們在邊境出事的消息！」

「是你那位一同喝茶的朋友告訴你的？」阿生問。

「你是指餐室那個俄國人？」瓦拉道：「不！他是國際旅行社的高級人員，那是蘇聯國營的機構。表面上我們是行家，實則他做的是批發生意，我們只是零售商而已！」

阿生道：「怪不得他面對秘密警察，亦面無懼色！」

「我是故意讓他們死了這條心的。」瓦拉說，「現在他們也許不再懷疑我了！」

阿生又從呂林二人口中，知道他們與荷柏同時潛返這裏來，現在荷柏在另外一輛汽車中。據說，荷柏的車子開在前面。

但阿生看看前面街上並沒有汽車行駛！

瓦拉告訴他：荷柏另外一些人負責開車跟踪狄絲去了！

「你們為甚麼也懷疑起狄絲來？」阿生出奇地問。

「我們實在有太多的理由懷疑她！」林愛莉說：「例如：我們在農莊差點被俄軍抓住，她為甚麼不在現場？她既然肯背叛了KGB，為甚麼又帶你回到這兒來？」

「農莊的事與她無關，事實上我和她也差些死在俄軍手中。這點我可作證！」阿生說：「至於回到這兒來，她是希望找到她父親。」

「她的父親在這裏？」瓦拉怔了一怔，「你別聽她胡扯，這女人絕不簡單。我當初把她交給你們帶她返回芬蘭，只是為了交代那宗命案。後來我才知道，她是KGB組織方面要調查的人！」

「你是說她要接受內部調查？」阿生問。

瓦拉道：「是的，聽說是與走私有關。她常常利用特殊的身份，來往於蘇，芬邊境之間，假公濟私，給上司懷疑。想不到她消息靈通，救你只是想找個機智的男人帶她出境！」

「那麼她何故又中途折返呢？」阿生問。

「答案相信很快就有了！」瓦拉打開一具無綫電對講機！對方似乎是荷柏的聲音，他很快便有了反應！

荷柏說出了他們車子的位置之後，又說道：「我看見她剛進了一間屋子裏去。」

瓦拉一邊吩咐司機也把他們的車子按址開到那兒去。荷柏指示出那間屋子的所在，狄絲就是進了那兒去的！

阿生要親自看看狄絲到底是否在找她父親，於是到屋子的門前去！

門關上了，但這種門十分單薄，所以人在裏面說話，外面也隱約可聞。

狄絲似乎在跟一個人交涉着一些甚麼。只聽她狠狠地說：「……別以為我不敢殺你，我已經舖好了後路！如果你够聰明的，快把它交出來！否則我不放過你！」

一個男人的聲音說：「狄絲，聽我解釋吧，那次我實在是失手了，寶石都沉入湖中去了，但我無法通知你！」

「你為甚麼要隱姓埋名躱起來？」狄絲道，「你可知道，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找到麼？」

「我因為走私，被當局列入通緝的黑名單之中，我當然要隱姓埋名。否則的話，萬一我落網被迫要我招出跟誰人合作時，叫我如何說才好？我既然不想出賣你，也不想坐牢，便只好躱一陣再說了！」

「哼！我說你根本想不到我會回來，你以為我永遠獃在芬蘭，沒奈你何！」

「不！不！我怎麼會……」

話猶未完，槍聲已由裏面響起來！

阿生立刻就想撞門入去，但給瓦拉和呂偉良他們拖住！

瓦拉催促各人趕快回到車上去，因為剛才的槍聲可能引來警察的查究！雖然這一帶似乎很靜，但難保鄰居聽到了不去報警！

阿生雖然恨狄絲說謊欺騙他，但想到她可能被捕，又覺心有不忍！

林愛莉道：「如果她落網，也是自作孽，誰叫她如此貪婪？」

呂偉良也說：「即使她在這兒不落網，回到芬蘭也是個幫兒！」

車子迅速離開現場。

現在荷柏也坐到三俠所在的車子裏來了。他告訴阿生：瓦拉秘密辦事處剛接到芬蘭方面的消息，三俠當初所發現的死者的身份已經查明，那人叫克格諾夫，是個出賣組織的俄諜，所以蘇聯「KGB」組織便派人越境誘殺他！

阿生至此才知道，狄絲在這方面並未有說謊，因為根據她對阿生所講的，亦與此大同小異。瓦拉一邊吩咐司機把車子開出郊外，一邊告訴阿生：「KGB組織很會利用別人，但當利用完畢之後，便會殺掉他們！像狄絲這種女人，她的結局必是十分悲慘的！」

阿生問：「現在我們到那兒去？」

「希望能漏夜把你們送走！」瓦拉說，「芬蘭灣畔有我們的快艇，現在邊境那條路已經封鎖，只怕行不通了，還是水路安全些！」

三俠終於又會合了！儘管阿生有點依依不捨，到底還是被一艘快艇載走！悄悄地離開了俄境！

（完）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沙漠風雲(一)



沙漠奇葩艷

四月。

和煦的陽光普照在塞外的草原，哈爾紅河的水潺潺地流着，草原上牛羊成羣、牧馬奔馳。在塞外，這是最活躍而又富有生趣的季節。

百靈廟在陽光照射下顯得金壁輝煌，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和威嚴。

女兒山在陽光照射下顯得青翠欲滴，更增添了它的嫵媚與誘惑；山麓下的女兒城也熱鬧了，每一處都擠滿了人：街頭、草原、茶樓、酒館……

女兒城滿漢雜居，清流處處，水草豐美，是塞外風光很迷人的地方。漢人都在這裏經營雜貨店，麵食館、酒館、皮毛生意。平日市肆冷落，一到四月，可就熱鬧啦！四月正是趕廟會的季節。

駱駝商隊帶來了大批的貨物，健馬帶來了英雄豪傑，豪華大車帶來了蒙古的王公貴婦，你說這兒怎會不熱鬧呢？

曹老頭是綏遠武川縣的人，在女兒城開了一爿店，作甚麼買賣呢？可眞難說了，前面賣吃食，後面有棧房，又有車棚，又有騾馬圈，賣吃食的地方擺了一張大櫃子，裏面放的全是華洋百貨。門口還貼了一張褪了色的紅紙條，寫着「高價收買羔子皮」幾個字。你說說看，是不是所有的買賣都讓他作全了？

這爿店沒有招牌，沒有字號，唯一的字號就是門口豎了一根大旗桿，漢人都管他這兒叫曹家老店。

曹老頭當年來創業的時候，帶了他的老婆子和一個不滿週歲的兒子，老婆第二年就死了，曹老頭需要幫手，就討了一個流浪的白俄，人高馬大，又會抽烟，又會喝酒，當然也會招蜂引蝶。十月懷胎，給曹老頭生下了一個女兒，這個二轉子（混血兒）可眞漂亮，一雙明亮的眼睛略略帶一點兒藍，挺直的鼻子，一頭烏黑油亮的頭髮。有人說那是一個英俊的蒙古哥兒下的種，曹老頭才懶得聽那些閑話，反正女兒冲他叫爸爸，那是絕不會錯的。

江湖豪客標

如今曹老頭老邁了，小孩子却長大了。兒子長貴今年二十二歲，大概是因爲長年吃牛羊肉的關係，生了一副結實魁偉的身裁。這小子整天騎馬射箭，摔跤角力，在女兒城很有點名氣，可就是不會作買賣，從早到晚，在曹家店休想看到他的影子。

那個二轉子女兒，名叫長喜，今年剛好十八，由於得天獨厚，生了一副健美的身裁，冬天包裹在皮衣裏還不顯眼，一到熱天，衣裳單薄，可就惹火啦！不知逗引了多少登徒子暗暗淌口涎。

長喜倒是挺乖的，這爿店就靠她照顧着，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弄得井井有條，絲毫不亂。

一大早，長喜就起來了，指揮店裏的伙計弄這弄那的，她自己可不是站在旁邊發號施令，她也同大夥兒一起工作。

「長喜呀！」有人在叫她。

是隔壁藥舖子裏的少東，當然也是漢人，名叫陸順槐，二十剛冒頭，人長得很秀氣，還寫得一手好字，又會看病，就是生得太單薄了一點，有些像女孩兒。

長喜對他很友善，心眼裏却不喜歡他，大概是因爲他缺乏男子氣概吧！

「哦！是順槐，幹甚麼呀？」她雖是二轉子，說話的腔調却和她父親曹老頭一模一樣。

「長貴哥呢？」陸順槐說起話來有些怯怯的。

「他呀！天還沒亮，就出去了。找他幹甚麼？」

「他前幾天教我跟他配了一副藥，却沒來拿……」

「他教你配藥？」長喜不禁感到奇怪。「他身子好好的，又沒病，又沒痛……」

「長喜呀！」陸順槐走近一步，壓低了嗓門：「我跟妳說，妳可不能對別人亂說喲！那帖藥是給馬吃的。」

「馬還要吃藥？」

「馬兒吃了這帖藥，就會發瘋似地跑，我跟長貴哥試了一年啦！靈得很哩！」

「哼！用這種方法參加賽馬，就是贏了也沒有什麼光采。」長喜不屑地說。

「長喜！可千萬別在長貴哥面前提起啊！他囑咐過不准對任何人說的。」

「順槐！你怎麼老是怕他呢？」

陸順槐沒法子回答這個問題，聳聳肩，撇撇嘴，又雙手一攤，然後回身走了。

「長喜！收拾得怎麼樣啦？」曹老頭在他女兒身後出現。頭髮已見花白，穿着倒很講究，口裏叭嘰叭嘰地吸着旱烟，很有點大掌櫃的派頭。

「拾掇得差不多了，爹！你估計，今年眞有那麼多的客人麼？」

「長喜！」老人以充滿自信的語氣說：「妳爹料事從來就沒差錯過，今年是五年一回的大賽，奪魁的人可以得到相等於黃金五十兩的綵頭。妳瞧着吧！內地善騎的好手都會趕到這兒來哩！」

「爹！哥哥今年也要參加大賽馬麼？」

「哼！」提起這檔子事，老人就不高興了。「那還少得了他！讓他白費勁吧！寡婦死兒子——沒指望。」

長喜眞想說出隔壁陸順槐爲她哥哥配藥的事，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

「長喜！妳娘一早起來又在喝酒了？」

「嗯！」長喜臉上的光采突然在一瞬間消失了。

「長喜！妳也不說說她，一早喝到晚，整天醉糊糊的，別的不說，身子也要緊呀！」

「爹！你和娘在一起已經二十年了，她就是這點兒毛病，說了也是白說，您又何必淘氣傷神？」

「唉！」曹老頭以一聲沉重的浩嘆，結束了父女之間的談話。

長喜又忙着幹活兒去了，她渾身充滿了活力，好像她只有拚命地幹活兒才能忘記心中不愉快的事兒。

一陣蹄聲，一匹健馬到了店前，長喜回頭一看，就知道是遠道來客，連忙迎了上去。

「客官！住店麼？」爽朗的語氣，嫵媚的笑臉，這筆買賣就不會落到別家去了。「曹家老店上房乾淨，招待親切。一天三頓，管酒管飯，外帶牲口的草料，只收您大洋四毛錢。」

馬上的客人約莫二十四、五歲，他的貌相沒有什麼出奇之處，只是那兩道又黑又濃的眉毛，給人深不可測的印象。他冲着長喜一笑，沒有答話。

「客官嫌貴麼？出門人誰帶了那麼多的盤纏呢？這麼着，上房住小一點的，飯酒自備，放心，牲口還是給您餵得肥肥壯壯的，一天只收二毛五，行了吧？」

「姑娘！人吃甚麼都不要緊，飽了就成，」來客一口河北口音，非常清脆，「牲口可不能馬虎，我得問問貴號餵的是什麼料。」

「早起一頓草，晚黑一頓麥稭，外加一升豆子，客官！您是來參加大賽馬的吧？放心！委屈不了您的牲口。」

「好！我就住在貴號吧！」那少年客人將馬韁交給到長喜手裏。

「客官身上，乾乾淨淨的，昨兒晚上，是宿在……？」

「哦！昨兒晚上我就到啦！聽說百靈廟的神明挺靈驗，我就在那兒跪拜了一夜。」

長喜道：「靈驗得很哩！客官今年一定奪魁得綵。」

「托姑娘的金口洪福。」

喜歡賽馬的漢子多半粗豪，這位來客却是文質彬彬，不禁引起了長喜的好奇，也可以說是引起了她的好感，於是笑眯眯地問道：「客官從那兒來呀？」

「遠吶！」這是一個簡略的回答；也可以說是一個閃避的回答。

長喜問這一句只是引子，主要是想打聽姓名，聽對方這麼一回答，她倒不好再問了。她一向心高氣傲，倘若碰了釘子，心頭可就難受了。

將牲口交到馬伕子手裏，客人自有伙計引他進房，長喜又去忙別的了。不錯，這個遠客留給她不算太壞的印象，但她絕不會像蒼蠅見血似的就將他釘上。

一幌眼，又到了晌午，門外又傳來了奔雷般的馬蹄聲，這一次，長喜可沒有迎出去，因爲她知道馬上人是她的哥哥曹長貴，不是遠道來的客商。

「長喜！長喜！」不多一會兒就響起了曹長貴震耳欲聾的喊叫聲。

曹長貴的貌相生得不算壞，四方臉，大眼睛，再加上魁偉的身裁，很有點男子氣概。

「長喜！妳聾了麼？」

「我沒聽見。」這是長喜對付她哥哥的一貫方法——裝聾作啞。

「我問妳，牲口圈裏那匹棗色馬是那兒來的？」

「客人騎來的。」

「客人！什麼樣的客人？」

「你問這些幹嗎呀？」長喜明明知道她哥哥問這些話的用意何在，却故意往別的地方扯。「你又從來不過問店裏的事。」

「妳知道什麼？妳只知道張羅買賣，拉過路客商上門。那是一匹賽馬，什麼是賽馬，妳懂不懂？」

「我不懂。」

「我就知道妳不懂，賽馬就是專門用來比賽的馬，一百匹馬裏面也難選出一匹，一匹的價價比一百匹馬還要貴。妳明白不明白。」

「你跟我說這些幹嗎呀？」

「噯——我眞像是懷抱琵琶進牛欄……快告訴我，那個客人多大年紀？」

「二十多歲。」

「穿着怎麼樣？」

「普普通通。」

「嗯！打那兒來的？」

「你不會自己去問？」

「好！告訴我，他住那間房。」

「去問巴喀吧，是他帶進去的。沒有事了吧？」

「長喜！妳別老是對我愛理不理的，我是妳哥哥，總有一天，惹火了我，我打你一個半死。」

長喜這種話也聽得太多了，從不放在心上；長貴也只是說說，也從來沒打過他的妹妹。

曹家老店裏裏外外所用的人幾乎全是漢人，除了兩個馬伕子之外，巴喀也是例外，他是藏胞，當他到曹家老店來謀一餬口之處時，曹老頭只答應讓他試試，想不到這一試竟然試了十多年，從一個半樁小子試到唇上生了鬍髭，

三十冒了頭。

曹長貴在巴喀那兒問清了客人住的房間，立刻就過來拜訪，他安了什麼心，那是誰也猜不透。不過，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次友善訪問。

「我姓曹，名長貴，是這兒的少東。」曹長貴先自我介紹，然後才攀交：「這位老兄貴姓大名？」

「我姓韓，單名一個棠字，海棠的棠。」

曹長貴道：「哦！是韓兄，小弟剛才看到了你那匹馬。」

「怎麼樣？」

「好馬！好馬！」曹長貴讚不絕口地說。「塞外是產馬的地方，這種馬，都難得見到，韓兄從內地來，却……嘿嘿！韓兄這匹馬是買的？」

「當然是買的，已經養了兩年，也可以說，化費心血地調教了兩年。」

「韓兄！這正是小弟我心頭想要說的話，不管這匹馬的品種有多麼好，若是調教無方，準沒有多大出息……嘿嘿！原來韓兄是個大行家。」

「就聽這幾句話，長貴兄想必也是個大行家。」

「那裏！那裏！我只是喜歡，憑良心說，我雖然跟馬兒打了十幾二十年的交道，却好像連牠們的性子都摸不透。我看……把牠們比成女人是最恰當不過了。有時溫柔得像個淑女，有時兇悍得猶如潑婦；有時奮勇向前，有時蹣跚舉步……總之，牠們像足了女人，性情變化多端，永遠也讓你摸不透。」

「哈哈……」韓棠很豪放地笑了。「長貴兄！你比喻得眞妙啊！我一到這兒就認識了你這麼一個朋友，眞是太高興了，走！咱們去喝幾杯，由我作東。」

「不！我是地主，由我作東。」

「不！長貴兄，你是這兒的少東，是開店作買賣的，這個也請，那個也請，不把這爿店吃垮才怪。」

「好！好！恭敬不如從命了。」這就是曹長貴的另一面，他是粗中有細，粗豪中不失溫文。

來到前面吃食舖，韓棠一眼就看到了長喜，不禁輕聲問道：「那位姑娘是你的……？」

「是我妹妹，」曹長貴一面招呼韓棠入座，一面喊道：「長喜！給咱們來幾樣菜，一壺酒……韓兄！不怕你見笑，我娘死得早，爹討了一個白俄作塡房，生下了這個二轉子……」

「長貴！恕我托大責怪你幾句，往後可別這麼說，你妹妹聰明伶俐，美麗大方，又會作買賣，了不起！了不起！」

曹長貴笑了。他的笑，似乎還有另外一種意義。

酒菜來了，二人邊喝邊談，非常投契，談來談去，曹長貴終於又將話題轉過來了：「韓兄此來是不是想要大顯身手？」

「大顯身手？」韓棠笑了，說得非常謙虛：「不敢！不敢！年輕人不能老是悶在故鄉，總得出來跑跑，長長見識，再說，我也想試試這匹馬的能耐，同時也讓牠見見場面。」

「今年是大賽，有十幾二十場的機會，你的寶馬一定會大出風頭，不過，我倒想趁機會討教，出賽奪魁，到底是馬匹重要，還是騎術重要？」

「兩者同等重要。」

「對嘛！這句話聽來舒服透了。有的人以爲只要有一匹好馬，誰騎上去都能跑第一。以我看來，馬力佔三分，騎術倒要佔七分。」

「如此說來，長貴兄也是內行了。」

「不敢！不敢！」曹長貴畢竟火候不到，雖想藏拙，却又想顯露。「因爲從小在塞外長大，騎馬成爲家常便飯，所以……嘿嘿！我是打前年才開始出賽的，兩年來，只不過得了幾個小綵，不足掛齒，不足掛齒！」

「長貴兄太客氣了，咱們住在內地的人，受到環境的限制，想要放馬奔馳，眞難辦到……呃！長貴兄每天都到什麼地方去蹓馬？」

「西北方有一塊大草原，一眼不見邊，我每天一大早都是到那邊去練練馬匹的腿力，韓兄明兒一大早願意跟小弟一起去麼？」

「那是再好不過了，還要長貴兄，多多提携。」

「那兒話？明天一大早，我就來喊你。」

兩人談得非常投契，至於暗中是否各懷鬼胎，那就不得而知了。

拋開馬，二人又談了些山川文物，塞外風俗，談來談去，却又轉到了賽馬的事兒上，是韓棠先將話題兜回來的：「往年也有從內地趕來賽馬的麼？」

「有啊！可多哩！」

「長貴兄！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什麼人？」

「大概有三十來歲，個頭兒長得不算高，一雙眼睛格外明亮，一臉絡腮鬍子，騎術好像不太壞，他的專長是射箭，尤其是馬上開弓，簡直是百發百中……」

「我認識這個人。」一直開朗的曹長貴，這會兒竟然將臉色沉了下來。

「哦！你認識？」

「嗯！我想先問問，他是你的朋友嗎？」

「不是。」說也奇怪，韓棠的臉色也開始陰沉了。

「那我就敢說了，韓兄！我恨透了他。」

「你恨透了他？」韓棠似乎大感意外。「爲什麼？你爲什麼要恨他？」

「他施展奸巧，奪走了兩個綵頭。」

「長貴兄！以你看，他今年會不會來？」

「一定會。去年只有幾場小賽，他都不遠千里地趕來，又得了甜頭回去。今年是五年一次的大賽，他能不來麼？我說他一定會來。」

「我問你，女兒城一共有幾家棧房？」

「蒙古哥兒們都住他們的蒙古包，有的乘了套車來，就宿在車裏。所以這兒的棧房不多，連咱們這兒一共才三家。另外兩家一共還沒有十間房。」

「那麼，他去年是住在那家棧房？」

「就住在咱們這兒，今年若是來了，也一定到曹家老店，絕不會去別處。」

「那敢情好，你留意一點，他一來就立刻告訴我。」

「哦？」曹長貴投以疑惑的目光。「你打算……？」

「我要攆他走，不讓他再搶掉你綵頭。」

「韓兄！你可知道那小子是個厲害脚色哩！腰裏揷着盒子炮，腿上暗藏薄片刀，背上還揹着弓箭，聽說摔交角力，都是一流好手，你能……？」

「放心，我有辦法制他，絕對有辦法。」

曹長貴瞇起眼睛，閉上嘴吧，他心裏想什麼，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吃飽喝足，二人非常愉快地分了手，曹長貴一脚來到隔壁的藥舖子。門面不算小，生意並不十分興旺，蒙胞不信任漢醫，他們有祖宗留下來的草藥單方。

陸順槐見到曹長貴，連忙從櫃枱裏邊跑了出來，悄悄地說：「長貴哥！你的藥配好了，是現在……？」

曹長貴沒說話，只伸出了一隻手。

陸順槐前後左右地看看，才將一包藥粉交到曹長貴的手裏，他顯得有點兒緊張。

「順槐！再給我配一副藥。」曹長貴說話的神氣就好像在向手下下命令。

「同樣的？」

「不一樣的。」

「哦？……」

「我要一副瀉藥，吃下去之後馬兒會瀉肚子。」

「這幹嗎呀？」

「別問，你照我的話去作就是。」

「長貴哥！人吃的瀉藥是有的，像巴豆，篦麻子油之類的，馬兒吃下去會瀉肚子的藥我可沒聽說過哩！」

「人吃了會瀉，馬兒吃了也一定會瀉，你就照樣配一副，咱們先試試。」

「不！不！不！長貴哥！這你就不懂了，人的腸胃，跟牲口的腸胃不一樣，體質也不同，而且……而且，用量也有差別，只怕……只怕……」

「順槐！你也眞囉嗦，不管怎麼樣，我要定了這種藥，三天之內一定要，你聽見了沒有？嗯？」

「好！好！我立刻就去看本草，配方子，長貴哥！我托你的事呢？」

「急什麼？」曹長貴瞪起了眼眸子。「等我這回在大賽中奪了頭綵之後，一切包在我身上。」

「是！是！我不急，只要你將這件事情放在心上，我就放心啦！」

頭一晚在百靈廟階前跪拜一夜，自然挺累的，吃飽喝足之後，韓棠就想睏個午覺，才關上門，却又有人來敲門，開門一看，原來是長喜。

長喜落落大方地笑問道：「我能進來坐坐麼？」

「請！請！」韓棠似乎對任何人，都很客氣。

「你好像跟我哥哥很談得來。」

「令兄豪爽坦直，是個好朋友。」

「你嘴裏這麼說，心裏也這麼想嗎？」

韓棠不禁發了楞，半晌才問：「姑娘怎麼如此說呢？妳從那裏看出來我這個人是心口不一的？」

「我的哥哥是個什麼樣的性子我最清楚，豪爽談不上，坦直也談不上，我並不是存心在陌生人面前說自己人的壞話。其實我也是爲他着想，萬一他將來冒犯了你，你一定不會饒他。所以……」

「姑娘的眼中，我是怎麼樣一個人？」

「你成熟，世故，而他還是稚氣未脫。」

韓棠道：「姑娘是說，令兄與我交往，他會吃虧？」

「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

「我想坦白地告訴你，我哥哥還不够成熟，但他心裏却不這麼想。而且他也不喜歡走正路，滿腦子都是歪點子，你最好離他遠點。如果你一定要跟他來往，如果將來吃了他的虧，上了他的當，可不許抱怨。我這麼說，不但是爲你好，也是爲他好。他不管有多壞，總是我的哥哥。」

韓棠瞇着眼打量她，好半晌，他才笑了：「姑娘！就冲着妳這番誠意，往後我對令兄，一定讓着他，護着他。」

「那就多謝了，」長喜站起來向外走去，走到房門口又回了頭。「咱們開店作買賣的，最怕迎進來惹是生非的客人……我這句話沒有特別的意思，只是打個招呼。」

「姑娘！」韓棠的臉色沉了下來。「妳這句話分明有絃外之音。」

長喜道：「如果你認爲有絃外之音，那就算有吧！」

「姑娘倒也乾脆，那又何妨說個明白？」

「好吧！」長喜一手扶着門框，就那麼站住了。「對你這種人也用不着轉彎抹角，兩年來，我見過不少客人，你不像是一個賽馬的遠客。」

「哦？」

「不錯，你有一匹名貴的賽馬，但是，你絕對不是一個騎士。」

「怎見得？」

「一個上乘的騎士絕不會跟一個初初見識的同道一起去蹓馬。」

「那又有什麼壞處？又有什麼顧忌？」

「這樣將會使對手了解你的馬，了解你的騎術。」

「哦？是這個緣故，那麼令兄呢？」

「他永遠都不可能成爲一個騎士。」她說完之後，掉頭向外走去。

「姑娘！」韓棠叫住她。「能不能再待一會兒？」

「還有什麼事嗎？」她停住，但沒有回過身來。

韓棠道：「姑娘剛才說，這兩年來妳見過不少人？」

「不錯。」

「那麼，我想向姑娘打聽一個人。」

「我知道你要問誰。」

「妳知道？」從語氣中就可以聽出，韓棠是非常非常吃驚的。

「此人姓張，名一弓，對不對？」

韓棠道：「張一弓！姑娘怎麼知道我打聽的是他？」

「因爲你剛才已經向我哥哥打聽過了。」

「姑娘好聰明，他今年還會來嗎？」

「會來。」她的語氣始終是那樣肯定。

「一定？」韓棠却多餘地再問了一次。

「一定。」她的語氣依舊是那樣肯定。

「如果他來，會投宿曹家老店嗎？」

「當然。」長喜說得像是敲金擊玉般地鏘然。

「多謝姑娘，沒有別的事了，妳請吧！」

「不過，有一件事，也許會令你非常的失望。」

「什麼事？」韓棠語氣平靜，心頭却暗暗一怔。

長喜道：「如果他來，我不會讓他住進曹家老店。」

「爲什麼？」韓棠的吃驚已形於言表了。

「因爲我不願意曹家老店發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長喜走得很快，她那搖曳生姿的背影並沒有使韓棠滋生遐念，反而帶給他一股强而有力的震撼。

韓棠吁了口氣，關上了房門，默然落座。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久久，久久，他都沒有動彈一下。

終於他的右手伸進了懷裏，摸索又摸索，從懷裏取出了一樣東西。

那是一支折斷的羽箭，只是前面七、八寸長的一部份，箭簇都已長滿了黑銹。

× × ×

曹老頭的估計沒有錯，晌午過去不久，曹家老店又來了客。一輛華麗的套車，後面還跟了四匹健馬，連趕車的車伕在內，一共來了五男三女，從衣着上就可以看出來，其中有一個男主人，一個女主人，兩個女侍，剩下來四個男的，一是車伕，一是跟班的，兩個是貼身護衞。

那位男主人約莫二十五、六歲，一望可知鐵定就是那家有錢的公子哥兒。但是並非紈袴

子弟，在略帶脂粉氣的俊秀中，顯出了幾分英氣。

那女的呢？二十靠邊，生就一副人見人憐的嬌模樣，只可惜在高貴的氣質中又帶了點傲氣凌人的味兒。

這宗買賣一上門，就佔去了曹家老店五間房。曹老頭樂得閤不攏嘴，長喜可就忙得歇不了腿啦！

別瞧她够忙，她還有空跟那位老跟班搭訕哩！

「老人家！」長喜的嘴兒眞够甜的。「您貴姓呀？」

「我姓丁！這位姑娘叫什麼名兒呀？」

長喜道：「丁老伯！我叫長喜，見了我就老有喜。」

「好口綵！長喜姑娘！可別叫我什麼老伯老伯的，我是下人，叫我丁福就行啦！」

「那怎麼行呢？丁老伯，那位少爺……」

「那是我家少主人，河北長溝丁家莊的少莊主丁月泉啊！方圓百里那個不知，那個不曉啊！唔！」丁福自說自話一番，不禁拈鬚而笑。「姑娘自幼生長在塞外，自然是沒有聽說過啦！」

「哦！原來是丁少爺，打老遠跑來塞外幹什麼呀？」

「來參加賽馬啊！我家少主人，就是愛這個。」

「哦！那位挺漂亮的姑娘又是誰呢？」

「那是齊家齊寒梅姑娘，是咱們丁家沒過門的媳婦，聘禮已經下過了，年下才會迎娶。寒梅姑娘一定要跟了來瞧熱鬧，咱們當家的，丁老太爺跟齊家都肯答應，可就是拗不過那位一向嬌生慣養的寒梅姑娘，後來，到關外請了兩位有名的武師護着，這才放她來啦！」

「哦！丁老伯，只怕小店寒傖，怠慢了兩位貴客哩！」

「姑娘說那兒話來？咱們早就打聽過啦！這塞外可比不得內地，像曹家老店這種客棧已經是一等一的啦！」

「老伯您過獎，要是有什麼不如意的您儘管指教。」

「姑娘妳太謙啦！我看妳挺能幹的哩！」

「對了！丁老伯，」長喜壓低了嗓門說：「我可得給您打聲招呼，每到大賽馬的季節，總有幾個偸鷄摸狗的宵小混到女兒城來，如有什麼貴重東西，可得收好點。」

「多謝姑娘提醒，咱們會小心的。」

長喜剛轉身，就看見她哥哥在門外向她招手，她心裏頭雖然老大不高興，却還是快步走了過去。

「長喜！這一起客人又是來賽馬的麼？」

「哥哥！到底是你參加賽馬重要？還是咱們作買賣賺錢過日子重要？」

「怎麼回事？妳吃了炸藥啦？一說話就要爆？」

「哥哥！你愛聽我得說，你不愛聽我也得說，信不信由你。一句話——你少招惹那個姓韓的。」

「怎麼啦？」長貴瞪起了眼睛。「我那裏又惹了他？」

「你別以爲我不知道你心裏在打什麼鬼主意。」

「長喜！妳別老是跟我作對，當心我剝妳的皮。」

「你就要抽了我的筋我也要說，因爲你是我的哥哥。那姓韓的不好惹，弄不好他可眞要剝你的皮。」

「哦？」曹長貴倒抽了一口冷氣，不過他的語氣還是很強悍：「他要剝我的皮？他……他憑什麼？」

「如果你惹了他的話，我知道你一定會惹他。」長喜就像一串長長的鞭炮，一旦點燃了引綫，就要响到底。「所有前來參加賽馬的人你都想惹，因爲你怕他們奪去了你想奪得的綵頭。」

「長喜！」曹長貴的一根指頭戳在他妹妹的鼻尖上。「我警告妳，從現在起閉上妳的嘴，不准提到我，也不准提一個馬字。記住！我不是跟妳說笑話，說到一定作到，惹我發了火，就算不剝妳的皮，我也要敲落妳滿嘴的牙齒。記住！妳千萬跟我記住。」

他雖然是不折不扣的漢人，由於自幼在塞外長大，無形中養成了塞外游牧民族的慓悍，他在說這番話的時候神情猙獰可怖，竟然將長喜嚇哭了。長喜除了驚嚇之外，也有受委屈的感覺，她的出發點，完全是善意的，曹長貴不但不感激，反而恨她多嘴，這眞是太沒有道理啦！

她很傷心地哭着，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有人輕輕地喊她：「長喜呀！」

抬頭看，又是隔壁藥舖子的陸順槐。她連忙別過頭去，用衣袖擦淚水。

「長喜呀！」陸順槐怯怯地問：「妳爲什麼哭喲？」

「誰說我哭了？是砂子飛進了眼裏。」一跺脚，長喜扭頭就走了。

陸順槐怔怔地望着長喜的背影，似有一股說不出的悵惘之情。

長喜剛跑到前面，又來了一個客人。這位客人約莫三十靠邊，一雙小眼睛，鑲着兩粒令人憎厭的大金牙。穿着非常講究，胸前一條黃澄澄的金錶鍊，手上還戴了一枚大金戒子，顯得很闊氣。

對於這種客人，長喜一搭眼就覺得有那麼一點兒不對勁，於是盤問起來：「客官從那裏來呀？」

「遠吶！」

「沒見着您的牲口，是走來的麼？」

「姑娘眞會說笑，我那有這份能耐。半路上馬兒折了蹄，好不容易趕上一支駱駝商隊，就這麼來了。」

「客官是要長住？還是短住呢？」

「我是來趕廟會，看賽馬的，總得住個十天半月的。」

「眞對不住！」長喜陪着笑臉說：「您能不能留點錢押櫃，眞不好意思！」

「應該的！應該的！」這位客人性子倒是挺隨和，手在腰間裏一摸答連（衣旁）就取了一叠大洋放在櫃上。「先押十塊錢够了麼？」

「够啦！够啦！」長喜一面收錢，一面扯開嗓門大叫：「巴咯！帶客進上房。」

巴咯應聲而來，帶着這位客人正要走，長喜却又喚住了：「這位客官，能不能够見告貴姓大名，以後見面也好稱呼啊！」

「敝姓柳，柳樹的柳，單名一個石字，石頭的石。」

長喜道：「原來是柳爺！……巴咯！好生侍候啊！」

姓柳的進了上房，又拉了巴咯問了好些話，臨走給了一塊大洋打賞，巴咯吃驚得連道謝都忘了。他在這兒的工錢，每月才一塊五毛錢啊！

巴咯走了，姓柳的樂得在舖上翻觔斗，他樂什麼？竟然樂到這種程度？

「大金牙！」突然有人在房門口，輕輕地喊。

這姓柳的翻觔斗正翻到雙脚朝天，像是誰施展了定身法似的，就那麼「定」住了。不怪他發楞，大金牙是他的渾名，這裏怎會有人知道呢？

「怎麼啦？大金牙！」喊叫他的人不但進了房，而且還來到了他的身邊。「是不是扭了筋骨？」

姓柳的再也不能躺在那兒作仰天烏龜，一翻身爬了起來。

當他看清楚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誰時，立即結結巴巴地說：「是……是……？」

究竟是誰呢？就是長喜嘴裏所說的那個不要去招惹的韓棠。

「大金牙！我就住在你隔壁，這叫『狹路相逢』呢？還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你倒是說說看。」

「韓爺！」姓柳的苦着臉說：「遇見你，我柳石就變成了『癟十』，沒二話，我這就走了。」

「幹嗎呀？打老遠的來，來了又走，何必呢？」

柳石苦笑道：「韓爺！您別消遣我大金牙了，我這就走。」

「大金牙！不用那麼愁眉苦臉的，咱們又沒有什麼過節，我又何必跟你過不去？來！坐下，咱們來談個條件。」

「我大金牙憑什麼跟您談條件呀！您吩咐就得啦！」

「大金牙！我不揭你的底，也不擋你的財路。可是，在人前你也要裝着不認識我，辦得到嗎？」

「照您吩咐，我大金牙一定照您吩咐。」

「還有，在人後，你也不得提到我半個字兒。」

「請您放心，人前，人後，我都不放半個屁。」

「還有，你雖然混七摸八地不走正道，畢竟還有一點本事，也許我有用得着你的地方，到時候你可不能跟我端臭架子。」

「韓爺！我是那種人嗎？您讓我留下，已經是天大的面子，我那能不知好歹？只要你有差遣，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絕不跟您蹭稜子，您儘管放心。」

「對你大金牙，我放心得很，因爲你沒有長翅膀。」

柳石道：「這……這……韓爺這話是什麼意思呀？」

「沒有長翅膀你就飛不上天，只要你上不了天，不管你躲到那兒去我都能找到你，明白了麼？」

「明白，明白，完完全全的明白。」

韓棠一扭頭走了，大金牙却坐在那兒直發楞。

長喜畢竟是個孩子，事情一忙，剛才那段不愉快的事情就忘了個乾乾淨淨，這會兒她又忙着吩咐廚下整治食物，又忙着吩咐婆子預備湯水侍候女客，這間曹家老店要是沒有她，一定會亂七八糟。

曹老頭又啣着烟袋嘴子過來了：「長喜！爹估計的不錯吧！今兒個已經去了七間房，妳等着瞧，到了後天，就沒一間空的啦！」

「爹！」長喜又想起那段不愉快的事情了。「您看見長貴哥沒有？」

「唉！」似乎一提到這個兒子曹老頭就會煩。「不用提他，我難得理。」

「爹！他總是您的兒子呀！您得說說他，教他收歛點，再這樣下去，總會惹禍的。」

「長喜呀！別去管他，萬一惹了禍由他去受。」

「爹！話可不能這麼說啊！您不去說他，不去責備他，他還以爲他的所作所爲都是對的。賽馬是好玩的，哥哥却很認眞，而且還在動歪點子，這樣下去不得了啊！」

曹老頭氣呼呼地說：「長喜！妳還以爲爹管得了他？女大不由娘，兒大不由父，從小我就沒有管好他，如今太遲啦，太遲啦！」

「爹！您這麼說是不對的，等到闖出了漏子……」

「好啦！好啦！別煩我，闖出漏子他自己受。」曹老頭像跟誰賭氣似的，一頓足，飛快地走了。

長喜只有暗蹙眉頭，不過，只一會兒，她又笑逐顏開了，顯然，她已經想到如何去約束她哥哥的好主意了。

四月的白晝已經延長，不過，黑夜是畢竟要來的。

塞外的夜，尤其是四月的夏夜，並不是漆黑而寂寥的；天上繁星點點，地上有情歌飄散，從蒙古包裏，從草原上，從哈爾紅河河畔，從每一個角落飄來；聲音有粗獷高昂的，有柔綿低迴的。不管你是否懂得歌詞的涵義，都會沉醉，都會神往。

蒙古包散佈在偌大無垠的草原上，每一個「包」就代表了一個家族，在「包」的四週，有成羣的牛羊與馬匹，馬匹是套上韁繩的馴馬，牛羊則沒有圈子「圈」着，好幾條外表兇惡而實際上性情純良的巴戈狗，就將數以百計的牛羊牢牢地看住了。

這時，一個蒙古包內走出了一個姑娘，她的身裁是非常健美的，在蔚藍的天幕襯托下，她美妙的曲綫完全呈露出來。她拍拍向她搖尾的巴戈狗，然後慢慢地在草原上走着，她好像是在月夜籠罩下的草原上散步，她走得很慢，雙手不時向天空伸出，似乎想要擁抱月亮，也似乎是幻想着擁抱她的希望。

她愈走愈遠，愈走愈快。但是並沒有人注意她，連那條跟了她好遠好遠的巴戈狗都回了頭，她還在往前走，並沒有停下來的打算。

現在，那一座座的蒙古包已經看不到了，狗兒的吠聲，牛羊的鳴聲也聽不到了。但是却有一個呼喚聲在她耳邊响着：「哈娃娜！哈娃娜……」

「巴金利！巴金利！」她輕輕地回叫了一聲。

「哈娃娜！我在這裏呀！往下看……」

她看見了，草地上伏臥着一個健壯的男人，就在她的脚邊，草太深，不注意根本就不會看到。

哈娃娜坐了下來，她的神情並不顯得如何激動或興奮；這彷彿不是一次熱戀中情侶的幽會。

「哈娃娜！有沒有人看見妳到這兒來？」

「沒有。」她的神情很冷。「巴金利！這是最後一次，我已經告訴過你，不喜歡這種偸偸摸摸的幽會。」

「哈娃娜！妳變心了。」巴金利的語氣中充滿了沮喪之情，看上去，他應該是一個非常勇敢的男人。

「巴金利！我不願意聽到這種話……」

「哈娃娜！不要強辯，妳根本就不願意帮助我。」

「你怎麼這樣說呢？」語氣間已經瀰漫着口角的氣氛。「我也曾經爲你向父親求過，可是父親絕對不容許他的女兒嫁給一個平凡的男人，而你又不振作……」

「哈娃娜！妳說我不振作？瞧瞧你們族裏的男人那一個能够比上我？我是馴馬的好手，蒙古刀在我手上能够抵擋十個最好的戰士，草原上再也找不到我這種男人。」

「你只會自吹自擂，連參加賽馬的勇氣都沒有。」

「那是無聊的事，我不喜歡，並不是沒有勇氣。」

「巴金利！你聽清楚：我父親說過，除非

你今年參加大賽馬，奪得頭綵，否則你就休想娶他的女兒。好了，我該回去啦！」

當她站起來準備離去時，巴金剌突然跳起來攔住她，在夜幕的襯托下，他的身裁顯得格外健壯。

「讓開！」她怒吼，像一頭發性的母牛。

「我不喜歡別人攔住我的路。」

「哈娃娜！我只是想問妳一件事情。」

「你儘管問，但是我不一定回答。」

「聽說……聽說……」他看上去是一個很勇猛的男人，但是在此刻他必須鼓足了勇氣才能開口。「聽說妳最近和女兒城那家曹家老店的小漢人時常見面。」

「那個小漢人？」

「妳明明知道我說的是誰，就是曹老頭的兒子。」

「你問這些幹什麼？」哈娃娜的語氣顯得很冷。

「我只是想知道有沒有這回事。」

「有。」她說得很用力，似乎想使這個字變成一把鋒利的刀，將眼前這個令她厭惡的男人刺死。

「哈娃娜！妳是不是因爲認識他之後才跟我冷淡？」

哈娃娜別過頭，沒有理睬，她的姿態顯得非常傲慢。

巴金剌道：「是不是因爲他喜歡賽馬，妳就喜歡他？」

哈娃娜還是沒有回答，似乎是不屑回答。

「哈娃娜！」巴金剌激憤的語調開始軟弱下去，他免不了在愛情的壓力下低了頭。「如果妳去愛上一個族人，我還沒有話說，但是妳愛的是一個漢人，那是不合族規的，也是沒有結果的，我不能……」

「巴金剌！」她終於開口了，語氣冷得砭人肌骨：「不管我喜歡誰，你都管不了。我再說一次，除非你參加賽馬奪得頭綵，不然我永遠也不要見你。讓開，我要回去了。」

巴金剌馴服地讓開了路，當哈娃娜的背影在夜色中消失之後，他憤怒地拔出腰間的蒙古刀投擲在地上，鋒利的刀尖挿進了草原，刀身劇烈地震盪着。擲刀宣誓在蒙古哥兒的心目中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

他發下什麼重誓呢？是決心非得到哈娃娜不可？還是決心要殺死他的情敵呢？

夜巳經很深，但是那時而高，時而低，時而東，時而西的情歌，還沒有停輟。不過，這時候的歌聲，對巴金剌巳經是一種强而有力的刺激。

夜巳很深。曹家老店的燈火却還沒有熄，因爲賣吃食的店堂裏這時還有客人：就是那個舉止闊綽的大金牙。

大金牙巳經喝得够多了，一大盤白切羊肉，一大壺酒都巳經下了肚，但是他還在大呼小叫地敎拿酒來。

長喜早巳累得在連連打呵欠了，有客人在，她又不得不候着。巴喀眼看這位客人巳經有了八分醉，不敢再拿酒，所以用請示的眼光望着長喜，她向巴喀點點頭。巴喀這才送了一壺酒過去。

叭噠！大金牙却一伸手將巴喀抓住了。

「來！坐！我請你喝一杯，一個人喝酒好沒勁兒！」

巴喀心頭有些兒煩，嘴吧上却很客氣：「小的是侍候客人的，不能在這兒坐，您慢慢用吧！」

「怎麼啦！瞧不起我？來！坐！坐！」

「巴喀！」長喜那邊說話了：「你就陪陪客人吧！」

有了長喜的允許，巴喀這才坐了下來。

「你叫……你叫巴喀，對不對？巴——喀——這個名字很有意思。喂！巴喀！你可知道我到女兒城來幹什麼？考考你，看你够不够聰明。」

「這……這……小的恐怕猜不着。」

「猜猜看嘛，人的腦筋要不停地用，不用會笨。」

「您……您一定是……是來趕廟會，瞧熱鬧的。」

「不是，不是，我可沒那種閑工夫。」

「那您是……？嘿嘿！小的……小的實在猜不到。」

「告訴你，我是來買馬的……呃！」大金牙打着酒呃，口沫橫飛。「那不是普通馬……呃！是賽馬。巴喀！你懂不懂？只要是奪到綵頭的賽馬，我全部買，不管多貴，我都要買……呃！……」

店門口站着一個人，看裝束就知道是蒙古哥兒。

蒙古哥兒不會投店，也不會一個人到漢人開的店裏來喝酒，長喜的睡意，立卽消逝，她意識到一定有不尋常的事要發生，連忙迎了出去。

「請問有什麼事嗎？」長喜的蒙語也非常流利。

「曹長貴在嗎？」來人是巴金剌，那個因愛生妒的憤怒青年。

「你找他有什麼事嗎？」長喜的心頭有些慌，但是，表面上却很鎭定。「請進來坐一坐吧！」

巴金剌沒有進去，這是蒙人的規矩，蒙人從不踏進仇人的住處。他緩緩地抽出了腰間的彎刀，這使得長喜嚇了一跳，連連倒退了好幾步。

巴金剌旣不是要行兇，也不是要殺人，但他手中的刀却飛快地揮動了一下，唰地一聲，曹家老店的門框被削下來薄薄一片。

長喜更是大吃一驚，連那個滿嘴胡言的大金牙的酒意都消了，因爲他也懂得這個面含怒意的蒙古青年的用意——他是來投下決鬥之約的。

「明天太陽在頭頂上的時候，」巴金剌穩定地說：「地點是草原東邊的『鄂博』，武器用蒙古彎刀。」

他說完之後，向長喜行禮，然後走了。

（註：『鄂博』是蒙古語，是用石塊堆起來的指路標，蒙人均視爲神明，經過時都必膜拜。）

長喜楞住了，這時候她的腦子裏，是一片空洞。

「女掌櫃！」巴喀一向這樣稱呼長喜。「妳可認得這個蒙古哥們？」

長喜這才回過神來：「我……怎麼會認識呢？」

「他名叫巴金剌，是烏蘭察布盟旗的戰士，他的彎刀用得出神入化，唉！少掌櫃怎麼得罪他的呢？」

「誰知道，他整天在外面惹禍……巴喀！這……難道不可避免嗎？」

「避免當然也可以，只是……少掌櫃未必肯。」

「肯不肯那裏由得了他，你說說看，有什麼辦法？」

「逃！」大金牙也挿嘴了。「這是唯一的辦法。」

「對！」巴喀說：「連夜就逃。過了決鬥的時間，巴金剌會來質問，我們還要賠二十口羊，十擔酒表示請罪，同時，少掌櫃在三年之內都不能回來。」

這眞是一件大事，長喜又不敢隱瞞，很快

地，曹老頭就知道了；很早入睡，儲備精力打算明天一大早去遛馬的曹長貴也被從床上叫了起來。

他現在巳經不像白天那樣跋扈張揚了，但他也並不畏懼，他只是感到茫然，因爲在印象中，他根本就不認識這個名叫巴金剌的蒙古哥們；不相識，又怎會有仇呢？

沉默了許久，他才問巴喀：「這個巴金剌，往年參加過賽馬嗎？」

「沒有。」巴喀很肯定地說。「他似乎從來都沒有騎過馬，如果要到遠方去，他都是騎駱駝代步。」

「那就怪了？」曹長貴自言自語地說：「從來不騎馬的人，怎會跟我有仇呢？太不可能了呀？」

「長貴，」曹老頭開腔了：「你看看！什麼時候惹的禍？怎麼惹的禍？你都不明白，我看你還是連夜回武川找你外婆去吧！這裏你再也不能住下去了。」

「不行！」曹長貴非常堅持。「我要將這件事情弄清楚，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人，他爲什麼要跟我決鬥？他是不是弄錯人了呢？」

「少掌櫃！」巴喀着急地說：「人家怎會弄錯人呢？你問問女掌櫃的，他一來就指名道姓。蒙古哥們很少能將漢人的名字弄清楚，他是一個字也不差，少掌櫃！這還錯得了嗎？我看您還是……」

「長貴！」曹老頭唉聲嘆氣地說：「平日我是怎麼說你的？你妹妹又是怎麼勸你？你全不聽。如今闖出禍來了，你還要逞能。我看你還是連夜回武川吧！只要你肯學好，我在武川跟你開間店，你還是照樣作掌櫃。」

「不！爹！」曹長貴倒不是不好種。「連夜夾着尾巴逃，這算那門子呀？總得讓我把事情弄清楚才行啊！」

「老掌櫃的！恕我挿句嘴，」大金牙竟然挿了過來。「青紅皂白是該弄弄清楚，而且咱們也不一定就要去赴約，咱們是漢人，爲什麼要遵他們蒙古的規矩？去就去吧！一個對一個難道還怕他？漢人可不是好欺侮的。」

「客官！你少說兩句大話好不好？」大概方才聽大話聽得太多，巴喀現在可找到機會了。「你對巴金剌了解多少？他的彎刀可以對付他們同樣的勇猛戰士五，六個，在大戈壁一個人砍死十一頭向他圍攻的餓狼，像你這樣的，他能閉着眼對付你十個。」

「巴喀！你別唬我，明天我就獨個兒去會他。」

「別吹牛，客官，他用刀柄，就將你頂翻啦！」

「巴喀！不許這樣對客人說話！」曹老頭叱責了巴喀，又回過頭來對大金牙說：「客官，你去歇着吧！時間也不早了。爲了咱們的事害您操勞費神，實在過意不去。」

大金牙依舊口沫橫飛，「老掌櫃的！我又不是愛管閑事啊！這無緣無故地找上門來算什麼呀？您的少爺骨頭又硬，不肯當鼠輩逃之夭夭，那總得想個法子呀！」

曹長貴一見有人爲他撐腰，連忙搭上了腔兒：「這位老兄貴姓大名啊？」

「敝姓柳，單名一個石字，石頭的石。」

「哦！以柳兄看，這樁事，又該如何應付呢？」

「少掌櫃，水有源頭樹有根，事情總該有起因。你應該先琢磨琢磨，尋思尋思，在什麼地方結下的怨？」

「沒有，」曹長貴一個勁兒地搖腦袋。

「結仇結怨，莫不是爲了酒色財氣。喝酒喝不出生死大仇來，你老弟年少風流，是不是最近……」

曹長貴突然將他的話截住，回過頭來對曹老頭說：「爹！您先去睡，我跟這位柳兄商量商量，若是想不出對策，我明天一大早再離開這兒也來得及啊！」

曹老頭眼看拗不過這個平時寵慣了的兒子，只得吩咐巴喀上門關店，他和長喜離開店堂到後面去了。

二人落了座，大金牙斟上兩杯酒，笑瞇瞇地說：「少掌櫃！剛剛才一開頭，就說到節骨眼上了吧？」

「柳兄！不瞞你說，我最近倒眞是認識了一個蒙古姑娘，人生得很漂亮，她也是烏蘭察布盟旗的，說不定這個巴金剌是因愛生妒，才來約我決鬥，我看絕不會錯。」

「對！對！」大金牙雙掌一擊。「你可說對了。」

「巴喀是個老實人，不會說假話，如果他說這個人非常厲害，就一定眞的很厲害。柳兄！你倒說說看，咱們該如何對付才好呢？」

大金牙喝了一口酒，冷冷地問道：「你不打算逃？」

「絕不。」曹長貴回答得非常肯定。

「我再問一句：你信不信得過我？」

「信得過。」曹長貴的語氣仍然是毫不猶豫。

「那就好。現在去睡覺，養好精神，明兒一大早就去買一把彎刀，到了時候就去赴約，我保你沒事。」

「什麼？」曹長貴霍地站了起來。「你敎我去赴約？你以爲我喜歡硬充英雄？明知送死我才不幹哩！」

「你瞧！剛才還說信得過我，如今又不信我的話了。」

「柳兄！命只有一條，可不是鬧着玩兒的呀。」

「少掌櫃！我說保你沒事，就準能保你沒事。」

「柳兄！你得先說說看，好讓我聽了安心呀！」

「他約好了時間，你準時，他約好了地點，你不誤；他約好用彎刀決鬥，你也帶了。沒有誰敢說你是不好種。到時候我有辦法讓他拔不出刀來。你知道爲什麼嗎？他腰間的彎刀突然不見了。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腰間的刀是何時丟的。」

「這……這可能嗎？」曹長貴不停地搖幌着腦袋。

「少掌櫃！怎麼啦？你又不相信我了？」

曹長貴沉默不語，他不能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大金牙却不管這個小伙子信與不信，仍舊口沫橫飛地說：「到時候你可不管他手裏有沒有刀，儘管揮刀就砍，他不能逃，也沒有武器可以反擊，你手中的刀只要碰到他身體上任何一個部位他就算輸。按照他們的規矩，他這一輩子都不能再跟你挑戰。少掌櫃！這不是勝得很漂亮嗎？」

「你說得不錯，可是，你用什麼辦法弄去他的刀呢？」

「我可以使他在將要開始決鬥的一瞬間丟失了他的刀。」

「柳兄！你能先說說你用什麼辦法嗎？」

「不能說，」大金牙連連地搖着頭。「這絕對不能說，因爲這是我的秘密。」

「你不說，我不會放心呀，你還是……」曹長貴不安地說。

「好！爲了使你放心，現在就可以作個試驗。」

「好！你先作個試驗，如果你……」

柳石說：「少掌櫃，你頸上掛着一串佛珠

對不對？」

「是……」曹長貴下意識地去摸，卻發現項間那串佛珠已經不見了。

「在這裏。」佛珠在大金牙的手掌心裏。

曹長貴大表驚異說：「你是什麼時候拿去的？」

「不是拿走的，」大金牙將那串佛珠交還，故弄玄虛地說：「是我使用了魔法，我一唸咒，佛珠就過來了。」

「呀！」曹長貴不禁欣喜若狂，「想不到你還有這種本事。好！我明天敢去赴約了，我明白，你會用魔法弄走他的彎刀。我根本就不用殺他，只要他跪在地下親我的靴子，我要他像狗一樣地爬。」

大金牙道：「少掌櫃，現在我們談談，另一件事了。」

「另一件事？難道還有什麼別的事？」

「當然有，而且還很重要，事後你如何謝我？」

曹長貴先是一楞，接着很豪氣地問：「你要什麼？」

「不要金也不要銀，只要一樣東西——人情。」

「人情？」曹長貴顯然還不明白對方的意思。

「你只要記住你欠我的人情，我什麼時候向你討還人情連我都不知道。也許今生今世都不向你要，也許就在眼前。不管怎麼樣，你得隨時地準備還這人情債。」

「放心，我一定加倍還，絕不賴賬。」

「好！」大金牙舉起了酒杯。「咱們乾一杯。」

兩人碰杯，一飲而盡，相對而笑。

在店堂的陰暗處有一個人一直在注意聽他們的談話，那個人是韓棠。

× × ×

太陽還沒有露面，東邊才出現那麼一丁點兒魚肚色，韓棠就起了身，這會兒偌大的曹家老店還是靜悄悄的。

他連臉都沒有洗就去了牲口圈。他早，馬伕子比他更早，等他來到，他那匹寶貝賽馬已經吃飽喝足了。

馬伕子立刻將他的坐騎牽了出來。

「馬鞍呢？」韓棠一面撫摸他的愛駒，一面輕輕地問。

「客官！」馬伕子以疑惑的眼光望着他。「你不騎『光背』？我看您得練練，塞外賽馬沒有用鞍子。」

「哦？是規矩上定着不許用鞍子嗎？」

「那可不是，不用鞍子馬匹的負擔減輕，跑得快呀！」

「哦！」韓棠笑笑，「我不用鞍子，就會從馬上摔下來，跟我配上鞍子吧！我在前面等着？」

那馬伕子忍住了笑，卻忍不住暗暗嘀咕：你它娘的連「光背」都不會騎，你還來參加賽馬？這不是找丟人？

馬兒牽出來了，韁繩交到韓棠手裏，韓棠隨手打賞，好幾十大枚。馬伕子挺樂，不管怎麼着，總是個好客人。賽馬能不能贏，那可不干他的事，他也担不上那份心事。

一聲馬嘶，一陣蹄響，一匹馬兒像風似地在韓棠身邊捲過，那馬上人高喊着：「韓兄！跟我來啊！」

韓棠跨馬跟了上去，不過，卻拖了很長一段距離。

從內地來的人，看到了這裏的無垠草原，縱使騎術不精，也會放馬奔馳，但是韓棠的速度始終保持着「碎步力跑」，他的目的似乎無意跟任何人比快，他只是讓他的坐騎活動活動筋骨而已。

曹長貴則不同了，他顯然在盡量賣弄，他奔馳的速度快如閃電，內行的人都看得出來，他的騎術相當精湛，他跨騎在無鞍的馬背上，一手揪着馬鬃，一手拍打着馬背，就像坐在太師椅上一樣地安穩。有許多人，在勁敵面前都喜歡隱藏實力，他用的是一套戰術——盡量炫耀自己，使對手震驚，先有了失敗觀念而心虛，甚至怯場。

三圈跑下來，旭日已經東昇，兩個人都停了下來。

兩匹馬都出了汗，現在主人放了牠們的韁繩，讓牠們自由自在地去啃幾口新鮮的嫩草，或者相互摩挲一下鼻子。

「韓兄！怎麼回事，你怕馬兒壞了嗎？」

「是的，」韓棠有些懶散的說，「牠已馱我走了不少路，我應該痛牠，而且，我覺得贏不贏綵都無所謂。」

「難怪我妹妹說你根本就不是來賽馬的。」發現自己說溜了嘴，曹長貴又連忙挽轉。「小孩子亂說話。」

韓棠沒有很認眞地去追究這句話，無言地望着曹長貴，他銳利的目光似乎想穿透對方的心臟。

曹長貴顯然承受不了那兩道有力的目光，作了個連他自己都不明白的手勢：「眞的，她還是個小孩子。」

「其實，」韓棠開口了，很慢，「你也是個孩子。」

曹長貴道：「我？那裏？我已經二十多啦！是大人。」

韓棠道：「不過，今天看起來比昨天又成熟多了。」

「哦？只差一夜哩！難道就變了不成？」

「你一點也不慌，若是換了我，一定沉不住氣。」

「哦？」曹長貴眼光發直地看着他。「你知道？」

「嗯！」韓棠點點頭，拔一根草，放在咀間咬着。

「你都知道？」曹長貴不放心地補問了一句。

「嗯！柳石對我說了，說得很詳細。」

「本來，我已經決定不去想這檔子事了，你偏偏又提了起來……韓兄！你認爲姓柳的眞有辦法……？」

「老弟，從這點看，你又不成熟了。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你除了依靠他，信賴他之外，沒別的法子啦！」

「不！如果他的辦法並不可靠，我還有別的法子。」

韓棠道：「你還有什麼更好的法子？夾起尾巴逃嗎？」

「不！」曹長貴很肯定地說道：「我絕不逃。」

「戰嗎？不怕你老弟生氣，你的確不是巴金刹的對手。我聽說過，那蒙古哥兒們的彎刀使得出神入化。」

曹長貴道：「我不會跟他打硬仗，我還有更好的法子。」

「老弟！我倒想聽聽，你到底有什麼好法子。」

「我不理睬他，根本就不去赴這個決鬥之約。」

「那成嗎？而且你也是愛榮譽的人。」

「生命與榮譽相比，榮譽就不值錢啦！」

韓棠暗暗吸了一口氣，他發覺自己未免過份輕估了曹長貴，他不是個孩子，他也不衝動，他是個很有心機的人。

「他會來找我質問，我想法子激怒他，他

一定會用刀行兇，我就用洋槍殺他，我將同時擁有生命和榮譽。」

韓棠不禁打了一個冷噤，這小子心眼兒够壞。

「韓兄，這裏沒有法律，只有情理兩個字，我這樣作絕不違反情理兩個字，沒有人出來爲他說話。」

「老弟！」韓棠很溫和地說：「你願意聽我的話嗎？」

「願意。」曹長貴很認眞地說：「眞心願意。」

「勇敢地去赴約，像個男子漢。」

「像個男子漢有什麼用？事實上我作不了男子漢。」

「放心，他到時手上一定不會有刀……」

「那算男子漢嗎？暗中用了詭計……」

「老弟，你不能顧自己，又顧全對方，巴金刹無能力照顧他的刀，他就應該蒙受羞辱，你心中不必愧疚。」

「但是，柳石的魔法眞的靈驗麼？」

「靈得很，相信他，他絕對辦得到。」

「哇——」曹長貴高興得跳了起來。「我的運氣眞好呀，認識了你們這兩個好朋友，哇！我什麼都不怕了。」

一匹白色的馬向他們奔了過來，馬上人是個女的，長長的頭髮隨風飄舞着。曹長貴向韓棠打了聲招呼，就跨馬迎了上去，然後兩騎並轡而行，奔向無垠的草原。

韓棠看在眼裏，卻輕輕地笑了，他到底在笑什麼？

他站起來，走向他的馬，剛要跨上鞍子，他卻又停了下來，這時，草原上已經有了許多人，他在其中看到了一張熟悉的面孔——長喜正向他緩緩走過來。

韓棠顯然明白她的來意，但他並沒有迎上去，也沒有揮手向她打招呼，只是悄沒聲地回轉身子，坐了下來。

「你明知道我是來找你的。」她的語氣微有惱怒。

「嗯！」韓棠輕聲着，並沒轉頭去看她。

她也就那麼站在他背後：「你也明知道我找你是爲了什麼。」

「應該知道。」韓棠又開始無聊地咬着草梗了。

「既然知道，爲什麼要用這種冷淡的態度對付我呢？」

「那要問妳自己，妳應該不是一個健忘的人。」

「哦？」她在韓棠身邊坐下。「剛剛相反，我是一個記性不好的人，你提醒我一下，行麼？」

「行！」韓棠回過頭來望着她：「想想看，妳昨天對我說了些什麼？凡是對我不友善的人，我對他也不友善。」

「嗯！我想起來了，我要破壞你的復仇計劃。」

「我眞不明白妳爲什麼要那樣作？」

「我只是覺得……人與人之間不應該有仇恨。」

「孩子話，這證明妳還不够成熟。」

「我本來就是個孩子，孩子的話是最純眞的。」

「但不可否認，孩子話也是最幼稚的。」

「好啦！我們暫時不要爲這件事抬槓子，你和我哥哥方才談了些什麼？」

「妳想知道？」韓棠捉狹似的反問。

「當然想知道，我正是爲此事而來。」

「其實，妳不用問我，也知道我們談了些什麼？」

「不錯，我知道你們談論什麼，但我不知道結果。」

韓棠深深吸口氣：「他決定準時赴約。」

「哼！」長喜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你是個心機歹毒的傢伙，你顯然是想他前去送死。」

「妳這話又奇怪了，他死對我有什麼好處？」韓棠的語氣始終有捉狹的味道：「何況他前去赴約也不一定死。」

長喜憤怒地說：「你對那個巴金刹了解多少？」

韓棠道：「姑娘！我要問妳：妳對我又了解多少？」

長喜楞楞地望着他，半晌才吐出一個字：「你？」

韓棠道：「我能够左右這一場決鬥，要妳的哥哥贏。」

「贏了又能怎麼樣？只要他殺死巴金刹，他將有永無止盡的麻煩，蒙古青年會接二連三地找他決鬥。」

「我只打算使長貴能贏，並無打算讓巴金刹死。」

長喜道：「聽你的口氣，好像你是個無所不能的人。」

「雖非無所不能，卻可以左右令兄的生死，榮辱。」

「你能保證？」長喜顯然有些信任他的力量了。

「我絕對可以保證。」韓棠說得斬釘截鐵的。

長喜道：「那麼，我現在相信你，事後再感激你。」

「姑娘！我並不需要妳的感謝，只要遵守一個條件。」

「說吧！是什麼條件？」長喜表現得很硬朗。

「收回妳昨天說的話，當那個人來時，迎他進妳的店，並很快地告訴我，這是一件不難作到的事。」

「原來你是要我用另一個人的性命來換我哥哥的性命。」長喜說到這裏，用力一甩頭。「對不起！我作不到。」

「姑娘！妳很有個性，可惜妳的判斷並不正確。」

「如果你眞把我看成是一個孩子，你可就錯了。這種事我見得太多，復仇的結果必定有人死亡。」

「我不敢保證復仇的結果不會流血，但我卻能保證卽使流血也不會流在妳的店裏，這樣行了麼？」

長喜凝望着他，看神情，她似乎有些心動了。

韓棠又說：「姑娘！我還可以再保證，我的本意不想取他的性命，除非迫不得已。只要他想活，我就讓他活。」

長喜望着他，緩緩地問道：「你眞的會守信用？」

「會。我是一個非常守信用的人。我這麼遠跑來找那個人，就是爲了守信用；凡是我說過的話都一定能做到。」

「好吧！我屈服了，不過，關於我哥哥的事……」

「從現在開始，妳不要去想長貴的事。」

「事實上我不能不想，他是我哥哥。」

「妳放心，他會活着，巴金刹的彎刀傷不了他。」韓棠說完之後跨上了馬，但他並未立刻放馬奔馳。

長喜似乎明白他的意思，立刻伸出了她的手。

韓棠將她拉上馬，然後快速地向女兒城奔去。

奇人奇事／希雲・文

太祖追魂棍

「太祖追魂棍」的來源很古，本來它是由槍法變成的，化槍爲棍，因爲這一路棍法由宋太祖趙匡胤創造出來，故此特別出色，趙匡胤當年單槍匹馬，縱橫天下，做了皇帝，稱做宋國，楊家將的楊令婆也懂得這種槍法，傳於其子楊五郎，後來因爲太祖得了江山之後，誅伐功臣，楊五郎索性出家，走到五台山的文殊禪院，於是，這一路槍法，就傳入佛門之內，再又因爲和尚根本就是戒殺生的，不准用槍，於是改而爲棍。

本來一條長槍，起碼長一丈過外，改造爲棍之後便要割短一點，那一種棍長九尺五寸，最爲合度，因爲它的一邊棍頭特別粗壯，棍尾尖如老鼠，故稱鼠尾棍。

普通的棍法是左右兩邊出擊的，鼠尾棍則不然，它是僅用棍尾出擊，因此之故，必須懂得槍法，然後化槍爲棍，不懂槍法的人，無從施展。

這一路鼠尾棍，有許多種棍法。最正宗的就是太祖追魂棍，後來一傳再傳，透過少林寺，傳入維宗和尚，後來維宗和尚從北方走到南方來，在廣州的白雲寺做了方丈，他的一路棍法也就傳到一般武林子弟，不再稱做太祖追魂棍了，就叫維宗鼠尾棍。

白雲山在廣州的北郊，山深林密，經常有些盜賊出入，隨意殺人，寺內有三尊金佛，每一尊金佛都是重達三百斤的，那些金佛雖然黃澄澄的十分刺眼，遊客看了，覺得稱奇不已，可是，匪徒無法把它斬開，想把三尊金佛帶走，重達九百斤，當然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到，倘若集合三幾十個綠林的好漢入寺盜取金佛，則又碍於寺中的和尚武藝高强，不敢輕舉妄動，故此，那幾尊金佛一直傳留下來。

到了遜清咸豐年間，秀全起義，清軍節節進迫，廣東方面不止有許多民衆响應，而且空門子弟有一部份是贊助太平天國的，其中以佛山的僧人李文茂，塔坡寺的和尚悟能，更加幹得起勁，加上了當地綠林好漢，超過二萬人，由佛山進攻廣州，清兵不敵，只得關上城門抵抗。

那時，白雲山的劇盜蕭忠，乘機殺人放火，先行搜刼三元里，沙河一帶，然後帶齊火把刀槍雲梯，衝上白雲山，想把那三尊金佛刼走。

當時守城的清兵，已經自顧不暇，實在無法抵抗蕭忠，白雲山的和尚只得自行迎戰，幸而他們平時都已經苦練多時，那一枝鼠尾棍打得如狼似虎，維宗和尚下令各僧緊守四邊門戶，他自己手握一枝鼠尾棍，大開山門，大吼一聲，直衝出去，喝令劇盜蕭忠出來拚個你死我活。

當時蕭忠正在指點二三百個嘍囉如何縱火，夜深人靜，維宗和尚穿了灰色的道袍，手快脚快，人影一幌，已經走到眼前來，把鼠尾棍當空一點，蕭忠拔刀應戰，已經慢了一步，他只能够架得住棍尖，怎料鼠尾棍另有一招獨特的手法，忽然之間，改用棍頭出擊，那一枝單頭棍的棍頭極爲粗壯，迎頭痛擊，蕭忠在黑暗中應戰，看不清楚，給那一棍打在頂上天靈蓋上面，登時頭顱爆裂，鮮血四溢，倒地喪生。

維宗和尚殺得性起，施展那一路正宗的太祖追魂棍法，前後左右亂刺亂劈，棍風虎虎，幾百人都給他殺退，何况和尚裏面特別精通武功的人紛紛從山門走出，參加戰鬥呢？當時蕭忠已死，蛇無頭而不行，其他的匪幫便即互相呼喊，各自散去。

經過這宗戰役，維宗和尚的名氣就不止是在山林中威震一時，甚至武林方面，也覺得他是個特別出色的人，無法不拱手稱臣，至於維宗和尚，九十六歲，在白雲山圓寂，他的一路太祖追魂棍法，傳以修己和尚，至於俗家的門徒，只有一個，那是鄭宇星，住在泌涌。

泌涌離廣州不遠，只有二三十里，由黃沙碼頭乘搭沙艇前往，一個時辰便可抵達，附近有一條鄉稱做金溪墟，商民甚衆，一向都是漁米之鄉，過得很寧靜，鄭宇星從維宗和尚學到太祖追魂棍，以及少林拳脚，便在金溪墟設館授徒，因爲門徒裏面，一定要拳脚精通，然後學習槍法，要得好，一手花槍，再學單頭棍，起碼五六年，然後有成，並非所有人都能够學習得到，他亦揀人，然後傳授，設館十年過外，只有譚敏一人，得其眞傳。

譚敏與鄭宇星並非師徒，只係武林中的朋友，當時譚敏家中三代都是名拳師，精通少林的絕招三輾手，到了譚敏那一代，更加威風，從來沒有人向他挑戰而能够取勝的，譚館的名氣响噹噹，某天，譚敏與鄭宇星剛剛在茶樓品茗，偶然碰頭，互相傾慕，於是兩人就相約交換，譚敏以三輾手的招式教授鄭宇星，鄭宇星則以鼠尾棍交換，於是，兩人就變成南少林門的巨子，威震一方。

廣州上西關的一間布之寺，和尚甚衆，在佛門裏面很有名氣，該寺與西門相隔不過一條街，稱做第二舖。

西門的旗下人非常之多，在遜淸時期，因爲有特殊的法律保護，旗下人在廣州中部殺人，還有得追究，如果廣州人誤入旗下人居住的地方，在西門喪生，就連當地官府，也無權過問，故此，廣州人把西門那一區看做禁區。

旗下人多數教練長白山派的武功，出手傷人，往往發招就用絕招出擊，擅長牛角捶，至於武器則以水月刀爲主，所謂水月刀，非常古怪，本來是一柄大砍刀，但却在刀柄用小鐵鍊縛住，到時右手握刀，左手抓住鐵鍊的尾部，用刀砍殺時，趁着對方不防，飛刀出擊，因爲手裏仍握鐵鍊，如果那一刀斬得中對方，是好，倘若斬不中，收回鐵鍊，仍可握刀再戰，故此，那種大砍刀忽遠忽近，既然可以迎擊任何武器，又可以作爲飛刀使用，因此之故，懂得用大砍刀的人，一定是膂力沉雄，武功精湛，就算旗下人，亦非所有人都擅長這一套，其中有一個旗下籍的武師，姓汪，單名一個七，設館在西門之下，擁有門徒數百，聲勢極盛，他的一手水月刀，遠近馳名，沒有人把他稱做汪七，見面只是稱做七爺，就算旗下的武官，也懼怕他幾分。當時布之寺因爲設在上面西關，與西門相差不遠，大雄寶殿之內，方橫三十丈，整齊淸潔，一向有街坊何九在該處賣金魚，那些金魚有大有細，金光閃閃，廣州人喜歡養金魚，多數到該處光顧，何九的生意也就滔滔不絕。

某天，恰當有事，旗下七的門徒陸耀，知道何九養了一對金魚，足足有五寸長，叫做芙蓉尾，非常珍貴，故意到該處欣賞一番，果然名不虛傳，怎料問問價錢，何九索取白銀二十両，陸耀恃着自己的師傅名氣極响，不肯照價付欵，但却想把金魚奪取，何九當然是不肯答應的，陸耀雙拳疾起，一招鐘鼓齊鳴，使用牛角拳的姿勢打在何九左右兩邊額角上面，轟然一聲，何九倒下來，陸耀正想把金魚連同那個大金魚缸捧走，忽聞大喝一聲，有一個和尚直衝出來，叫他留下金魚，賠償醫藥費，陸耀轉身一望，那個和尚並非別人，正是布之寺的方丈修己大師。

陸耀倚仗着旗下七的力量，一向橫行無忌，遷怒於修已和尚，放下金魚缸，便即直衝過去，殊不料修己懂得對方習慣使用牛角拳兼撩陰腿，疾忙閃過一邊，右手一幌，托住對方的左手，然後用左手抓住對方的右手，使出一招帶馬歸槽，把他拖倒。修己和尚原是想教訓他一頓而已，怎料這一拖之勢，陸耀整個跌下來，前額撞在石階上面，登時皮破血流，陸耀忍痛爬起，狼狽而逃，修己和尚知道難免有一場大戰，趕快叫小販救醒何九，用藥敷治，從速把金魚搬走，石階之上，渺然無人，只有他一個人手握鼠尾棍，準備厮殺。

七爺聞訊，勃然大怒，叫陸耀帶人殺奔布之寺，至於他自己，却手握水月刀，率領門徒七人，他們稱做旗下七殺，幾個人殺氣騰騰的衝到布之寺來，準備見面就把修己和尚一刀結果他的性命，乘機衝入寺內搶刼。他們疾走到布之寺的門外，只見山門緊閉，僅有修己和尚一人站着，手握鼠尾棍，知道必有一番厮殺，旗下七殺大喝一聲，手握大砍刀，飛奔過去，其他七殺向修己和尚包圍。

修己和尚已經卸馬運勁，準備厮殺，對方的砍刀剛劈過來，他就施展鼠尾棍的彈勁，用棍尖彈在大砍刀上面，但却不是碰着刀鋒，故此棍尾無傷。

就是那一彈的勁力，大砍刀陡然一聲，分爲兩截，旗下七的左手只是拿着半截刀柄，另外一條鐵鍊，上半截的刀鋒已經跌在地上，甚至雙手也給這種震力震到痲痺無力，猛吃一驚，修已和尚笑着說：「七爺，請你早些知悔，到佛門跪拜，從速改過，否則，命喪黃泉。」

旗下七不敢戀戰，便即轉身連退幾步，但却又不肯服輸，就在這時，綽號七殺的幾個門徒一湧而上，刀劍交加，還有一個是用花槍的，那些人雖然武功不弱，但却門不過修己和尚的鼠尾棍，只見修己和尚握住棍頭，使用暗勁，往前一彈，那枝鼠尾棍的棍尾立刻出現一個圓圈形的棍花，所有武器給棍花碰着，便即脫手而飛，跟着那條鼠尾棍上下翻飛，向那些人左一棍右一棍，不是刺在肩膊，就是刺在大腿上面，雖然他們沒有受到重傷，但已連聲喊痛，倒地呻吟。

剛剛交手就分出勝負來，當然無法再戰，旗下七拱了拱手，向他求恕，然後率領其他門徒扶着傷者回到旗下街醫治。

牲口交到馬伕子手裏，韓棠脚步輕快地穿過店堂，走向後院，這時却有一個聲音叫住了他：「韓兄！」

「嗯！」韓棠站住了：「大金牙！我正要找你。」

「韓兄！你可眞有一套，那妞兒被你搭上啦！」

韓棠沒有去辯駁對方的話，直截了當地說：「大金牙！我可沒工夫跟你說閒話，咱們談談中午的事。」

「哦？」大金牙一副茫然的神色。「什麼事？」

「別裝迷糊，你打算在决鬥要開始的那一瞬間施展你的空空妙手，偷走了巴金刹腰間的彎刀？」

大金牙道：「嘿嘿！您眞是無事不知，無事不曉呀！」

「大金牙！我只要告訴你一件事，當時我也在場。」

「哦？」大金牙有些意外。「您去幹什麼呀？」

「我去看着你施展空空妙手，如果你失敗了，我就會擰斷你的脖子，如果你成功了，也許不能順利地離開現場，我還可以保護你，明白嗎？我管上這檔子事了。」

「嘿嘿！您可眞行！由我去冒風險，您去領人情。」

「錯了。只要你辦成這件事，不但長貴會感激你，連他妹妹也會感激你。大金牙！希望你晌午不要喝酒。」

「這與喝酒又有什麼關係呀？我正要到前面去喝幾杯早酒哩！我呀！是愈喝愈有精神，愈喝愈……」

「大金牙！不用以爲我不明白你，一喝酒你的手就會發抖。還有，蒙人的决鬥場所是不許醉漢在旁參觀的，你滿嘴酒氣，人家都會看着你，那就會誤了你的事，也會送掉你的命。長貴若有半點差池，你就休想活得成。」

大金牙辯道：「其實，你並不了解我，我喝了酒之後……」

韓棠道：「大金牙！我了解你勝過了解我那匹馬。」

這句話是非常不敬的，甚至有侮辱的成份，但是大金牙還是默默接受了，他在韓棠面前，似乎永遠矮了一截。

「這位……也是從內地來的麼？」

韓棠回頭一看，是那位闊少丁月泉，從神色上可以看出，他顯然不想答理，但又不能不理，只得點了點頭。

「貴姓？」丁月泉滿臉笑，很客氣。

「敝姓韓，單名一個棠字。」韓棠又只得報了姓名。

「哦！韓兄！小弟丁月泉，也是由內地來的。」

「嗯！昨天我看見你們下車的。」

「韓兄！恕我冒昧，店裏好像發生了什麼事。」

「有一個蒙古哥們，要找這兒的少掌櫃決鬥。」

「決鬥？」丁月泉似乎很感興趣。「怎麼鬥法？」

「用蒙古彎刀。」韓棠不得不繼續回答。

「哦？」丁月泉的興趣更濃厚了。「我們能去看看嗎？」

「那不是賽馬，沒有什麼好看的。」

「哦！韓兄！聽說蒙古哥們的彎刀都用得很好，那位少掌櫃贏得了嗎？」

「贏不了。」韓棠的辭色已經開始冷淡下來了。

「既贏不了爲什麼還要去？」①（未完）

兩期完俠情故事／樂毅·文　盧令·圖

斷腸簫（下）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林化民和石中英在千佛頂等候湯紫烟，爲車勝男率衆圍擊，正於此際，驀聞一縷簫聲嬝嬝傳來，車勝男着枯竹客、矮冬瓜二護法及數鐵衞生擒林、石二人，她本身則追踪簫聲而去，林、石兩人本非車家堡兩護法及數鐵衞之敵，危急間，石小玉突現身解圍，出手制服車家堡衆人，林、石下手撕去他們各一耳後，縱之使去。林化民和石中英隨着石小玉，回至歷下城湯紫烟居所，等不多久，湯紫烟也自外回來，石小玉搬出酒菜後，嚷着她母親說出她的身份，湯紫烟遂說出十二年前的一段往事來——

玄功廢惡寇　馭劍誅奸徒

原來車家堡是山東境內首屈一指的武林世家，堡主車嘯天，武功卓絕，俠名遠播，武林同道尊之爲「賽孟嘗」而不名。

「賽孟嘗」車嘯天功成名就，富甲一方，威震魯省，應該說得上是志得意滿，了無遺憾才對。

但天下事，能盡如人意者並不常見。對車嘯天而言，也並不例外。

也許是上蒼認爲車嘯天的日子過得太舒服了，而故意給他一點缺陷，使得他年逾四十，而膝下僅有一個女兒——車勝男，同時，在他過四旬華誕的那一年，他的元配夫人也因病去世。

車家堡偌大的事業，沒有一個繼承人，本已使得車嘯天暗懷隱憂，再加上中年喪偶，自然使得他更爲消沉了。

就當車嘯天意志消沉，不時以酒消愁之間，卻由於湯紫烟的適時出現，使得他精神大振，而重新恢復了他以往的蓬勃生氣。

有人說：女人是禍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這些話，對於湯紫烟對車嘯天的影響而言，是非常恰當的。

車嘯天既有「賽孟嘗」之綽號，自然是平常非常好客，門下門客，數以百計。

當然，這些門客，都是學有專長的武林人物，而石中英、石中玉兄弟與林化民，也是車家堡的門客之一，而且，林化民與石氏兄弟之間的私交甚篤。

至於湯紫烟，本係一馬戲班主的女兒，乃父由於賣藝途經歷下時，不幸因年老力衰，及昔年練功時所受內傷復發，而突死異域，馬戲班隨之解體，湯紫烟卻成了流落在異鄉孤雛。

說來這也是孽，就當湯紫烟處境進退維谷之間，卻被車嘯天的女兒車勝男所發現。

由於雙方年齡相若，也很談得來，不但不曾發生同性相斥的現像，而且雙方一見如故，車勝男並立即將湯紫烟引入車家堡中。

車嘯天一見湯紫烟，即驚爲天人，而暗中滋生了納爲繼室的意圖，但由於雙方年齡相差懸殊，同時也由於湯紫烟是他女兒的閨友，只好將這點私心，暗地深藏心底。

江湖兒女，大都是不拘形跡的，進入車家後的湯紫烟，不久即與石中玉結識，而感情也日益增進。

可是，他沒想到，車勝男早就對石中玉吃得死脫，視石中玉爲自己的禁臠了。不過，石

中玉所傾心的卻是湯紫烟，對車勝男，僅僅是虛應故事而已。

這情形，一經被車勝男察覺，三者之間，關係的惡化，自不難想見。

車勝男自幼養尊處優，如果天上的星星能摘下來，乃父也會不計代價去滿足她的。

試想，像這樣一個嬌縱成性的千金小姐，怎能在感情上承受此種打擊。

但她雖因自幼嬌縱而任性，處事卻頗爲冷靜，而城府也極深。

她深深明白，男女之間的感情糾紛，是不可能憑藉家勢，強施壓力所能解決的。

因此，當她察覺他們之間的三角戀情之後，卻不動聲色，而先行獨自冷靜地想好了一個她認爲很絕也很妙的計劃之後，再去跟乃父商量。由於車嘯天本人也對湯紫烟存有染指的企圖，儘管他對愛女的計劃認爲不光明，也太過殘忍，但在色令智昏的情況之下，他也昧着良心，予以支持。

於是石中英被藉故派往外地。

接着，石中玉神秘地病倒了。

石中玉的病，不但神秘，也很離奇。

因爲，由外表看來，毫無病容，一切都很正常，卻就是昏迷不醒。因而使得羣醫束手，莫可奈何。

當然，此情此景之下，最着急的是湯紫烟和林化民兩人。其次，車嘯天父女也表現得非常熱心，出錢出力「延醫」都不遺餘力。

但這些，都無濟於事，石中玉仍然是昏迷不醒。最後是由車勝男獻計，她認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建議乃父四處張貼榜文，只要有人能治好石中玉的奇症，不計任何代價。

這一着，倒還眞管用，榜文貼出三天，就有人應徵。

那是一個白面無鬚，長得頗爲英俊的壯年江湖郎中。替石中玉檢查脈象之後，即很有把握地表示，保證能藥到病除，但他所提的條件卻非常苛刻，那就是要湯紫烟嫁給他爲妻子。

這條件，湯紫烟當然不答應，但爲了個郎的生命，並經車嘯天從旁開導之下，湯紫烟與那江湖郎中，雙方都讓了步。

那就是江湖郎中不再要湯紫烟下嫁，只求一夕溫存，並可以先行將石中玉救醒，只要車嘯天出面保證能履行條件就行。

而湯紫烟在無可奈何之下，也不得不含淚應允。于是，石中玉的昏睡奇症霍然而愈，而湯紫烟卻不得不履行諾言，忍受那個江湖郎中的蹂躪。

但事情眞是巧得出奇，就當湯紫烟忍辱含垢，履行那個江湖郎中的「一夕溫柔」的諾言時，石中英也適時趕了回來，而車家父女在石中英面前，卻又是另一套說詞。

他們向石中英說，湯紫烟是一個喜新厭舊，水性楊花的淫賤女子，與石中玉要好的同時，又跟一個採花淫賊勾搭上。而且，戀姦情熱，對石中玉暗下慢性毒藥，欲將其置于死地。

這一套說詞雖然大出石氏兄弟的意外，但由于先有石中玉的昏迷不醒，後有目前的「捉姦成雙」，卻也不由他們不相信。

不過，由于石中玉與湯紫烟僅係一對情人而並未正式成婚。因此，石氏兄弟當時並未採取捉姦的行動，僅于翌日由石中英出面，直率地向湯紫烟說明，石家淸白家風，不能由一個已失貞的媳婦而有所玷辱，如果湯紫烟對石中玉的感情是出自一片眞誠，就應該成全他，不許再予糾纏，最好是自行悄然離去。

石中英根本不予湯紫烟任何解釋的機會，說完這些之後，立即拂袖離去。

湯紫烟滿腹辛酸，滿懷委屈，無處訴說，也無人可以訴說，甚至她要求見石中玉最後一面也不可得，悲憤之下，幾乎痛不欲生。

也就在這時，車嘯天卻獨自趕來，向她假情假義地，加以勸導，也表明他自己的心意，願意收留她作爲繼室。

湯紫烟當然不會答應，但她自幼在江湖中成長，深知江湖上的險惡，也深知自己這離奇的遭遇，必然會有了某種陰謀，處理不妥當，極可能會危及兩條人命——此時，她已懷了三個月的身孕。

按說，目前的冤屈，使她了無生意，對本身的生死已看得很淡。但當她想到對方陷害她的陰謀時，一股強烈的復仇意念，使她決心要堅強地活下去。因此，儘管她不接受車嘯天的要求，卻不便堅拒，而不得不虛與委蛇，然後，藉機悄然離去。

當她隨乃父在各地賣藝時，曾經遇上一位老尼替她看相，但只是搖頭嘆息，卻不說結果，經她一再請求之後，那老尼才說：「三年之內，妳必然會遭遇到極難解決的困難，到時候，可到華山白石菴去找我，也許會對妳有點幫助。」

所以，當她走投無路時，就想到了那位老尼的話。

最初，她只想找一個棲身之所，將腹中的小孩生下再說，卻想不到那位老尼，卻是一位身懷奇技，而不爲人所知的絕代高人。

湯紫烟這一投奔過去，不但有了棲身之所，也成就了她母女倆的一身無敵武功。

當湯紫烟以一聲長嘆結束她的談話時，石小玉卻搖撼着乃母的肩頭道：「娘，他們使的是甚麼陰謀，您還沒說明哩！」

湯紫烟苦笑道：「傻丫頭，妳平常的鬼聰明，到哪兒去了，這故事已經很明顯，還用得着我另加說明嗎！」

「這是說。」石小玉連連眨動着大眼睛：「石中玉，啊！不！現在，我該叫他爹了，是嗎？」

「嗯……」

「當時我爹的病是他們故意弄的手腳？」

「不錯，當時，妳爹所中的，只是一種普通的千日醉，所有經他請來的名醫，也是被他事先所收買的，所以才一致表示束手無策。」

話鋒略爲一頓，又接着說道：「還有，連我當時接受他們那種混賬的條件，也是在一種半昏迷的神智下……」

石中英忍不住截口訝問道：「他們也在妳身上作過手腳？」

湯紫烟道：「如非是他們事先在我身上作了手腳，當時我不會接受那種條件，二位該明白，生死事小，失節事大，我既然深愛着石中玉，但如果是在神智完全淸醒的狀態下，我是寧可一死殉情，也不會接受那種混賬條件。」

石中英蹙眉自說道：「他們爲甚麼要兜那麼大一個圈子呢？」

林化民搶先接道：「這理由還不簡單，就是爲了使你這個糊塗蛋入彀，便于石中玉心甘情願地，重行回到車勝男的懷抱中去！」

石中英一挫鋼牙，說道：「該死！我眞該死……」

林化民猛地灌了一杯美酒，截口冷笑道：「你的確是該死，因爲，你無形中成了他們的幫兇。」

湯紫烟長嘆一聲道：「二位，事情都已過去，不再提了。」

石中英長嘆一聲道：「紫烟，說實在的，如果妳能狠狠地罵我一頓，甚至揍我一頓，也許我會好過一點……」

林化民道：「不用罵你，也不用揍你，只要你戴罪立功，陪我殺進車家堡去，先將你的弟弟解救出來就行了。」

石小玉蹙眉問道：「林伯伯，難道我爹一直到現在，都一點也不知道這些情形？」

林化民道：「看情形，他是不知道，否則，如果他明知妳娘爲他含冤忍垢，受苦受難，而仍然無動于衷，在車家堡中享受他的溫柔艷福，那他就不算東西了。」

接着，他又加以補充道：「當然，我認爲妳爹還不知道，是有根據的，那就是經我這十多年來在暗中觀察所得，妳爹雖然貴爲車家堡的嬌客，但却不過問堡務，也沒在江湖上走動過，而車家堡中上上下下的人，口中所提到的，是堡主，少堡主，和辛總管，却從未有人提過他這位乘龍快婿，這足以證明他在堡中並不得意，不得意而仍然呆在堡中，更足以證明他對過去的一切，還是一點都不知情，而更有力的直接證據，是方才車勝男決心要將你我殺以滅口。……」

石中英點點頭道：「對對……我也常常想，中玉不是那樣混賬的人，如果他已知道內情，就早該有所表示的了。」

林化民冷冷地接道：「對了，你既然早在十一二年之前，就已知道內情，却爲何不暗中向中玉說明？」

石中英苦笑道：「林兄，請原諒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我常想，憑我石家兄弟，要應付車家堡採取行動，無異是以卵擊石，如果我提前把內情告訴中玉，可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我才不得不藉機遠遊，希望能找到紫烟和你老兄之後，再共商良策，想不到這一蹉跎就是十多年，一直到今宵，才算如願以償……」

林化民截口接道：「夠了，我越聽越煩……」緊接着，又向湯紫烟道：「紫烟，現在，妳是三軍統帥，該如何安排，我們全聽妳的調遣。」

但湯紫烟却目注窗外，幽幽地說道：「朋友，大方一點，進來坐坐吧！」

這一來，自然使得林化民，石中英二人臉色爲之一變，心中暗道：「慚愧」不已。

但湯紫烟也是臉色微變地「噢」了一聲道：「好高明的輕功。……」

同時，遠處也傳來一聲深長而有模糊的嘆息。也由于這嘆息聲太遠，也模糊，以致沒法辨別，這發出嘆息的人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

石小玉一挑秀眉道：「娘，我去追……」

湯紫烟截口接道：「人家已到了百丈之外，而且那人的輕功決不在妳之下，不必白費精神了。」

石小玉道：「娘，您早就覺那厮在外面偷聽？」

湯紫烟道：「是的，我們一開始喝酒，那人就到了，但他很小心，不敢掠近到十丈之內來。」

林化民接問道：「紫烟，妳以爲，那是甚麼人呢？」

湯紫烟道：「連他是敵是友，也沒法分辨，我又怎能判斷他是誰。」

石小玉道：「娘，莫非是車勝男？」

「很難說。」

「娘，方才，妳們沒交手？」

「傻丫頭，說話沒頭沒腦的，妳說的是不是指我和車勝男？」

「是啊！」

「她連我的面孔都沒見到怎會交手哩！」

「這是說，她的輕功比不上您？」

「不錯，她的輕功比我要畧遜一籌，但她的武功却不一定比我差，而且，車家堡中最扎手的人物，並非車家父女，而是他們總管，也就是車勝男的姘頭辛超……」

石中英訝問道：「會有這種事？」

湯紫烟道：「這是絕對正確的，說起來，辛超的武功也是源出于白石菴哩！」

「辛超居然會跟妳同門？」

「不！那厮的武功雖然也是出于白石菴，但却不能算我的同門。而且，我此番到歷下來，主要還是代恩師淸理門戶，其次才是了斷我自己的恩怨。」

此時，天色已經大亮，滿桌的酒菜，絕大部份都進了林化民的肚子，酒足菜飽之餘，林化民一掌將案頭燭火擊滅，含笑問道：「紫烟，既然妳與辛超不算同門，又怎能用上淸理門戶的字眼？」

湯紫烟笑道：「看來，我必須多費一點點唇舌才行了。」接着，却是輕輕一嘆道：「在我入山之後，恩師收過一位綺年玉貌的俗家弟子，當然，現在說來，應該說是我的師妹。我那位師妹，資質特佳，成就比我高得多，但沒有機心，心地又太過善良，而且也缺少江湖閱歷，也就由于這些致命缺點，藝成下山不到一個月，就遭受辛超的暗算而死，她手中的一本武功秘笈，也到了辛超手中，說來這已經是七八年以前的事了。」

林化民「哦」了一聲道：「對了，車家堡倒行逆施，無惡不作的作風，也是最近五六年以來的事，看情形，必然是受了辛超獲得那本武功秘笈的影響？」

「不錯。」

「那麼，令師爲何不早點淸理門戶，而坐令那姓辛的爲害江湖呢？」

湯紫烟苦笑道：「林大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好！駝子洗耳恭聆！」

「事實上，恩師是于我師妹被害一年之後，由于沒有音訊才親自下山查詢，但辛超的手脚，乾淨俐落，毫無綫索可尋，一直到第三年，也就是辛超仗着武功已有成就，而開始爲患江湖時，我恩師才査出事實眞相……」

「當時，令師爲何不殺了那雜種？」

「因爲，恩師已在佛前立誓，終身不開殺戒。……」

「所以，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將這一副千斤重担，交與你們母女倆？」

「是的，但我很慚愧，入門比師妹早，成就比師妹差得多，所以，恩師雖然急于想淸理門戶，我也急于想了斷私仇，却一直到三年之前，他老人家才很勉强地放我下山，而且，行前還一再叮囑，必須等小玉能作我的得力助手，才准採取行動，因爲，辛超羽翼已豐，憑我個人的力量，勢將難免顧此失彼，因而最近三年來，我只好以斷魂簫的神秘身份，在江湖上活動，一方面却在全力培植小玉這丫頭。」

石中英禁不住長嘆一聲道：「紫烟，這十幾年的漫長歲月，可眞够妳挨的。」

湯紫烟嬌笑道：「石大哥，我總算熬出頭了，玉丫頭已够資格作我的主要助手，現在，又得到兩位大哥的協助，我更放心了。」

「我們？」林化民苦笑道：「妳說，我們兩個，也可以協助妳？」

「不錯。」

「照昨宵在千佛山頂的經驗來說，我駝子只能幫妳喝酒。」

「別長他人志氣，二位大哥，我一定有辦法在一個月內，使二位成爲我的得力助手。」

石中英笑道：「紫烟，妳說得够玄，但我却希望能成爲事實。」

湯紫烟道：「一定的，我要求二位大哥，在一個月內，練就一招劍法，和一招掌法。」

「一個月的工夫，就只練一招劍法和一招掌法？」

「是的，而且必須特別加緊研練才行，在這一個月之內，二位大哥必須多多辛苦了。」

「只要能有代價，辛苦一點，倒算不了甚麼。」

「代價自然是有的，一個月之後，像昨宵所遇上的枯竹客與矮冬瓜，二位就自己有力量去收拾他們了。」

林化民忍不住斂聲笑道：「那眞太好了！只是，一個月的時間，未免太長……」

湯紫烟嬌笑道：「林大哥，十幾年的歲月都挨過了，多等一個月，又算得了甚麼。」

石中英點點頭道：「對，對，紫烟，急不如快，現在就請傳授我們的武功吧！」

「現在不行，這兒已被人發現了，必須換一個地方才行。」湯紫烟扭頭向石小玉說道：「丫頭，收拾一下，我們馬上就走。……」

× × ×

車家堡，位于歷下城東二十里的車家集。甲第連雲，佔地廣達百畝，深溝高壘，就像一座具體而微的城池。

過去，它是北六省中，令人敬仰的有數武林世家之一，但如今，它却成了令江湖人側目的罪惡淵藪。

又是一輪明月夜——九月十五的月圓夜。今夜，萬里無雲，星稀月朗，整個大地，都浸沐在如銀月色之中。

在冷月淸輝下，在冷冽夜風中，車家堡是顯得那麼靜謐，那麼安詳。但它的靜謐與安詳，是表面上的。其實，暗中却是刁斗森嚴，如臨大敵。正所謂外弛內張，隨時都會掀起一場令人不敢想像的腥風血雨。

「咚，咚，」「噹，噹，」巡邏的堡丁，淸晰地報出二更二點。

整個車家堡已是一片漆黑，只有堡中央那高聳的建築物中，還透着燈光。

那是車家堡的神經中樞。此刻，少堡主車勝男，正和她那身爲管的總姘頭辛超，在三樓上的一個小花廳中，品茗閑談着，但他們的臉色都很嚴肅。

辛超是一個身材頎長，面相淸癯的中年人，由外表看來，一派斯文，不但看不出來是一個無惡不作的黑道頭兒，甚至也瞧不出他是一個會武功的人。

他，忽然站起身來，走向窗前，推開那糊着精美皮紙的雕花窗戶，凝望着高空的明月，像是自語似地低聲說道：「已是整整地一個月過去了，爲甚麼一點動靜也沒有？」

車勝男嬌笑道：「我想，多半是她們認爲力量不够，自己知難而退了。」

辛超頭也不回地說道：「我可不敢這麼樂觀，勝男，請恕我說句洩氣的話，我們必須作最壞的打算。」

車勝男道：「你爲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她們充其量只有母女兩個人……」

「不錯，她們只有母女兩個人，但一個月以前的事，是妳自己親身經歷的，憑妳的身手，居然會將湯紫烟追脫了，這表示一些什麼哩！還有，憑那小丫頭制住枯竹客等人時的乾淨俐落，如果換了妳也不見得比她更漂亮吧！」

「別老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始終認爲，她們再强也只是兩個人……」

「妳怎能斷定她們沒有別的帮手？」

「如果她們另有有力帮手，就不致於遲遲不敢採取行動了。」

「也許妳說的有點道理，但我心中始終籠罩着一片不祥的陰影，怎麼也抹不掉。」

「你……你究竟在胡想些什麼？」

辛超輕輕一嘆道：「我在想，八年以前，白石庵那個老尼姑所說的話。」

車勝男一怔道：「你認爲湯紫烟就是那個老尼姑所調敎出來的徒弟？」

「唔……」

「我想，天下不會有這麼巧的事，何況，事隔多年，說不定，那老尼姑早已身登極樂了哩！」

「很難說，可惜的是，一個月之前，我不曾見到那母女倆的身法和招式。」

「別胡思亂想了，就算是一切如你所料吧！我相信湯紫烟的成就也決不會高過你去，何況，這些年來，爹也一直在閉關潛修……」

辛超忽然轉過身來，截口問道：「勝男，最近，石中玉的情況如何？」

車勝男嬌笑道：「他也一直在閉關潛修，不過，他修的是醉功和睡功，淸醒的時候，也還是猛唸金剛經，和猛讀禮運大同篇。」

「也一直沒有出過門？」

「是的。」

「以前，他對克用的感情很冷淡，最近情況如何？」

「他明知克用不是他自己的骨肉，怎能好得起來。」

辛超蹙眉接道：「勝男，我始終覺得，石中玉這種消極和忍讓的態度，非常可疑。」

「可疑？爲什麼？」

「如果妳和他易地而處，像目前這情形，妳會如何安排自己？」

「這個……」車勝男蹙眉反問道：「你認爲他這種忍讓和消極態度，也是故意裝成？」

「非常可能。」

「即使果如你所猜想，那又有什麼用，憑他原有的武學，即使是瞞着我們潛修苦練，再練上半個甲子，也趕不上咱們目前一半的成就呢。」

辛超沉思着接道：「勝男，對石中玉我想好了一個安排他的辦法，希望妳不要反對。」

「你的意見，我幾時反對過的。」車勝男嬌笑着道：「但我希望能先行知道，如何安排他。」

辛超道：「我要派人去『保護』他，必要時，予以刼持，作爲與湯紫烟談判的人質。」

「你想得太可怕了！」

「這叫作有備無患，當然，誰也不希望情況會壞到那種程度，但俗語說得好，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先有了萬全的準備，才能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好，就照你的意見去作吧！」車勝男接問道：「你打算派誰去保護他？」

「派八大護法中人。」辛超揚聲接道：「來人！」

一個青衣侍女，應聲出現門口，嬌應道：「總管有何吩咐？」

辛超沉聲說道：「去請牛護法和計護法，叫他們馬上到這兒來。」

「是……」

袋烟工夫過後，兩個年約半百的灰衫老者，緩步進入小花廳中，兩人一同躬身施禮道：「參見少堡主，辛總管。」

這兩位灰衫老者，就是車家堡中八大護法中的牛冲和計全。計全是關外的獨行大盜，牛冲則是橫行雲貴地區的盜魁，一如枯竹客、矮冬瓜，在江湖上都是响噹噹的一流高手。

同時，所有八大護法中人，他們的身手和在江湖上的份量都大致不相上下的。

按一般江湖組織的慣例，護法是很崇高的職位，除了該一組織的首腦人物之外，旁人是沒法指揮的。

至於總管，聽起來好像還不錯，其實，不過是一個奴才頭兒，其地位，是不能與護法相提並論的。

但目前的情形却恰恰相反，身爲護法的人，居然用參見主子的禮節對待總管。

由這一點，也就不難想見辛超在車家堡中

飛揚跋扈的情形。

也不難想見，辛超雖然還掛着總管的名義，但事實上，卻早已成為車家堡的堡主了。

辛超點點頭，儼以主子的語氣說道：「請二位到來是有非常重要的任務託付，請坐。」

「謝總管！」「兩位大護法在一旁坐下之後，由牛冲問道：「總座有何吩咐？」

辛超道：「從現在開始，二位專責維護本堡駙馬爺石大俠的安全，二位都知道，本堡已處於特別戒備情況下，敵人隨時會發動突擊，搏殺一開始，我可能沒工夫再對二位指示機宜，所以，二位必須現在記好，如果萬一情況惡化時，二位必須立即刧持石大俠，以石大俠的生命為要挾，迫令對方撤退，到時候我會及時趕來處理，明白我的意思嗎？」

牛冲接問道：「這是說，總座所說的敵人，就是石大俠的朋友？」

「比朋友的關係還要深切得多。」

「這……我明白了。」牛冲與計全同時點頭。

「好，現在，二位就開始執行任務。」

「是……」

牛冲、計全二人躬身退走之後，車勝男苦笑道：「超哥，你……變了。」

辛超一楞道：「我哪一點兒變了？」

車勝男道：「以前，你豪氣干雲，目無餘子，連各門派的掌門人，你都不放在眼中，但現在，你卻對個湯紫烟如此小題大作起來。」

辛超苦笑道：「但願我是小題大作，也但願我的料想是錯誤的。」

車勝男將她的嬌軀徐徐地偎入他的懷中，媚笑道：「超哥，最近這一個月以來，我們很難得要……要好了，現在，你抱我到……到床上去……」

她的熱情和媚態使他暫忘記了一切煩憂，很粗獷地，一把將她的嬌軀抱起，向裏間的寢室走去，並在她的香腮上親了一下道：「妳呀！是一隻永遠餵不飽的饞貓……」

寢室的門兒關上了，關住了滿室春光。

可是，卻關不住那放蕩形骸的蕩笑，若斷若續的呻吟，和重濁的牛喘聲，所譜成的令人聞之悠悠神往的樂章。

驀地，一縷簫音，劃破寂靜的夜空，也打斷了由寢室中透出的狂蕩樂章。

簫音清悅激昂，有如千軍陷陣，萬馬嘶鳴，充滿着金戈鐵馬的殺伐之聲。

那寢室的房門，呀然而啓，辛超車勝男二人一面匆匆地整理衣衫，快步走出。車勝男更是鬢亂釵橫，俏臉上的酡紅還沒消褪哩！

辛超扭頭瞟了一眼，蹙眉說道：「勝男，先將頭上整理好再出來……」

車勝男白了他一眼道：「都是你！」

辛超苦笑道：「好！就算是我不好吧！妳這樣子怎能見人……」

車勝男瞪了他一眼，又返身向寢室走去。

簫音仍在不斷地傳來。

石小玉、林化民、石中英等三人已進入車家堡的大門之內，對他們三人而言，車家堡的深溝高壘，森嚴警衛，已完全失去作用了。

林化民一馬當先，站在廣中大聲嚷叫着：「車勝男辛超，你們這對狗男女，快點出來領死！」

他的叫嚷未畢，「颼颼」連响，已捷如飛鳥地，縱落六個夜行人，將石小玉等三人圍在核心。

這六個人，也就是車家堡中，八大護法中除了牛冲、計全以外的六個。當然是包括已於一個月前，在千佛山頂，失去一隻耳朵的枯竹客與矮多瓜在內。

很顯然，辛超已知道來者不善，不顧以等閒人物沒死，所以，一上來就是車家堡中的一流角色。

枯竹客首先冷笑一聲道：「這叫作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要來，……」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又有一批勁裝大漢蜂湧上來，為數總在五十人以上。

俗語說得好：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敵不過人多，那批勁裝大漢雖然是一些二三流角色，但在人多勢衆，一湧而上的情況之下，卻也是夠令人頭痛的。

因此，枯竹客的胆量也更為壯大起來，不等對方的人開口，又扭頭向矮多瓜說道：「呂兒，你們五位纏住那小丫頭，由我先索還一個月以前的割耳之恨……」

石小玉截口嬌笑道：「別那麼緊張，我可以暫時站在這兒不動，有本事你們儘管先向林伯伯索還一個月以前的割耳之恨。」

林化民接着笑道：「枯竹客，林某人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你們既然執迷不悟，一定要為虎作倀，現在，我所要的，可就不是一隻耳朵啦！」

枯竹客怒聲道：「林化民，我不信你還能將我的……咬去……」

他的話沒說完，眼前人影一晃，香風拂處，脆响隨傳，已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而揍人的石小玉，竟然像是根本不曾移動過似地，仍然傲立原處，寒着一張稚氣未褪的俏臉，連連冷笑着。

枯竹客就像是被鬼怪揍了兩記耳光似地，心中一肚子的憤恨，卻因他的主子還沒出場，也深知面前這小煞星不好惹，不敢再口頭上開罪，只好怒視着石小玉道：「妳……說話算不算數！」

石小玉冷然接道：「此話怎講？」

「妳說過，站在那兒不動的！」

「哦！那只怪你不說人話，懂嗎？」

枯竹客被兩記耳光揍昏了頭，直到石小玉點明，才知道是一句粗話惹的禍。

他對石小玉是無可奈何，只好打掉門牙和血呑，卻將怒火完全發洩在林化民的身上。而向着林化民虎吼一聲，撲了過去，並怒叱道：「林化民，老夫要撕下你的兩隻耳朵……」

林化民身形一閃，避過對方那含憤的一擊，並朗聲笑道：「沉住氣，再來過……」

話聲未落，枯竹客又像旋風似地撲過來。

這回，林化民沒再閃避，但現場中人，除了石小玉、石中英二人之外，竟沒人看清林化民是如何出手，而枯竹客已結結實實地挨了一掌。

這一掌，正中前胸，由於正好迎着枯竹客的前衝之勢，掌力也格外沉重，但聽「蓬」的巨震聲中，枯竹客當場被擊得連退三大步，「哇」地噴出一大口鮮血之後，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徐徐萎縮，終於躺了下去。

一個月以前，不堪一擊的林化民，如今居然一出手就擊斃一個八大護法中人，這意外的變化，使得其餘五個護法一齊臉色大變，而紛紛揮舞着兵刃，向林化民進擊。

石小玉嬌喝一聲：「林伯伯，讓我來。」

她是劍及履及地，話出招隨，一陣金鐵交鳴聲中，那五個護法，已被她一招「橫掃千軍」，逼退八尺之外。

林化民向石中英一使眼色，雙雙揮劍進擊，並沉聲喝道：「賢侄女，殺惡即所以行善，這批魔崽子都是死有餘辜的武林敗類，妳可千萬不要手軟……」

話聲中，慘號連傳，五個護法中又倒下兩個。

石小玉嬌笑着道：「林伯伯，我知道！」

但見一道銀虹，繞場一轉，僅剩的三個護

法，已被石小玉腰斬兩個。

只剩下一個矮多瓜了，矮多瓜本來也難逃石小玉那石破天驚的一擊的，但由於他個子矮，像一個肉球似地，貼地一滾，才暫時逃過一刼。

但他驚魂未定，林化民的長劍也抵着他的前胸冷笑道：「矮多瓜，給你一個便宜，自己了斷吧……」

一聲洪烈佛號，劃空傳來道：「阿彌陀佛，林施主劍下留人！」

話到人到，一道人影，有如長虹經天似地，疾射當場，現出一個身材高大，手持鐵禪杖的披髮頭陀。

此人人高馬大，滿臉橫肉，眼似銅鈴，手中的鐵禪杖，估計至少也在八十斤以上。

這頭陀人未到就叫劍下留人，顯然是急於要救下矮多瓜的一條命，卻沒想到，反而發生了反效果。

性烈如火，嫉惡如仇的林化民，那本已抵上矮多瓜胸前的長劍，順勢一送，慘號聲中，飛起一脚，將矮多瓜的屍體踢得帶着一蓬血雨，射落三丈之外。

那頭陀臉色一變之下，揮杖橫掃，並怒吼一聲：「林化民，你欺人太甚……」

這同時，石小玉一面飛身支援，一面促聲喝道：「林伯伯不可輕敵……」

林化民仗着新練成的一招白石庵絕藝，得心應手地，連斃對方八大護法中人，心中感到無比痛快中，的確有輕敵之意。

而且，他本來是背向那頭陀，聽到背後勁風激盪時，仍然是依樣畫葫蘆，身隨劍轉地，一劍橫擦過來——

但也就在這當兒聽到石小玉的警告，也看到那頭陀的威力無匹的杖勢，而臨時卸勁飄身，就着那旋身之勢，閃退丈外。

這也是林化民臨敵經驗豐富，應變神速所致，否則，這一招硬接下來，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因為，姑且撇開其他的因素不談，光是那七八十斤重的鐵禪杖，憑蠻力橫掃之勢，也不是像長劍之類的輕兵刃所能抗拒的。

但那頭陀雖人高馬大，身手卻非常活靈。他，一杖落空之上，虎吼一聲，進步欺身，如影隨形地，仍然是揮杖橫掃——

這些事說來雖嫌冗長，但實際上，由那頭陀含憤進招到跟踪追擊，也不過是一刹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這時，石小玉已適時趕到，她居然單足踏在那橫掃着的鐵禪杖上，隨着那禪杖橫掃之勢，左手發出一股柔和掌力，將那已勢難逃過攔腰一杖的林化民推出丈外，右手長劍卻順着杖身疾削而下，口中並嬌叱一聲：「撒手！」

石小玉年紀雖輕，但她這一手卻表現得十分的漂亮。

像她這種站在敵人杖頭上，救人攻敵，於同一刹那間完成的絕藝，固已令人大開眼界，巳她攻敵的手法，也是妙不可言。

因為，她的長劍，是貼着對方的杖身下削，使得對方如果不撤手放棄禪杖，則不但一條手臂要報廢，生命也勢將難以保存。

但那頭陀的身手也非常高明，用心也非常狠毒，他不但不肯撒手，反而左手一揚，凌空一指，點向石小玉的「會陰」大穴。

須知與婦人女子對敵而攻向對方的「會陰」或「乳根」重穴，是為人所不恥的下流動作，也是江湖上的大忌。

但平心而論，站在那頭陀的立場，要想化險為夷，保存自己的顏面，卻是不得不出此下策。

果然，他這一「絕」招，收到了他所預期的效果——

就當石小玉的長劍以寸許之差削上他的手腕時，忽然撤劍一個倒翻，飛縱三丈之外，並怒叱一聲：「無恥老賊！」

那頭陀並未乘勢追擊，只是呵呵大笑道：「小娘子好高明的身手……」

石小玉却扭頭向驚魂甫定的林化民問道：「林伯伯，這賊頭陀是什麼來歷？」

林化民道：「沒人知道他的來歷，由於他的左手只有三個指頭，一般人都稱他為八指頭陀，擅長降魔杖法，練就一身鐵布衣功夫，一般刀劍，已沒法傷得了他……」

八指頭陀截口笑道：「那已是十年以前的事，現在，即使是寶刀寶劍，也傷不了佛爺我啦！」

不等對方接腔，又目注石小玉問道：「小娘子，由妳方才所表現的『柳絮飄風』身法，一定是華山白石庵百了老尼的……」

石小玉截口怒叱道：「混賬東西，我師祖的法號，也是你能叫的！」

八指頭陀冷笑道：「叫叫她的名字，算得了什麼，妳知道佛爺左手上的兩個指頭，是如何失去的嗎？」

「難道是我師祖替你削去的？」

「不錯。」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已經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

「我師祖已於二十年前立誓不開殺戒，她老人家於立誓之後，仍然要削去你的兩個指頭，足證你是個罪大惡極，死有餘辜的人……」

「不錯，佛爺我早該死了，我能活到今天，為的就是要找老賊尼報斷指之仇，本來，我是準備殺上華山去的，二十多天前，碰到這兒的辛總管，他說妳們師徒們到這兒來，所以，佛爺才等在這兒……」

石小玉截口笑道：「等姑奶奶超渡你……」

八指頭陀道：「不！我要先向妳化個緣，佛爺生平最大的嗜好，就是喜歡年輕而又漂亮的女人，妳雖然年紀還小……」

一聽他越說越不像話，林化民截口怒叱道：「老賊閉咀！」

八指頭陀冷笑道：「林駝子，不是佛爺過度輕視你，現在，你已不够資格在我面前張牙舞爪。」

林化民道：「這個，我有自知之明，但目前，有我的賢侄女在，用不着我動手，我只是問你幾句話。」

「可以讓你作個明白鬼，問吧！」

「看情形，這些年來，你矢志復仇，一直在閉關苦練武功，現在自認功力精進，够力量復仇了？」

「你只猜對了一半，我的武功精進，是另有奇遇，最近才功德圓滿。」

「車家堡的正主兒，為何不出來？」

八指頭陀笑道：「你們這三個，也不是正主兒呀！你聽，那簫音時斷時續，顯示湯紫烟正被這兒的正主兒追得在東躲西藏哩！」

不錯，那隱含殺伐之聲的神秘簫音，仍在嬝嬝地傳來，不過，卻不是八指頭陀所說的時斷時續，而是飄忽不定，像是發自你的耳邊，也像是由四面八方發出，令人莫知其所自來。

很顯然，湯紫烟使的是傳音功夫中最上乘「六合傳音」之術。

還有一個奇異的現象就是那與業已伏誅的六個護法同來的五十多個勁裝大漢，已一個個像鬥敗的公鷄，也像是中了邪似地，以兵刃拄地，支撑着身子，顯得搖搖欲倒。

這情形，很明顯，那些人，已被斷腸簫的簫音所制住了。

林化民，石中英二人精目環掃，禁不住目

光爲之一亮。

是的，以神秘簫音，傷人於無形的奇跡，他們算是已經親眼見到了。

但八指頭陀却是臉色一變，旋即目注石小玉邪笑道：「小娘子，春宵一刻值千金，妳就早點對佛爺我佈施一番吧……」

「老賊找死！」

早已蓄勢待發的石小玉，隨着嬌叱聲，身隨劍進，只見一道精虹朝八指頭陀疾射而去。

金鐵交鳴聲連綿不絕，人影飛閃中，傳出八指頭陀的邪笑聲：「小娘子勁道十足，佛爺好開心呀！」

畧爲停了一下，又邪笑道：「小娘子，令堂是一位大美人，佛爺對美人是最有胃口，我已要求辛總管莫傷了她，交由佛爺享用，人家說，先砍竹子後挖筍，現在，佛爺我是先吃嫩筍再砍竹，哈哈……」

旁觀的林化民，石中英二人，只見到兩團人影飛旋着，感覺到勁風激盪，劍氣侵肌，至於誰佔了優勢，可根本看不出來，甚至於誰是誰的人影，也沒法分辨。

但由於八指頭陀在不斷地說着邪話，而石小玉居然悶聲不響的情況中，不難想見，石小玉即使不是落了下風，也必然是由於所受壓力奇重，而沒法分神說話了。

這情形，自然使得林化民，石中英二人暗暗心焦，可是他們却沒法帮忙，而只有暗地祈禱，希望湯紫烟能趕快趕來。

八指頭陀的邪笑又起：「小娘子，別吊胃口了，給佛爺躺下來吧……」

「嗆」地一聲，石小玉被震得連退五大步才拿樁站穩。

八指頭陀一面一步步地進逼，一面邪笑道：「小娘子，妳不躺下，佛爺可要霸王硬上弓啦……」

道情形已很明顯，石小玉不是八指頭陀的敵手。

但一股女兒家的傲勁，却在支持着她不肯後退，仍在默運神功，準備拚命。

八指頭陀邪笑着，仍在一步步地逼近……

危機已迫在眉睫，使得林化民，石中英二人已忘去自己的份量，不自覺地一齊飄落石小玉身邊。

八指頭陀邪笑道：「是啊！這種事，多少姑娘家想都想不到，又有什麼可怕的，而且，佛爺雖是粗人，却很懂得憐香惜玉……」

「打！」一聲勁叱，打斷了八指頭陀的邪話。

只見一綫黑影，帶着破空銳嘯，向八指頭陀疾射而來。

八指頭陀揮杖一格，但聽「嗆」地一聲，飄落一片枯葉。

一片枯葉擊在鐵禪杖上能發出「噹」的響聲來，這一份功力，已到駭人聽聞的程度。

因此，使得八指頭陀當場臉色大變地，沉聲問道：「什麼人？」

「魔魔尊者……」

隨着話聲，只見一道人影，由十多丈外的一株參天古柏有如行空天馬似地，疾射當場。

這位驀地出現的怪客，身形乍落，不容許有人看淸他的外表，立即悶聲不響地，展開一場搶攻，將八指頭陀圈入漫天劍影之中。

這一場惡鬥，比起片刻之前的那一場，更爲精彩激烈得多，不但石中英，林化民二人更無法看淸楚戰況的實際情形，連石小玉也禁不住張口結舌地呆住了。

少頃之後，林化民才向石小玉悄聲問道：「小玉，那是不是令堂？」

石小玉苦笑道：「不是。」

「那麼，那是誰呢？」

「他不是自稱魔魔尊者嗎！」

「妳認識魔魔尊者？」

「不！我聽都沒聽說過。」

林化民向石中英苦笑道：「是啊！這麼高明的人物，怎麼我們都沒聽說過。」

石中英輕嘆道：「以江湖之大，身懷絕藝，而不爲人所知的人物太多了，你想想着，一個月前，你曾知道有白石菴這麼個所在嗎？」

接着，又苦笑道：「不管他的來歷如何，他是友非敵，那是錯不了的。」

「廢話！」林化民搶白了對方一句之後，轉向石小玉問道：「小玉，妳要不要上去助他一臂之力？」

石小玉搖搖頭道：「用不着。」

「妳已看出那賊頭陀落了下風？」

「是的，而且我也看出這個帮我們的人，使的也是咱們白石菴的慧光劍法。」

「啊！那就更不可思議了。」

「連我都猜想不出他究竟是什麼人，二位伯伯當然更是沒法猜測呀……」

那嬝嬝簫音忽然中止。

只聽辛超的語聲怒喝道：「湯紫烟，咱們不用捉迷藏了，妳如果算一號人物，就該大大方方的站出來，咱們一刀一劍的當面解決。」

激戰中的八指頭陀忽然促聲說道：「辛兄快來帮我……」

辛超的語聲訝問道：「那是誰？」

八指頭陀道：「是一個蒙面怪客，他自稱是什麼魔魔尊者。」

車勝男冷笑道：「好！我來帮你……」

沉沉夜色中，一道人影，由大廳屋頂上疾射而來。

一聲淸叱：「老賊躺下！」

也不知是挨了一掌，還是挨了一脚？只見八指頭陀那高大的身軀，被震飛七八尺高，飛向丈遠之外，他那根巨大的鐵禪杖墜地時所發出的「嗆」然巨震，使得剛剛射落當場的車勝男，爲之掩耳不迭。

八指頭陀一被擊斃，林化民等人總算已看清了這神秘的魔魔尊者的外表。

那是身材修長，身着靑布短裝，頭上戴着黑布套，只有一雙精目露在外面的怪人。

這時，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但他却沉穩如泰山似地站在那兒，動也不動。

石小玉首先打破沉寂，向他福了一福：「多謝這位伯伯……」

魔魔尊者精目中異彩連閃，凝注着石小玉揮揮手，却沒沒說。

車勝男叱道：「拿下你的鬼布罩。」

魔魔尊者搖搖頭，仍未說話。

車勝男怒聲道：「你是啞巴？」

魔魔尊者目光烱烱地凝視着車勝男，還是沒開口。

車勝男冷笑道：「你以爲不說話，老娘就奈何不了你。」

這回，魔魔尊者輕輕地嘆了一聲。

「好！老娘先揭下你這個鬼布套……」車勝男說話之間，身形捷如鬼魅似地，一晃而前，五指箕張地，向魔魔尊者的頭部抓下。

但魔魔尊者竟然視如未見地，仍然靜立着，一直等對方的五指即將抓下時，才身形一閃，同時雙手一式「分花拂柳」，向外一撥。

原來車勝男作勢要抓下對方的布套，是虛招，因而在她的手指業已接近對方頭部時，忽然冷笑一聲，雙手改抓爲掌，倏地一沉，擊向對方的前胸。

車勝男這一手，算得上是既狠且毒。

但魔魔尊者似乎看透了對方的心思，也對對方的招式極爲了解，因而很從容，也很巧妙地，那麼雙手一撥，就將對方的攻勢化解了。

依常情來說，車勝男的用心被看破，招式被化解了，她的處境也非常危險，因而心頭一驚之下，本能地向後疾退三丈。

但更令她感到意外的是，魔魔尊者並未把握有利的時機，乘勝反擊，仍然靜立原處，只是莫測高深地，又輕輕嘆了一聲。

這情形，自然使得車勝男滿不是滋味地，一張俏臉由紅變白，由白變青，片刻之間，變了好幾種顏色。

終於，她老羞成怒地，雙目中寒芒暴射，「嗆」地拔出了肩頭長劍。

只見她劍尖上寒芒吞吐，有如蛇信，向對方沉叱道：「見不得人的東西，亮兵刄！」

魔魔尊者搖搖頭，仍未開口。

一個纖巧身影，疾奔而來，並邊走邊嚷道：「啓稟少主，大事不好。」

那是一個勁裝佩劍的青衣女郎，只見她俏臉煞白，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當她到達車勝男身邊時，竟像是脫力似的倒了下去。

車勝男臉色微微一變道：「什麼事？」

那靑衣女郎道：「少主……本堡所有男女鐵衞，都像是中了邪，全身都軟癱了。」

車勝男一挫銀牙道：「我知道，妳再辛苦一趟，回去告訴牛護法和計護法，聽到我的嘯音時，立即帶人到這兒來。」

「是……屬下爬也要爬回去……」

那靑衣女郎對車勝男很忠心，也很倔强，儘管她也是受了湯紫烟的簫音禁制，而被廢了功力，却仍能趕來報信，並仍然掙扎着站了起來，踉蹌地向裏面奔去。

魔魔尊者又輕嘆一聲，轉身緩步離去。

車勝男怒叱一聲：「給我站住！」

魔魔尊者倒眞還聽話，竟然聞聲止步。

不過，他站是站住了，却仍然未開口，甚至也沒有轉過身來。

車勝男精目中厲芒一閃，突然振劍疾撲。

但魔魔尊者却像是背後長有眼睛似地，當對方的劍芒臨體的刹那之前，突然橫移二丈，長身疾射而去。

車勝男怒叱一聲：「留下命來……」

怒叱聲中，也飛身追撲。

但她身形才起，大廳屋頂上却傳來辛超的急促語聲道：「勝男快來帮我……」

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兩道人影如流星趕月似地，疾瀉廣場。

車勝男那凌空騰射的嬌軀，半途一個折轉，橫裏截向後面追趕的人。

「嗆」地一聲巨震過處，車勝男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丈外。

這時，石小玉等人才看清楚，最先瀉落廣場上的是辛超，追在後面，一劍將車勝男震退的却是湯紫烟。

湯紫烟凜若天神似地傲立當場，俏臉含霜，精目在對方兩人身上一掃，披唇一哂道：「車勝男，不用急，既然來了總得作個了斷。」

車勝男冷然接道：「湯紫烟，過去，車家堡待妳不薄。」

湯紫烟冷笑一聲道：「也包括故設圈套，以下流手段，汚我淸白，奪我丈夫嗎？」

車勝男怒聲道：「妳要不要臉，誰是妳的丈夫？」

「妳知我知，在場的人都知道，石中玉是我事實上的丈夫，這兒，還有他的親骨肉，」湯紫烟表現得很平靜地，接着說道：「不錯，有一段時間，車家堡的確待我很好，也爲了眷念這一點香火情，今宵我不殺妳，但這個危害江湖的組織，却必須剷除，妳車勝男得自白石菴的武功，也必須追回……」

一個蒼勁語聲截口冷笑道：「湯紫烟，你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語到人到，一道人影，像天蛛倒掛似地，疾瀉當場，現出一個身裁魁偉，鬚髮斑白的灰衫老者來。

此人就是久已不過問堡務，閉關苦練武功的車家堡堡主車嘯天。

湯紫烟淡淡地一笑道：「堡主別來無恙？」說罷微一欠身。

車嘯天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道：「托福！托福！」

湯紫烟接道：「既然堡主覺得我的話很好聽，我就索性多說幾句。」

車嘯天冷然接道：「事到如今，我想，已沒甚可說的了！」

湯紫烟道：「有得說的，比方說，方才我跟令嬡所說的話，也同樣適用於堡主你。」

「這是說，妳也可以饒我一命？」

「不錯！」

「盛情心領了，湯紫烟，老夫勸妳還是替妳自己安排後事吧！」

這當兒，一旁的辛超，精目溜轉，忽然冷不防地，騰身而起，向堡外疾射而去──

林化民忙喝道：「紫烟，快截住那廝！」

但湯紫烟却一點也不急，居然淡淡地一笑道：「這賊子逃不了的……」

她話聲未落，圍牆上忽冒起一道人影，揮掌向辛超迎頭痛擊，並沉叱一聲：「回去！」

「蓬」地一聲巨震，辛超那凌空激射的身形，被震得凌空三個觔斗，瀉落地面。

那截住辛超的人，竟然是那神秘的魔魔尊者。

他，卓立圍牆上，戟指着辛超，冷然叱道：「辛超，作得像個男子漢一點快退回去！」

辛超冷笑道：「見不得人的東西！你以爲辛大爺想逃走？」

魔魔尊者道：「你是不是想趁機開溜，你自己心中明白！」

辛超怒聲道：「我是察覺有人潛伏在這兒，才特地趕來一看究竟的。」

魔魔尊者道：「是嗎！本尊者不會走，現在，你可以退回去了。」

這位很少說話的魔魔尊者，此刻居然一下子說出很多話來，但他的嗓音很不自然，顯然是故意裝出來的，而不是他本來的嗓音。

這時，車勝男手下的那個靑衣女郎去而復返，向車勝男低聲說道：「少主，那……那個人不見了。」

車勝男一怔道：「妳說的是誰？」

靑衣女郎道：「屬下說的是……姑爺。」

車勝男臉色一變道：「怎麼會不見了？」

「屬下不知道。」

「牛冲和計全呢？」

「他們被制住穴道，屬下沒法解開。」

「妳下去。」

「是……」

車勝男臉色陰晴不定沉思之間，辛超已回到她身邊，悄聲道：「勝男，妳瞧出那個蒙面的人的來歷了吧？」

車勝男一怔，道：「你是說，蒙面人的就是──？」

辛超道：「我敢斷定，九成是石中玉。」

他們的交談，雖然用的是最低的音量，但由於在場的人都是內功精湛的武林高手，兼以又沒人打岔，因而都能聽得很淸楚。

因此，辛超的話聲一落，所有的目光，都一齊向魔魔尊者投射過去。

不！也有一個人是例外的，那個唯一例外的人，就是湯紫烟。

湯紫烟像是早已知道了魔魔尊者的眞實來歷，當現場中所有的目光都投射過去時，她却狀如未覺似地，仍然靜立着，只是俏臉上的肌

肉在不停抽搐着。

車勝男目注魔魔尊者，口中漫應道：「不錯，經你提醒，我也有此同感。」

辛超苦笑道：「我早就提醒過妳，設法將他除掉，可是妳卻不同意……」

車勝男截口接道：「可是，他整日裏喝醉後蒙頭大睡，目前這身高明武功，又何由而來的呢？」

辛超道：「一定是白石庵那個老賊尼在暗中攪鬼……」

「唔……」車勝男點點頭：「讓我來問問他。」

一頓話鋒，目注仍然卓立圍牆上的魔魔尊者，揚聲問道：「你就是石中玉？」

魔魔尊者的嗓音忽然變得很自然地道：「不錯，不過那是多年以前的姓氏，現在，我叫魔魔尊者。」

由於他的嗓音已恢復正常，現場中，凡是過去認識石中玉的人，都已聽出那的確是石中玉的嗓音。

因而現場中除了湯紫烟、石小玉二人之外，全都身軀爲之一震。

其中，激動得最厲害的是林化民、石中英二人，但他們二人卻都强忍着，沒出聲招呼。

車勝男沉聲喝道：「石中玉，揭下你頭上的布套！」

「可以……」

石中玉應聲將頭上的黑布套揭了下來，現出一張清癯而略顯蒼白的臉龐，但頭上卻是牛山濯濯，而且戒疤都是新炙成的。

車勝男冷然道：「你是幾時出家的？」

石中玉道：「這是今宵天黑以後的事，主持受戒的是百了神尼……」

「你的武功，也是那個老賊尼傳給你？」

「勝男，神尼雖然不計較妳，但妳該留點口德，不錯，我的武功是神尼傳授，而且，遠在十年以前，當她老人家發現八指頭陀落腳在這兒時，就開始了。」

「你的保密功夫，可夠出色！」

「……」石中玉輕輕嘆了一聲。

「那麼，對於過去的一切，你也早就知道了？」

「不！對於過去的一切，我雖然暗中懷疑，卻沒人將內情告訴我……」

「這是說，你還不知道？」

「現在我已經知道了，那是今宵受戒之前，當着神尼面前，由紫烟親口告訴我的。」

「你相信她的一面之辭？」

「我相信事實。」

「百了老尼傳你武功，爲的是對付我？」

「不！我的主要任務是對付八指頭陀，至於對付車家堡和辛超，是紫烟的事，我不過是站在輔助的立場。」

這時，一旁的林化民、石中英二人，總算已解開了心中的一些疑團：原來湯紫烟已和石中玉面談過，知道有石中玉在暗中協助，所以方才，才肯讓石小玉獨膺艱鉅，她自己卻放心大胆地在暗中戲弄車家堡的人，並乘機以籟音毀去了堡中的次要人物的功力，一則避免那些人碍手碍脚，再則可以減少殺孽，算得上是一舉兩得……

車勝男一挫銀牙道：「石中玉，我一向待你不薄，想不到你卻在暗中計算我！」

石中玉由圍牆上飄落當場，首先向石小玉深深地盯了一眼，然後向林化民、石中英二人歉笑道：「林兄，大哥，請原諒我，待會再作詳談。」

林化民、石中英二人，都默然點了點頭。

石中玉這才向車勝男正容說道：「勝男，妳的確有過待我不薄的時候，這一點我非常承情。」

車勝男冷笑道：「現在，你幫我的敵人來對付我，這就是非常承情的表示？」

石中玉臉色一沉道：「可是，你們父女故設圈套，玷污紫烟的清白，拆散我跟紫烟的姻緣，陷我於忘恩負義之境，無顏見人而不得不進入空門，這份隆情厚誼，我卻消受不起！」

車勝男默然垂首。

石中玉長嘆一聲道：「至於妳的額外贈品——綠頭巾一頂，我倒並不計較……」

車勝男截口怒叱道：「住口……」

這時，一直在一旁發呆的石小玉，忽然挨向乃母身邊，悄聲問道：「娘，他……他就是我爹？」

說着，並抬手向石中玉一指。

湯紫烟點點頭道：「是的。」

石小玉蹙眉道：「他爲什麼要當和尙？」

湯紫烟道：「方才，他自己不是已經說明了嗎！他負疚太深，無顏見人。」

石小玉道：「可是，這不是他老人家的錯啊……」

湯紫烟道：「但站在他的立場，卻不能不引疚自責。」

石小玉搖撼着乃母的手臂道：「娘！您不肯原諒他老人家？」

「沒有啊！」湯紫烟長嘆一聲道：「事實上他也是被害人之一，我又怎能怪他。」

石小玉含淚嬌笑道：「娘，您眞好，待會，我一定要求爹立卽還俗……」

湯紫烟截口苦笑道：「傻丫頭！眞是孩子話……」

只聽石中玉沉聲說道：「勝男，我正告訴妳：我和紫烟都珍惜你們父女倆過去的一點香火之情，都不願過爲已甚，只要毀去你們一身功力就行了……」

車勝男截口冷笑道：「我眞該感謝你們的仁慈！」

石中玉道：「車家堡變成目前這等爲害江湖的藏汚納垢之所，追根究底，辛超實爲罪魁禍首，首惡必誅，車家堡更須徹底改革……」

辛超挺身而出，截口怒叱道：「放屁！」

車嘯天叱道：「小雜種！你辦得到嗎！」

車勝男揚聲說道：「爹！別跟他廢話了，咱們先聯手宰了這個忘恩負義的匹夫！」

石中玉苦笑道：「兩邊都是忘恩負義，我眞成豬八戒照鏡子，裏外都不是人啦！」

這時湯紫烟也向她的愛女悄聲吩咐着：「孩子，先幫妳爹支持五百招，記着，三人中，以車勝男功力最低，莫跟其他兩人硬拚……」

只聽車勝男怒叱一聲，道：「你本來就不是人……」

石小玉疾射乃父身邊，低聲說道：「爹！玉兒幫您。」

石中玉臉上的肌肉抽搐着，以左手撫摩着他愛女的如雲秀髮，輕輕一嘆道：「孩子，爹對不起妳。」

石小玉美目中淚光閃爍，卻是仰臉嬌笑道：「爹！您沒什麼對不起我，對不起我們的是他們。」

說着，並抬手向車家父女和辛超等三人一指。

車勝男冷哼一聲：「小雜種乳臭未乾，何苦要强行出頭！」

石小玉也冷笑道：「車勝男，別廢話了！你們三個聯手上吧！看我們父女倆能不能超度你們！」

車勝男厲笑道：「好！老娘先擠出妳的蛋黃來！」

緊接着，扭頭沉喝一聲：「上！」

「上」字出口，人已當先揮劍進擊，車嘯天、辛超二人也幾乎是同時撲出，一場無比激烈的惡鬥，也隨之展開。

三對二，在人數上，是車家堡方面佔盡了優勢。

而且，論個別功力，車嘯天與辛超都並不比石中玉差上多少，而車勝男更是比石小玉要强上三籌。

因此，惡鬥一經展開，連林化民、石中英二人也看得出來，石中玉父女所受的壓力是相當沉重的。

但他們也看得出來，石中玉父女雖然處於劣勢中，但他們防守相當嚴謹，並且間或還能伺機反擊，所以短時期內，不致有什麼危險。

一旁掠陣的湯紫烟，靜立原地，顯得氣定神閑，對目前這場罕見的惡鬥，似乎漠不關心，就像她是一個局外人似地。

石中英殊感不安地，拉了一下林化民的衣袖，悄聲問道：「林兄，紫烟她是怎麼了？」

林化民悄聲答道：「我想……她是方才以籟音廢除堡中數以百計的人的功力時，消耗眞力太多，目前是在借機會調息。」

石中英連連點首道：「唔……有道理，有道理……」

林化民輕嘆一聲道：「可惜你我都太差勁了，在這緊要關頭，卻沒法幫忙。」

石中英蠻自信地道：「不要緊，再過個一年半載，總有你我揚眉吐氣的時候。」

林化民道：「你還好意思要他們傳授武功呢？」

石中英笑道：「他們好意思不教嗎！」

林化民道：「目前是特殊場面，才顯得我們太差勁，其實，有着這一個月以來的成就，你我都應該很滿足才對。」

「你忘了，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啊！」

「眞要如你所說，一年半載之後，你我可沒有用武之地了哩！」

石中英不禁一怔，問道：「林兄，你此話怎講？」

林化民笑道：「到時候還會有够份量的壞人，讓你我去殺嗎？」

石中英禁不住啞然失笑道：「哦！你原來說的是這個。」

林化民笑問道：「怎麼，我的顧慮沒道理嗎？」

「有道理！」石中英含笑接道：「但你儘管放心，天下壞人，就像是專供宰食的豬仔一樣，永遠殺不絕的。」

他們口中談笑着，目光卻始終不曾離開鬥場，也偶而向湯紫烟投過匆匆的一瞥。

此時，正邪雙方惡鬥已愈二百招，但戰況卻仍然是拉鋸式的膠着狀態，石中玉父女固然不會扭轉劣勢，車家堡的人也沒法佔更多的優勢。

對石中英、林化民二人而言，目前這場惡鬥，固然是見所未見的激烈，同時也還另有一個奇特之處，那就是正邪雙方的的劍法，都是源出於白石庵的慧光劍法，不過，石中玉父女所使的，係經百了神尼改良過的，招式顯得更爲玄妙而已。

至於湯紫烟，早已以長劍拄地，正式在閉目養起神來。

當雙方惡鬥快要接近五百招時，石家父女長劍運轉已顯得遲滯起來。

車勝男一面加緊搶攻，一面冷笑道：「看你們還能支撐多久！」

湯紫烟雙目忽張，黑夜中看來，有如電炬似的目光向鬥場一掃，沉聲喝道：「辛超聽着：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現在，我要替我的師妹和屈死在你手中的千千萬萬冤魂，向你討還！」

辛超縱聲大笑道：「湯紫烟，妳儘管將妳的渾身解數使出來，辛大爺一定伺候得妳淋漓盡緻就是……」

湯紫烟冷笑一聲：「不知死活的東西！死到臨頭，還要逞口舌輕薄！」

緊接着大喝一聲，道：「中玉，小玉，你們閃開！」

石中玉父女應聲虛晃一招倒縱五丈外。

在此同時，一道精虹，騰昇三丈有奇，以無比快速之勢，繞場一匝。

只聽車嘯天驚呼一聲：「馭劍術……」

像刀切似地，車嘯天的語聲戛然而止。

那繞場精虹，也忽地消失。

那罪魁禍首的辛超，已身首異地，橫屍當場。

那無頭屍體的四肢，還在抽搐着。

車嘯天、車勝男父女倆，滿臉沮喪，無比委頓地，站立當場，各以長劍拄地，支撐着那搖搖欲倒的身體。

湯紫烟則是一臉肅容，仰首凝着月朗星稀的夜空，默然無語。

她的臉色是蒼白的，胸脯也劇烈地起伏着，很顯然，方才這石破天驚的一劍，固然發揮了無與倫比的威力，卻也使她消耗了太多的眞力。

這剎那之間，現場中一片死運寂，空氣也好像凝結了似地。

少頃之後，石小玉悄然挨近乃母身邊，悄地叫了一聲：「娘……」

湯紫烟收回凝注夜空的目光，手撫愛女香肩，凝注車嘯天父女沉聲說道：「堡主，我再說一遍，爲了顧念過去的一點香火情，我已替二位保留一成眞刀，希望二位革面洗心，找一個隱蔽所在，好好安渡餘年。」

接着，又轉向石中玉說道：「中玉，這兒的善後事宜，還得請你費神，我已請石大哥、林大哥二位，暫時在這兒幫助你，玉兒也暫時留在你的身邊，讓她領署一下，渴望了已久的父愛……」

石小玉截口訝然問道：「娘，您不留下來嗎？」

湯紫烟苦笑道：「娘是苦命，也是勞碌命，今宵這一戰，還只能算是拉開序幕，以後，還够忙的哩！」

抬手一指辛超和八指頭陀的屍體，輕輕一嘆道：「這兩個人的師門，都大有來頭，也最護短，今後的麻煩，勢必接踵而來，所以，諸位的武功，不但不能放下，而且還必須隨時隨地，利用機會淮修……」

聽到這裏，林化民、石中英二人，禁不住互相投過會心的一笑。

石小玉苦笑一聲，道：「娘，現在您要去哪兒？」

湯紫烟道：「我現在去見妳師祖，爲了上述的事情，向她老人家請示機宜。」

「幾時回到這兒來？」

湯紫烟道：「我想，最多半個月一定回到這兒來。」

這時，車勝男以無比怨毒的目光，凝注着湯紫烟，切齒恨聲說道：「湯紫烟，妳不殺了我們父女，總有一天，妳會後悔的！」

湯紫烟嬌笑道：「車勝男，僅憑妳這句話的用心，我敢斷定，將來後悔的，必然是妳自己。」

緊接着，目光環掃羣豪，揚聲說道：「諸位，湯紫烟暫時告辭，再見！」

話落，長身而起，像經天長虹似地，在夜空中畫上一個美妙的半弧，一閃而消逝於沉沉夜色之中。

——全文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二

古龍·文
盧令·圖

吸血蛾

一劍難絕命　七星不勾魂

三月。

烟雨江南。

×　　×　　×

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雙燕飛過了牆頭，常護花的人猶在院中。

雨粉已披濕他的衣衫，他却似並無感覺，一面的落寞。

他的目光亦同樣落寞，既沒有低顧周圍的落花，也沒有追隨雙飛的燕子，就落在手中的信箋之上。

×　　×　　×

素白的紙，蒼黑的字。

每一個字幾乎都是歪曲而斷續，就像是寫這封信的人當時正在極度恐懼的狀態之中，連筆桿都無法握穩。

這可能就是事實。

因爲這正是一封求救的書信！

×　　×　　×

——吸血蛾日夜窺伺左右，命危在旦夕！

×　　×　　×

入眼驚心，常護花的胆子雖然一向都很大，讀到這兩句，亦不免一驚。

「吸血蛾？什麼吸血蛾？」

他一再沉吟，一面的落寞轉變爲一面的疑惑，匆匆將信讀完，終於舉起脚步。

他的脚步輕盈如落花。

×　　×　　×

花徑的前面，一座小小的亭子。

兩個花一樣嬌美，花一樣纖弱的女孩子對坐在亭中，笑語在亭中。

她們的語聲婉轉如春鶯，笑面却亦如春花一樣。

就連她們的名字，也是春花的一種。

小桃一身的衣裳桃紅，面色却稍嫌蒼白，小杏的一身衣裳雖然杏白，面色反而比小桃更像桃花。

她們本來是稱霸長江的女賊——「橫江一窩女王蜂」之中的兩隻惡蜂，現在却溫柔如蝴蝶，留在萬花莊，侍候常護花左右。

這非獨因爲常護花救過她們的性命，還因爲常護花是她們心目中的英雄，賊中之君子！

她們自稱是萬花莊的花奴，常護花的女侍。

常護花始終將她們看做朋友。

也只是朋友。

這是她們惟一不滿意的地方。

她們却仍然快樂。

只要能夠留在萬花莊，她們就已經開心。

萬花莊四季花開，常護花亦是終年一面笑容。

她們喜歡花，更喜歡常護花那一面既親切，又迷人的笑容。

常護花也很少有不笑的時候。

所以現在看見常護花面無笑容的走過來，她們不由都嚇了一跳。

她們立時就想到一件不尋常的事情已經發生！

×　　×　　×

笑語聲刹那停下，小杏小桃不約而同站起了身子。

常護花兩步跨入，一揚手中的信箋，忽問道：「這封信是什麼人拿來的？」

小桃道：「一個家丁裝束的中年漢子，自稱是崔義，來自聚寶齋。」

常護花方待再問什麼，一旁小杏已搶着問道：「這到底是誰的信？」

常護花緩緩的道：「聚寶齋的主人崔北海。」

小杏道：「他是不是你的朋友？」

常護花一聲輕歎，道：「以前是。」

小杏追問道：「現在呢？」

常護花淡應道：「不是了。」

小杏沒有再問下去，她知道常護花是怎樣的一個人，崔北海如果不是太令他厭惡，太對他不起，他絕不會將這個朋友不當做朋友。

小桃一旁却接上口，道：「他這次寫信給你有什麼事？」

常護花道：「要我去救他。」

小桃道：「是要還是請？」

常護花道：「要！」

小桃道：「莫非這個崔北海還未知道你經已不將他當做朋友？」

常護花道：「豈會不知道？」

小桃奇怪道：「如此怎麼他還送來這封信？」

常護花道：「因爲還是朋友的時候，他曾經救過我一次，那一次雖然沒有他的帮忙我亦未必死得了，畢竟也已接受了他的帮助，領了他的情。」

他一頓，道：「他知道我絕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小桃道：「他這是挾恩求報。」

常護花道：「據我所知他並不是這種人，也許這一次，事情實在太恐怖，太突然，他方寸大亂，自己又實在無法應付，不得已才找到我。」

小桃道：「他到底惹上什麼麻煩？」

常護花目光又落在手中的信箋之上，道：「你們可曾聽說有一種叫做吸血蛾的東西？」

「吸血蛾？」小桃偏着頭，想了想，轉顧小杏。

小杏正瞪大了眼睛望着她。

常護花看在眼內道：「你們都沒有印象？」

小桃道：「到底是什麼東西？」

常護花道：「我也不清楚。」

他想想又道：「從字面看來，那該是一種嗜血的蛾。」

小桃忽然抬起頭，盯着亭上的一條彫樑。

一隻蝴蝶正停在那條彫樑之上。

七彩繽紛的蝴蝶，雖不是日光之下，花叢之中，仍覺得美麗非常。

小桃其實是盯着那隻蝴蝶，道：「依我看蛾就像是蝴蝶……」

常護花截口道：「外形看來是有些相似，很多地方其實都兩樣，蝴蝶是晝出夜伏，蛾則是晝伏夜出，蝴蝶靜止之時雙翅直立於背後，蛾則分豎左右。」

他非獨對花卉甚有研究，對昆蟲也是一樣。

小桃道：「最低限度，有一點完全相若。」

小杏一旁忍不住問：「那一點？」

小桃道：「牠們都不喜歡血，更不會吸血。」

常護花道：「所以事情覺得奇怪。」

小杏小桃怔住在那裏。

常護花迎風展開信箋，道：「崔北海之所以給我這封信，就是因爲吸血蛾日夜窺伺左右，命危在旦夕。」

小杏小桃又是一怔。

小桃脫口道：「眞的有這種事情。」

常護花道：「從這封信看來就是眞的了。」

小杏插口道：「這也許只是一個人的外號。」

常護花道：「不是。」

小桃又問道：「怎麼那種吸血蛾竟然會找上他？」

常護花忽然打了一個寒噤，就是連語聲也變得古怪起來，道：「因爲他的妻子是一隻吸血蛾的化身，是一個蛾精！」

小杏小桃反而笑了起來。

小桃笑着道：「你也相信世間有所謂妖魔鬼怪？」

常護花道：「我這樣說只因爲信上是這樣寫。」

他才將信箋遞出，小杏小桃巳一齊搶在手中。

她們很快就將信看完，面上的笑容却全都不見了。

小桃青着臉，道：「這個崔北海的腦袋有沒有問題？」

常護花道：「三年前沒有，現在就不知道了。」

小桃說道：「你巳經三年沒有見過他了？」

常護花仰眼望天，微喟道：「整整三年了。」

小桃問道：「三年前，他娶了妻子沒有？」

常護花搖頭。

小桃道：「這是說你還沒有見過他的妻子？」

常護花頷首道：「還沒有，不過很快就可以見到的了。」

小桃吃驚道：「你決定要去？」

常護花道：「非去不可。」

小桃囁嚅道：「你不怕他的妻子眞的是一個蛾精。」

常護花道：「現在不怕。」

小桃道：「哦？」

常護花道：「因爲現在我連一隻吸血蛾都沒有遇上。」

小杏一旁忽又插口道：「走一趟也好，反正我們巳很久沒有外出。」

常護花笑笑，道：「這一次我只是一個人前往。」

小杏「嗄」一聲，沉默了下去。

小桃也變得沒精打采。

她們都知道，常護花決定了的事情，絕對沒有人能够要他改變。

常護花笑接道：「私人的恩怨，我實在不想你們插手。」

小杏小桃都沒有作聲。

常護花連隨問道：「送信的崔義走了沒有？」

小桃道：「我叫了他在偏廳等候你的答覆。」

× × ×

人仍在偏廳。

崔義居然認得常護花，一見他進來趕緊就站起身子。

常護花瞪着他，道：「果然是你。」

崔義作揖道：「常爺還記得小人？」

常護花道：「你追隨崔北海出入好像不少年的了。」

崔義道：「小人世代都是侍候崔家的主人。」

常護花「哦」了一聲，轉問道：「你離開之時，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崔義結結巴巴道：「主人一連好幾天被吸血蛾驚擾……」

眞的有吸血蛾這種蛾存在！

常護花不其一怔，追問道：「你也見過那種吸血蛾？」

崔義搖頭道：「我沒有。」

常護花道：「其他的人呢？」

崔義道：「據我所知也沒有。」

常護花道：「見過的莫非就只是他一個人？」

崔義苦笑道：「這方面，我也不大清楚。」

常護花轉又問道：「崔北海將信交給你之時還說過什麼？」

崔義道：「只吩咐我盡快將信送到萬花莊。」

他也的確巳盡快。

信三月初七送出，今天才三月十三。由聚寶齋到萬花莊，並不祗六日的路程。

常護花想想又道：「當時你看他可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崔義道：「主人當時的面色非常難看，一雙手不住的在顫抖。」

常護花沒有再問下去，因爲他知道再問也不會問出什麼。

他霍地回頭振吭吩咐道：「備馬！」

侍候在門外的一個老蒼頭應聲方待退下，院外忽然傳來一聲馬嘶。

小桃小杏竟然巳替他準備好了馬匹。

常護花一笑舉步，崔義緊緊的跟在後面。

× × ×

雪白的披肩，黃金吞口，紫色皮鞘的寶劍。

小桃替常護花繫上了寶劍，小杏連隨亦替他扣好了披肩。

常護花含笑登馬。

× × ×

院中花如海，門外亦是花蔽天。

烟雨迷濛，落英繽紛。

一聲輕叱，常護花策騎奔入了烟雨落英之中。

紫騮嚼勒金銜响，衝破飛花一道紅。

× × ×

三月初一。

夜二更。

一鈎淡月天如水。

崔北海就像是這水中的游魚，心情舒

暢極了。

只値三百両黃金的幾件珠寶竟然賣出了五百両黃金，的確是一件値得高興的事情。

他送走了客人，懷着五百両黃金的票子，踏着輕快的脚步，穿過了廻廊，走過了花徑，回到後院的書齋。

這個書齋是他讀書的地方，亦是他收藏財富的地方。

書齋的一面牆壁之上，有一道暗門，門後有一道石級，直通一個地下室。

由暗門到地下室，一共有七重機關埋伏，除了他，沒有人能够平安通過這七重機關埋伏。

他有這信心。

因爲這七重機關埋伏都是他親自設計，他親自監造。

他本是一代巧匠「玄機子」的關門弟子，深得玄機子機關裝置的眞傳，這七重機關埋伏更是他的精心傑作。

他確信，它們的可靠，深知它們的威力。

暗門的開關裝置在壁上掛着的一幅古畫之後。

唐伯虎的古畫，他只是隨隨便便的掛着，因爲他珍藏的珠寶，比起這幅畫何止貴重千倍。

現在他正站在這幅古畫之前。

明亮的燈光照耀之下，壁上畫上留下了他高大的影子。

他將畫掀起，影子便彷如當頭撕開。

這種情形他巳不知道經歷過多少次，就是這一次，他突然生出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也就在這剎那，他的影子突然消失！消失在一個奇怪而巨大的影子之中。

絕不是他的影子突然變得巨大而奇怪，是一樣東西，突然出現在他的身後，奪去了那原來落在他身上的燈光。

是一樣東西，絕對不是人！

無論怎樣看，那都不像是一個人影，完全不像，倒像是一隻蝴蝶的影子。

靜止的影子，動也不一動。

這個影子出現的未免太過突然！

崔北海一怔，半身猛一矮，一矮之後才疾轉過去。

那一個影子立時蓋住了他的臉，他亦幾乎是同時看眞了那一樣東西。

並不是一隻蝴蝶，那是一隻蛾！

一隻晶瑩如碧玉的青蛾，正附在書案上那盞燈的紗罩上。

燈光中，那隻蛾通體閃爍着妖異的幽光！

幽光中一雙血紅的眼睛。

並不是眼睛！

那只是一雙眼狀的血紅紋，左右分佈在青蛾的第二對翅上！

眼狀的血紅鱗紋周圍，亦是血紅的纖細鱗紋，彷彿佈滿了血絲。

血絲彎彎曲曲的由下向上伸展，凝聚在那雙「眼」的上方，就像是一雙眼眉，橢圓的蛾肚更像是一個鼻子。

驟看來，那簡直就像是一張面，沒有嘴的面。

鬼面！

人，大概還不會有一張那麼恐怖的臉龐。

這張面之上，便是這隻蛾的第一對翅，上面也有那種血紅的鱗紋，稀少而淡薄，牠的第一對翅，就像是一頂奇怪的碧玉冠。

碧玉冠的中央當然就是蛾首的所在。

蛾首的左右各有一條羽狀的觸角，還有一雙球形的東西，這才是牠的眼睛。

這雙眼睛，竟與牠翅上那雙眼睛完全一樣顏色，紅得就像是鮮血，而且還在閃光。

血光！

這雙閃爍着血光的眼睛彷彿在瞪着崔北海！

崔北海有這種感覺。

這剎那之間，他突然由心生出了一種恐懼。

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

他很想將目光移開，可是那剎那，他突然發覺自己的眼睛巳經痲木，整個身子彷彿都開始痲木。

那一雙血紅的蛾眼，似乎蘊藏着一種奇大的魔力，吸住了崔北海的眼睛！就連崔北海的魂魄，也好像巳被吸住了。

他開始感覺到自己的魂魄正漸漸離開自己的軀殼。

也就在這時，他看到了那隻蛾的口。血紅的蛾口，當中吐出了一支血紅的吸管，針一樣燈光中閃光！

一股森冷的寒氣幾乎同時從崔北海的脚底升起，亦尖針一樣，迅速的刺入了他的心！

他心頭一凜，神智一清，整個身子立時如同浸在冰水之中，魂魄亦像是同時飛回。

他的眼瞳同時露出了恐懼之色，就像是突然想到了什麼可怕的事情！

他脫口突然一聲驚呼——

「吸血蛾！」

這完全不像他的聲音。

吸血蛾三字出口，他臉上的肌肉亦巳扭曲，驟看來，那同樣不像他的臉龐。

他彷彿就突然變了另外一個人！

哧一聲異响，那盞燈的紗罩上同時出現了一個小孔，青蛾那一支血紅的吸管正插在洞中。

這支吸管顯然非獨外形如同尖針，實質亦如同尖針一樣銳利。

好像這樣的一支管自然亦不難刺入人的肌膚。

瞪着那被刺破的燈罩，崔北海只覺得自己的肌膚亦巳被刺破，體內的鮮血正迅速的被抽出體外！

他的手冰冷。

冰冷的雙手早巳一齊按在腰帶之上。

那並非一條普通腰帶，腰帶之內藏着他成名江湖的「七星絕命劍」！

——三尺長的軟劍，劍身上嵌着七顆星狀的暗器，一劍刺出，內力勁透劍身之時，那七顆星狀的暗器便飛脫疾擊，出其不意的取人性命！

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在他那一劍「七星絕命」之下保得住性命！

「七星奪魄，一劍絕命」！

對人是這樣，對蛾又如何？

吸管已縮回，針一樣大小的一點特別明亮的光芒照在蛾首之上。

靜寂的書齋中突然响起了「霎霎」的異聲。

蛾翅已開始抖動。

崔北海一顆心却開始收縮。

「霎霎」之聲更响亮！

拳大的一隻青蛾突然變得掌一樣寬闊，「霎霎」聲中竟越變越大！

燈罩逐漸被青蛾掩蓋！

崔北海瞳孔亦暴縮，汗流披面！

「沙」一聲，蛾霍地離燈飛起，惡鬼一樣撲向崔北海！

蛾首的一雙眼，蛾翅的一雙眼狀花紋，就像血在火中燃燒，血在火中閃動！

吸管又吐出，劍一樣刺出！

吸血蛾！

崔北海撕心裂肺一聲怪叫，七星絕命劍終於出手！

閃電一樣的劍光，寒星一樣的冷芒，一劍七星，同時飛擊！

七星奪魄，一劍絕命！

奪奪奪奪的七聲異响，七顆星形的暗器疾釘在桌面之上！

紗罩劍光中一斷爲二，嗤一聲高飛！燈中的火蕊亦同時在劍光中兩斷，飛入了半空！

整個書齋驟然暗下來！

那盞燈的火蕊，就像是鬼火般半空飛舞！

蛾呢？

那剎那之間，魔鬼般幻變撲擊的那隻吸血蛾突然變得通透，只剩下一個閃亮發光的輪廓，劍一到，就連那個輪廓都消失了。

魔鬼般消失！

崔北海張目四顧，汗流披面！

他的劍忽又伸出，接住了那半空落下的火蕊，移回燈油上！

燈又再燃起，漸漸的又變得明亮。

明亮的燈光下，崔北海看得很清楚，書齋中只有他一個人。

沒有蛾，蚊蠅都沒有一隻。

方才的所見難道只是幻覺。

他俯身拾起了剛掉在地上的那一截燈罩。

燈罩上赫然有一個尖針般大小的洞孔，那個洞孔也正就在方才那隻吸血蛾的吸管刺入的地方。

絕不是幻覺！

崔北海全身都冰冷。

× × ×

三月初二。

午前，湖畔。

水如碧玉山如黛，湖畔則柳重烟深。

春色濃如酒。

崔北海心頭的憂愁却是比酒還濃，濃得化不開。

昨夜的事情猶有餘悸。

他走在柳烟中，脚步沉重。

眼前的景色雖然秀麗，他却是視若無睹。

他那裏還有這種心情。

今天他所以到這裏來，只因爲在這裏可以找到杜笑天。

杜笑天是他的朋友，也是這個地方的副捕頭，使得一手好刀，人亦聰明，先後曾經破過好幾件棘手的案子。

有人說，如果杜笑天的背境有楊迅的一半優越，這個地方的總捕頭就會是杜笑天，而不是楊迅。

對於這些說話杜笑天並沒有表示任何的意見。

他看來很滿意副捕頭這個職位。

現在他正走在崔北海身旁，那樣子就彷彿已沉醉在山色柳烟湖光中。

他亦是專誠爲了欣賞這一帶的風景而來。

因爲他剛辦完了一件案子，正要鬆弛一下緊張的心情。

崔北海走到他的身旁他才知道。

他驚訝的望着崔北海。

在這裏遇見崔北海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他清楚崔北海的爲人。

這裏並不是崔北海這種喜歡享受的人來的地方，何況崔北海又是獨自一個人？

崔北海也在望着他，面上神色非常特別。

杜笑天奇怪極了。

他還是笑笑，打了個招呼，道：「你也喜歡這個地方？」

崔北海目不轉睛，說道：「不怎樣喜歡。」

杜笑天笑道：「這就巧極了，我也實在想不到竟會在這種地方遇上你。」

崔北海道：「我想得到。」

杜笑天一怔，道：「哦？」

崔北海道：「我到過你家，你家裏的人告訴我你來了這裏。」

杜笑天恍然道：「你到這裏來，莫非就是爲了找我？」

崔北海頷首。

杜笑天詫異的問道：「什麼事情找得我這麼急？」

崔北海脚步一收，道：「的確有一件事情請教。」

他半身一轉，又舉起脚步，竟是向原路走回去。

杜笑天只有跟着。

崔北海一邊走，一邊又道：「我知你足跡遍天下，見識多廣，這件事這地方的人也許聽都沒有聽說過，你却未必會全無印象。」

杜笑天忍不住追問道：「到底是什麼事？」

崔北海打了一個寒噤，道：「你可知吸血蛾這種東西？」

「吸血蛾？」杜笑天又是一怔，道：「你是說生長在瀟湘山野林間的那種吸血蛾？」

崔北海喜道：「你果然知道。」

杜笑天笑道：「我本是來自瀟湘。」

崔北海道：「這最好不過。」

杜笑天轉問道：「你突然問起我那種東西幹什麼？」

崔北海不答反問：「那種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

杜笑天壓抑住心中的詫異，回答道：「就是一種蛾。」

崔北海問道：「與一般的蛾，完全一樣？」

杜笑天道：「外形是一樣，顏色却與衆不同。」

崔北海追問道：「是什麼顏色？」

「青綠色。」杜笑天道：「青綠得就像碧玉，眼却是紅色，鮮血一樣的紅色，在牠第二對翅之上，還有一對眼狀的花紋，亦是鮮紅如鮮血，眼紋的附近，更是佈滿了血絲的血紋。」

崔北海道：「是不是因爲吸嘸了人獸的鮮血，所以才變成那個樣子？」

杜笑天搖頭，道：「你也聽說過那個傳說？」

崔北海說道：「難道，就只是一個傳說？」

杜笑天頷首笑道：「本來就是的。」

崔北海道：「如此又豈會叫牠們吸血蛾？」

杜笑天道：「就因爲牠們那對血紅的眼睛，那對血紅的眼紋，與及分佈在兩翅之上血絲一樣的紋理，無知的土人認爲完全是由於牠們吸血所致，給了牠們這一個稱呼。」

他一頓，接下去：「也並不祇是吸血蛾一個名稱，還有人叫牠們做鬼面賊。」

崔北海不覺點頭，道：「從背後看來，那的確就是一張鬼面。」

杜笑天笑笑，忽問道：「你何時見過鬼了？」

崔北海一怔道：「從來沒有見過。」

杜笑天道：「那你怎會知道，鬼面是什麼樣子？」

崔北海道：「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人面絕不是那個樣子。」

杜笑天笑接道：「此外亦有人叫牠們做雀目蛾，魔眼蛾，這是由於牠們第二對翅之上的那一對眼狀花紋。」

崔北海道：「魔眼比雀目，適切得多了。」

杜笑天道：「嗯。」

崔北海問道：「那種蛾，果眞不會吸血？」

杜笑天道：「本來就不會，牠們翅上的血紋生來就已經有的了。」

崔北海道：「你能够肯定。」

杜笑天沒有回答。

崔北海盯着他。

杜笑天看看崔北海，苦笑說道：「我雖然還不能够肯定，却也沒有見過吸血蛾吸血，更且沒有聽過任何人說及。」

崔北海道：「也許見過的人都已被吸血蛾吸乾了體內的血液後，都已變成了死人。」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又道：「死人是絕不會說話的。」

杜笑天苦笑道：「也許眞如你所說，不過以我的所知，蛾類並不喜歡血。」

崔北海道：「難保有例外。」

杜笑天一再搖頭，道：「我始終認爲，那只是一種傳說。」

崔北海微喟，道：「我也希望那只是一種傳說。」

杜笑天道：「哦？」

崔北海接道：「最低限度我就不必再担心。」

杜笑天愕然道：「你在担心什麼？」

崔北海道：「担心吸血蛾，吸吮我的血。」

杜笑天更加奇怪，不由的問道：「你什麼時候見過吸血蛾了？」

崔北海道：「昨夜？」

杜笑天驚訝道：「昨夜。」

崔北海道：「我雖然聽說過吸血蛾這種傳說，從來可沒有到過瀟湘，也沒有見過那什麼吸血蛾，就只是昨夜……」

杜笑天截口道：「這樣你怎能確定昨夜所見的就是吸血蛾？」

崔北海一聲輕嘆，道：「因爲昨夜突然出現於我書齋之內的那隻蛾與傳說中所描述的那種吸血蛾完全一樣。」

杜笑天奇怪的道：「瀟湘離開這裏雖則並不怎樣遠，吸血蛾亦可能飛到這裏來，這可是前所未有。」

崔北海道：「我亦是從來沒有聽說過曾有人在這裏看見吸血蛾出現。」

杜笑天道：「這也許是由於環境不大適合的關係，不過環境並不是完全沒有變化，吸血蛾的飛來這裏也不是絕對沒有可能。」

他笑笑，又道：「就是看到了一隻吸血蛾也不必這樣担心，在瀟湘的時候我見得也不算少的了，現在又何嘗不是活得很好。」

崔北海道：「你看到牠們的時候，也許牠們早已吃飽了肚子，並不想吸血。」

杜笑天大笑道：「也許是的。」

崔北海沒有笑，愁眉苦面。

杜笑天獨笑實在不是滋味，收住了笑聲，道：「我看你昨夜一定是給那隻吸血蛾嚇慘了。」

崔北海無言頷首，並沒有否認。

杜笑天接問道：「昨夜那隻吸血蛾不成就企圖吸你的血？」

崔北海微微變色，道：「我看牠的確有這種企圖！」

杜笑天又在笑，道：「結果牠吸了你的血沒有？」

看他的樣子，簡直就當崔北海在說笑般。

崔北海却始終沒有笑，也不在乎杜笑天的態度，道：「沒有，牠剛要撲到我身上，我的劍已出擊！」

杜笑天吃驚的道：「怎麼對付一隻蛾你也要用到兵器？」

他那個樣子，那種說話的語氣，分明在譏諷崔北海的小題大做。

崔北海毫不在乎，說道：「還用到暗器。」

杜笑天道：「一劍七星？」

崔北海正色道：「我全都用上了。」

杜笑天這才眞的吃了一驚。

他終於發覺崔北海完全不像在說笑。

七星奪魄，一劍絕命，這本是崔北海的成名絕招，等閒不示人，也要非危急關頭，絕不會輕易出手。

他連忙問道：「結果怎樣了？」

崔北海道：「我一劍七星痛擊之際，那隻吸血蛾就不見了。」

杜笑天追問道：「如何不見了？」

崔北海道：「是突然消失，魔鬼般突然消失。」

這一次到杜笑天盯住了崔北海，道：「昨夜你可曾喝酒？」

崔北海道：「滴酒也沒有沾唇。」

杜笑天再問道：「那麼，可是午夜夢迴？」

崔北海道：「當時我剛送走客人，剛進入書齋。」

杜笑天瞪着眼睛，道：「既不是醉眼昏花，又不是睡眼矇矓，那是眞的了？」

崔北海輕歎一聲，道：「你還在懷疑我的說話？」

杜笑天苦笑道：「對你說得這麼實在，我就想懷疑也不成。」

崔北海亦自苦笑，道：「若不是目睹，我也是難以置信。」

杜笑天忽道：「你找我，就是要告訴我這件事？」

崔北海道：「還有兩個原因。」

杜笑天道：「第一個原因是什麼？」

「我想問清楚，是不是眞的有吸血蛾這種東西存在？」

「你現在已經清楚，第二個原因？」

「要向你請教禦防的方法。」

杜笑天怔住在那裏。

崔北海接問道：「到底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吸血蛾的襲擊？那種吸血蛾最避忌的又是什麼東西？」

杜笑天攤開雙手，苦笑一聲，道：「不知道。」

崔北海立時顯得沒精打彩。

杜笑天忙安慰道：「你也不必太担心，那種東西，依我看並不是傳說中那麼可怕。」

崔北海忽道：「我記得還有這樣的傳說，第一隻出現的吸血蛾是蛾王的使者，蛾王選擇了吸血的對象之後，就派出了這個使者，也就是給人一個通告，這個使者出現了之後，其他的吸血蛾亦會陸續出現，到了蛾王出現的時候，羣蛾就蜂湧撲擊，將牠們口中的尖刺刺入那個人的身子，吸乾那個人體內的血液！」

杜笑天點頭道：「傳說是這樣。」

崔北海道：「據講蛾王的出現都是在月圓之夜。」

杜笑天沉吟道：「據講是的。」

他連隨又道：「今天才初二，到十五還有十三個晚上。」

崔北海道：「很快就十三個晚上。」

杜笑天道：「這幾天晚上你不妨小心留意一下，如果那種吸血蛾繼續出現，我們再想辦法應付也不遲。」

崔北海沒有作聲。

杜笑天道：「過幾天我會到你那裏走一趟。」

崔北海仍沒有作聲，忽的又停下了腳步。

杜笑天不覺亦停下了腳步，嘟喃道：「也許那祇是你一時的幻覺，以爲那隻蛾企圖吸你的血。」

這句話說完，他才發覺崔北海雙目圓睜，目定口呆的盯着旁邊的一株柳樹的樹幹。

他下意識順着杜笑天的目光望去。

他的面色立時一變。

樹幹之上赫然伏着二隻蛾！

晶瑩如碧玉的青蛾，翅上彷彿佈滿了血絲，還有一對眼狀的鮮紅花紋。

蛾首上的一對蛾眼睛也是顏色鮮紅，鮮紅的有如鮮血。

吸血蛾！

杜笑天眼都直了。

他一怔連隨舉步，急步向那株柳樹走去！

崔北海拉都拉不住，口張着，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杜笑天走近柳樹，腳步便緩下，那腳步一停，他的右手就伸出，緩緩的伸出，抓向其中的一隻吸血蛾！

他的手還未伸到，那兩隻吸血蛾已然飛起！

這種吸血蛾反應的敏銳竟不在一般蝴蝶之下！

杜笑天身形更加敏捷，凌空暴起，右手一連三抓，他要抓的那隻吸血蛾終於給他抓在手當中！

他出手雖然迅速，却極有分寸，那隻吸血蛾並沒有死在他手中，兩雙翅不住的在撲勁！

青白的蛾粉撲滿了杜笑天的手掌！

杜笑天大笑。

那隻吸血蛾却彷彿已驚的發瘋，血紅的一雙眼睛更紅，簡直就像要滴血。

杜笑天笑顧崔北海道：「這種蛾若是眞的會吸血，現在就該吸我的血了……」

話未說完，他的面色突又一變！

一下刺痛正尖針般刺入了他的食指！

他倉惶回顧。

一支血紅的吸管尖針一樣已從那隻吸血蛾的嘴唇吐出來，刺入了他的食指！

杜笑天看在眼內，不由面都發了青。

他忽然覺得，食指的鮮血不住的被抽出！

這到底是錯覺抑或事實是這樣，他自己也無法分辨得出來。

一種强烈的恐懼刹那襲上他的心頭。

「吸血蛾！」他脫口一聲驚呼，抓住那隻吸血蛾的右手不覺已鬆開！

霎一聲，那隻吸血蛾立時從他的手中飛出，飛入了柳蔭深處。

還有的一隻吸血蛾更早就已飛的不知所踪！

杜笑天的目光隨着那隻蛾射向柳蔭深處，一射立即就轉回，落在自己的食指之上。

沒有血流出，指尖却有鮮紅的一點。

他眼都直了。

崔北海亦盯着杜笑天那隻食指，一張臉似乎比紙還白。

他心中的驚恐絕不在杜笑天之下！

兩個人就呆呆的站在那裏。

也不知過了多久，還是杜笑天打破緘默，道：「這種東西居然眞的會吸血。」

他居然還笑得出來，那笑容却已簡直不像笑容。

崔北海更就笑不出了，他死盯着杜笑天那隻食指，喃喃自語的，道：「昨夜是一隻，今天是兩隻，明天又是多少隻？」

他的語聲很古怪，完全不像是他本來的聲音。

杜笑天聽着，不由就打了一個寒噤。

崔北海的目光突然轉投在杜笑天的面上，道：「什麼時候你想到辦法，就來告訴我。」

語聲甫落，倏的飛步奔出。

杜笑天脫口高聲叫道：「你現在到那

裏去？」

崔北海遙遙應道：「找其他朋友，看看有沒有辦法應付。」

這句話說完，人已去遠了。

杜笑天沒有追前，整個人彷彿凝結在柳烟中。

這種事他實在難以置信，現在却又已不能不相信。

未到中午，已近中午。

湖畔仍烟深。

飄飛在春風中的柳條依舊烟霧中迷離，這本來美麗的景色現在在杜笑天的眼中已變的詭異。

風吹柳蕭蕭，彷彿羣蛾在騷動。

吸血蛾！

× × ×

三月初三。

風雨黃昏後。

崔北海靜坐在房中，眉宇之間盡是憂慮之色。

他剛用過飯。

飯菜拿走的時候，却好像完全沒有動過一樣。

這兩天他的胃口並不好。

昨天晚上吸血蛾雖然沒有再次出現，午前在湖畔柳蔭出現的那兩隻吸血蛾經已足以影响他的食慾。

看見他這個樣子，易竹君亦自胃口全無，淺嚐即止。

易竹君並不是別人，就是崔北海的妻子。

她比崔北海年輕十年。

三年前，她就像春風中的鮮花，春花上的蝴蝶，美麗而活潑。

三年後的今日，她看來却似比崔北海還要老。

皺紋雖然還沒有，青春彷彿已離她遠去，就只有一雙眼睛，猶帶着青春熱情，發亮的眼瞳，就像是黑色的火焰，依舊在燃燒。

無論誰都看得出，這三年之內她並不好過。

的確不好過。

生活的舒適，並未能消除她內心的苦悶。

因爲她所嫁的並不是她希望嫁的人。

嫁給崔北海那一日開始，她便已死了一半。

她雖然還未死亡，人已像缺水的花一樣日漸凋謝。

她這種心情崔北海或者不知道，她的養母易大媽却是清楚得很，只是易大媽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

易大媽放在心上的只有一樣東西。

金錢。

她之所以收養易竹君，只因爲她早就看出易竹君是一個美人胚子，長大後一定可以從她身上大大的撈一票。

她所以讓易竹君錦衣美食，將易竹君訓練成一個出色的歌姬，只要她賣技，不要她賣身，只要她陪酒，不要她陪人，並非出於愛護，不過在等候理想的買主。

價錢一談妥，她便將易竹君貨物一樣賣給了崔北海。

易竹君這才知道易大媽是怎樣一個人，這才知道易大媽居心何在。

她却也只有認命。

易大媽爪牙衆多，崔北海更不簡單，她若是拒絕，只有一條路可走。

死路！

她並不想走這條路，因爲她還年輕。

她嫁給崔北海的時候，只有十九歲。

十九歲的年輕人，有幾多個不愛惜生命？

她一直認爲自己可以忍受，但事實證明，她只是勉强忍受。

儘管在青樓長大，她並沒有沾染青樓女子的習氣。

這還不是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她心有所屬。

第一夜，下嫁崔北海的第一夜，她只有一種感覺。

被强姦，被摧殘的感覺。

這種感覺到現在仍然存在。

一個女人長期在這種感覺之下生活，不變成瘋子已經奇怪。

現在她是變得蒼老。

她表面看來不過是像老了十年，那顆心却已快將老死。

有誰知道她的心？

崔北海第一個就不知道。

他倒像是眞的喜歡易竹君，一直以來他都在想辦法博取易竹君的歡心。

只有這兩天例外。

這兩天他完全沒有這種心情。

吸血蛾的出現已使他方寸大亂。

——吸血蛾爲什麼一再在自己的眼前出現？是不是蛾王選擇了自己？三月初一晚上出現的那一隻吸血蛾是不是就是蛾王的使者？

——蛾王爲什麼偏偏選中自己？

——如果蛾羣眞的來吸血，自己又應該如何應付？

他整天都在想着這些事情。

現在也沒有例外。

雨雖則早已停下，窗前仍滴水。

水珠在燈光中閃光，一閃即逝。

崔北海盯着窗前的滴水，心頭有如一堆亂草。

燈光突然一暗！

崔北海就像是驚弓之鳥，長身暴起，颯地一轉，目光疾落在身後不遠，几子上的那盞銀燈上。

那盞銀燈的燈罩上面赫然左右上下，十字形緊伏着四隻吸血蛾！

四隻吸血蛾，蛾翅蛾首一共八對血紅的眼睛，燈光中閃着血光，彷彿都在盯着崔北海。

牠們不知從何而來，完全聽不到牠們展翅飛動的聲音，燈光一暗的刹那，就魔鬼般出現！

崔北海雙目圓睜，瞬也不一瞬，眼角的肌肉却不住在跳動。

他的右手已然握着腰間那支七星絕命劍，一手的冷汗。

劍雖未出手，殺氣已飛揚。

四隻吸血蛾直似未覺，完全沒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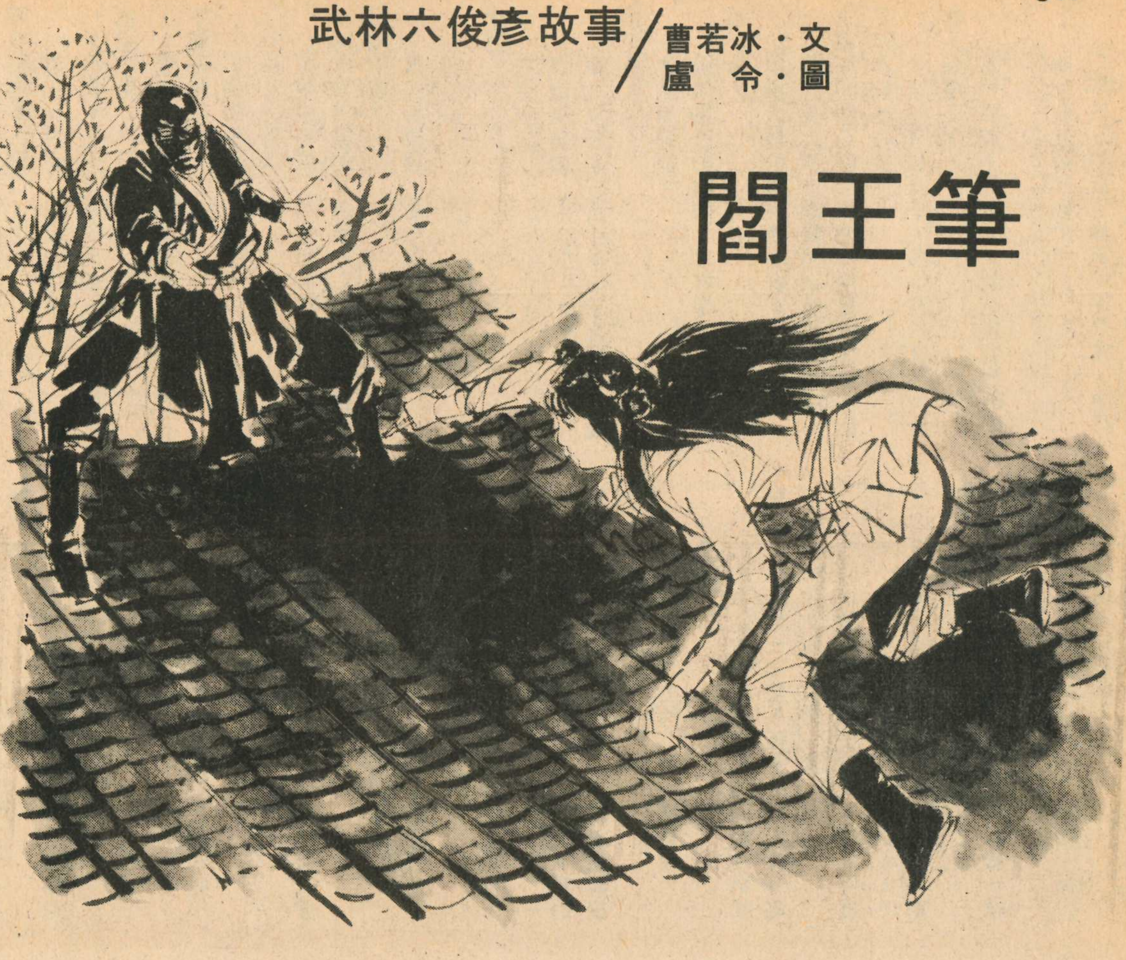
易竹君反而給崔北海這突然的舉動嚇了一跳。

她本來靜靜的垂首坐在一旁，並沒有望崔北海，可是崔北海那一起身，椅子都倒翻。

（未完）

武林六俊彥故事／曹若冰·文 盧令·圖

閻王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阿郎等破毀幽靈門總壇後，幽靈門絕跡江湖，忘憂谷與雙鳳帮雙雙崛起，行俠仗義，均得好評，這夜，江阿郎與項君彥、西門玉霜、陳飛虹和雙鳳帮的虞筱眉、陳虹虹共聚陳家廢宅，江阿郎因有要事往關外，交下偵查忘憂谷是否幽靈門蛻變一事予陳飛虹負責。陳飛虹肩負重任，首先改換名字為陳玉俊，在洛陽重修故宅，疏財結交，闖出洛陽俠少名號，藉此往忘憂谷拜訪谷主，貝天威一見陳玉俊，便以使他名滿天下為餌，要陳玉俊傾心納交，陳玉俊偽作猶疑，貝天威正容保證他說一不二——

盡傾心頭秘　錯失金玉緣

陳玉俊道：「在下再請問，谷主何以對在下如此厚愛？」

貝天威道：「無他，愛才耳，也是老夫與俠少一見投緣耳！」

陳玉俊道：「別無他意？」

貝天威含笑凝目道：「俠少以為老夫可能會有什麼他意？」

「這個……」

貝天威忽然微微一笑道：「老夫請問，本谷弟子在江湖上所行所為如何？是正是邪？」

陳玉俊道：「濟困扶危，除惡安良，都是俠行義舉，是正非邪！」

「這就是了！」貝天威笑道：「如此，俠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默立在陳玉俊身後一直未開過口的老僕陳福，突然輕咳了一聲說道：「少爺，谷主如此厚愛，也是少爺的榮寵，老奴認為少爺可以放心了！」

陳玉俊點頭笑說道：「福老說的是。」

語聲一頓即起，說道：「谷主既然這麼說，在下若再不從命，就未免顯得太以不識抬舉了！」

貝天威目閃異采的哈哈大笑道：「如此，老夫今後可要托大喊你聲賢弟了！」

陳玉俊點頭道：「這是應該的，小弟年輕識淺，以後尚望谷主多予指教！」

貝天威眉鋒忽然微微一皺，道：「賢弟，我既已改口喊你賢弟，你也該改口叫我一聲大哥才是！」

陳玉俊一笑，說道：「小弟糊塗，大哥說的是！」

貝天威又是一聲哈哈大笑，顯示出他內心的高興！

笑聲一落，倏然抬眼朝廳外揚聲說道：「吩咐下去，立刻送上酒菜來！」

廳外兩旁站立着的那八名紫衣少年中的一個，立時應聲疾步走下石階而去！

貝天威話鋒忽然一轉，目光凝注道：「賢弟一身所學高絕，必然師承名門，不知藝出當世那一位武林前輩高人？」

陳玉俊心中不由暗笑道：「終於談到正題了……」

他心中雖然暗笑着，神色卻做作微一遲疑，道：「這個……」

貝天威道：「怎麼，賢弟有隱衷？」

陳玉俊道：「徒忌師諱！」

貝天威道：「連對大哥也不能說？」

陳玉俊道：「恩師已經退隱多年，不欲人知，大哥原諒！」

貝天威目光轉了轉，笑道：「既如此，大哥我不再問就是。」

說話間，那名紫衣少年回來了，身後跟着五個人，三男二女，每人雙手都捧着一個大木盤。

五個人魚貫入廳，擺好酒菜，躬身退了出去。

菜很多，而且樣樣精緻，色香味俱佳，引人食慾。

貝天威起身肅客入席，陳玉俊沒再多作客套！

本來也是，既已訂交，兄弟相稱，還徒作那無謂客套怎地？

於是，二人相偕入席，落座，把盞互敬，邀飲，慶賀訂交。

一陣互敬邀飲之後，二人開始邊吃邊談，從貝天威那時起時落的哈哈大笑聲中，顯見二人暢談甚歡！

× × ×

「忘憂谷」中作客三天，貝天威極盡招待，熱誠感人，看來他對這位「洛陽俠少」是傾心結納！

在貝天威與及谷中弟子的陪同下，陳玉俊遊遍了每一處角落，那一處是什麼所在，陳玉俊可說都已深印腦中！

三天後。

陳玉俊辭別了貝天威，與駝背老僕陳福離開了「忘憂谷」！

× × ×

長安，漢之故都。

長安地當渭水南岸，與咸陽隔水相對，襟山帶河，形勢雄固。

長安城中有東，南，西，北四大街，中央鐘樓高聳巍然！

三輔黃圖云：「長安有九市八街九陌，閭里一百六十」，於此可知長安之盛況，自昔已然！

九如客棧，開設在長安東大街上。

九如客棧的氣派豪華雖然不及那南大街上，譽稱「第一」的「雙龍客棧」，但在長安城中也是一流的大客棧，而且地方，房間比「雙龍客棧」大，尤其是後院的特字號上房，設備雖不如「雙龍客棧」的豪華，但是環境卻十分清靜幽雅！

初更過半。

易名「洛陽俠少」陳玉俊的「閻王筆」陳飛虹，與那易容化裝駝背老僕陳福的「萬事通」吳博智，住進了九如棧後院特字號上房內。

用過晚膳，已是二更時分，按理，二人應該休息安睡了！

可是，二人却一點兒睡意都沒有，陳飛虹並且叫店小二泡上了一壺濃茶，和吳博智默默地坐着，默默地喝着茶，其實二人都在暗暗凝功搜聽屋外四週的動靜！

這時，屋外週圍十丈之內些微風吹草動的聲息，皆難逃二人的聽覺！

房間裏的空氣很靜，房外的院子裏也是靜悄悄的一片沉寂，不聞一絲聲息！

本來也是，時已過二更，住店的行旅客商都已入了夢鄉，那還能不靜！

忽然，陳飛虹眨了眨星目，低聲說道：「吳老，外面很靜！」

「嗯。」吳博智點頭道：「你有什麼話想說可以說了！」

陳飛虹道：「吳老對他，可看出了什麼沒有？」

「他」指的是誰，吳博智明白，微一沉吟說道：「有，也沒有！」

陳飛虹愕然一怔！問道：「吳老這話怎麼說？」

吳博智淡淡道：「我看他有點像某某人，但是却又沒有把握！」

陳飛虹道：「吳老看他有點像誰？」

吳博智搖頭道：「我既然沒有把握，怎麼能說！」

陳飛虹道：「對我說說又有何妨！」

吳博智微微一笑道：「對你說雖然無妨，但是賢侄應該明白，我生平從不說沒有把握的話，以我的身份，豈能無證無據，空口指人，而且那也會造成你『先入為主』之見！」

這話不錯，是理，以他「萬事通」在武林中的身份聲望，豈能空口指人！

陳飛虹劍眉微微一蹙，道：「這麼說，吳老是要等求得證實以後，才能說了？」

吳博智點頭道：「不錯，事關他人名譽，必須求得證實不可！」

突然，一陣衣袂破風劃空之聲入耳，陳飛虹星目寒芒一閃，低聲說道：「吳老，您聽見了麼？」

吳博智點頭示意他噤聲。

驀地，夜空中揚起一聲嬌叱，道：「惡賊，你就是逃上天，姑娘也要追到凌霄殿，將你斃於劍下！」

陳飛虹劍眉倏地一挑，身形一閃，電射掠出。

淡淡的月光下，只見一名黑衣人在前飛逃，一名青衣少女在後疾追，看二人輕功身法，似乎都是一流好手！

陳飛虹見狀，心中正在暗想要不要掠身上屋，截住那黑衣人之際，驀見那黑衣人突然回手一揚，一道寒光直奔青衣少女胸前打去！

青衣少女身形正值懸空飛掠疾追，不意黑衣人突然打出暗器，乍見寒光電疾射到，心頭不禁猛地一驚！

她嬌軀懸空，本就不易躲閃，尚幸她身手極高，並能臨危不亂，心頭一驚之下，連忙嬌軀一側！

她雖然臨危不亂，應變極快，但也只躲過胸前要害，那道寒光已打中她的玉臂！

「呵呀！」一聲痛呼，真氣一洩，身形立時下墮，落地一個踉蹌，跌坐地上！

陳飛虹見狀大驚，連忙身形一閃，掠落青衣少女的身旁，急聲問道：「姑娘，傷得很重麼？」

其實此問實是多餘，只一眼，便已看到一枝三稜鋼鏢深入青衣少女右臂寸多，就這片刻工夫，鮮血已濕透羅袖，顯見傷勢十分不輕！

青衣少女纖腰一挺，由地上站起，目注陳飛虹問道：「閣下何人？」

此際，陳飛虹已經看清這青衣少女是個黛眉美目，瑤鼻檀口，美艷傾城的絕色少女。

陳飛虹本想實說姓名，但心念電閃，却淡然笑道：「在下何人並無關緊要，倒是……」

語聲微頓，星目一瞥青衣少女的右臂，接說道：「姑娘臂上的傷勢不輕，請先到店房內敷藥止血包紮好傷處再說不遲！」

這是善意，按理，青衣少女應該立刻點頭毫不猶豫的接受才是！

然而理雖如此，事却不然，青衣少女竟倏地一搖頭，道：「不！這點皮肉之傷我還能挺得住，在未知閣下何人之前，我不能也不敢煩勞閣下！」

這話意很明顯，青衣少女是因為不知他是何人，不知他是好人壞人，所以不願隨便接受這種善意，敷藥治傷的恩情！

陳飛虹不是糊塗人，他當然聽得懂青衣少女的這種話意。

於是，他微微一笑道：「姑娘但請放心，在下決非壞人，在下姓陳名玉俊……」

青衣少女美目倏地一睜，道：「閣下是『洛陽俠少』陳少俠？」

陳飛虹不禁微微一怔！點頭道：「正是在下，姑娘也知道在下的賤號！」

青衣少女美目異采一閃，俛首爲禮道：「小女子不知是俠少當面，適才言語失禮之處，尚請俠少原諒！」

陳飛虹連忙抱拳欠身笑說道：「不敢當，姑娘請勿客氣多禮，還是請先到店房內，容在下爲姑娘敷藥止血包紮好傷處再談吧！」

青衣少女這回未再稍作猶豫，微一點頭道：「如此，就煩勞俠少了！」

陳飛虹擺手含笑道：「姑娘請別客氣！」

說着，側身舉手肅客先行。

敷上藥，包紮好傷處。

「萬事通」吳博智以僕人的身份，替青衣少女倒上了一杯茶，垂手退立一旁。

陳飛虹和青衣少女隔桌而坐，星目眨了眨，忽然望着青衣少女的嬌靨問道：「請問姑娘尊姓芳名？」

青衣少女道：「小女子名叫花玫！」

「原來是花玫姑娘。」陳飛虹抱拳一拱道：「請問姑娘的府上是？」

花玫神色微微一黯道：「小女子自幼父母雙亡，幸蒙恩師撫養長大！」

陳飛虹一見花玫嬌靨神色黯然，心中不由感覺歉意地說道：「對不起，引起姑娘的傷懷，請原諒在下不知之過！」

花玫搖頭一笑道：「不要緊，這種事焉能怪得俠少，俠少無須介意！」

陳飛虹話鋒一轉，道：「姑娘令師是武林那位前輩高人？」

花玫說道：「小女子自幼雖由恩師撫養長大，但恩師從未對小女子提說過他老人家的名號！」

「哦……」陳飛虹沉默了一下，話題倏又一轉，問道：「姑娘剛才追的那個黑衣人，是誰？」

花玫搖頭道：「小女子並不知他是誰！」

陳飛虹劍眉一蹙道：「姑娘因何追他？」

「因爲……」花玫微一遲疑說道：「他是個淫賊！」

陳飛虹星目寒芒倏地一閃，道：「姑娘可曾看清他的面貌長像沒有？」

「沒有！」花玫搖頭道：「我只看到他的背影！」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說道：「小女子於上燈時分進入長安投宿在南大街的『雙龍客棧』內，二更時分，小女子剛睡下不久，忽然隱聞隔壁房內似有女子掙扎呼救之聲，於是便下床出房察看，那淫賊正按住一名住客的女子企圖非禮，被小女子一聲喝叱所驚，立刻穿窗而出，掠身飛逃，因此小女子便隨身追了下來！」

聽完這番經過情形的述說，陳飛虹默然沉吟了一下，抬手緩緩拿起桌上由花玫臂上取下的那枚三稜鋼鏢看了看，忽然轉向站立一邊的吳博智說道：「吳老，您看看，能從這枚鋼鏢上看出那淫賊的出身來歷不？」

說着，把那枚三稜鋼鏢遞向吳博智。

一聲「吳老」，聽得花玫的嬌靨上不由飛閃過一絲詫異之色，一閃即斂，吳博智與陳飛虹二人都未看到！

吳博智並未伸手去接那枚鋼鏢，搖搖頭說道：「我早已看過了，這是一種最普通的暗器，江湖上能使用這種三稜鋼鏢之人，起碼有二三十人之多！」

陳飛虹劍眉微蹙地道：「這麼說，要想從這枚鋼鏢上找出那淫賊是什麼人，是不可能的了！」

吳博智搖頭道：「很難，很難，除非再遇上他作案時，再打出這種三稜鋼鏢！」

陳飛虹不由劍眉深蹙，默然不語！

於是，房中的空氣有了刹那的沉靜！

突然，花玫輕咳了一聲，說道：「俠少賜藥施救之德，小女子衷心至爲銘感！」

陳飛虹含笑說道：「姑娘太客氣了，些許小事，焉能言德，姑娘請勿放在心上！」

花玫嫣然一笑，站起嬌軀說道：「時已夜深，小女子不多打擾了，就此告辭！」

話落，俛首斂衽一禮，舉步往外走去。

陳飛虹站起身子，目視花玫那往外走去的婀娜背影，情不自禁地脫口輕喊道：「花玫姑娘……」

花玫已走到門邊，聞聲立時停步回首，目注陳飛虹問道：「俠少有何見教？」

陳飛虹心神不禁微微一窒，旋即暗吸了口氣，說道：「姑娘何時離開長安？」

花玫道：「明天。」

陳飛虹道：「意將前往何地？」

花玫道：「不一定！」

「不一定？」陳飛虹星目微凝道：「姑娘難道沒有個一定的目的去處？」

花玫搖頭道：「沒有！」

陳飛虹心中倏然一動，道：「姑娘可願前往洛陽小遊？」

花玫美目異采飛閃地，嬌聲說道：「俠少歡迎麼？」

陳飛虹笑道：「只要姑娘願意，在下竭誠歡迎！」

花玫眨眨美目道：「萍水相逢，便即前往府上打擾，恐怕有些不便吧！」

陳飛虹微微一笑道：「姑娘多慮了，相逢何必曾相識，妳我雖是萍水相逢，但彼此均非世俗兒女，姑娘也非庸俗脂粉，有何打擾不便的？」

花玫香唇輕咬，微一沉吟道：「俠少旣這麼說，小女子遵命，明早辰正以前，小女子定當趕來此地與俠少同行！」

陳飛虹抱拳笑說道：「在下一定等候姑娘駕臨一齊動身！」

花玫含笑點首，舉步跨出門外，騰身掠空而去！

目送花玫身影掠空遠去不見之後，吳博智突然說道：「賢侄，你太欠考慮了！」

陳飛虹愕然一怔，道：「吳老，您可是說小侄不該請花玫姑娘前往洛陽？」

吳博智道：「我問你，你知道她的出身來歷麼？」

陳飛虹道：「剛才她不是已經說了麼，她自幼父母雙亡，是由一位……」

語聲倏然一頓，凝目問道：「吳老，您可是看出她什麼不對來了？」

吳博智搖頭道：「我並未看出什麼不對，只覺得她連師承都含糊其詞，不肯實說，來歷可能有點問題！」

陳飛虹道：「也許她是另有苦衷！」

吳博智道：「萬一她有問題呢？」

陳飛虹星目一眨道：「吳老以爲她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吳博智沉吟地道：「那就很難說了，江湖險惡，詭詐百出，目前我們連她的眞正身份來歷都不知道，焉能知道她有什麼問題？」

陳飛虹劍眉微蹙了蹙，道：「看她的像貌談吐，她似乎不像是個壞人！」

吳博智微微一笑道：「俗語說得好，『知人知面不知心』，又說『人不可貌相』，以貌取人，那會失之子羽！」

陳飛虹默然了刹那，點頭道：「這話雖然不錯，不過，萬一她眞有問題，那也不要緊，她只不過是個姑娘家！」

他的意思很明顯，一個姑娘家縱然有問題，也起不了什麼作用，翻不上天去！

吳博智神色倏然一正，說道：「賢侄，你這話我可不敢苟同！」

陳飛虹神色一怔，目注吳博智沒有說話。

吳博智接着又說道：「賢侄應該知道，西門玉霜與令妹虹虹，她們也都是個姑娘家！」

這麼一說，陳飛虹明白了；西門玉霜與他妹妹陳虹虹，都是當代武林高手中的翹楚，所學功力兩皆高絕，比他陳飛虹並差遜不了多少，心智方面比起他陳飛虹來，更不見得稍差！

花玫的所學功力心智，如與她二位中的一位不相上下，那可就够他陳飛虹應付的，可是個大麻煩！

陳飛虹心神不由暗暗一震！劍眉雙蹙地道：「那便怎麼辦？話我已經出了口，您總不能讓我出爾反爾，失信於人吧？」

吳博智笑道：「那當然不能，人無信而不立，大丈夫生長於天地之間，豈可出爾反爾，失信於人！」

陳飛虹眨眨星目道：「這麼說，吳老是不反對我守信，仍請她同往洛陽了？」

吳博智淡淡道：「你話已出了口，我好反對麼？」

語聲一頓又起，接說道：「你的心意我看得出來，你對她的印象不壞，此女姿容嬌媚，也確是人間絕色，不過，我却要提醒你一句，防人之心不可無，在未了解她的眞正身份來歷之前，你最好還是多小心防着她點兒爲上！」

陳飛虹俊臉不由微微一紅，道：「多謝吳老提醒，小侄敬謹受教！」

吳博智笑了笑，又說道：「另外我還要提醒你一句，就是『防』，只能放在心中，神色上可千萬不能露出一點痕跡來！」

陳飛虹點頭道：「小侄明白，小侄決不會形諸於色的！」

「如此，我就放心了。」吳博智點點頭，深注一眼，話鋒一轉說道：「好了，時辰已過三更，睡不了兩個時辰，天就亮了，睡吧！」

說罷，他立即移步床沿，和衣仰身睡了下去。

這房間裏本就有兩張床，陳飛虹一見吳博智已經睡下，他也就默默地走向另一張床前躺倒床上。

× × ×

這是座清靜幽雅，花香陣陣沁人心脾的花園。

這座花園好大好大，佔地足有五十來丈，花園中有假山，有涼亭，有荷池，有小橋，還有那十分十分輕微潺潺流水聲。

夜，藍天，彎月，稀疏的星辰。

三更時分，冷月清輝下，花園的月亮門兒處，出現了一個身材婀娜的人影。

那是個黛眉美目，瑤鼻檀口，風華蓋代，清麗若仙，姿容絕世的青衣少女。

她進入月亮門，沿着那青石板舖砌的小路，蓮步輕盈嬝娜地走到假山旁停了步，默默地靜立着，不言也不動！

突然，假山背後，响起一個低沉的聲音：「玫姑娘，我在這兒！」

青衣少女輕「嗯」了一聲，嬌軀沒動，美目閃動地向四下裏掃視了一眼，確定花園中無人之後，這才以極低的聲音，冷冷說道：「你來做什麼？」

假山背後那低沉的聲音輕輕一笑道：「玫姑娘，妳過來……」

青衣少女倏然截口道：「不必了，快說你來做什麼的吧！」

假山背後那低沉的聲音略微沉默了一下，說道：「我奉命來看看你！」

「哦！」青衣少女說道：「是主人命你來的？」

「玫姑娘應該明白，要沒有主人的令諭，我怎麼敢隨便來找妳！」

「有什麼事麼？」

「主人命我來看看妳！」

「總不會只是來看看我吧？」

「那是當然！」

「有什麼事？那你就快說吧！」

「主人要我來問問你進行的情形如何？」

「情形還好。」

「你有什麼好消息讓我帶回去禀告主人沒有？」

「目前還沒有。」

「主人說已經一個月了！」

「我不敢操之過急！」

「以你看還需要多久時間？」

「很難說，我沒有把握。」

「他很難對付麼？」

「他武功心智兩高，要不然我就不會說『不敢操之過急』了！」

「面對妳這麼一位人間絕色，他難道毫無動於衷？」

「若說他對我無動於衷，當初他就不會請我同來洛陽，讓我進入這座宅第，一直住到現在了！」

「如此你就該……」

話未說完，青衣少女已飛快地接口說道：「我只能告訴你，他不比一般人……」

假山背後那低沉的聲音突然嘿嘿一笑說道：「他不比一般人，便怎麼樣？有道是『英雄難過美人關』，我不相信，他能够過得了妳這一關！」

青衣少女淡淡道：「你錯了！」

那低沉的聲音道：「我怎麼錯了？」

青衣少女道：「俗語雖有『英雄難過美人關』之說，但是『英雄』有所不同，那得看是個什麼樣的『英雄』！」

那低沉的聲音道：「他是怎麼樣的一個『英雄』？妳倒說說看！」

青衣少女道：「據我的觀察，他該是個頂天立地的眞英雄，他這種人只能動之以情，却無法動之以色！」

「哼！」那低沉的聲音一哼之後，倏然冷聲一笑道：「情字感人，在一個『情』字之下，百煉精鋼也能化作繞指柔。」

語聲一頓又起，道：「這麼說，妳正在動之以『情』了？」

青衣少女道：「事實正是如此！」

那低沉的聲音道：「有效嗎？」

青衣少女道：「你應該記得我先前說過的那句『情形還好』之語！」

那低沉的聲音道：「我還記得妳說過『很難說，沒有把握』那兩句話！」

青衣少女黛眉微揚了揚，冷冷道：「你是來和我鬥嘴的麼？」

那低沉的聲音輕笑道：「妳多心了，不過，我要告訴妳，主人希望越快越好！」

青衣少女道：「這種事是急不得，你回去代我禀告主人，我會盡力而爲！」

那低沉的聲音說道：「這話我可以代妳禀告，另外，主人命諭我轉告妳一句話！」

「什麼話？」

「主人說，妳可以成爲他的人，但是心仍必須向着主人。」

「我知道了，你還有別的話告訴我嗎？」

「沒有了。」

「那麼你可以走了！」

「妳這麼急着要我走？」

「我希望你越快走越好！」

「爲什麼？」

「這是爲你好！」

「妳是怕被人發覺？」

「難道你不怕？」

「眼下這座花園中，除了妳和我之外，並無第三者，我怕什麼？」

「萬一突然有人撞進來呢？」

「現在是什麼時刻了，妳想這時候會有誰撞進來！」

「凡事不怕一萬，却不能不防萬一！」

「怕什麼，眞要有那萬一，那也不要緊，憑我的一身所學，敢說沒有人奈何得了我！」

「你有絕對的把握自信！」

「妳應該知道，我在江湖上已經辦了好幾件事情，還未遇見一個敵手。」

「那只能說是你的運氣好，沒有碰上眞正的武林高手！」

「妳碰見過了麼？」

「嗯，我不但碰見過了，而且碰見了好幾個！」

「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座宅第裏！」

「有幾個？」

「四五個。」

「都是些什麼人？」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此間主人的朋友！」

「他們叫什麼名字？」

「我只知道他們姓陳、虞、項、紀，還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他們現在都在麼？」

「都在！」

「眞的？」

「我沒有騙你的必要！」

「妳不會是故意用來嚇我，讓我趕快走的吧！」

「我決不是嚇你，說的也都是實話！」

「妳以爲我會相信？」

青衣少女黛眉微揚又垂，淡淡地道：「話出於我之口，信不信那就由你了！」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我老實告訴你吧，他們那幾個，無一不是身懷絕學功力，一流中的一流，只要碰上了一個，你就休想能夠脫身。」

那低沉的聲音嘿嘿一笑道：「妳這話我有點更難相信了！」

青衣少女淡淡說道：「我勸你最好相信，也最好快走，要不然，你脫不了身事小，壞了主人的大事，你就別想活命了！」

這話收了效，那低沉的聲音竟然未再出聲接話。

青衣少女接着又道：「你快走吧，一有消息我會立刻稟告主人的！」

那低沉的聲音這回沒再多說什麼，只說了聲：「如此我走了。」

話落，一道黑影倏自假山後電射掠起，只一閃，便已翻過圍牆不見！

青衣少女輕輕吁了口氣，緩緩轉過嬌軀，邁步走向那月亮門。

驀地，那涼亭後面響起一聲「咳」，人影一閃，走出了一位劍眉星目，俊逸瀟洒的美少年。

青衣少女心神不禁猛然一震，嬌靨神色大變地停了步。

原來美少年正是本宅的主人，號稱「洛陽俠少」的「閻王筆」陳飛虹，青衣少女則是那前在長安追賊負傷的花玫姑娘。

陳飛虹神情瀟洒地走到花玫對面停步站立，含笑說道：「姑娘還沒睡麼？」

這話顯得實在多餘！

花玫要是睡了，她怎還能跑到花園中來？顯然，他這是沒話找話說！

他眞是沒話找話說麼？當然不是，他只是不願意說而已。

花玫心神略定了定，道：「我一時睡不着，到花園裏來走走！」

陳飛虹笑笑道：「這眞巧，我和姑娘竟然一樣！」

花玫美目深望了陳飛虹一眼，道：「俠少來了很久了麼？」

陳飛虹微點了點頭，沒有說話，一雙星目却灼灼地凝望着花玫的嬌靨兒！

花玫嬌靨兒一紅，芳心急跳，不敢接視陳飛虹的目光地，不安地低垂下了螓首。

她心中有鬼，自然心跳不安，不敢接視他的目光。

一陣沉默之後。

花玫螓首倏然一抬，道：「俠少怎麼不說話？」

陳飛虹淡然一笑道：「姑娘又爲什麼不說話！」

花玫道：「俠少爲何不問我？」

陳飛虹道：「姑娘要我問什麼？」

花玫道：「這得要俠少想知道什麼了？」

陳飛虹道：「我什麼都想知道，又什麼都不想知道！」

花玫美目一凝，道：「爲什麼？」

陳飛虹淡淡道：「我不願因此破壞我們月來相處的友誼感情，也不忍讓姑娘爲難！」

花玫美目深深一瞥，說道：「我和那人的談話，俠少聽到了多少？」

陳飛虹道：「全部。」

花玫道：「這麼說，俠少巳經知道我是什麼人了？」

陳飛虹道：「我仍只知姑娘芳名花玫！」

花玫眨眨美目道：「俠少要知道剛才暗中那人是誰麼？」

陳飛虹道：「我並不一定想知道，不過，姑娘如果願意告訴我，我當然是求之不得！」

花玫美目一凝道：「如果我不願意告訴俠少，俠少也就不問麼？」

陳飛虹點頭道：「我說過，我不忍讓姑娘爲難！」

花玫微一沉吟道：「俠少也不想知道我的出身來歷和企圖麼？」

陳飛虹淡淡道：「姑娘的出身來歷和企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姑娘的心性爲人！」

花玫凝目道：「以俠少看我的心性爲人如何？」

陳飛虹道：「姑娘慧質蘭心，是位明是非，辨善惡的紅粉翹楚，心性善良女中鬚眉！」

花玫美目異采一閃道：「俠少看我確實是這麼個人麼？」

陳飛虹點頭說道：「姑娘若不是這麼個人，適才對那暗中人所說，就不會是那麼一點點了！」

花玫美目一眨道：「就憑這一點？」

陳飛虹道：「這一點也已經很夠了！」

花玫眸珠兒轉了轉，道：「如今俠少已經知我對俠少懷有某種企圖目的，俠少仍願讓我這個人住在府上麼？」

陳飛虹點頭道：「只要姑娘不嫌棄，永遠是我陳玉俊的朋友客人！」

花玫道：「如果我自己要走呢？」

陳飛虹道：「姑娘如果一定要走，我自然不能勉強姑娘不走，不過，我竭誠希望姑娘留住舍下。」

花玫凝目道：「眞的？」

陳飛虹正容說道：「我句句由衷，發自肺腑。」

花玫美目倏射異采地說道：「俠少這份胸襟氣度，實在令我敬佩！」

陳飛虹道：「謝謝姑娘誇獎！」

花玫黛眉忽然微皺了皺，道：「不過我却有點不懂！」

陳飛虹道：「姑娘不懂什麼？」

花玫道：「俠少的用心！」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俠少既然已知我懷有某種企圖目的，爲何還把我當作朋友，還願意讓我繼續留住在府上！」

陳飛虹微微一笑道：「道理很簡單，一是因爲姑娘心性善良，能明辨是非，二是姑娘對我之懷有企圖目的，那是奉命行爲，三是姑娘既是奉命行事，如今回去必然難以覆命，四是姑娘的那位主人對我的企圖也必不會就此罷休。很可能另外派人對我施弄什麼陰謀以求達到目的，所以……爲姑娘也爲我自己，我竭誠希望姑娘留下！」

這番分析解說，不但合情合理，無論對事、對人、對自己，莫不面面俱到！

這份才智，實在令人佩服！心折！

花玫美目盡射欽敬之色地沉吟了刹那，道：「這麼說，我是個什麼出身來歷，對俠少的企圖目的是什麼？俠少皆不在乎了？」

陳飛虹點頭道：「是的，我並不在乎！對前者，我只知道姑娘芳名花玫就够了，至於後者，因爲我深信姑娘的心性爲人！」

花玫神情有點激動地說道：「謝謝俠少對我的諒解與深信！」

陳飛虹含笑道：「姑娘請別客氣，該說謝謝的應該是我，姑娘對我們這兒的人與事保留了甚多！」

花玫笑了笑，道：「俠少難道也不想知道我那位主人是誰麼？」

陳飛虹正容說道：「若說眞不想知道，那是自欺欺人之談，不過……我仍是那句話，我不忍讓姑娘爲難！」

花玫美目眨動地微一沉吟，說道：「如果我自己願意說呢？」

陳飛虹目閃異采地道：「我感激！我當洗耳恭聽！」

花玫深深地望了他一眼，說道：「我們到那邊涼亭裏坐下慢慢談如何？」

陳飛虹頷首道：「我謹遵芳命！」

花玫嫣然一笑，緩步嬝娜地朝那涼亭走去，陳飛虹舉步隨後。

進入涼亭，二人隔着石桌分別在一張石欖上坐下。

花玫沒有立時開口說話，而陳飛虹也沒有出聲發問。

相對默坐。

於是，涼亭中的氣氛有着刹那的沉靜，靜得彼此可以聽到對方輕微的呼吸聲！

刹那的沉靜之後，花玫突然輕吁了口氣，美目一眨，說道：「俠少怎麼不發問？」

陳飛虹淡然輕搖了搖頭，道：「我不想發問！」

花玫凝目道：「爲什麼？」

陳飛虹淡淡說道：「我怕問了姑娘不知道的，令姑娘難答，而且我一時也不知該從那裏問起的好！」

花玫道：「沒有關係，事情出自我自願，你儘管發問，不必顧慮，想到什麼就問什麼好了，我知道的決不有絲毫隱瞞，不知道的我就搖個頭！」

陳飛虹抬手一拱道：「如此我先謝謝姑娘了！」

花玫俛首欠身笑說道：「俠少別再客氣了，說良心話，今夜我身份洩露，而仍能在此與俠少對坐，未被視作堦下囚，我已經很知足了，該說謝謝的也該是我才對！」

陳飛虹笑了笑，微一沉吟道：「姑娘，我請問姑娘的眞正出身？」

花玫道：「我只知道自己名叫花玫，從小在一處山谷中長大！」

陳飛虹道：「這麼說，姑娘連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是什麼地方人氏也都不知道了？」

花玫嬌靨兒上浮現起一絲黯然神色，點點螓首說道：「事實確是如此！」

陳飛虹道：「姑娘難道從未向令師請問過自己的身世？」

花玫道：「家師他們也毫無所知，據說我是由主人交給他們的！」

陳飛虹星目微凝道：「姑娘這所謂『他們』，令師難道不止一人麼？」

花玫點頭道：「我共有四位師尊，三女一男！」

陳飛虹道：「我請問他們四位的名號？」

花玫微一搖頭道：「說來俠少也許不信，我雖然從小由四位老人家撫養調敎長大，但他四位除了傳授我武功之外，平常很難得說上一句閒話，更從未提說過他們四位姓名號諱！」

陳飛虹眨眨星目道：「那處山谷中就只有他們四位和姑娘五個人麼？」

花玫道：「不，一共九個人，另外四個都是我的師妹。」

陳飛虹道：「姑娘那四位師妹都叫什麼名字？」

花玫搖搖頭道：「我們彼此都不知道名字，平常她們稱呼我大姊，我則叫她們二三四五妹！」

徒弟不知道師父的名號，這已經勃於常情，師姊妹之間，竟然也彼此不知姓名，更顯得不合情理，令人感覺神秘了！

這種不合情理的安排，是誰的傑作，不用說，自然是花玫口中的那位主人！

然而，那位主人他爲什麼要作如此神秘，不合情理的安排？……

這問題雖然如謎，很令人費解、猜疑，不過事實却非常明顯，他定然有他的特別用心！

陳飛虹眉鋒微皺了皺，又問道：「那處山谷在什麼地方？」

花玫道：「我只知那是一處人跡罕至的山谷，並不知在什麼地方！」

陳飛虹說道：「是什麼山，姑娘也不知道麼？」

花玫又一搖頭道：「我雖然從小在那山谷中長大，但從未走出過山谷一步，半年前離開時，是先被點了昏穴，醒來時已身在咸陽城中一間普通住宅的女子香閨中！」

陳飛虹星目一亮，問道：「那住宅的主人是何許人？」

花玫道：「我。」

陳飛虹不由一怔！道：「妳？」

花玫點了點頭，道：「我醒來之後，首先發現粧台上放着一張字條，字條上的大意是說從此我就是那裏的主人，屋子裏用的穿的一應俱全，並有兩名傭僕，一個是侍候我的小丫頭，一個是專司燒飯打雜的老婦人！」

陳飛虹眨了眨星目道：「那一老一少大概都不是普通傭僕吧？」

花玫搖頭一笑道：「俠少料錯了，她兩個根本不懂一點武功！」

陳飛虹微感意外地道：「她兩個不懂一點武功，難道她們不是？……」

「不是」什麼？他沒有說下去，却把一雙星目投注着花玫！

花玫心竅玲瓏，他這「不是」以下的意思

是什麼？花玫懂，輕搖了搖螓首，說道：「她兩個都是當地人氏，規規矩矩的善良百姓！」

陳飛虹默然了刹那，明目倏又一凝，道：「姑娘，我再請問，那位主人是誰？」

花玫道：「我見過他兩次，兩次他都是黑巾蒙面，沒見着他的眞面目！」

陳飛虹神情不由呆了呆，道：「這麼說，姑娘並不知他是誰了？」

花玫點頭道：「事實上我只知道他是主人，不但是我，即連撫養調教傳授我武功的四位老人家，只怕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誰！」

陳飛虹劍眉微蹙，沉吟不語！

顯然，他是在思攷花玫這話的眞實性？

花玫美目一眨，又道：「俠少可是因爲適才之前我曾說過自己願意告訴俠少，而今却又說只知道他是主人，前言後語不符，懷疑我所說不實，不信？」

陳飛虹沉吟不語，思攷的正是這問題！

心意被花玫說穿，他俊臉不由微微一熱，赧然笑說道：「我不想隱瞞姑娘，我心中正是這樣想！」

花玫淡笑了笑，隨即正容說道：「我說的確是實話，希望俠少能相信我！」

陳飛虹深深望了花玫一眼，輕點了點頭。

點頭就是表示「相信」，花玫自然明白，說道：「謝謝俠少！」

陳飛虹抬手一擺，淡然笑說道：「姑娘請別客氣！」

語聲一頓卽起，話題一改，問道：「姑娘，剛才假山背後那人是誰？」

花玫道：「我只知他是主人駕前十二傳令使者之一，並不知道他的姓名！」

「他是十二傳令使者第幾？」

「第三。」

「姑娘奉命的企圖目的是什麼？」

花玫道：「與俠少接近，摸清楚俠少的師承來歷！」

「以後呢？」

「能利用則加以利用！」

「利用什麼？」

「爲主人做事効力！」

「如是不能利用呢？」

「便予毀滅！」

陳飛虹俊臉神色不禁勃然一變！暗吸了口氣，凝目問道：「所謂做事効力，是做什麼事？効什麼力？」

「征服武林，稱尊天下！」

「哦！」陳飛虹心神倏然一震！揚眉說道：「姑娘那位主人的雄心可着實不小呵！」

花玫淡淡道：「雄心若小他的一切作爲也就不會那麼神秘了！」

這話不錯，確是實情！

陳飛虹略一沉吟道：「看來此人該是位城府極深，心智高絕的一代梟雄，高明無比的人物了！」

花玫點頭道：「俠少說的不錯，他應該是這麼個梟雄人物！」

陳飛虹心念暗轉，話鋒忽又一變，說道：「有件事，我不大明白，姑娘能賜告麼？」

花玫道：「俠少請說！」

陳飛虹星目微凝道：「長安旅邸那夜，姑娘追的那人，眞是個淫賊麼？」

花玫搖頭道：「不是，那也是十二令使之一！」

陳飛虹星目異采一閃，道：「那麼，姑娘中鏢負傷摔地，那該是一着苦肉計了？」

「不錯！」花玫點頭道：「若無那一着苦肉計，我焉得與俠少認識相交，而今又怎得住在府上！」

陳飛虹微點了點頭，話題倏又一改，說道：「姑娘既是自小由那位主人交給山谷中的四位老人家撫養調教長大，他便不啻是姑娘的養育恩人，姑娘爲何還把這些告訴我？不怕落個忘恩負義之名麼？」

花玫微微一笑，說道：「俠少說的雖然甚是，但是事實上，直接撫養調教我的並不是他，對他，我根本不必感恩，何况連他是誰，我尚且不知，洩露這些秘密陰謀，更不能說是忘恩負義……」

語聲微頓了頓，又說道：「更何況那撫養調教我的四位老人家曾對我有所暗示！」

陳飛虹道：「那四位老人家對姑娘暗示了些什麼？」

花玫道：「四位老人家住在那山谷中並非出於自願，暗示我出道江湖以後，遇上機緣該立刻抓住，及早脫離魔掌！」

陳飛虹深注一眼，道：「姑娘認爲現在就是機緣？」

花玫點頭道：「不錯，要不然我便不會得冒險對俠少說這些了！」

陳飛虹又是深注一眼道：「如此看來，月來相處，姑娘必是已知道我不少了！」

花玫道：「不敢欺瞞，我確實已經知道得不少！」

陳飛虹目光凝注道：「知道多少？姑娘請說說看！」

花玫淡淡一笑道：「俠少既要攷我，我敢不從命！」

語聲一頓卽起，說道：「俠少的眞實身份是當世武林『六俊』之末的『閻王筆』，姓陳不假，王俊兩字却是假而不眞，令妹與虞姑娘是『雙鳳帮』帮主，駝背老僕陳福乃是當代武林人見頭痛的『萬事通』吳老前輩……我知道得够多的吧？」

陳飛虹不禁心神暗暗震動！雙眉微揚了揚，旋卽歛態點頭笑說道：「這眞出我意外，姑娘的確知道得够多的！」

語聲微微一頓，問道：「姑娘把這些都告訴了我，今後有什麼打算麼？」

他實在不該有此一問，此問實在令花玫有點兒寒心！

花玫適才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她之所以不惜冒險洩露主人的秘密與雄心圖謀，告訴他陳飛虹的用心是在脫離魔掌！

花玫神情微呆了呆！美目中突然飛閃過一絲幽怨之色，電閃卽歛，暗咬了咬貝齒，緩緩說道：「我想我該走了！」

陳飛虹道：「姑娘將去何處？」

花玫淡淡道：「沒有一定，走到那裏算那裏！」

陳飛虹道：「姑娘難道沒有個一定的去處麼？」

花玫螓首微搖了搖說道：「我連自己的身世都不知道，父母是誰也毫無所知，還能有什麼一定的去處，不過……」

語鋒微頓，自慰地笑了笑，說道：「天下甚大，我總會有個去處的！」

陳飛虹劍眉微蹙了蹙，道：「姑娘可曾想到，姑娘既是奉命與我相交，如今任務未能達成，走出舍下以後，那位主人十分可能不會放過姑娘！」

花玫點頭道：「這個我知道，頂多不過一死而已，我無親無依，孤苦零仃一人，此生生又何歡，死又何懼？」

陳飛虹默然了片刻，道：「姑娘打算什麼時候走？」

花玫道：「我身份已經敗露，當然是越快走越好，我想在天未亮之前就走！」

說着抬眼望了望亭外的天色，說道：「再有半個更次天就要亮了，俠少請回房休息吧，

我走的時候也不驚動俠少與令妹等諸位了，還請俠少代我致歉！」

話落，她緩緩站起嬌軀，舉步孃娜地往亭外走去！

陳飛虹雙目異采飛閃，倏然揚聲說道：「姑娘請留步！」

花玫脚步一停，回首問道：「俠少有何見教？」

陳飛虹略一猶豫，說道：「姑娘還記得我先前說過的話麼？」

花玫緩緩轉過嬌軀，美目惑然凝注，問道：「什麼話？」

陳飛虹道：「只要姑娘不嫌棄，姑娘永遠是我陳飛虹的朋友客人！」

「哦！」花玫眨眨美目道：「俠少可是要我不走？」

陳飛虹點頭道：「我竭誠請姑娘留下！」

花玫道：「俠少放心？」

陳飛虹笑道：「我要有什麼不放心，就不會得請姑娘留下了！」

花玫淡淡道：「俠少請我留下，可是因爲我是個無依無靠的女兒家，沒有個去處，出於同情？可憐我？」

陳飛虹搖搖頭，說道：「不是出於同情可憐！」

花玫道：「那應該是担心我那主人不放過我，要了我的命了？」

陳飛虹道：「這是原因之一！」

花玫道：「既有一必有二，我請問二是什麼？」

陳飛虹道：「二是因爲姑娘是位心性善良，明辨是非正邪之人！」

花玫道：「沒有別的原因？」

陳飛虹道：「有這兩個原因，該已經很够了！」

花玫笑笑道：「謝謝俠少！」

話落，轉過嬌軀，又邁了步，顯然，她仍然要走！

陳飛虹急忙又道：「姑娘！」

花玫剛跨出一步，聞聲只得再次停住！

她雖然再次停住，却未開口說話！

陳飛虹道：「姑娘爲何一定要走？」

花玫道：「我又爲何定要留下，我留在這兒又算什麼？」

陳飛虹道：「剛才我已經說過，只要姑娘不嫌棄，永遠是我陳飛虹的……」

花玫飛快地接口道：「朋友，客人，對不對？」

陳飛虹點頭道：「是的，姑娘難道不願交我這個朋友？」

花玫淡淡道：「謝謝俠少，我怎會不願，但是……」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俠少該知道，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我總不能一輩子留在府上，做一輩子的客人，是不是？」

這話不錯，是理，也是實情！

一個姑娘家要是在人家住上一輩子，做上一輩子的客人，那算什麼？

花玫這番話意味着什麼？說得够明白了！

陳飛虹若是能够稍用點腦筋，略微想上一想，他可能體味出花玫的話意，只要他一句話，花玫就會立刻毫不遲疑地點頭留下！

奈何，陳飛虹他雖然才智兩高，是個聰明人，但他却是難得糊塗地竟未多想，未能體味到花玫的話意！

他劍眉微皺了皺，說道：「姑娘說的雖然不錯，我也說過姑娘如果一定要走，我不能勉強姑娘，不過，姑娘似乎大可以不必這麼急着要走！」

花玫淡淡道：「但是我認爲既然遲早都得走，不如早走的好！」

話落，她又邁了步，孃孃地走出了凉亭，往月亮門走去！

突然，花樹叢中响起一個甜美嬌脆的話聲，說道：「花姊姊，請留步！」

話未落，花樹叢中現身走出了一個一身黃衣，一個一身白衣的兩個人兒。

黃衣人兒是「黃鳳」虞筱眉，白衣人兒是「白鳳」陳虹虹。

虞、陳兩位姑娘走出花樹叢，併肩俏立在花玫的面前五尺之處。

二位姑娘此際突然現身，陳飛虹不由甚感意外地一怔！說道：「妹妹，眉妹，妳二位什麼時候躲在花樹叢中的？我怎地毫無察覺！」

陳虹虹嬌笑道：「在你跨入月亮門第一步的時候！」

花玫美目眨動地望着二人道：「如此，我的一言一動兩位妹妹想必都已聽見看見了！」

陳虹虹與虞筱眉都承認地點了點頭。

虞筱眉立刻說道：「姊姊，妳令小妹無限欽佩！」

花玫淡然一笑，說道：「謝謝妹妹，其實我只不過是不願意爲虎作倀，危害武林，也是爲我自己着想而已！」

虞筱眉笑道：「姊姊既是爲自己着想，爲何還要言去？」

花玫美目一凝道：「難道妹妹也希望我留下不走？」

虞筱眉點頭道：「小妹正是希望姊姊留下，而且是永遠！」

花玫搖頭道：「妹妹原諒，我不能！」

虞筱眉凝目道：「爲什麼？」

花玫道：「道理適才我已經說過，妹妹應該也都聽見了！」

虞筱眉道：「小妹正是因爲聽見了，所以才和虹妹現身出來請姊姊留下！」

花玫目射感激之色地道：「謝謝妹妹，妹妹的好意我心領！」

虞筱眉道：「姊姊還要走？」

花玫道：「我不得不走！」

虞筱眉眸珠兒微轉了轉，道：「那麼小妹就誠懇地請姊姊留下跟小妹做個伴兒，姊姊肯麼？」

花玫神情不由一怔！美目微睜地道：「妹妹，妳……」

虞筱眉嫣然一笑道：「姊姊，只有女兒家最心細，最能了解女兒家的心！是不是？」

花玫深望了虞筱眉一眼，緩緩垂下了螓首，默然未語！

虞筱眉接着又道：「姊姊還未答覆小妹的話呢，肯麼？」

花玫遲疑地道：「這個……」

虞筱眉道：「姊姊不肯？」

花玫抬起螓首，微微一搖道：「那倒不是，妹妹人間絕色，風華蓋代，氣度超人，得能跟妹妹這麼個人兒作伴，這該是我前生修來的，我高興都來不及，怎麼會不肯，不過……」

虞筱眉倏然揚眉接口說道：「姊姊，小妹這是眞心話！」

花玫心頭有着一絲激動，點頭說道：「我知道妹妹這是眞心話，無如……妹妹應該明白，這只是妹妹心意，並不是……」

「並不是」什麼？她沒有說下去，目光却有意無意地瞥視了那仍然站立在凉亭中的陳飛虹一眼。

虞筱眉明白花玫這「並不是」以下的意思，目視花玫嬌美地一笑說道：「姊姊的心意小妹明白，姊姊只管放心，這件事包在小妹的身上就是！」

這件事，是什麼事？②　（未完）

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怒馬香車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少恆被困地窟天一門中，過着荒唐生活的半個月後，慾望香車重在洛陽城郊出現，香車甫在林中停下，天一門主已率軍師與少門主疾竄而至，香車主人乘天一門主不備，疾快出手把少門主生擒過來，揭開了天一門主及少主的身份，同時也自己表露了自己的身份，原來那神秘的天一門主竟然是曹適存，少主更是杜少恆之子杜家慶，香車主人更是杜少恆之妻石瑤姑，也就是杜少恆的妻子，那自稱是眞眞乳娘的是湯紫雲，石瑤姑雖自報姓名，曹適存仍不置信，石瑤姑遂揭下幪面絲巾叫他仔細瞧個清楚——

兩度玄功鬥　一段武林秘

石瑤姑的幃面紗巾一揭，所有在場的人，都覺得眼前突然一亮。

呈現各人眼前的石瑤姑，實在太美了。

照時間推算，她至少也該是三十七八的人了，但由她的那張宜嗔宜喜的俏臉看來，至少比她的實際年齡要年輕十歲。

一個備受摧殘，歷盡滄桑的美人，到了中年，仍能如此美艷動人，不能不算是上天對她的特別嘉惠。

本來，一旁的湯紫雲也是一個美人胚子，但與石瑤姑一比，就難免顯得黯然失色了。

現場中沉寂了半晌之後，曹適存才首先發出一聲驚嘆，說道：「瑤姑，想不到妳還是那麼美……」

石瑤姑冷笑一聲道：「曹適存，我嚴重警告你，不許叫我的名字！」

「是是……」曹適存嚥下一口口水，苦笑道：「那……我該怎麼稱呼……」

石瑤姑截口接道：「叫我車主！」

曹適存連聲恭喏：「是是……車主。」

石瑤姑這才哼了一聲，轉向杜家慶柔聲問道：「孩子，你還有甚麼疑問嗎？」

杜家慶苦笑道：「疑問太多，一時之間，不知該由何處問起才好。」

「那不要緊，回去之後，咱們娘兒倆，慢慢談，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疑問，我是可以解答的。」

「您……眞是我母親？」

「孩子，你還不相信？」她苦笑着。

「不是我不相信，但您看起來，是那麼年輕，就像是我的姊姊。」

凡是到了中年以上年紀的人，誰不喜歡人家恭維她還年輕。

不管那是虛偽的恭維，還是衷誠的讚美，聽起來都是很受用的。

目前的石瑤姑，不論她的成就有多大，畢竟還是一個凡人，跟一般人一樣，有血有肉，也具有七情六慾。

也因爲如此，她對於杜家慶所說的話，同樣的未能免俗，而覺得非常受用。

何況，她也非常明白，杜家慶的話絕對是出自由衷，而不是故意奉承她。

於是，她笑了，笑得那麼美，那麼嬌，也那麼自然。

對旁觀的人而言，她這一笑，有如春臨大地，具有使百花齊放，草木欣欣向榮的力量。

可是，也許她是突然感懷於她自己的飄零身世吧，那種溶滙人間一切美好於一爐的甜笑，竟然是那麼短暫，一下子就消失了。

代之的，是一聲蘊涵着無限感懷的幽幽長嘆。

杜家慶生長於天一門那烏烟瘴氣的環境中，他本身又有着乃父杜少恆的風流天性，因而平常對於男女關係是很隨便的。

但目前，他却是顯得非常老實，這，也許是由於母子的天性關係吧！

儘管他心中還不相信石瑤姑是他的母親，但對於這位外表像他姊姊的絕代佳人，他却不曾有過一絲邪念。

而且，他還顯得很惶恐地，注目問道：「我……我說錯了甚麼嗎？」

石瑤姑苦笑了一下，說道：「你沒有說錯甚麼。」

「那你爲甚麼忽然嘆氣？」

「這些，你不會理解的，孩子，先讓我解開你心中的所謂年齡的問題！」

一頓話鋒，又輕嘆一聲道：「我是於十八歲時生下你的，我已經三十七歲了，你，是不是今年剛好十九歲？」

「是的。」

「年齡很脗合，那麼，這個結，算是解開了。」

「可是，你看起來，是那麼年輕？」

「這是我另有奇遇的原因，以後，你會明白的……」

說到這裏，忽有所憶地「哦」了一聲道：「對了，如果我能說出你身上的特徵時，你該不再有甚麼懷疑了吧？」

「唔……」他苦澀笑了一下。

「孩子，你小腹下方，接近左大腿腿彎處，是否有一塊約莫鷄蛋大小的橢圓形的黑色胎記？」

此等部位的特徵，如非是最親近的人，和自幼撫養他的親人，是沒法見到的。

因此，石瑤姑的話沒說完，杜家慶已是身軀一震地，朝着她跪了下去，悲聲說道：「娘！孩兒該死……」

石瑤姑強忍心中酸楚，但她的美目中已孕育着晶瑩的淚珠，語聲也略顯哽咽地道：「孩子，你沒錯，是你的爹娘對不起你……」

右掌凌空一托，便將杜家慶的身軀托了起來。

曹適存呵呵一笑道：「車主，你們母子刧後重逢，可喜可賀。」

石瑤姑冷哼一聲道：「你少說風涼話！」

曹適存笑道：「在下說的，可是由衷之言呀！」

石瑤姑冷笑道：「咱們之間的這筆賬，是有得算的。」

緊接着，扭頭向湯紫雲說道：「湯姊姊，請卽將慶兒的禁制解除，今宵，勢將難免一場血戰……」

曹適存截口笑道：「車主，別緊張，沒那麼嚴重。」

「你以爲我怕你？」

「我不會這麼說，也不敢這麼想呀！」

石瑤姑黛眉一揚，冷笑一聲，道：「諒你也不敢！」

曹適存苦笑了一下道：「車主，借用妳方才說的話，咱們之間的這筆賬，是有得算的，但不是今宵。」

「那你就乘早給我滾！」

「我會走的，只是，妳那位親愛的人兒，妳打算如何解救他呢？」

「這世界上，我沒有任何親愛的人。」

「妳否認與杜少恆的關係？」

「不是否認，那已經過去了。」石瑤姑一挫銀牙道：「卽使是過去，也沒任何名份的約束，所以，對於杜家上上下下，我只有恨！」

「也包括杜家慶這孩子嗎？」

「孩子是我自己的骨肉，當然例外，而且從現在起，孩子姓石！」

接着，扭頭向杜家慶沉聲問道：「慶兒，你記下了嗎？」

杜家慶茫然地點點頭，道：「孩兒記下了……」（以後，杜家慶卽改稱石家慶。）

曹適存呵呵大笑道：「一個人於不到半個時辰之內，接連改了兩次姓氏，傳開來，倒眞是一段武林佳話……」

石瑤姑截口怒叱道：「給我滾！」

「行！在美麗的女人面前，我是最好說話的！」曹適存邪笑着揚聲說道：「本門中人，立卽撤退……」

緊接着，向石瑤姑和湯紫雲遙遙地抱拳一揖道：「車主表妹，在下告辭！」

目送對方那紛紛離去的幢幢魔影，湯紫雲禁不住長嘆一聲道：「眞想不到，以前那個仰人鼻息，沒有出息的曹適存，現在居然抖起來了，而聲威煊赫的杜家，却沒落到目前這般慘景。」

石瑤姑淡然一笑道：「這叫作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呀！」

微頓話鋒，又幽幽地一嘆道：「禍福無門，惟人自招，這話是一點也不錯的，杜家沒落到目前這般情景，追究起來，實爲杜家二老所一手造成。」

湯紫雲也長嘆一聲道：「瑤妹，這倒是持平之論，我姨媽偏激，固執，我姨父剛愎自用，如果兩人之中，能有一個比較理智一點，也許不會演變成今天這種局面。」

也許這兩位事先有過甚麼協議，在彼此的稱呼方面，形成某些程度的差異。

儘管石瑤姑對湯紫雲一直稱之爲姊姊，但湯紫雲對石瑤姑却有人前人後之不同，在人前，她有如一個屬下，恭恭敬敬地叫車主，但人後却以姊姊的身份叫瑤妹……

石瑤姑幽幽地一嘆道：「過去的事，不談也罷！」

接着，扭頭向呆立一旁的石家慶說道：「孩子，咱們走吧……」

× × ×

杜少恆雖然身處「禁宮」之中，但對於外間的情況，却並不隔膜，因爲，一切都有俏丫頭多梅會轉告他。

他，可能是神經痲木了，也可能是石瑤姑透過多梅之口，對他有過甚麼特別指示？或者是他自知對目前的局面無能爲力？因而對於目前正邪雙方首腦人物的突然明朗化，不但根本無動於衷，反而更以醇酒婦人去痲醉自己。

至於那位天一門主，也就是他的表兄曹適存，也沒再去找過他。

經常與他接觸的，是這兒的分宮二娘娘公冶十二娘和俏丫頭多梅。

他，似乎是喧賓奪主，儼然成爲這兒的主人翁啦！

另一方面，慾望香車也突然失踪。

表面上看來，似乎是由於正邪雙方首腦人物突然明朗，而使得雙方劍拔弩張的局面，不了了之。

但骨子裏究竟是怎麼回事，恐怕只有他們雙方的首腦人物心中明白。

這種表面上一片詳和的日子，維持了將近四個月，已是綠肥紅瘦的初夏時光。

對洛陽城來說，將近四個月的時間，並無

任何改變，只是由於季候由隆多轉入初夏，因而街頭上的行人，顯得多了些而已。

當然，大相國寺前，那百技雜陳的廣場上，也特別顯得熱鬧起來。

今宵，廣場上新添了一個說書的場子，不！說書的場子是原先就有的，只不過是說書的人兒換了新的而已。

原先那說書的，是一個老頭子，打雜的是兩個十四五歲的男孩。

新來的這個說書的，是一位年約三旬上下的文士，不但氣質上顯得文質彬彬的，面孔也長得非常清秀而俊美，算得上是一個美男子。

打雜的也換了，是一老一少。

老的是一位青衣老姬，滿頭白髮，滿臉皺紋，看情形，年紀至少在六旬以上。

少的一個是一位年約十八九歲的美姑娘，一身玫瑰紅的襖袴，兩條大辮子，配上了她那宜嗔宜喜的俏臉蛋兒，和婀娜多姿的身裁，不論是男人或是女人，都會忍不住地，要多看她幾眼。

說書的青衫文士風流倜儻，打雜的紅衣妞兒柳媚花嬌，這已經是够吸引人的了。

但事實上，却還有更吸引人的哩！

那是棚柱上的一副對聯，紅紙黑字，龍飛鳳舞地寫着海碗大的草書：

誰識得座前黑尺？

我說段武林秘辛！

橫楣是「絕對新鮮」。

華燈初上，說書場中，已經是座無虛席，不但座無虛席，而且，那本來只能够坐三個人的條機上，居然擠了四個人，却是誰也沒有怨言。

兩個打雜的剛剛將客人們的茶冲好，說書的青衫文士也緩步由幕後出場，從容就座。

青衫文士剛入座，人羣中立即有人揚聲問道：「嗨！說書先生，你那『絕對新鮮』的『新鮮』二字，作何解釋？」

青衫文士笑了笑，說道：「這有兩種解釋，其一，是在下說書不落俗套，立論新鮮，其二，是……」

他揚了揚手中的黑尺，含笑接道：「如有人能識得我手中這柄黑尺，在下所說的武林秘辛，也是絕對新鮮，此外……」

他忽然住口不言，端起面前的茶杯，慢條斯理地，喝起茶來。

人羣中，那人又揚聲說道：「嗨！說下去呀！」

青衫文士道：「我看，此外的這一點，還是不說也罷！」

「爲甚麼話說一半又不說了？」

「因爲，最近五年來，在下足跡，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可從來不曾遇上一位能識得我這枝黑尺的人，所以，這附帶的一項，也就毋須多說了。」

「這是說，這附帶的一項，就是識得你手中黑尺之後的贈品？而且，也是新鮮的？」

「對了，閣下眞聰明！」

「既然被我猜中了，何不索性將那贈品說明一下呢？」

「有道理。」青衫文士抬手一指俏立一旁的紅衣女郎道：「這是在下劣徒小雲，也就是我方才所說的贈品，諸位不妨仔細瞧瞧，够不够新鮮……」

人羣中响起一陣狂呼怪叫：「够新鮮！够新鮮……」

青衫文士向紅衣女郎笑了笑道：「乖徒兒，咱們雖然走南闖北，一直沒遇上一個識貨的人，但這回却有點兒不同啦！」

紅衣女郎嬌笑道：「徒兒可並未覺得這兒有甚麼不同之處。」

青衫文士道：「妳不知道，洛陽城，是文人薈萃的古都，也是江湖人物的臥虎藏龍之處，我想，這一枝黑尺，一定會遇上識貨的行家的……」

這時，人羣中那最先問話的人又揚聲問道：「嗨！說書先生，既然已備有如此美好而又珍貴的贈品，爲何不事先用文字說明呢？」

青衫文士不答反問道：「閣下此問，想必還另有解釋？」

「不錯，據先生方才所說，業已走遍大江南北，歷時五載，都沒遇上一個能識得這枝黑尺的行家，是嗎？」

「不錯。」

「在下愚見，先生這枝黑尺的質料和來歷，必然是都很奇特？」

「那是當然！」

「同時，也是由於先生那珍貴無比的贈品，事先未用文字說明，因而不能引起廣泛的注意……」

青衫文士截口笑道：「不！這一點，在下要特別加以補充。」

人羣中語聲道：「唔！小可正恭聆着。」

青衫文士含笑接道：「有關劣徒這項贈品，雖然不會以文字寫明，但在下每新到一地，在第一場的開場白中，必然以口頭加以詳細說明，但今宵，在下剛剛坐下來，閣下就開始發問……」

人羣中語聲截口苦笑道：「哦！如此說來，倒是區區我的不是啦！」

「不是倒也說不上，只是閣下的性子，未免太急了一點。」

「有道理，有道理……」

「閣下稍安勿躁，如果還有甚麼問題，請等在下說完這一段開場白之後，再行發問。」

「行！行……」

青衫文士把手中黑尺在桌子上輕擊三下，目光環掃全場，揚聲說道：「在下刲餘生，携小徒小雲，走南闖北，說書糊口是假，以兵會友，代徒擇婿才是眞。」

一頓話鋒，揚起手中的黑尺，含笑接道：「諸位請看仔細，在下所說的黑尺，就是這一枝，能同時說出它的名稱，質料，和來歷者，才算合格。」

人羣中那原先發問的人，又揚聲問道：「現在，在下可以發問了嗎？」

「可以。」

「在下請教，是否只要如閣下所說的合格了，就可以長侍令徒粧台……」

「不！婚姻大事，自然還得他們雙方當事人互相認爲滿意才行。」

「那豈不是一個騙局？」

「此話怎講？」

「因爲，即使有人合格了，閣下都可以藉口令徒不滿意而作爲罷論。」

「說得有理，但閣下也得爲劣徒想想，如果那合格的人是一個七老八十的糟老頭兒，或者是一個殘廢，豈不貽誤她的終身。」

「那你也該事先加以說明才是。」

「在下已經在開場白中說明了，『以兵會友，代徒擇婿』，這是說，縱然是擇婿不成，憑着對這一枝前古奇兵的認識，也可以結爲朋友……」

人羣中忽然冒出一聲冷笑道：「恐怕是寃家吧？」

刲餘生淡然一笑道：「朋友與寃家之間，有時候是很難劃出一道界限來的，閣下以爲然否？」

怪的是：那個突然發出一聲冷笑的人，於說過一句之後，竟沒了下文。

刲餘生精目環掃全場，沉聲問道：「誰還

有疑問的，請儘管問。」

等了半晌，再沒人發問之後，他才正式開始說書，說的是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故事。

嚴格說來，他不是說書，而是說故事。

表達的方式不落俗套，立論更見精闢，將這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美化得不能再美了。

在一般人的觀念裏，司馬相如是一個潦倒窮途的落拓文士，十足是一個窮小子。

以一個窮小子，去勾引一個年輕，貌美，而又多金的小寡婦卓文君，那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儘管這塊天鵝肉被他吃到了，但一般人的心目中，對司馬相如都是或多或少地，存有某種成見的。

至於卓文君，以一個新寡的富孀，不耐寂寞，竟然降尊紆貴地，接受一個窮小子的勾引，相偕私奔，去當爐賣酒以維生，一般人，尤其是所謂有着多烘頭腦的道學先生們，更是不齒其人。

但目前的刲餘生，他却很技巧地將這個一般人所認爲有缺陷的愛情故事，美化成完美無瑕。

首先，他由不同的時代背景中，不着痕跡地，替兩位男女主角辯解。

他說：我國的男女關係，在漢，唐時代，是很自由，也很開放的，直到宋代理學大興之後，才有着那麼多不合理的禮教……

那些看似冠冕堂皇的教條，是殺人不見血的咒語……

那些制訂那些教條的人，是吃人不吐骨頭的惡魔……

他們視男女關係爲世間最污穢，最醜惡的事……

但事實上，那些人對男女間事，却是特別喜歡得不得了，他們板着面孔去教訓別人，這不行，那也不可以，但他們自己，却是三妻四妾還不够，還要廣置年輕貌美的婢女，供他們隨時消遣，自己玩膩了，又將那些婢女賣給別人……

在漢唐朝代的宮廷裏，父親搶自己兒子的妃子，哥哥奪弟弟的老婆的事，屢見不鮮，不但沒人說他們不對，反而傳爲美談……

那些宋代以後的一般假道學先生們，也不曾見到他們對那些父納子婦的事，作過甚麼針貶……

卓文君與司馬相如是漢代人，他們是生長在一個自由而開放的社會裏，有權利去愛自己所愛的人，爲甚麼後代的人，要受那些假道學的影响，而以一種異樣的眼光去衡量他們……

× × ×

在當時的封建社會裏，這是非常大膽的論調。

普通人，不但不敢在大庭廣衆中說出來，甚至於連想想也會被認爲是禮教叛徒的。

但目前的刲餘生，却是大膽地，在大庭廣衆之中說出來了。

這，當然够新鮮，也够吸引力。

開宗明義既然說得那麼獨特而精闢，以後的故事，自然更爲動聽，也更爲吸引人。

也由於故事說得太精彩，太吸引人了，因此，在整個說故事的過程中，場子裏鴉雀無聲，除了終場時的那一陣有如春雷爆發似的掌聲之外，根本沒人插口說過一句話，當然，也更沒人過問那枝黑尺的問題了。

× × ×

一連十天，刲餘生這個說書場子，場場都是爆滿。

至於那柄黑尺，除了第一天時，人羣中有人問過之外，在這十天當中，似乎被人遺忘掉了。

當然，聽說書的人可以遺忘，當事人的刲餘生，他是不會遺忘的。

於是，在第十一天的夜場開始之前，刲餘生一揚手中的那枝黑尺，忽然沒來由地嘆了一聲。

人羣中有人訝問道：「先生，你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幹嗎反而嘆起氣來？」

刲餘生苦笑道：「在下嘆氣不爲別的，是爲我手中這枝黑尺叫屈。」

「哦！難道說，這十天來，一直沒遇上識貨的人？」

「是啊！原先，我以爲洛陽城是臥虎藏龍之處，一定能找到大行家的，但結果我是失望了。」

「先生預定在這兒待多久？」

「半個月……」

「啊！那麼，連今天在內，已經只有五天啦！」

「不錯。」

「如果今宵有人能識得這枝黑尺呢……」

「那麼，這一場就是最後一場……」

「這麼說來，如果這兒眞有人能識得你那枝黑尺的話，我倒希望他再過四天才來。」

場外有人笑道：「世間事，那能這麼盡如人意。」

語氣雖很平常，但却聲如洪鐘，使得全場的人，都循聲瞧去。

那是一少，二老，三個身着長衫的人，正緩步進入場中，循過道向刲餘生座前，緩步而來。

三人中，年輕的一個，就是天一門中的總巡察曹子畏——現在，他應該是天一門中的少主了。

另外兩個，是年約半百的灰衫老者，一個身裁魁偉，右頰上有一道刀疤，一個是中等身裁，目光陰沉。

三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三個人都佩着長劍。

三個人一字橫排，在刲餘生面前站定之後，立於正中的曹子畏才冷笑着問道：「閣下，對聯上所說的黑尺，是否就是這一枝？」

說着，並抬手向刲餘生手中的黑尺一指。

刲餘生點點頭道：「不錯。」

曹子畏接問道：「我可以仔細瞧瞧嗎？」

「當然可以，但不能動手。」他很大方地將黑尺放在桌上。

「不動手，怎能瞧得仔細？」

「年輕人，這兒燈光如晝，你又不是老眼昏花，何况，距離又這麼近……」

他的話沒說完，曹子畏已是劍眉一揚，揚手凌空向那枝黑尺抓來。

別瞧他年紀輕輕，但一身功力，却已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

儘管他們之間的距離在五尺以上，但隨着他那凌空一抓之勢，那枝平放在桌上的黑尺，竟然應手而起，向他的掌心中投射而去。

當然，曹子畏的俊臉上，也浮現一片得意的笑容。

不過，他那得意的笑容，有如曇花一現，一下子就消失了。

原來那枝眼看就要被他以「凌空攝物」的功力，抓到手中的黑尺，忽然迅疾地沉落桌面上，並發出一聲「砰」然震响。

刲餘生仍然若無其事地，端坐原處，只是條桌的一端，已多出一個身裁高大，有如矗立着一座鐵塔的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就是四個月之前，將他自己當給利民當舖的傻大個拾得兒。

才四個月不見的拾得兒，像是已經脫胎換骨似的，氣質方面，完全變了。

此刻，他身着一身藍布短裝，足登千層底的布鞋，打扮仍然有點土氣，臉上也似乎還透着那麼一點兒傻味兒，但神態之間，卻有着一股無形的懾人英氣。

他，沉穩如泰山似地，卓立條桌的一端，一隻右掌搭在條桌上，目注曹子畏微笑着：「曹總巡察，這兒，可不是任人撒野的地方。」

曹子畏是大行家，自然是明白遇上了扎手的高明人物。

同時，對於拾得兒，他也並不陌生，並且還一度想將其殺掉過。

儘管他心中有點暗自震驚，但卻同時有着更多的不服氣。

只見他俊臉一變之下，突然一場雙眉，冷哼一聲道：「小爺高興！」

隨着這話聲，那枝靜臥條桌上的黑尺，猛然一下跳了起來。

但也僅僅是那麼跳了一下，卻又靜臥不動了。

原來曹子畏那隻凌空抓向黑尺的右掌，一直是原式未變地比擬着，而拾得兒那隻搭在條桌邊緣的右掌，也仍然是老樣子。

這是一種別開生面的內功較量法。

一個是「凌虛攝物」，另一個是「隔物傳力」。

由距離上看，似乎是拾得兒佔了點便宜。

但在行家的想法上卻不同。

因爲，曹子畏雖然在距離上是比拾得兒要遠了一點，但他是直接施爲，並且毋須分心。

但拾得兒可不同，他除了藉着桌面透傳眞力，吸住那枝黑尺之外，還得分心去化解對方所施的吸力，這道理，就算是外行人，想想也不難明白的。

在羞刀難以入鞘的情況之下，曹子畏已使出了全力，但見他俊臉一片鐵青，衣衫也無風自揚。

但拾得兒所表現的，卻仍然是那麼一派安詳。

誰高誰低，由雙方所表現的神態上，已不難想見。

而更使曹子畏難堪的是，不論他如何施展全力，那枝黑尺，頂多也不過是在桌面上微微跳動幾下而已。

拾得兒咧咀一笑道：「曹公子，你高興，這枝黑尺可不高興跟你走哩！」

刦餘生這才含笑說道：「傑兒，別那麼小家子氣，咱們就破例讓他拿去瞧瞧吧！」

「是！」拾得兒恭應一聲之後，才接道：「只是，師父，如果曹大公子存心不良，將黑尺取走了呢？」

刦餘生道：「那時候，你可以放手活動一下……」

不等乃師說完，拾得兒已含笑接道：「多謝師父！」

緊接着，目注曹子畏笑道：「曹大公子，放輕鬆一點，現在，你可以瞧個仔細了。」

話聲中，勁力一卸，桌面上那枝僵持着的黑尺，立卽飛上曹子畏的手中。

曹子畏攝取到那枝黑尺之後，根本不理會拾得兒的話，立卽和分立他左右的兩個灰衫老者，仔細地端詳起來。

那枝黑尺，實際上相當于一枝普通長劍的長度，沉甸甸，黑黝黝地，四面光滑，根本看不出有甚麼特別之處。

他們三個人以眞氣傳音交談了少頃之後，只見曹子畏點點頭道：「錯不了！」

刦餘生笑問道：「年輕人，看情形，你已經知道這枝黑尺的來歷了？」

曹子畏冷冷地一笑道：「首先，我要說明一點，這枝尺的原始來歷，已成了一個沒法解答的謎，這一點，我想閣下也一定同意吧？」

「我同意。」

「那麼，請聽好，這枝黑尺，名爲量天尺，係用北海海底的萬年磁鐵所製，對一般金屬品製成的暗器，有尅制作用，對嗎？」

「對，請說下去。」

「這量天尺，相傳是峨嵋派中一位得道飛升的劍仙，行道江湖時所使用，那位劍仙飛昇之後，這量天尺，也隨之失踪，至於那位劍仙，究竟姓甚名誰，傳說中，言人人殊，已無從確定。」

「唔……以後呢？」

「約莫是七十年前，此尺爲白雲山莊少主江自強大俠所獲得，自江大俠歸隱林泉之後，也就沒再聽到有人提到這枝量天尺了。」

刦餘生笑道：「年輕人，這些傳說，你又是如何得知。」

「自然是由我的尊長處聽來，」曹子畏冷然接問：「閣下是否可說一段武林秘辛了？」

刦餘生連連點首道：「可以，可以……」

拾得兒揷口接道：「曹大公子，請將量天尺送還原處。」

曹子畏冷然一哂道：「放心，我一點也不稀罕這玩藝。」

話落，隨手一甩，那枝量天尺，有如離弦激矢似地，向刦餘生胸前疾射而去。

勢疾勁猛，並激起一片破空銳嘯。

雙方的距離不過五六尺，那自然是一閃而到。

但當事人之一的刦餘生，對這突然的襲擊，竟然是視若無覩地，仍然端坐着，沒有任何行動。

出人意外的奇跡出現了。

就當那枝量天尺一閃而前，激射到刦餘生胸前寸許距離時，就像是碰上一張無形的網，不但那激射之勢爲之一頓，還被彈震得往回倒退了尺許，才「砰」地一聲，墜落在條桌上。

不錯，那枝量天尺所碰上的，是一張網，是刦餘生以無上的內家眞力，所構成的無形之網。

曹子畏碰上一個軟釘子，俊臉爲之一變，連一旁的兩個灰衫老者，也爲之蹙緊了眉峯。

沉寂了少頃之後，左邊那灰衫老者才訕然一笑道：「閣下好精湛的內家眞力。」

刦餘生淡然一笑道：「多承誇獎！」

右邊那灰衫老者道：「朋友，光棍眼裏揉不進沙子，能否請以眞面示人。」

刦餘生目光一掃對方三人，笑問道：「三位之中，是誰作主？」

左邊那灰衫老者道：「自然是咱們少主作主……」

刦餘生截口接道：「那麼，二位就免開尊口。」

所謂打狗欺主，刦餘生的話，自然是有損曹子畏的顏面。

因此，曹子畏臉色一變之下，立卽冷笑一聲道：「他們二位說的，也代表我的意見。」

刦餘生注目笑問道：「這是說，你也想先行知道我是甚麼人？」

「不錯。」

刦餘生道：「很抱歉，依規例，我只說一段武林秘辛！」

曹子畏沉思了少頃，才點點頭道：「好！說吧！」

刦餘生揚聲說道：「傑兒，替三位貴賓看座！」

「是……」

拾得兒恭應着，飛快地由幕後取出三張竹椅，放在曹子畏等三人身旁，含笑說道：「三位請坐！」

「謝謝！」

曹子畏冷然道謝，三個人都將椅子挪正了一下，坐了下去。

拾得兒並立卽替他們三個沏了一杯香茗，說道：「三位，請放心飲用，茶中絕對沒有毒藥。」

刦餘生也含笑接道：「年輕人，我想你心中急於想知道我的來歷，別忙，既然大家都同在洛陽城中！你很快就會知道我是誰的。」

曹子畏冷冷地一笑道：「那你何不乾脆先行說明！」

刦餘生笑了笑道：「年輕人，你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拾得兒你是認識的，有着拾得兒在這兒，你還不能猜想我是誰嗎！」

「你……你就是慾望香車車主？」

「不錯！」

「可是，慾望香車車主是石瑤姑女史，而你卻是……」

「在這等場合中，我能拋頭露面，以本來面目示人嗎！」

「那麼，石車主此行目的是——？」

石瑤姑神色一整道：「我此行目的，就是要找尋認識此量天尺的人。」

曹子畏微微一怔之後，才冷笑道：「現在，妳的目的算是已經達到了？」

「不！現在，只是開端，要談達到目的，可能還得經過一番摸索才行。」

曹子畏苦笑了一下道：「說句實在話，到目前爲止，我還弄不清楚妳石車主的葫蘆中，究竟賣的是甚麼藥。」

石瑤姑笑了笑道：「也許你說的是實情，現在，我保證，以你的聰明，聽完我這一段武林秘辛之後，對於我葫蘆中賣的是甚麼藥，也就心中有數了。」

「是嗎？」

「我想，錯不了！」

「好！我正恭聆着。」

石瑤姑端起面前茶杯，徐徐地飲了一口之後，才注目問道：「曹公子，對於七十年前，白雲山莊少主江自強大俠等人平定那一場浩刦的經過情形，是否也曾經由你的尊長口中聽說過？」

曹子畏道：「聽是聽說過，但由於年代已久，他們所聽到的，也是傳說，所以，可能不太眞實。」

石瑤姑點點頭道：「唔，年代久遠，以訛傳訛，失眞之處，自所難免……」

曹子畏忽有所憶地，截口問道：「石車主所要說的武林秘辛，莫非與白雲山莊有關？」

「不錯，而且，我保證不但絕對新鮮，也絕對眞實。」

「但願如此。」

「曹公子，想必你也已經知道，你我的武功，都跟白雲山莊有關？」

「唔……」

「你可也知道，詹老怪與白雲山莊的淵源嗎？」

「我只知道詹老怪與白雲山莊有關，卻不知道他和白雲山莊有甚麼淵源。」

「那麼，我現在可以告訴你，詹老怪本來是白雲山莊的一個侍僮……」

「哦！這可的確是够新鮮……」

「更新鮮的還沒說到哩！」

「那麼，就請車主快點說吧！」

石瑤姑沉思着說道：「年輕人，當詹老怪詹恨天于五十年前，橫行江湖時，一直沒遇過敵手，這一點，我想令尊也必然跟你說過？」

「不錯。」

「如所週知，白雲山莊少主江自強大俠，自協助朝廷平定七十年前的那場大刦之後，聲威震朝野，一般人都尊之爲無雙大俠而不名。雖然由於當時永樂帝朱棣之不易相處，而歸隱白雲山莊，不過問江湖中事，但以他那嫉惡如仇的天性，對于像詹恨天那種爲害江湖的人物，決無坐視不管之理，何況，當詹恨天爲禍江湖時，江大俠才不過四十不到的英年，而詹恨天又是他府上的侍僮，怎麼說至少他也該暗中出手，加以清理才對，但事實上，白雲山莊的人，卻始終不曾出面……」

曹子畏截口笑道：「車主，我有話說。」

「請講。」

「據家嚴所聽到的傳說，詹老怪的下場，是被一個年約十多歲的少年人押走的……」

「不錯，這一點，我也聽說過。」

「難道那少年人不是白雲山莊的人？」

「我說不是。」

「車主說得如此肯定，想必另有所本？」

「當然！」

「小可敬謹請教？」

石瑤姑正容說道：「事實上，當五十年前詹老怪橫行江湖時，白雲山莊早已化作一片刦灰……」

「啊……」

不等她說完，人羣中已爆發出了一片驚呼聲。

白雲山莊雖已不過問江湖中事，但卻是近百年來武林人物心目中的聖地，所以，這一消息引起江湖人物的震驚，自是不在話下。

曹子畏也是臉色一變之後，才注目問道：「此話可眞？」

「信不信由你。」

「請車主原諒，傳說中的白雲山莊，似乎還沒聽說過，有誰知其確實地點，所以，小可才不得不有此一問。」

「白雲山莊的地點，我知道，但我不會告訴你。」

「車主認爲，白雲山莊，是遭到仇家的偷襲？」

「唔……」

「當代武林中，誰能有此力量，將武林同道目之爲聖地的白雲山莊，毀於一旦呢？」

「這問題，我暫時沒法回答。」

「那麼，車主又怎能斷定，那位將詹老怪押走的少年人，不是白雲山莊的人？」

石瑤姑淡淡地一笑道：「我自有證據，但目前，我不會告訴你。」

曹子畏苦笑了一下道：「車主所標榜的一段武林秘辛，就只有這麼一點兒？」

「難道這還不够新鮮嗎？」

「够新鮮，也够刺激，只是，僅僅是這麼一點兒，令人心癢難搔。」

「那麼，回去問令尊吧……」

「車主認爲家父知道這些？」

「卽使令尊不知道，也自然會另外有人給你解答的。」

忽然，一個陰沉的語聲接道：「石瑤姑，別在年輕人面前耍花槍，你有甚麼話，請跟我說。」

那人使的顯然是武林中極難練成的「六合傳聲」功夫，但覺語聲有如由四面八方傳來，令人莫知其藏身所在。

但石瑤姑仍然表現得那麼鎭定，也那麼從容地說道：「閣下終於沉不住氣？」

那陰沉語聲道：「妳以爲我是誰？」

石瑤姑道：「我不管你是誰，只要你擺句話過來。」

「好！三天之後，夜三更，北邙山頂恭候大駕。」

「我準時赴約！」

「好的，死約會，不見不散……」

這回，辨清那陰沉語聲的發聲去向了，那是來自東面的屋頂上，但語聲却已變陰沉爲熾烈，一字字如天鼓齊鳴，震人耳鼓，而且，當最後那個「不見不散」的「散」字出口時，人却顯然已到了百丈之外。

這情形，使得全場的人，一個個目瞪口呆，作聲不得。

連石瑤姑也禁不住雙目中爲之異彩連閃不已。

那一直不曾開口的，陪在曹子畏身邊的兩個灰衫老者之一，忽然長嘆一聲道：「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石車主，妳這是何苦來！」

石瑤姑微笑問道：「閣下是認爲我多管閑事？」

那灰衣老者道：「試問：數十年前的疑案，跟妳石車主何干？」

石瑤姑不再作答，却是目注滿臉困惑神色的曹子畏笑了笑道：「年輕人，你該走啦！」

曹子畏道：「車主，我可以請教一個問題嗎？」

石瑤姑道：「別客氣，請講。」

曹子畏道：「車主手中這枝量天尺，的確是當年白雲山莊無雙大俠的兵刃之一？」

「不錯。」

「車主也說過，白雲山莊已於五十年前，成了一片刦灰？」

「唔……」

「那麼，這枝原來屬於白雲山莊的量天尺，又怎會到車主手中？」

石瑤姑笑問道：「年輕人，如果我猜想不錯，你應該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我爲何知道這麼一個既新鮮，又刺激的消息？」

曹子畏點點頭道：「正是。」

石瑤姑道：「可是，這些問題，我都暫時不會回答……」

「爲甚麼？」

「不爲甚麼，你且拭目以觀事實的發展吧！但願你們父子倆能逃過一場大刦。」

說完，竟然深長地嘆了一聲。

曹子畏一怔，道：「這宗疑案，與本門有關？」

「但願我所料不確……」

× × ×

狂妄，輕佻，而又目空一切的曹子畏，可能是方才企圖奪取那量天尺時，接連碰了兩個軟釘子的影响，居然一直表現得斯斯文文的，甚至於連石瑤姑所說的，猜中那枝黑尺時的「特別贈品」，也就是代徒擇婿的事，也不再過問就走了。

當然，曹子畏的走，由於石瑤姑的武林秘辛太過新鮮與太過刺激，也是原因之一。

曹子畏走了，說書場也打烊了，聽書的客人懷着曲終人散的心情，紛紛離去。

約莫半個時辰過後，大相國寺前廣場上的夜市，也紛紛打烊。

深垂的夜幕，遮掩了大地的一切，但它却遮掩不住夜行奇客的行動。

通往北邙山的大道上，一道纖巧的影人，正以普通速度在踽踽獨行着。

那是一個頭戴瓜皮小帽，身着黑色短裝，面色黝黑的年輕人，黑夜中看來，那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却顯得格外有神。

年輕人的後面，也就是由洛陽城的來路上，一道幽靈似的人影，有如風馳電掣地追了上來。

一個是以普通速度前行，一個是以上乘的輕功身法追趕，那自然是不消多久，後面的人就已超越前面的黑衣少年。

那人超越黑衣少年之後，猛然一個轉身，冷笑一聲道：「丫頭站住！」

原來後面追上來的那個人，就是天一門的少主曹子畏。

黑衣少年顯得泰然自若地，笑問道：「誰是丫頭？」

「你！」曹子畏冷哼一聲道：「多梅，別以爲揷上幾根羽毛，就可以冒充公鷄了。」

「但我事實上已瞞過了很多人。」黑衣少年顯然已等於承認她就是多梅所喬裝了。

「但妳瞞不過本少主的法眼。」

「瞞不過又怎樣？」

「那妳就該老實一點，說，方才跟妳談話的是誰？」

多梅徐徐揭下頭上的瓜皮小帽，披散一頭如雲秀髮，淡然一笑道：「既然你看到了，何必明知故問。」

「方才，距離太遠，我沒看清楚……」

「想不到，你也有膽怯的時候。」

曹子畏一揚劍眉，沉聲叱道：「多梅！妳這是對本少主說話的態度！」

多梅嬌笑道：「少主，我可是實話實說呀！你如果認爲方才跟我說話的人有問題，就該當場抓住，才算是拏賊拏贓。」

「抓住妳也一樣。」

「少主，別像吃柿子似地，儘揀軟的檢，我多梅可不是那麼好欺負的。」

「噢！」曹子畏冷冷地一笑道：「我非常相信……」

不等他說完，多梅又笑問道：「想不想知道，方才跟我談話的是誰？」

「廢話！多梅，妳自動招出來，也許我可以從輕發落。」

「多謝少主！我可以告訴你，但不是招供，而且，你必須先行站穩……」

「丫頭放肆！」

曹子畏已被激怒到極點，隨着話聲身形一幌，揚掌向多梅俏臉摑下，怒叱道：「妳既沒上沒下，別怪我辣手摧花……」緊接着，却是傳來一聲無限詫訝的驚「咦」聲。

奇招絕技

孫玉峯雙手放鏢

海雲·文

孫玉峯師父是以前精武體育會的國術教練，後來又在廣州國民體育會教授羅漢拳，那時他是羅漢門的掌門人，大多數人只是聽過飛鏢的名稱，有機會看見飛鏢的人已經很少，至於孫玉峯師父，却不但看見過飛鏢，而且苦練過十年以上，他在廣州國民體育會隔壁的大佛寺當衆表演，站在大堂之內，左右手各執一枝飛鏢，突然向上一揚，右手的飛鏢就脫手飛出，向頂上的橫樑揷去，大概是入木半寸。

孫玉峯的眼睛並未望到上邊去，忽又左手一揚，給他握在左手的飛鏢，向高處飛出，鏗然一聲，打中了第一枝飛鏢的尾部，於是，兩枝飛鏢一齊跌下來，他那時然後轉身向高處仰望，左右手同時接住從橫樑上面跌下來的兩枝飛鏢，登時掌聲雷動，看熱鬧的人高聲喝采，請孫玉峯師父再試一試，孫玉峯一時興到，連續玩了許多次，俱是如此，沒有一次失手。

孫玉峯表演完之後，很自謙的說：「我這一手飛鏢只是做鏢師的時候玩玩的，很少眞正把它施展出來，如果在華北的大賊身上懸掛鏢囊，動不動就飛鏢傷人，那種鏢厲害得多，他們經常苦練，飛擲過來的勁度也比我大得多。」

跟着他又解釋：「作爲鏢師的飛鏢，不過鏢頭較尖，鏢尾較平，看來像一個竹筒，至於江湖大盜所拋擲的飛鏢，却是鏢頭分作三角形的，十分尖銳，看來就像是磨尖了的三角銼，這種鏢多數是向人體要害拋擲的，眞眞正正能够在三十步內傷人，給它揷傷了臉孔任何一處，就支持不來，因爲他們所用的那種鏢，俱是浸過毒藥的，稱做毒鏢。」

孫玉峯曾經做過華北幾省的總鏢頭，那一手單刀耍得神出鬼沒，綽號五省刀王，他是鏢師並非大盜，只是在不得已的時候然後放鏢，故此不很重視飛鏢，他所說的話確是事實，如果有甚麼江湖大盜靠飛鏢刦鏢，那就會使用毒鏢，同時把鏢頭磨尖，說是飛鏢，形如飛劍。

至於飛鏢的拋擲方式，以及練習情形，相當有趣，我試把孫玉峯師父所說過的話寫下來，作爲紙上淸談。

首先他指出放鏢之法，凡是飛鏢，一定是要放在腰帶之內的，等於現時所佩戴的子彈帶，現時任何軍隊的士兵，有了步槍，就有子彈，所有子彈都放在槍帶之內，或者懸掛在身，或者圍在腰間，飛鏢也是如此，必須有一條腰帶，分作許多個鏢囊，大概圍繞腰部的鏢帶可容十二個鏢囊，要是背後也有鏢帶，那就是二十四枝飛鏢了。

事實上，用鏢傷人，那是迫不得已的，而且是在兵器交手之後有機可乘然後拋

擲飛鏢，故此，兩三枝飛鏢已經能够殺傷强敵，很少使用十多支飛鏢，身上所戴的鏢帶，如果貯滿了飛鏢，有二十多枝，那就太過沉重，打鬥的時候轉動困難，弄巧反拙。

拋擲飛鏢必須依照這種方式，首先從鏢囊把一枝飛鏢很迅速的拉出來，一抓即拋，因此之故，抓的時候就要有分寸，先用姆指按住飛鏢的一邊，然後用四隻手指把它拔出來，那時整枝飛鏢都握在掌心裏，跟着就用掌心最後的一處稱做掌筋，用那裏的肌肉去握住飛鏢，整枝飛鏢就藏在掌心裏，這樣拋出，然後有勁。

拋擲之法，分陰手與陽手，掌背朝天的一種拋擲方式，稱做陰手，反之，掌心向天，那是陽手，凡是在四五尺高度之下的地方作爲襲擊對象，該用陰手，超過胸膛以上的部位，就用陽手。

飛鏢的重量大不相同，多數是四両一枝，如果輕過四両的飛鏢，就要用很大的腕力才能够把它拋出，不過，較輕的飛鏢能够拋出，它可以拋得遠些，如果是空心飛鏢，拋得更遠，反之，特別沉重的飛鏢，那就必須在很短的距離拋擲，否則，拋到對方的身上去，勁力已失，不能够打傷別人。

特別沉重的飛鏢，往往有六両重，看來那種飛鏢是太過沉重的了，不過，它也有好處，初學飛鏢的人，使用重鏢出襲，因爲它比較沉重，只要把它拋到對方身上去，不管打中臉孔咽喉抑或胸部，甚至打中背脊，都會使對方受傷，如果飛鏢的力量太輕，就要打中對方的臉孔，然後發生作用，故此，飛鏢愈輕，愈難使用。

飛鏢練習到十分純熟之際，就不但使用飛鏢，還可以使用飛刀，甚至把它變成最薄的一種柳葉刀。

依照一般人的看法，多數認爲飛刀的殺傷力更强，使用飛刀比較用飛鏢傷人更加有效，不過，飛刀只能在十步之內打傷別人，如果兩人的距離有三十步，那就無法用飛刀傷人了，因爲刀子不能够依照直線拋出，它的份量到底是太輕的，射擊較遠的距離，便要把那柄刀拋成曲綫，使它拋到高處，又由高處跌下，那就很難得準確，故此，拋擲暗器的人，多數採用飛鏢。

練習飛鏢的人，必須練習接鏢，一方面練習過接鏢就可以知道自己拋出去的份量，另一方面，萬一自己沒有帶鏢，對方却用飛鏢拋擲過來，那時就可以伸手接鏢，跟着拋出，武林高手往往是這樣子打傷別人的，接鏢之後，跟着還鏢，就像是武俠小說裏面所寫的夜行人一樣。

飛鏢的鏢頭較爲銳利，彷如三角銼，如何能够伸手去接呢？也許你們會發生這個疑問，假定你們住在北方天氣較寒的地方，那就沒有這種疑問了，根本上北方許多個大都市未到冬季，已經雪花飛飄，外出之人，一定戴着手套，那種皮手套比較厚，就算接着敵人拋來的飛鏢，也不會透過手套而刺傷掌心的，何況鏢師或江湖大盜準備接鏢還鏢所戴的手套加厚，而且運用暗勁幹這一套，更不容易受傷。

接鏢絕非硬打硬的接它，一定要順着飛鏢的來勢，拖了一尺半尺，然後突然使勁捉住它，這樣接鏢，就可以把它接牢，絕非把掌心看做一塊木板，迎着飛鏢去接，那是沒用的，因爲敵人拋出飛鏢，決不會臉對臉的拋擲，故此接鏢並不容易，必須經常苦練。

飛鏢多數是在晚上作戰的時候拋出，舉例言之，兩人用單刀交手，如果刀法壓倒對方，根本就不必拋擲飛鏢，假如對方的刀法勝過自己，便要虛晃一刀，轉身之際，乘機拔鏢拋出。練習過拋擲飛鏢的人，多數能够一手連拋兩鏢，一鏢打中對方的臉孔，另外一鏢向他的小腹拋擲，上下兩鏢同時拋出，除非他閃避及時，否則，用手去接，或者用刀擋格，顧得上，就很難兼顧下邊，往往吃了一鏢，認眞厲害的江湖大盜，能够一手拋出三枝飛鏢，如果他雙手拔鏢拋擲，就是六枝飛鏢迎面而來，實在不容易躲閃。

雙手拋鏢的人，那條鏢帶必然是特製的，右手從正面的鏢囊拔鏢，左手彎到背後去，從背後的鏢囊去拔，因此之故，正面的鏢囊是橫放的，好像一字，背後的鏢囊却是直綫排列的，好像卜字，這樣安排，然後能够左右手同時拔鏢。

練習飛鏢之法，殊不困難，問題只是玩鏢的人能否依時練習，假如有人每天花一兩個鐘頭練習它，三年之後，便能够得心應手，把飛鏢拋出。

孫玉峯師父是河南省人，他在壯年的時期做鏢師，後來做拳師，最後投身精武體育會教授拳腳，他在精武體育會或國民體育會指導後輩學習技擊的時候，已經沒有人練飛鏢了，現時更加沒有學習這一套。時代進步了，一柄手槍，就可以壓倒任何一種暗器，故此警探或匪幇裏面的人，都是練槍，再也沒有人練習飛鏢。

新派武俠長篇

簫逸・文　盧令・圖

鐵骨冰心

功深擒寶馬　福厚遇奇人

一聲嘹亮的馬嘶！

又一聲嘹亮的馬嘶！

無數的馬嘶聲在眼前這片山谷裏迴蕩着！

天空是火紅的顏色——雲很低，沒有風！

遠處是沙漠，附近有水草。

不見房舍，沒有人烟。

黃昏時分——

× × ×

幾株一人多高的石柱子散置在眼前，像是久歷沙場的一行勇士——長久以來，它們挺受着來自大漠的「焚風」侵蝕，石面上形成蜂窩一般的一片斑痕——人兒斜倚其上，賴以舒展着整日價四下奔騰的疲倦身軀。

「他」坐在這裏已經很久了。

打從三天以前，他就綴上了這羣野馬。——來自察哈爾「阿巴葛左翼旗部」的野牲羣，間山渡水，個中辛苦，眞不足爲外人道，直到此刻，才得以喘上一口氣。

二十六七的年歲，挺高的個頭，直鼻樑，眉毛很長，微微下搭着，掩飾着他那一對朗朗的神采；而又充滿了慾火的一雙眸子！

每一次當他擦起瞳子的時候，你都能體會出他眼神兒裏內蘊的那種強烈的慾火。

「人慾」無窮！

此謂「七情六慾」，又所謂「聲色犬馬」中的那個「馬」字上！

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

顯然他具有伯樂的相馬之術，志在一匹千里追風的寶馬——

他早就發現了那匹馬！

那匹通體黑油油，僅僅生有細細白毛項圈的「黑水仙」！「他」認識「牠」，「牠」也認識「他」。

你可曾嘗受過被遺棄的滋味？

「他」早已不止一次的被「牠」遺棄了。

然而今日，此刻，他已下定了決心，要將這匹慣以愚弄人來取樂自已的「黑水仙」，弄到手裏。

× × ×

馬鳴聽別具一種肅殺的意味。

上千的野馬羣在山窪子裏打着轉，雜亂的蹄聲，蒸騰着瀰空而起的漫天黃塵——像是一幢百丈高大的黃色透明罩子，籠罩在半天之上，引起了一天的烏鴉，在那裏低飛盤旋不去。

他坐在這裏，顯然是別有用心！

面前的這一排石柱子，正好掩遮住他的身子。

透過參差的石柱縫隙，跳過眼前這處山窪子，他打量着這片龐大的野馬羣，尤其不曾遺忘了那匹「黑水仙」。

「牠」看起來永遠是那麼孤獨！

駐立在一塊高出的石頭上，昂着首，怒睜着那一雙瑪瑙也似的紅眼睛，在同儕之中，牠就是那麼的傑出！那麼不落凡俗，儼然是王者的風範。

「王」永遠是孤獨的。

他注意牠已經很久了。

在整個下午，他發現牠只喝過一次水，吃過一次草，大多的時間，牠都是一副「旁觀」的姿態！

牠淸高，牠驕傲！

「淸高」是因爲牠不落凡俗！

「驕傲」因爲牠是馬中之王！

× × ×

原來曹子長那十拿九穩的一擱，居然落了空，但覺人影一閃，多梅已到了八尺之外。

這一來，自然使得曹子長更加憤怒，除了立即飛身追擊之外，並連連冷笑道：「怪不得妳膽大包天，居然敢吃裏扒外，原來……」

「嗨！湯少俠快帮忙呀！」多梅的驚呼，打斷了曹子長沒說完的話。

原來曹子長怒極之下，不但施展出看家本領，也使出了全力。

試想：以他在天一門中的身份和地位，在全力施爲之下，多梅又豈是他的敵手！

因此，不到五招，多梅已被迫得手忙脚亂，險象環生，而不得不驚呼求援了。

「原來妳就只有這一點兒道行。」一見自已已勝券在握，曹子長的凌厲而又快速的攻勢，又緩和下來，一面以靈貓戲鼠的姿態，逼得對方繼續後退，一面冷笑道：「丫頭，誰是湯少俠？」

「我就是……」

語聲來自曹子長的背後，而且距離顯然不超過二丈。

對曹子長而言，儘管他是在跟多梅游鬥着，但敵人欺近自已背後二丈之內，而不曾察覺，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不過，儘管他心中大爲震驚，却並未回頭瞧過一下，而且，對多梅的攻勢，又轉爲快速而又凌厲起來。

很顯然，他是存心將多梅制住，使自已站在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位。

「別欺負一個姑娘家！」

隨着話聲，人影閃處，一聲霹靂巨震，也隨之傳出。

「是你？」曹子長鐵青着臉，雙目中迸射出憤怒的煞芒。

「不錯，是我湯人傑。」湯人傑（即拾得兒）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子。

「你不是沒名沒姓的拾得兒嗎？」

「現在有了，姓是我義母的姓，名字是我師傅賜的。」

「你已成了石車主的徒弟？」

「不錯。」

「慾望香車車主的徒弟，也不過如此。」

「咱們彼此彼此。」

「方才，你出人不備，猝然出手，算甚麼英雄！」聽這語氣，方才那一掌硬拚，曹子長是落了下風。

「不服氣，咱們重行比劃過。」湯人傑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向一旁的多梅說道：「多梅姑娘，還不快走！」

多梅嬌笑道：「是！我這就走啦……」

她是說走就走，掉轉嬌軀，以最快的速度向北邙山奔去。

當她回到古墓中的房間時，杜少恆剛好行功完畢，張目問道：「多梅，妳剛回來？」

「是呀！」多梅嬌笑着，緩步向杜少恆身前，忽然俏臉一寒，厲聲叱道：「杜少恆，我饒你不得！」

話出同時，已揮掌向杜少恆的前胸擊下。

事出意外，雙方距離又那麼近，而杜少恆更仍然是一個趺坐行功的姿態。

此情此景，杜少恆除了閉目領死之外，可實在沒有一絲應變的餘地。

因此，多梅的這一掌，自然是結結實實地，擊在杜少恆的前胸上。

但聽「砰」地一聲，一道人影應掌飛起，跌落丈遠外的門旁邊。

但出人意外的，被掌力震飛的不是杜少恆，而是多梅。

這情形，連杜少恆也給弄得滿頭霧水似地，不明其所以，只是目注被跌得齒牙咧咀的多梅，滿臉困惑地問道：「多梅，這是怎麼回事啊？」

多梅像發了瘋似地，忽然出手撲人，是一奇。

捱揍的杜少恆夷然無損，而驀施偷襲的多梅，却反而被震飛丈遠之外，是又一奇。

但事實上，還有第三奇哩！

出手偷襲的多梅，疾言厲色，猝下殺手，但當她被跌得齒牙咧咀之後，她的眉梢眼角間，却反而洋溢着一片歡愉，連杜少恆的問話也充耳不聞地，只是喃喃自語道：「謝天謝地……這下子可好了……」

杜少恆苦笑着，走近多梅身旁，將她扶了起來，道：「多梅，妳沒瘋吧？」

「瘋？誰發瘋了？」多梅一下子緊緊地摟住他，仰着俏臉嬌笑道：「現在，我們成功了，少恆，你要記住你自己的諾言，不要拋棄我呀！」

杜少恆若有所悟地，道：「哦！我明白了，妳一定有很重大的事情瞞着我……」

「是的，我現在就要告訴你了。」

「好，說吧！」他輕輕擁着她回到床邊的椅子上。

「可是，你還沒回答我的話哩！」

「甚麼話啊？」

「重申你的諾言，從今以後，永遠不拋棄我。」

「好！不論地老天荒，海枯石爛，今後，咱們永遠在一起……」

「少恆，你眞好……」她高興得擁住他，送上一個溫馨的香吻。

良久，良久之後，杜少恆才將她那扭股糖似的纏着他的嬌軀輕輕推開，道：「多梅，方才，你沒有受到震傷吧？」

「還好。」多梅嫣然一笑道：「方才，我只使出了七成眞力，如果施展全力，那就不死也得重傷了。」

杜少恆蹙眉苦笑道：「這是怎麼回事呢？我的功力怎會突然之間增進很多，並且還能自動發出反震之力，震傷敵人？」

「是的，我也不相信，所以才決定，先不告訴你，冒險一試。」

「多梅，現在，該說明原因了。」

多梅神秘地一笑道：「少恆，還記得文姑娘代表石車主對你所作的保證嗎？」

「就是那使我功力增進的保證？」

「是呀！」

「當然記得，不過，以方才的情形來說，我的功力的增進，似乎已經超過了文姑娘的預期。」

「是的，車主方才向我說過，你現在已不止是一個一流高手，而是當代武林中，有數頂尖兒高手之一了。」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接着說道：「當時，車主因有外人在旁窺聽，爲了怕影响你的進境，才故意說成最多能使你成爲一個普通的一流高手，並故意送你一個調侃意味極濃的錦囊妙計。」

杜少恆點點頭道：「我懂了，這些，都是爲了鬆懈敵人的戒心。」

「同時，也存有刺激你的因素在內。」

「刺激我？」

「是的，四個月之前，文姑娘不是奉命暗中送給你一份練功的口訣嗎？」

「唔！那是一份很普通的口訣，我雖然每天勤練不輟，却並未存有甚麼信心。」

「不但沒有信心，更是由於那錦囊妙計的調侃，以及前途一片灰暗，使你的心中，充滿了激憤，而每天借着醇酒婦人去麻醉自己，是嗎？」⑧

（未完）

西邊的老日頭巳漸漸的垂落下來，橘紅色的光華，在遠處原本鵝黃色的漠地上，洒上了一抹鮮紅，在附近的水草地上渲染出一片五彩斑斕的奇光異彩！

起了雲，也起了風。

羣馬聳動着，由地上打滾站起來，紛紛抖着身上的鬃毛！

「黑水仙」嘶叫了一聲，扒開四蹄，圍繞着同儕馬羣轉了幾個圈子，站立在最前面。

眞是好樣兒的——「窄面」「長頸」「闊肩」「平背」，那變紅光晶瑩的瑪瑙眼珠，和前額披散着四五寸長的一層馬鬃，無異說明了正是那匹遠近馳名，一向有「馬王」之稱，張家口馬市上懸銀萬兩的寶馬「黑水仙」。

倚柱坐立的年青漢子徐徐的站了起來。

他抖了一下身上的灰布衣衫，右手緊抓着繩套圈，左手的馴馬鞭，像蛇也似的纏在他的腕臂上。

風聲颼颼，四野蕭然。

就在黑水仙第二次的長鳴聲裏，馬羣出發了。

黑水仙一馬當先，身後萬蹄奔騰。

頃刻間黃塵萬丈，山搖地動，眞有石破天驚之勢！

灰衣漢子陡地騰身而出。

像是一片雲般的輕飄，陡地落在了仄徑岔口。

迎面狂奔而來的黑水仙，乍見此情，陡地人立前蹄，發出了唏聿聿的一聲長嘶。

就在灰衣人的套繩尚未擲出的一瞬間，後蹄着勁，用力一彈，足足躍起了一丈五六，巳落身巨石，倏地向附近石柱林內穿去！

灰衣人發出了向對方示威的一聲長笑！

他太瞭解牠了！

就是這一手，他似乎也早在算中。

他身形接連幾個快速的閃動，巳掩身石林之內，身後萬馬過境——

天崩地裂的一剎，在一陣震耳欲聾的蹄聲之後，天空的鴉羣也散開了——

看着那逝去的一剎！

黃塵，水花，原野……

馬羣消失了。

灰衣漢子佇立在一根石柱前，注視着這片方圓不足數畝的石林。

空氣一下子膠住了。

沒有任何的綫索，足以說明那匹「馬王」黑水仙，掩藏在石林裏，然而，經驗告訴那個灰衣漢子，「牠」勢必在裏面，一定匿藏在裏面！

他的判斷果然不錯！——在一叢林後面，他發現了徐徐蒸發而起的一片塵灰。聽見了極其輕微的一聲噗嚕。

他臉上帶出了一片欣慰的笑容。

遠處傳來了一陣嫋嫋的笛聲。

在金色的沙漠波浪影裏，他又看見那隻孤單的駝影，——騎在駝峯上的那個孤單的老人，永遠是那麼悠閒的樣子，一笛在手，其樂悠悠。

老人穿着一襲鵝黃色的肥大長衣，幾乎和沙漠一個顏色，風飄起來，很美，很洒脫。

灰衣漢子只好奇的看了他一眼，他實在不能分散注意力再旁及其他！

石林的外圍，他早巳事先做了手腳，設了絆馬繩！那匹黑水仙不出現則巳，否則只怕難以逃脫。

在以往的歷次經驗裏，他早就領略了這匹黑馬的狡智，是以絲毫不以爲怪！

人馬僵持了片刻！

遠處那匹駱駝的影子，隱向沙丘，笛聲亦漸趨于寂靜。

就在這一剎間，石林中躍起了一片黑影。

灰衣漢子早巳待機而動！

馬身人影交錯的一剎那，灰衣漢子手上的繩套巳經擲出，不偏不倚的正好套在了馬首。

黑水仙厲嘶一聲，落下的身子是那般的疾烈，似是澎湃的浪花，頻頻的起伏着。

灰衣漢子緊扣着手裏的繩索，死也不肯鬆手——

他顯然是具有驚人的臂力，否則萬難控制着黑水仙雷霆萬鈞的起落勢子——

就這樣他兩臂交替着，漸次的向着馬身接近！

黑馬怒到了極點，霍地張唇咬住了繫在頸上的繩索，在一個凌厲的翻仰勢子裏，灰衣漢子整個身子驀地騰空摔起，「噗通！」倒落塵埃——

在黑水仙凌厲的齒鋒下，那根緊繫在牠頸項上繩索頓時一折爲二，斷成兩截。

牠身子平躍而出，箭矢般的向着石林外疾馳而出！

到底人總是人！

人比馬聰明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在這個邏輯之下，即使是這匹馬中神駿，亦不例外。

因此就在牠前蹄方一踏下的間瞬，巳受制於預先伏設的「井」字形絆馬繩索。

黑水仙的衝勢太猛了，足足跌出了丈許以外！

這一下子摔得不輕！

當牠滾翻的身子方自躍起的同時，灰衣漢子巳竄出如電，夕陽下長衣飄飄，雲也似的輕逸，只一閃，巳落在了黑水仙的背項之上。

灰衣，長髮，在茫茫暮色裏閃耀着和諧的顏色。

他身子甫一落下的同時，兩隻手一前一後，巳分抓住黑水仙的前鬃後尾。

一種極其悲憤的嘶鳴聲，發自黑水仙的嘴裏，牠開始展開了狂暴不羈的野性，暴躁的跳動不巳。

灰衣人不愧是擒馬的高手，覷其擒馬的訣竅，乃在一個「貼」字，只要容他身子坐在馬背上，再烈的怒馬却休想把他掀下來！

尤其難能的是，他仍然保持着從容的翩翩姿態，一任胯下烈馬顚動得如何猛烈，他始終保持着剛才上馬的姿態，一手抓着馬鬃，一手抓着馬尾！

沙地裏捲起了片片黃塵——！

黑水仙抱定了絕不妥協的態度，憑着牠天生的倔强性情，絕不甘心受制於人。

只是牠的對手太强了，强在牠雖然展出混身的解數，依然不能把他由背上蹶下來。

怒嘶，狂嘯，暴跳，滾翻！

背上的那個人，只是適度的掉換着他坐在馬背上的姿態，一待馬身直立時，他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坐姿。

人馬由跳動的巔踣戰，進入到第二階層的旋轉戰，捲起的黃沙，像螺旋般的打轉兒。

那匹牲口旋轉的身子，有如旋風般的疾烈，人不服馬，馬不服人，一剎間糾纏在一團，但只見黃黑二色，在地面上陀螺般的旋轉着，疾烈時只辨其色，不見人馬——

當眞是動人心魄的一剎！

足足有半盞茶的時間之久，馬勢才漸漸趨於緩慢。

突然間，人馬靜止了下來。

那只是極爲短暫的一剎那——

緊接着這匹黑水仙發出了淸脆的一聲長嘶，箭矢也似的竄了出去。

人馬展開了第三階段的拚搏——也是這匹馬中之王最後的一招殺手鐧！

狂奔！

像狂風裏的一片雲，像脫弦的一支箭！

一顆流星，一道閃電！

總之，那是你生平從未曾領受過的一種速度。

迎面的狂風，把灰衣人頭上的長髮箭般俐落的甩在了腦後，他不得不把身子伏下來，以減少迎面的阻力！

他的兩隻腿緊緊夾在馬腹上，上軀前傾，前胸與馬頸幾乎貼在了一起。

那是驚天動地的一陣奔馳！

馬速快到極點時，彷彿凌雲直起，天地萬物，都是一色的朦朧，黃沙，水草，原野交織成一片混沌的顏色，人性早巳喪失，突起的是發自血液裏奔流欲出的野性；野性的衝擊！

沒天、沒地、沒有你、沒有我、沒有動、沒有靜，只是奔馳——

忘命般的奔馳！

× × ×

大地日落後日出——

原野罩籠着一片霧色，日出前的一刹，景色是那般出奇的美！

兀鷹在淸朗的天空裏盤旋着，走路鳥在沙堆上展示着羽翼——

幾株仙人掌，滋潤着晶瑩的露珠，遠處傳來牧羊人的螺笳聲——

在一片晨光靄色裏，一騎人馬漸漸的走近過來！

「黑水仙」全身爲汗水所濕潤，看上去油般的滑亮，「牠」似乎巳失去了昨日的神駿，不再是那般的自負不可理喻了。

牠背上的灰衣漢子，也顯得疲憊不堪，那麼無神的，深深垂着頭，兩隻手鬆弛的支在馬背上！

無論如何，這匹張垣馬市上，萬金難找的馬王「黑水仙」巳經屬於他所有了。

在綿亘的陰山碧影裏，紅日露出了一半，晨光遭到了日光的介入，頓時顯得生氣蓬勃，五彩繽紛！

疲倦的人由失意的馬背上徐徐翻身而下！眸子裏交熾着一片淚光，用着無限感激的目光，他打量着牠！

輕輕攀撫着牠的頸項。

他用一塊潔白的綢巾，小心爲牠揩着身上的汗！

一刹時牠失去了原來的烈性，像是一隻羊般的柔順，人與馬之間的感情建立極其微妙。

面對着這個遠比自己更剛强，更有毅力的主人，牠由衷的生出了折服，用牠淌滿了汗，沾滿了灰沙的頸項，輕輕在他身上摩着。

不遠處有一波淸池。

池面倒映着殷紅的雲天。

「黑水仙」緩緩的走過去，垂頭飲用着淸冽的池水，灰衣漢子掬滿了一捧淸水，沒頭沒臉的洗着。

池邊，生有翠綠的一片青草，可供餓馬果腹。

那漢子沉重的倚石坐下來，由革囊裏摸出了昨天吃剩下的半塊鍋餅，慢慢的咀嚼着！

洗淨了的臉是要好看多了。

就用原來那根髮帶，緊緊的把一頭長髮紮結實了，神氣內蘊的一雙瞳子，似乎也恢復了原有的神采——！

他知道，爲了追綴着這匹馬，他巳經輾轉奔波千里，幾日夜不曾闔過眼了！

目睹這匹神駿的寶馬，他感到了畢生最大的滿足。

他的慾望巳經達到，須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忽然，他聽到了一些聲音！

慣走江湖的人，都不會對馬蹄聲感到陌生——況且那是十分凌亂的一陣馬蹄聲音！

灰衣人倏地睜開了眸子！

加强他驚覺力的，是「黑水仙」的一聲長嘶！

五匹馬，馱着五個人，奔雷駭電般的巳來到了眼前！

灰衣人身形微閃，巳來到了他那匹愛馬黑水仙的跟前！

五匹馬狀如新月狀巳把他拊在了正中！

馬上的五個人，簡直不須要多說一句話，也就可以知道他們是怎麼一個來路！

一個瞎了一隻眼的瘦漢，一個是身高八尺的黑大個子！

一個肥胖的矮子，一個是袒露着胸肌，滿臉橫肉的紅衣大漢！——

帶領着以上四人的那個像是首領的人物，却是一個披着黑熊皮氅，留有一叢繞口黑鬍的四旬瘦高漢子！

五個人乘騎着五匹不同花色的壯馬！

五對猙獰而帶有貪婪神色的眸子，似乎在灰衣人發現到他們之前，就先巳懷有敵意的注定在他身上！

騎在正中的馬上的那個披着熊皮大氅的瘦削漢子，略略的抬了一下手腕子，五匹馬俱都停了下來！

灰衣人與他們之間的距離不足兩丈！

雙方似乎誰都沒有先開口說話！

灰衣人那雙像是沉鬱却很機智的目光，在五個人方一來到時，巳把他們打量清楚！——

獨眼漢子是一口八卦刀！

黑大個子是一對飛流星！

矮胖子是兩口倭刀！

滿臉橫肉的紅衣大漢是一截九股鋼鞭！

至於正中留有繞口于思的黑裝瘦削漢子，却是一對判官筆！

五對眸子大多數的時間是打量着那匹馬——黑水仙，只是間歇性不經意的才會看上灰衣人兩眼！

熊裝瘦削漢子一聲不吭，獨自個的策動坐騎，緩緩繞着那匹黑水仙看了一眼，又回到原來地方！

矮胖子瞇着一對豬眼道：「錯不了，就是這匹馬！黑水仙！」

瘦削漢子沉聲一笑，向着灰衣人道：「小夥子，好東西，這匹馬可是你擒住的？」

灰衣人看了他一眼，沒有吭氣——

他那雙沉鬱的眸子，充滿了機智，下意識的似巳覺出了不妙，而有所戒備！

「這匹馬——我要下了——」

說話的仍然是那瘦削漢子，語意堅毅，語音沉實，正如他說的「我要定了」，絲毫沒有妥協的意思！

話聲出口，這個人一領馬口嚼鐶，胯下白馬，自動的向後退了一步——

像是早巳商量好了似的！

就在他身子才一退後的同時，他身邊那個佩有雙刀的矮胖子，怒鷹似的巳自鞍上掠起！

人雖然胖，動作可是極爲輕快，出手更是俐落。

兩口刀，在艷陽下閃出了電也似的兩道的光，雙雙直向灰衣人當頭猛砍了下來！

灰衣人早巳料到了有此一手！

令人驚異的是，他那種漂亮的閃躲架式！他究竟是怎麼閃開那矮胖漢子的那兩口刀，在場多數人都沒看清楚，總之，就在對方矮漢的雙刀甫一落空的同時，他巳及時出手——是一口薄刃泛有淺淺藍光的如意軟刀！

出手快，眼力準！

刀光一閃，像是一疋白綾子般，「颼！」

的抖了開來，空中劃出半圓形的一彎弧光！

刀勢一吐卽收，却由矮胖漢子喉結部位閃了過去！

矮胖漢子發出了短厲的一聲悶吼，身子落下的快，起來的更快，向後面幌了幌，四平八穩的已倒在了沙地上——一股子血，箭也似的由他喉管裏噴了出來！

在沙地裏一連打了幾個滾兒，他閣下可就不動了。

空氣裏，頃刻間瀰漫起一片濃重的血腥氣味！

灰衣人出刀快，收刀更快！

像是一條蛇般的俐落——「刀」可是插回在腰裏了！

現場四個人，對於這種殺人的迅速手法，似乎還不大習慣！

兎死狐悲，物傷其類！

就像是四具石頭人般的，一下子凝住不動了。

除非別想再在道上混下去，這個臉可丟不起，這口氣更難忍！

像是電波般的目光，由那個瘦削漢子眸子裏照會了過去！

得到信號的是那個滿臉橫肉的紅衣大漢，和那個獨眼青面漢子！

兩個人同在體會到首領命令出擊的暗示之後，只是極短暫的一下逗留，已雙雙自馬上縱起！

像是剪空的一雙燕子！

獨眼客是一口八卦刀。

紅衣大漢是一截九股鋼鞭！

二人一左一右，同出同落，八卦刀劈風砍臉，九股鞭直落兩肩！

衣袂帶風，「噗嚕嚕！」的疾响一聲。

緊接着是清脆撩人的兵刄交擊聲——獨眼客的八卦刀碰着了紅衣大漢的九股鋼鞭。

雙方乍然一驚的當兒，灰衣人已經就地旋風般的滾了出來——紅衣大漢身形倏地一個疾轉。

他的轉勢快，對方的刀勢更快！

匹練般的刀光一閃，已斜着劈中了他的面門之上！

灰衣人那口軟兵刄必然是十分的鋒利，是以刀鋒過處，整整的砍下了紅衣漢子的半邊頭顱！

紅衣大漢怪叫着一個後仰，推金山，倒玉柱一般的倒了下去！

獨眼漢子驚得怪叫了一聲，足尖點處，掌中八卦刀攻出一招，直向灰衣人的肋下，用力扎了過去！

灰衣人似乎對敵的秘訣，旨在一個「快」字，把握着這一字眞訣，每每出奇制勝！

八卦刀迎上了軟刀！

「嗆啷！」一聲脆响！

兩旁寒光搖碎了一天銀星——

獨眼漢刀身向後一收，霍地起右腿直向着對方前心心窩上力踹了過去！

也許是一隻眼睛，照顧不過來的關係！

他這隻腿才踢出一半，灰衣人掌中那口如意軟刀巳由側面電也似的閃了過來！

「嗏！」的一聲——刀光，血光交迸映輝裏，獨眼客的那條腿足足踢出了八尺之外。

「叭噠！」一下落在了沙地裏！

獨眼客成了獨腿客，當場狂呼一聲，倒地疼昏了過去！

灰衣人身子一閃，跳出丈許以外！防備着對方的出手！

出乎意外的是那兩個人並沒有出手！

騎在白馬上，那個身披熊皮的瘦削漢子急帶馬韁，把牲口帶出丈許以外，身後跟着那個腰繫流星錘的黑面大漢，兩匹馬似乎也受了驚嚇，頻頻叫囂着跳動不巳——

白馬上那個瘦削漢子勒住了馬，回頭狠狠的盯了灰衣人一眼，叱了一聲：「走！」

兩匹馬踏着來時舊路，一溜烟似的去了！

落寞復遺憾的灰衣人，緩緩的收起了刀。

那口刀的刀鞘，外狀如同一根腰帶，尾尖與首端各有如意鎖扣啣接着，刀身插入，毫不顯眼！

他緩緩來到了那個獨眼漢子跟前，彎下身子探了一下他的鼻息，才發覺到他由於流血過多，竟然也死了！

雖說是死由自取，可是一口氣連殺了三個人，畢竟也不是一件值得喜悅的事情！

面向着大漠，他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悵恨！深深地嘆息了一聲！

三匹失去了主人的馬，在池邊嚼食着地上的青草！

灰衣人由其中之一卸下了全套的鞍轡，改套在那匹新擒的「黑水仙」身上！

「人是衣裳馬是鞍」！

經過一番裝飾之後的黑馬，看上去益加的顯得神駿不羣！這裏他不想多留，遂卽翻身上馬！

在馬上他辨識了一下方向！——

一方是黃沙滾滾的沙漠，一方是間有水草的原野！

他選擇後者——原野，遂卽策馬而去！

秋陽高照，大地顯得一派晴朗！

和風廣披，流水彎彎——黑水仙似乎還不大習披着韁，跑上了一段路，牠總會嘶叫着打上幾個圈圈，一口白森森的牙齒，死命的咬着嘴裏的嚼鐶！

灰衣人耐下心來馴着牠，這麼一來可就慢了下來！

快到中午的時候，他才來到了一處叫「南瓦子」的小小牧集！

在一處被稱爲「窩棚」的本地小食攤上，吃了些東西，遂卽匆匆上道——

他下定了決心，必定要在入夜之前，趕過當前的這片沙漠，取道直入「上都」，然後輾轉至「張垣」出關入道中原，結束他一年以來的沙漠生活！

他姓寇——寇英傑！

江南落拓的世家子弟，讀書不成改習劍，先入「行易門」拜掌門人鍾先生爲師，三年來打下了內外功的底子，不意鍾先生盛年而卒，不容於鍾先生二子，被迫離開了江南——

一十七歲那年再入冀北「馬」家，專攻刀法，馬家快刀在冀省首屈一指！

那年馬老頭七十有三，老年收得了這樣一個襯心的愛徒，自是欣慰有加，用了整整一年的工夫，把生平得意的刀法傾囊相授！

姓寇的大概是生來八字硬，馬老頭只活了一年，在七十四歲的那一年就「駕鶴西歸」。臨終前將那口珍藏了多年的「緬刀」贈送給了他！

馬老頭有個侄子在張垣做販馬的生意，馬老頭有些子錢，死了以後寇英傑不思佔爲己有，揀同馬老頭的一些遺物，親自携到了張垣，找着了他的侄子馬天錫！親自作了一個交代！

馬天錫感激之餘，暗自把他留了下來，要他在馬市上代他負責一些事情！

光陰荏苒，一幌又是幾年，直到寇英傑急於思去，馬天錫才送了他一筆盤纏，離開了張垣！

他並沒有馬上到內陸去，反倒悄悄的出關，輾轉來到了「上都」！其目的就在於這匹寶馬「黑水仙」！

他發誓一定要擒到這匹馬！

現在誓言應驗了——沙漠以及關外，對他都巳失去了意義！

以往的歲月儘管是蹉跎而過，可是未來的時日還長得很，他要以掌中刀，胯下馬，在未來的歲月裏，打出一片江山，要做幾件轟動武林，有益人羣的事情！

其實他的刀法早巳脫離了馬老頭舊日的巢臼，那是因爲他參習了兩家武功之長；加以他本身悟性極高的緣故！

基於以上原因，他自己創造了許多離奇的招式，這些招式，經過他日後的運用，證明果然有效，就像他方才用以殺人的那些刀法，多半都是他自己化解革新而得來的怪招法！

他生性孤獨，沒有話時不說話，有話時不妨也說上幾句，性情剛毅，長於思考！

這些似乎都是幫助他步上成功的捷徑，也是一個練武人難得而應有的風範！

然而他——寇英傑，仍然還是一個默默無名的人！一個到目前爲止，仍然不受人重視的小人物！

× × ×

漠地裏起了風！

寇英傑用一塊灰布纏披在頭上，前行了約有數里，風勢轉大，坐在馬鞍上，他展望着前方，極目所見，但只見黃塵萬丈，形成螺旋狀的在空中飄舞着！

原來是晴朗的天空，剎時間，變得極其灰慘！

他胯下的「黑水仙」頓時顯得很不安寧，人立着前蹄長嘶了一聲，卽在原地停了下來！

慣走沙漠的人，俱都知道這不是好兆頭！撥頭回馳是最聰明的辦法，停下來靜以觀變，也不失是明智之舉，却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向前走了！

附近散置着無數沙丘——圓形的，扇狀的，半月形的，帶狀的！

在遍眼黃沙的漠地裏，這些沙丘無異巳是難能可貴的避風良地！

寇英傑不假思索的策馬來到了一處高大的沙丘背後——仰視着眼前這座狀如新月般的高大沙丘，不啻像是一座小山般的高大！

平面來的風力，衝擊着沙丘背後，就像漁夫撒網般的，一次一次激起漫天的沙粒，霧也似的迷惘，紗也似的輕飄，一片片，一層層，倒捲入無限深沉，灰慘的穹空裏，隨卽呼嘯而去！

寇英傑翻身下馬！——就在這一刹間，沙丘背後猝然閃出了一個人影子！

風沙聲巳掩飾了一切！

只憑着他的直覺，寇英傑忽然發現了這個人——這個人早巳迫不及待的躍身直下！

隨着他落下的身子，一團寒光拖帶着一串鏈形的長影，忽悠悠，直向着他頭上飛掄了過來！

寇英傑倏地向外一閃！

那團光圈「蓬！」一聲打到了沙堆裏，敢情是一隻飛流星！

運施流星錘的，正是早晨意圖刦馬的五匪之一——那個紅衣大漢！

這一點寇英傑確實還沒有想到，想不到對方只剩下了兩個人，兀自不死心，竟然事先埋伏在這裏，意圖下手狙擊！

寇英傑吃虧的是與對方距離過遠，短兵刄派不上用場，那個紅衣大漢顯然是道中高手，一雙流星上端的有過人的功夫！

這時右手流星掄起，緊接着向後一收，左手的流星又掄了出去，其勢如同「流星趕月」，再次的向着寇英傑身上飛了過去！

紅衣大漢狂聲大笑着：「小夥子，你認了命吧！」

寇英傑倏地縱身而起，對方的流星錘挾着一股子勁風，直由他身邊擦了過去，端的是險到了極點！

這一錘又打空了！

寇英傑身方落下，紅衣大漢第三次又巳出手！

這一次更厲害！

他施展的手法是左右夾擊，兩團海碗大小的流光左右同時逼到，「噹！」一聲，迎在了一塊！

寇英傑在沙堆上打了個滾，險到了極點！

他巳是極爲狼狽了！

紅衣大漢狂笑着逕自舞開了這一對流星錘，但聞得風聲颼颼！兩點銀星，劃出了一丈五六的一圈弧光，時近時遠，時左時右，先慢後快，逐漸的是兩點銀團，幻化爲千百點繁星。

那漢子顯然是運施流星的能手，兩隻飛流星竟然運施得如此爛熟！

他是站在沙丘背風的一面，居高臨下，地勢好，進可攻退可守，顯然的，他要靠着這一雙流星錘爲自己這邊找回面子，要制對方於死命！

寇英傑以往還不曾有過對付流星錘的經驗，是以上來不十分沉着，可是漸漸地，他巳經摸着了一點竅門！

站在沙丘的斜面，一動也不動，他那雙眼睛瞬也不瞬的盯着對方，追逐着滿空亂舞的兩隻流星！

紅衣大漢顯然是不讓他把身子偎近了，他的流星錘劃出了一圈流星網！

慘灰的穹空裏，激盪着大風的怒吼——遠處漠地裏早巳是黃塵萬丈，然而這些却分不開彼此敵視的目光！

漸漸的寇英傑把身子逼近過去！

紅衣大漢顯得有些緊張激動，那一雙流星錘舞動得更快更猛！

錘上的風力呼呼有聲，萬千點飛星裏包着紅衣漢子實大壯碩的身軀，他似乎巳體會到對方灰衣人的不可輕視，是以兩隻流星錘儘管舞得天旋地轉，却絕不再輕易發出！

寇英傑雖說是目不旁瞬，他心裏却不能不留意着另外一個人——

就在這危機彈指的當口，沙丘的另一面，緩緩的現出了那個人的影子！——

那個身披着黑色熊皮大氅的瘦削漢子！

他身上的那襲皮大氅，巳撩在肩後，露出內着的一襲棗紅色勁服，一雙判官筆，分別的插在腰間，他用着那雙遠比狼更猙獰的瞳子，打量着寇英傑！

寇英傑仍然直視着當前的紅衣大漢，可是他却也體會到背後敵人的出現！

腹背受敵，是兵家之大忌！

他不得不儘快的結束正面之爭——

想到了就幹——寇英傑虛張聲勢的猛然抽個冷子向前衝進一步！

果然那個紅衣大漢猛可裏飛出了流星，寇英傑算計到他會有此一手，一個搶波的身勢，巳把身子滾倒在沙地裏。

紅衣漢子一錘落空，趕上一步，第二錘再出手，黃沙一揚，寇英傑猛的由沙堆上疾躍起來！

不知怎麼一來，錘頭巳落在了寇英傑的手裏！

紅衣大漢用力向後一扯，鐵鍊子扯得畢直——兩個人可就較上了力道！

忽然寇英傑一揚手，手上的那隻流星錘迎面直向着紅衣大漢的頭上擊了過去！

紅衣漢子張慌的向後一仰，「呼！」一聲錘頭擦臉而過，陡然間只聽得斜方那個瘦削漢子驚叱道：「小心！」

似乎慢了一步！

寇英傑身軀巳怒鷹般的襲到了近前！

紅衣漢子來不及運錘，左手伸開五指，一掌向寇英傑臉上擊過去！

空中人影一閃，一片衣袂聲中，那個瘦削漢子巳向着寇英傑身後猛撲了過來！

這一切都不能挽回紅衣漢子既成的悲慘命運，因爲寇英傑的如意軟刀，巳自腰間電也似的掣出！

一刀掃過了紅衣大漢的咽喉部位！他的身子斜着飄出了丈許以外——

紅衣大漢身子一翻，由沙堆上滾了下去！

也許是他身子過重，帶起了大堆的沙，頃刻間，湧下的沙粒巳把他掩埋了，倒是那一對南瓜般大小的流星錘，還扔在沙堆上！閃閃放着銀光！

寇英傑一刀得手，却不敢絲毫大意！

他身子方自縱出，那個瘦削的首領人物，巳由斜刺裏蜻蜓點水般的猛撲了過來！

寇英傑反過身子來快出一刀，那漢子用左手鐵筆「噹！」一聲分開，右手筆鋒一沉，直向寇英傑前心就扎！

寇英傑左掌一抬，向他筆身上抓過去！

剎那間，兩個人打在了一團！

天空中狂風怒號，遠處被風勢捲起在半天的黃沙，像是蝗虫陣勢般的變幻着，時而一片，時而如帶，時而首尾互啣，呼嘯而去，迤邐又來，爲陰慘的灰色天空，帶來了生動而淩恐的一番異彩！

沙丘下的兩個人仍在怒搏着。

就在雙方猝然接觸的一個勢子裏，寇英傑的一口如意軟刀，深深的扎進了瘦削漢子的心窩——

那漢子發出了嘶啞的一聲怪叫，陡地把手中的一雙判官筆向着寇英傑身上擲了出去！

筆鋒洞穿了寇英傑身上的那襲灰衣，在他兩肋間留下了兩度血槽，滑出去雙雙的打進了沙堆！

寇英傑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

眼看着那個中了刀的瘦削漢子，歪斜着踉蹌而奔，不過跑了十幾步，遂即跌倒了在沙地上！

一陣風，把他身上的熊皮大氅刮得翻過來，蓋住了他的頭臉，他也不再動了。

寇英傑喘息着走過去，在他面前站立了一會兒，然後把刀上的血漬，在他身上揩了一下，插回到腰裏！

一隻禿頂的大兀鷹，偏偏在這時拍翅而起，發出「吱——吱——」的一陣子叫聲——

寇英傑陡地嚇了一跳，猛的轉過身來！

西半天橘紅色的光彩，映着大兀鷹昇空的身子，翩翩而去！

就在這一瞬間，他意外的看見了一個人！

那個騎在駱駝上的老人！

眞難以想像，又會在這裏遇見了他！

那個穿着一襲鵝黃色肥大長衣，留着一綹山羊鬍鬚的孤獨老人，一隻手拿着像是象牙雕空的長笛，側坐在駱駝背上——他一直都是那麼的優閑！

如果寇英傑不健忘的話，他分明記得自己一入沙漠的時候，就彷彿看見了他，以後數日，幾乎每一天都隱約的發現到他的駝踪，即使是看不見他的人，却總似聽得見他斷斷續續的笛聲！

他還記得昨日擒捉黑水仙的時候，也曾經發現過他，想不到自己快馬一日裏，來到了千里以外，在這裏竟然又遇見了他！似乎不能再以「偶然」這兩個字來解釋了！

寇英傑顯然的吃了一驚！

由於對方這個老人的突如其來，很可能他巳經目睹了方才自己與二人搏殺的一節！

儘管是出於自衞，寇英傑仍然感覺到面上訕訕，有些不自然！

風勢由沙丘拐彎處迂迴的吹進來，把老人身上那襲鵝黃色的肥大長衣吹得獵獵起舞，尤其是頷下那部山羊鬍子，就像是白綾子般的飄着！

老人頭上戴着一頂紫色的便帽，包括他身上的那襲黃色長衣，看上去質料都很高貴，再襯以臉上那般雍容和諧的氣質，任何人都不會懷疑他不是富貴中人！

至於富貴中人，如何會出現在沙漠裏，尤其是孤伶伶一個人騎着駱駝，出現在沙漠裏，可就着實令人有些想不透了。

寇英傑本來想出聲盤問，可是出門在外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想了想，他就裝着無事的轉過身子，不再去打量那個老人！

不意，他的身子方自一轉過來，却聽得對方老人沉着聲音道：「站住！」

寇英傑回過身來，霍然發現到對方那個老人，巳下了駝峯！

黃衣老人一聲不吭的走過去，一直走到那個瘦削漢子的屍身跟前，用脚尖把屍身挑得翻過來，看了一眼，冷笑着點了點頭！

寇英傑忍不住道：「你認識這個人？」

「豈止我認識！」老人看着他，哼了一聲道：「年輕人，你闖了大禍了！」

然後他徐徐的走近到寇英傑身旁站定，寇英傑發覺到老人身材甚高，自己的個子巳經不矮了，而面前這個老人，却足足的更高出自己半個頭！

他皮膚白中透紅，儘管出沒在風沙漫天的沙漠裏，全身上下覺不着絲毫風塵之色！

一襲閃着光澤的絲質長衣，腰上紮着同色的一根絲絛，絲絛梢上垂着一顆核桃大小的明珠，儼然極其名貴！

他背後斜揹着一個同色的黃綾子包袱，由於色澤與他身上的衣服相似，如非近看還看不出來！

聽了他這句話，寇英傑怔了一下。

黃衣老人侃侃道：「這個人複姓歐陽，單名一個天字，連同你昨天所殺的那幾個人，合稱『小五龍』，在這一帶沙漠裏橫行，巳有多年歷史，想不到竟然會死在了你的手上——」

頓了一下，他默默的點着頭，又道：「報應——這才叫報應！」

寇英傑微微一驚道：「原來他們五個就是『小五龍』？」

冷笑一聲，他接道：「這五個人在『五里風』一帶，打刼來往行旅客商，罪跡昭彰，倒也是死有應得！」

老人嘿嘿笑了幾聲，伸出一隻留有晶瑩指甲的白手，輕輕順着那部山羊鬍子。

「年輕人口氣不小，俗語說得好，打狗要看主人——你可知道這五個人的主子又是什麼人？」

老人口音很雜，像是江南人却又滲雜着北地燕趙的腔調，一時不易猜出！

寇英傑很看不順眼他這種倚老賣老的神態，當下搖搖頭不想再答理他。

老人上下看了他幾眼，由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既然你不願意知道，我也就不再告訴你！不過——年輕人！」

寇英傑抱拳揷口道：「在下寇英傑，老先生請以姓名見稱！」

黃衣老人嘻嘻一笑，面上不慍不怒的道：「寇小兄弟！看你樣子，大概處世不深，不知道江湖上的風險——」

說到這裏那雙深邃的眼睛在對方臉上轉了

轉，微微一笑道：「誠然，你這身武功是不錯的了……不過——請恕我說得托大一點……你也只不過比之『小五龍』者流略高而巳，要是恃以闖盪江湖……」

搖搖頭，他以極其不屑的語氣道：「那還差得遠……差得遠！」

寇英傑冷笑一聲，說道：「老先生，你一路相隨，莫非是等着看這個熱鬧？還是另有貴幹？」

「好說！」

老人抬手摸了一下鬍子，顯出手指上那個老大的漢玉斑指！

「當然有事……」他吶吶道：「在商言商，我們先談上一筆交易如何？」

「什麼交易？」

「你的馬！」

說到「馬」字時，他偏過頭來，瞟了那匹黑水仙一眼，臉上立刻泛起一片笑容！

寇英傑頓時面上一冷——

老人立刻擺了擺手道：「你先用不着不高興，我可是講理的人，說起來你只不過比我運氣好，如果我早你一天先發現了這匹黑水仙，那麼牠現在萬萬不會落在了你的手上……」

寇英傑道：「但是現在牠是我的！」

「所以我想與你談上一筆交易。」

寇英傑搖搖頭道：「我不想賣牠！」

「我可以出高價！」

「對不起！」寇英傑苦笑着搖搖頭，轉過身子來。

老人怒聲道：「站住！」

他轉了個圈子，站在寇英傑正面！

「也許你還沒有聽淸楚！我的代價是一箱黃金！」

說着他就口在笛子上吹了一聲，不過是高吭的一個單調音階，遂見站在遠處的那匹駱駝，立刻撒開四蹄，飛也似的奔馳到近前！

也許那是一種錯覺，寇英傑一直以爲駱駝是一種很遲緩慢速的動物，這一剎間，他的觀念顯然有了改變。

頓時他也就明白了何以在間關千里之後，仍然會被他追上來！

他不免好奇的打量着眼前這匹駱駝——是很平凡的那一種雙峯駱駝，只是皮毛很乾淨，在頸峯之間，特別設計了一個很舒服的坐墊，後峯與尾脊之間，另設有一個放置東西的皮架，上面綑着一個籐箱！

這匹駱駝顯然是只供老人爲坐騎用的！

這時那匹駱駝一直來到了老人跟前停下了脚步，黃衣老人遂即動手解開了緊繫在籐箱上的皮繩，忽然掀開了箱蓋——

赫然是滿滿一箱黃光燦然的金元寶！

「怎麼樣？」老人打量着他道：「小兄弟！只要你點下頭，這滿箱金子就是你的了！」

誠然，這是寇英傑半世以來，所見過最多的一次金錢，而且對方話說得很明白，只要點點頭，這滿箱的金子也就是他的了！

他還是搖了一下頭！

「怎麼？你以爲這些金子是假的？」老人面現不悅的接下去道：「這些金子是我僱人化了整整一年時間，由『錫林郭勒河』掏來的砂金，然後送到熱河鑄成的十足赤金錠子，你還信不過麼？」

說着，信手拿起一個，拋了過來道：「你看看！」

寇英傑一伸手接住，入手沉實，上面還有熱河「大元樓」的印記，果然是十足的上好赤金！

他把這錠金子在手中把玩了一下！

「怎麼樣？」老人眼巴巴的道：「我說的是眞話，不要以爲我是開玩笑，老實說，金子我有的是，這點數目在我來說不算什麼！」

寇英傑苦笑了一下，走過去，雙手把這錠金子送回！

老人接在手裏，臉上顯然帶出了失望的顏色！

「你是嫌數目太……少……？」

「不——數目太多了！」

「你的意思是不賣？」

「老先生！我眞不知道該怎麼對你說……」他回過頭來看了那匹黑水仙一眼，臉上現出了一種仁者慈愛的微笑！

——那是一種不愧不怍，高風亮節的情操！使得一直用冷峻目光逼視着他的雍容老者，打從心底生出了敬崇的意念——

對於眼前這個年輕人，他似乎作了一番新的估價！

寇英傑含着感激的眼光迎看着他道：「——這些黃金，是你僱了許多人，花費了一年的時間才淘來的——而這匹馬！」

他回頭看了那匹馬一眼，微微一笑接道：「却也同樣花費了我一年的時間——牠一直是我夢寐以求的，你永遠不會知道，我愛牠有多麼深……」

老人肅然起敬——內心！

「老先生……」寇英傑溫和的接着又說道：「爲了珍惜我過去的一年，我實在不忍心割愛！」

「你說什麼？」黃衣老人大聲的咆哮着！

「我說我不忍心賣這匹馬！而且，我也同樣希望你能够珍惜你一年的收穫——這一箱金子！」

老人呆了一下！

寇英傑點了一下頭，苦笑道：「無論如何，你的慷慨以及對我這匹馬的重視，使得我衷心的敬佩和感激——還沒有請教大名！」

「我姓郭，名字你就不要問了，這一帶人家都叫我『採金人』，你要是高興，也可以這麼稱呼我！」

「郭老先生是住在……？」

「我當然不會住在這裏！老實說我最討厭這個地方，天氣、人、風沙……我都討厭！」

他把那一錠黃金重重的扔到箱子裏，重新把箱蓋繫好，似乎他心裏包藏着一團火，隨時都將要爆發出來的樣子！

寇英傑反而感到了一些歉然！

拒絕別人的本身，原本就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郭老先生——」他輕喚了一聲道：「我實在很抱歉！」

「抱歉！嘿嘿……」

老人回過頭來，用着灼灼有光的一雙眼睛逼視着他，又道：「像你這樣的年輕人……倔强，固執……自以爲有兩手功夫，就什麼人都看不在眼睛裏！」

寇英傑怔了一下，一剎時，他忽然覺出眼前這個老人變了另外一副嘴臉，變得蠻不講理的樣子！

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伸出手指，指着寇英傑的鼻子道：「我是看得起你，才會出這麼多錢來買這匹馬，要不然哼哼……」

寇英傑道：「要不然怎麼樣？」

「要不然……我眞要想硬留下來，也不會是一件難事！」

說完這句話，他負着兩隻手，冷着臉向寇英傑，顯出一副冷酷無情，高不可攀的樣子！

而這，正巧也是寇英傑最不能忍受的一副姿態！

「很好！你老人家既然這麼說！我倒要請教了！」他冷笑道：「我要看看你老人家要怎麼留下我這匹馬？」

老人家發出了像是山羊鳴叫般的一聲長笑，他的神態益加的高傲，氣焰迫人。

「小夥子，要講打——你差遠了！不信你就來試試！」

說完他把手裏的洞簫向頸子後面一插，抬了一下雙手，道：「來吧！我有一個打法，叫做『三步跌』，你可以嘗嘗味道如何？」

寇英傑冷冷一笑！——他是知道自己身手虛實的，由於昔年隨同鍾先生練武時，鍾先生極爲看重徒手相搏技擊功夫，是以在這一門功夫上，他曾經下過苦功，他最大的長處是在一個「黏」字，換句話說只要和對方一接近了，敵人就很難脫得開身！

他實在不敢相信，面前這個老人，能有什麼了不起的武功。

他再次的打量着面前這個老人——

霍然間，老人的氣勢，神態，却又是那般的不可輕視——誠然是虛實莫測的一個人啊！

「倒看不出來你老也是個練家子！寇某請教了！」

「好說——你就上吧——只是小朋友，我的話先說在頭裏，我這『三步跌』的打法，很有點靈驗，你必然會大吃苦頭，年輕人，火氣壯……」

他又發出了山羊般的一聲長笑，帶着調侃的，語氣也十分托大的道：「——我就算殺一殺你的威風吧！」

「我看未必——」

說了這句話，寇英傑已挺身上步，叱一聲：「看打！」

右足貼着地面掃出去，直向老人一雙足踝上勾了過去！

黃衣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身軀岸然不動！

只聽見「叭！」一聲，寇英傑的那隻脚，結結實實的掃在了對方的足踝上——

出乎意外的是對方並沒有倒下去，甚至於連痛也不曾呼一聲——

反倒是寇英傑神色大變，一連後退了三步，只覺得這一脚不像是踢在對方的腿脚上，而是掃在了一堵石壁上，老人身軀稱得上「固若磐石」，所幸寇英傑這一脚只用了五成力勁，否則只怕吃的苦頭更大了！

老人果然是言出有信！

就在寇英傑身子方自退出在第三步的當口，倏見老者左足一分，已勾在了寇英傑胯下，向上一彈，一股力道發自其足尖上！

寇英傑想收勢穩身已是不及，一個後仰的勢子，摔出了丈許以外，「噗通！」一下子倒在了沙地裏！

摔是沒有摔着，可是却激起了他的一腔怒火！

在沙地裏打了『轉兒，寇英傑如同餓虎也似的撲了上去，可是說不出是怎麼一回事！

總之，就在他的兩隻手方一沾在老人衣邊上的當兒，猛然就感覺出，由對方身上反彈出一股莫名的勁道！

老人那隻看來白淨的瘦手，更不知是如何遞出來的，只向外一伸一托，已拏住了寇英傑的腰眼上！

那裏，藏伏着人身的一處大穴——「章門穴」！

寇英傑方自覺出身上一麻！對方顯然是手下留情！沒有在他的穴道上下手！

儘管如此，寇英傑也不好受！

老人只在履行他的諾言，他算計着寇英傑撲上來的步法，正好在第三步上，心生意，意着形，形乃生力——

就這般寇英傑不明不白的又摔了出去！

這一次似乎比前一次要重了許多，寇英傑在地上咕嚕嚕打了一陣子滾兒，只摔得兩眼發黑，金星四射！

「怎麼樣？我的話不錯吧？」

老人揷着一雙手，臉上瀰散着從容不迫的笑意！

寇英傑霍地躍身而起，他已經不再敢輕視這個老人了，內裏運了一口氣，穩着步伐，向前邁了兩步——

老人揮手道：「够了，再進一步你可是又要挨摔了！」

寇英傑大吼一聲，騰身而起，直向着老人身上撲了過去，他連番失手挨摔，內心早已積了一腔怒火，這時再也不肯手下留情！

這一式「虎撲」勢裏，其實暗藏着「摩雲手」的手法，只要指尖一沾着對方身子，必能將對方狠狠的摔個半死！

想像似乎永遠與事實有一段距離！

這一段距離，却又太大了一點！

老人站着的身子，顯然如同鱔鯉般的滑溜！寇英傑的雙手固然是搭上了，可是在他感覺裏，那絕非像是人的身子，像是一條蛇，一條魚——

不知怎麼一來，他的手可就滑開了！

更妙的是，老人彎曲着伸出的那隻手，却又莫明其妙的托在了他的背上。

只聽他低叱了一聲：「去！」

意到力行，一股罡勁，猝然由他綿軟白皙的手掌裏吐出來！

寇英傑的身子，就像是一枚球般的高高的拋了起來！

「噗！」一下子，又摔在了沙子裏！

三次重摔都沒有使他受傷，那是因爲地上是厚厚的沙地，然而這一次老人却是有意要他吃點苦頭，只見他身子一連在地上翻滾着，雖百十轉亦不自停！

等到完全靜下來的時候，寇英傑已成了個沙人！

喘息了半天，他才跟蹌着由地上站了起來！看起來這種摔法似乎有悖常理，可是當事人却心裏明白得很——

原來就在方才老人一拍之下，那股子力道已由對方手掌心裏進入到了寇英傑的身內，圓滾滾，熱烘烘的一團，在那團力道的催使之下，他才會身子滾個不休，直到那團內勁完全消散之後，他才能保定住自己身軀的平衡！

由沙地裏狼藉的站起來，他先前的一股銳氣已打消了一半！

老實說，他還是有點想不明白——對方這個老人的身手簡直太神妙了，說得更洩氣一點，剛才那一連三摔，摔得他還是糊里糊塗的！

然而無論如何，他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身手高明！自己這身功夫跟他比起來，簡直判若雲泥，說得實在一點，簡直是連人家的身邊也沾不上。

老人背負着雙手，只是微笑的看着他，在寇英傑來說，這是一種莫大的侮辱！他萬萬難以忍受！

「小老弟！我知道你心裏還是不服氣……好吧！」老人揚了一下雙手，冷冷的道：「你不是有把刀嗎！來吧，我管保你還是連我身邊都沾不上！」

「這可是你說的？」

「當然是我說的，你就撤傢伙吧！」

寇英傑咬了咬牙，道：「好！」

手掌向腰裏一探，流光一顫，錚然作響聲中，那一把外形甚爲別緻的如意軟刀已經攢在了掌心裏！

一心想着要洩忿雪恥，可就顧不得刀下難免傷人的這個問題。

「老先生，兵刃無眼……」

才說了半句，對面姓郭的老人已擺手笑道：「我知道，我知道，是我要你這麼做的，你大可放心，眞要是我死在了你的刀下，那怪我不自量力，絕對怨不得你，不過——這一陣你要是再輸了……？」

寇英傑說：「這匹黑水仙寶馬，聽憑你任意牽走！」

郭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冷笑道：「小小年紀，說話不加深思！你刀放過來吧！」

在他說話的當兒，寇英傑早已蓄好了勢子，對方話聲一落，他身子已電也似的湊了過去！掌中刀「颼！颼！颼！」一連三刀！

三刀連成一氣，無異是經過他一番深思熟慮之後的安排，眞當得上是快、準、狠三者兼具！

在姓郭的老人面前，似乎他早已注定了失敗的命運，拳脚固是不敵，兵刃亦復如此！

郭老人只是適當的變幻着他站立的位置，甚至於他站在沙地裏的一雙脚步連動也不曾動一下，然而誠然如此，他足踝以上的身軀，却是曲扭變動得那般靈活，以至於寇英傑如此快迅的三刀俱都落了空！

寇英傑驚心之下，剛想再施殺手的當兒。

郭老人冷笑一聲道：「算了吧！」

一隻軟綿綿的手掌已經拍在了他左脇之下，微微向外一送道：「去！」

寇英傑偌大的身子，球也似的，又彈了起來！

同時間，老人一隻右手趁勢翻起，蝴蝶穿花般的靈巧，向外一搭，已經貼在了寇英傑的刀身之上，頓時間就像有一股電流般的罡氣突地通入刀身。

寇英傑只覺得那隻持刀的右手上一陣子發麻，同時掌心一陣子炙熱！那口如意軟刀已脫手而出！

他落下的身子是一個前蹌之勢，一頭扎在沙堆裏，弄了一頭滿臉的沙粒。

等他回過身來時，却發覺到對方仍然站在原處不動，自己那口如意軟刀正揑在對方右手「姆」「食」「中」三根指頭上，銀蛇般的顫動着！

寇英傑只覺得頭上一陣子發熱，身軀一幌，坐倒在沙地裏！「驚」「愧」「羞」「懼」一刹時萬念交集！

活了這麼大，江湖裏會見過的高人着實不少了，然而翻遍了記憶深處，簡直就沒有一個人的身手，能够與眼前這個老人相頡頏！

對方這身功夫，足可當得上「神乎奇技」四個字，寇英傑一向都以爲自己這身本事蠻不錯了，今天拿來與對方這個郭姓老人一比較之下，簡直是一天一地，其間距離不足以道里相計！

什麼話也不須要多說，也再沒臉跟對方動手了！

只是這麼大的人，要當面向對方出口討饒，那可是無論如何也難以辦到，死也辦不到的事情！

長長嘆息了一聲，他深深的垂下了頭！

什麼話也用不着說，也沒什麼好說的，事實擺在眼前，不容你不服氣，眼前老人誠然當得上是一個風塵中俠隱類的人物，應該是屬於「異人」的那一種人！

忽然，他內心潛生出一番敬意，一種「心悅誠服」的由衷敬仰！

面前銀光一閃，那口如意軟刀正好插在了脚前！

「小夥子，你可服氣了？」

郭老人仍然是那種調笑的口吻，然而他眼神裏却隱約的現出一種智光，這種眼光足可看穿一切，洞悉寇英傑內心的思維！

「老前輩神技驚人，小可心悅誠服——」

一面說，寇英傑由地上爬起來，把刀插入腰套裏，他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衫，畢恭畢敬的向着郭姓老人深深一拜。

老人湛湛目神兀自逼視着他——

抬起一隻手，他輕輕捋着頷下那綹子山羊鬍子，倒是不折不扣的受了他的大禮！

一刹時，他那紅潤的面頰上，變幻出一片異彩，同於頭頂上呼嘯的長空，波譎雲詭，令人難以猜透！

寇英傑直起腰來，正色朗聲道：「小可不知自量，自取其辱，老前輩不要見笑——」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無限遺憾的扭過頭看了一眼那匹他所深愛的坐騎——

「這匹黑水仙已經是老前輩你的了……你老人家牽牠去吧！」

郭姓老人微微點了一下頭，道：「這麼說你就對了——」

說完拍打了一下身子，緩緩走過去！

寇英傑用無限依依的目光跟隨着他，內心浮起失去的痛苦！——他幾乎不忍心再看下去，不忍看着老人牽走他的愛馬！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出乎他意外的，老人並沒有走向那匹黑水仙，却是到了他自己的那匹雙峯駱駝跟前！

伸出一隻手輕輕一按駝背，他身子已縱起來，四平八穩的坐在了駝背上！

寇英傑怔了一下，趕上一步道：「老先生，這匹馬……？」

郭老人冷冷一笑道：「孩子你又錯了！」

他一面解着繫在駱駝頭上的絲縧，一面打量着寇英傑道：「我並沒有說白要你的馬，那只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

「可是，你老人家剛才還要用整箱金子來買這匹馬……？」

「那是剛才的事，小兄弟！天底下每一件事都會變的！現在我忽然又改了主意了！」

說完他抖了一下絲縧，駱駝就起步前行！

寇英傑呆了一下，趕上一步，道：「老前輩！」

那老人沒有再回頭！

漠地裏大風狂飈着，在漫天風沙裏，叠入老人踽踽的孤獨背影。

寇英傑一刹間內心翻起了無比的感受與激動，就在這時他耳邊響起了老人如斷如續的口音，那是一首詩——

「我今南行七里橋，
爲踐故人走天郊；
三日之後黃昏渡，
再圖西風馬上交！」

郭老人順口吟出的這首詩句，雖是出聲不大，但是吐字清楚，每一個音階，都清楚的送進了寇英傑的耳膜之內，顯係內功中「千里傳音」之術！

寇英傑心裏驚得一驚，在回味對方這首詩句涵意的當兒，老人的「沙漠之舟」可就去遠了！

詩句的涵意至爲淺顯，就這國學造詣並不深厚的寇英傑也能會意！

那個郭姓老人，明顯的告訴他說，他此行將要往七里橋去會晤一個故人，三天以後返回，那時候希望寇英傑能在一處渡口等，二人再定深交。

等到寇英傑把這四句詩中意思悟解之後，內心不禁湧起了一陣狂喜，再向老人去處看去，但見大風呼嘯的沙漠已成混沌一片，那裏再有老人的身影！

原本的一腔悵恨自愧，現在却改變爲無限的依念了！

憧憬着老人的風采，以及他那種出神入化

武術叢談

中日武林大會戰

慧心

日本的武功，不外兩種，倘不是貼身搏鬥的柔道，就是空手道，這兩種技擊一軟一硬，俱是從中國傳流到日本去的，究竟在何時傳入呢？那就很難有準確的答案了，因爲日本的空手道從冲繩島流傳出來，冲繩就是琉球，在五百年前，中國的太極名手陳元盛旅居江戶，即今日之東京，收了日本人「大久保」爲徒，後來大久保學會了太極拳，將它變成柔道，看來柔道大概是從那一段時間開始發揚光大的，至於冲繩島的空手道，就是中國古代的硬拳硬馬演變出來。

精武門這套影片描寫霍元甲的門人跟日本人打鬥，可能是一段記載裏面演變出來的，根本上當時有人擊敗日本武林高手。「精武會」的記載是：民二年多，日人組柔道團來滬，挑戰華人，霍元甲遣徒上台，與之對搏，交手五次，俱能痛挫日人，日人之氣大沮，不敢再詆譭中國人爲東亞病夫。

照這樣看，霍元甲可能眞的有徒弟登台比武，打贏日本人，此事並非發生在霍元甲死後，而是在霍元甲活着的時候跟日本人交手。

另外一次中日武林高手在友誼比賽的情況之下互相較量，也有人知道，那時中日之戰還沒有全面展開，只是九一八事變，全國反日的情緒洶湧，那時湖北警備司令葉蓬拿出日本的太陽旗看做槍靶，供給自己轄下的士兵實彈射擊，被日本駐漢口的領事知道，認爲有辱國體，提出嚴重抗議，當時陪同日領事進入中國外交公署抗議的是一名日本陸軍的武官岩井，他是一名柔道能手，日本領事向我國的外交專員互相辯論之際，岩井在旁揷口說：「日本是優秀民族，武功也高於劣等的民族的華人。」

那時太極名手陳微明也在座，因爲他是憲兵訓練團的武術教練，忍無可忍，挺身而出，要跟岩井一鬥。

這一場中日龍虎鬥在外交專員公署的客廳展開，只見岩井把柔道裏面的絕招連環施展出來，一連幾次想把陳微明摔倒，陳微明却用太極拳的化勁多次把岩井彈退，兩人相鬥了差不多十分鐘之久，岩井打到面紅耳赤，自動罷手，說：「中國武術果然是深奧莫測，我剛才所說的話，說錯了。」

岩井肯道歉，可以說是有涵養的人，至於陳微明，年齡較大，並非彪形大漢，能夠使用太極拳的化勁把柔道專家摔倒，實在不容易。從這方面看，可以說，中國的拳師又再打贏一仗。

値得注意的是這一點，陳微明是當時太極門最高級的一個，至於岩井，却不是柔道裏面坐第一把交椅的，因爲級數不同，岩井打輸，理所當然。

有一次日本的影片「姿三四郎」運到淪陷區放映，並且有一隊由日本柔道武館派出隨片登台的武士，在廣州市大德戲院演出，招待各界人士參觀，那一次表演就有些絕招，充份看得出日本人對於短劍和長棍的武藝。

第一種表演叫做「雙奪短刀」，有一日本武士由屛風搭成的小巷佈景之內，綴步走出來，兩名飾演兇手的武士，突然閃出，分左右兩邊，拔出七首，向他襲擊，只見他雙手一揮，身子閃側一點，分別用左右兩手抓住持七首的手腕，一扭一摔，把兩人摔倒在地。

第二種表演是「背奪短刀」，有一個日本武士作書生打扮，席地盤足，坐在燈下讀書，另外一名武士扮成兇手，從佈景的窗外躍入，猝然用七首向他背心猛刺，見他頭也不抬，右手向上一托，同時微微偏側，就把這個人連七首打到從他自己的頭上飛過，跌出七八尺之外。

第三種表演是「盲眼奪棒」，有一個日本武士坐着，面上縛住一條手帕，遮住一雙眼睛，另外一個大漢衝到他臉前來，手握四尺長的棒，迎頭痛擊，這個「盲俠」，不慌不忙，使出聽風辨位的本領來，側身一閃，順勢起脚，他的動作快如閃電，只見持棒的人身子一幌，便向左邊飛開，連人帶棒跌倒。

上述這幾種表演，在盲俠片集裏，可以看得見，是否日本眞的有這種武功，能夠聽聲辨位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盲俠這種傳說，在日本方面是眞有其事的，就算我們武林裏面有名氣的「蕭崑山」，也是盲眼的教頭，如果蕭崑山能夠在盲眼之後稱雄，握着一條長棍，能夠一個打幾個，那麼，日本的盲俠會得聽聲拔劍，那是很有可能的，至於用短劍刺人，給對方用柔道的招式把這傢伙連人帶劍也摔倒，那就更加有可能了，因爲日本柔道有許多招式是非常實用的，碰頭就抓對方的手腕或者前臂，給他抓住，使勁一脚踢去，便會整個拋開。

日本人的柔道專家最喜歡使用這一招，不管對方空手或持着武器向他撲擊，他忽然仰後，雙手齊出，抓住對方的兩隻手臂，跟着自己倒下來，踢起一條腿，因爲他倒下，攻擊他的人就壓下來，剛剛壓在那一條腿上邊，這兩種力量互相撞擊，這傢伙自然會飛到七八尺遠，如果他不會跌，便有可能身受重傷。練習過日本柔道的人，都懂得這一招，事實上當然不止一兩招能夠把對方擊倒的，隨機應變，打得十分神妙，日本柔道，另有它的特色，雖然它與中國的摔角或者羅馬的角力微有不同，原則上却是相差不遠的。

至於日本空手道，有許多種表演十分精采，經常給空手道黑帶三段以外的人當衆表演的一種武功就是劈汽水瓶，多數用一瓶可口可樂放在枱上，然後運足氣力，一個掌刀下去，瞬即拉起來，瓶子剛剛破裂，那一個手掌已經提離，破碎了的瓶子，不會刺傷，由此可見他的掌刀確是打得十分快速的。另外一些空手道的絕招是踢木板，憑空飛脚踢破一塊木板，不足爲奇，認眞好脚法的人，能夠忽然躍高，然後轉身起脚，那一脚踢在懸掛在背後的木板上面，那塊木板並非兩人分別握住左右兩邊，準備他踢破，而是用繩子懸掛起來，這樣子的木板根本就不受力，何況他跳起然後轉身踢出那一脚呢？當然更加不容易把它踢破了，能夠踢破的話，那個日本拳師已經是黑帶五段過外。

綜合上述各點，不妨說，中國武功或日本武功，都有特色，問題是學習武功的人是否够火候，如果他已經登峯造極，不管軟功抑或硬功，打起來自然特別厲害。

的身手，眞使他內心興起了不能休止的激動與遐想！

郭老人誠然是芸芸衆生中一個不可多得的奇人，一個風塵裏的異人俠隱，果然要是能得其垂青指點，必將受益不淺！

這一頓邂逅實在算得上離奇，對於郭姓老人那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力，他自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然而郭老人那種不恃強凌人的風範，却更屬難能可貴！——

他分明鍾愛着寇英傑的那匹寳馬黑水仙，也曾甘心出重金以購，然而當他獲知寇英傑也同自己一般的深愛着這匹馬時，他竟然立刻打消了這個念頭，甚至於寇英傑自願雙手送上，他也不再思染指！

這就是一種難得的俠士風範！

坐在沙地上背倚着沙丘，寇英傑憧憬着老人的高風亮節，禁不住再次油然生了敬意！

這片沙漠，在以往的日子，他也曾來過許多次，却不曾見過老人的影子，甚至於從來也不曾聽人說起過這樣的一個人！

一個具有如此武功，如此神出鬼沒，雍容器度的人，似乎不應該這般默默無聞——這一點是寇英傑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的。

他實在很累了！

外面雖是漫天風沙，幾乎有天搖地動的傾勢，然而這方寸之地的沙丘背後，却獨能享受一片寧靜！

由死者那個瘦削的身子上，揭下了那塊完整的熊皮大氅蓋在身上，他興了濃濃的睡意。

然而，就在他眼睛將閉還不曾閉起的一剎——目光掠處，却發現到一件奇怪的物件。

那是一盞閃着瑩瑩白光的水晶瓶，似乎瓶頸部份還連繫着一條細細的銀鏈子，——像是女孩子家懸掛在肉身的一件小玩飾，却是十分珍貴可愛！

它靜靜的擱置在沙地裏，映着天色閃閃放光。

寇英傑彎身站起，走過去揀了起來，只覺得入手猶有餘溫，像是剛才脫離人身！

他心裏一動，忖道：「一定是那個郭姓老人走得匆忙，遺落下來的東西！」

是一個大小相同姆指，比姆指稍大一點的小小水晶瓶，細軟精緻的一條銀鏈子，巧妙的洞穿過瓶頸部份，果然是供爲佩戴裝飾用的！

寇英傑好奇的在手裏把玩着，只見那晶瓶雕磨得珠圓玉潤，十分可愛，瓶側有四個凸出的陽文，刻寫着「明艷動人」四個小篆，另有一行更小的蚊頭小字雕刻着：「千里父相思」等字樣。

寇英傑不經意的把晶瓶顛倒過來，頓時他發現到一件新奇而有趣的事情—

只見小小的水晶瓶面上，像是浮現出一片濛濛的霧光，似有某種乳白色的液體，由瓶內漫過。

就在這層白濛濛的霧氣完全澄淸之後，瓶面上頓時現出了一個女子的全身形像。

那是一個長髮，帶有幾分稚氣的明艷少女形像！

寇英傑的目光，頓時就被瓶上佳人那股絕色的風華深深的吸引住了！

的確是世所罕見的一個美女。

長身玉足，明眸皓齒，朱唇厚薄適度，尤現出少女的風情萬種，那是人見人愛的一個年靑姑娘！

雖說僅僅是出自匠工細心雕鑿，而塗以顏色的圖像，可是足足可以稱得上「精心傑作」四個字。

畫中少女穿着一襲大紅的緊身衣褲，近胸以上却披着一件百雀彩羽的小坎肩，長髮隨風，與肩後的劍穗共同飄浮着，說不出的一種嬌野不羈，我行我素的任性姿態。

太美了，美得有點使他愛不釋手。

當他再把晶瓶倒過來時，瓶面上又自浮現出一片茫茫的霧氣，之後，瓶內佳人遂卽消失，看上依然透剔晶瑩，不着絲毫痕跡。

這般巧妙設計的一件飾物，卽不以該水晶瓶本身價値，僅就晶瓶內那番雕刻，着色，已足可抵萬金之數！主人如果拋開市俗金錢價値觀念，作爲隨身携帶以慰相思的一件物件，那誠然更是「無價之寳」了。

瓶上「千里父相思」那五個小字，不啻說明了瓶內所雕刻的那個絕色少女，與老人之間，大概是父女的關係——

從而推想，這個郭姓老人該是如何疼愛着他這個女兒，以至於浪跡天涯之時，猶不忘携帶着以慰對愛女的思戀之情！

這番父女的眞情，雖說是一種推想，却極合情理！

寇英傑自幼失怙，缺乏親情關愛，此刻睹物思情，憧憬着老人的愛女深情，一時深有感觸。

他暗自責怪着老人的疏忽大意，竟然將這樣不該失落的一件物件失落了。

不過他轉念一想，好在三日後對方尙約了自己見面，那時正可親手交還，爲恐遺失，他就將這個晶瓶繫在頸項上，貼肉藏好。

悵看着一天風勢，一半時還不會停下來，他實在疲了——那匹黑水仙徐徐走過來，唇間不住的打着噗嚕，却也有些倦了。

寇英傑拉過了馬韁，以之繫纏在手腕上，遂卽擁着那襲熊皮大氅，沉沉的睡了過去。

不知道什麼時候。

風勢好像早已停了，他只覺得一隻手被用力的搖動着，耳邊且响起了馬鳴的聲音！

寇英傑驀地睜開眼睛，才發覺到天已經黑了。

這一覺睡的時間可眞够長，他張惶的站起來，四下看了看，風早已經停了，天空是一片暗灰色，無數繁星點綴在初夜的穹空裏，且月色亦顯得分外明媚。

陣陣的冷風襲過來，使他覺得遍體如冰冷颼颼的，幸虧還有這一襲熊皮大氅，否則還眞有點挺受不住。

他匆匆由馬鞍革囊內找出了一份乾粮，胡亂的吃了一些，遂卽翻身上馬。

那匹黑水仙似乎早已養足了精神，渴望着放蹄一奔，以解除身上的寒冷。

寇英傑方一翻身上馬，牠已迫不及待的放蹄奔馳起來，此番奔馳較之先前又是不同，誠所謂「人有精神馬又歡」，這匹黑水仙一經放開了四蹄，眞好比脫弦之箭，速度之快，幾令騎在牠背上的寇英傑亦不禁爲之駭然，當眞有「日月千里」之速。

月上中天時分，寇英傑發覺到已出了這片沙漠！

橫在他面前的，是一處長長的溪水！

夜月之下，水質淸碧，明晃晃的水面，像是閃爍着鱗甲蜿蜒前游的一條巨蟒。

這條河是「錫林郭勒河」的一道支流，其源頭發源處，正是頗負盛名的「薩爾湖」，溪流的兩岸，沃野寬闊，是有名的牲畜放逐牧野！寇英傑翻身下馬，在溪內掬了些淸水飲用，聽令坐馬嚼食着溪岸的野草。

就在這時，他耳中聽到了一些異聲！

在淙淙流水聲以外，他聽見了一些串鈴的聲音，乍聽時很像走方郎中手裏的那玩意兒，其實却是扣結在牲口頷頸上的响鈴。

原先只不過是很模糊的一種聲音的意識，不過轉瞬的當兒，那種聲音已變得十分淸楚，顯著而錯綜！①　（未完）

金燈盟



故事之二——四君子

計中計除魔殲兇（大結局）

臥龍生・文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媚喬扮女羅刹，制服清風觀主，救出言少秋等人，依照黃媚的見解，要想在人海中找出誰是清風觀主的暗殺對像四君子，實難如登天，但如設餌誘引四君子自動現身，似較易於成功，王俊等遂照着黃媚的献計，由王俊扮作相士，黃媚扮作小童，故以重金占卜聳人耳目，果然，有一高一矮二老人願出重金卜尋人卦，王俊假作占算後對兩老人說，尋人則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但如尋到人恐免不了一場搏鬥，最後更警告矮個子滿臉血光，恐難活過對時，高個子一聽，不禁大吃大驚，忙向王俊詢問他又如何，是否也難活過十二個時辰——

王俊道：「你不會死，但會變成殘廢。」

高個兒哦了一聲，道：「你說的眞話？」

王俊道：「一對時後，你如不殘廢，就拏我是問。」

高個兒道：「話是你說的！」

王俊道：「一言如山，我等你們兩天。」

這時，人羣中，突然行出一個肥胖的老者，道：「大相士，你這玉尺，明珠，是那裏來的？」

王俊心中忖道：「好！已經現身三個人，還有一個，我要再用話，激他們幾句，要他也露出像來。」

胖子道：「不錯。」望了玉尺明珠一眼，道：「你問這個？」

王俊道：「一個卜卦的送的。」

胖子道：「你認不認識這玉尺和明珠的價值。」

王俊道：「賣了它們，我這一輩子就可以不用過看相生活了。」

胖子道：「話不錯，什麼人給你這一對玉尺，明珠。」

王俊道：「一個老頭子！」

胖子道：「大約有幾歲？」

王俊道：「七十多些，但他身子健朗，精神好的很。」

胖子道：「幾時給你這些。」

王俊道：「兩年前了。」

胖子道：「在那裏？」

王俊道：「就在這清風觀外的廟會上。」

胖子道：「你每年廟會，都在此地卜卦，論相。」

王俊道：「前年第一次，去年沒有來，今年是第二次。」

胖子突然放低了聲音道：「那老頭子，是不是這廟裏道士。」

王俊道：「他卜卦時，穿的長衫。」

胖子突然舉起了右手，道：「你看過他的手沒有？」

王俊點點頭。

胖子道：「他右掌之上，是不是有一片硃砂印。」

王俊極力在思索，清風觀主右手。

他見過那一隻右手，手上沒有硃砂印，但却有一片銅錢大小的疤痕。

王俊明白了，清風觀主爲了消去他手上的硃砂印，動了手術，把那一片硃砂印削了去。

於是，胸有成竹，點點頭，微微一笑道：「你是說左手還是右手。」

胖子說道：「男左女右，自然說的是左手了！」

王俊道：「他的左手上沒有硃砂印，但却有一塊銅錢大小的疤痕。」

胖子冷哼一聲，道：「這老小子，也狠得下心，削去他手上一塊肉。」

王俊道：「唉！那位老人家的相貌，也不太好。」

胖子道：「怎麼一個不好法？」

王俊道：「他雖然已年過古稀，但却最後是不得善終。」

胖子道：「那小子心太黑，不會善終，那也是應該的事了。」

王俊道：「三位和那位老人家，可是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麼？」

胖子道：「先生，聽你這一番話，在下瞭解了一件事情！」

王俊道：「什麼事？」

胖子道：「閣下的卜相之術，實在已到了能知過去未來的境界。」

王俊道：「客氣，客氣……」

胖子原本滿臉笑容的臉色，突然一寒，道：「不過，先生只會替別人看相卜卦，但不知替自己算過沒有？」

王俊道：「在下的命相，雖非太好，但一生衣食無憂，總算還過得去。」

胖子道：「當眞如此，先生的相術就不靈了。」

王俊道：「怎麼說？」

胖子道：「在下也學會了一點看相的機巧，却和先生的看法不同！」

王俊道：「你怎麼一個看法？」

胖子道：「在下麼？只會看一種，那就是一個人的生死。」

王俊道：「這是很重要一關，在下就沒有具此神通。」

胖子忽然哈哈一笑，道：「先生，有些地方看你很聰明！」

王俊道：「哦！」

胖子道：「你可知道，我在說些什麼？」

王俊搖搖頭，笑一笑。

胖子道：「你小子，可眞是反穿皮襖，會給我裝羊啊！」

王俊道：「你們要——」

胖子道：「對！要你的命。」一伸手，抓住了王俊右腕。

王俊沒有讓避，事實上，王俊閃避不開。

胖子輕輕吁一口氣，道：「小娃兒，照你的相法說，你還可以活過二三十年了。」

王俊道：「如是運氣好一點，也許還可以再多活幾年。」

胖子道：「我看你要死，而且就是今天，明年今天，就是你週年忌辰。」

這胖子說完話，就舉起了厚肥的右掌。

只聽一聲大喝道：「住手，這還成什麼世界，在這人頭攢動的大廟會中，衆目睽睽之下，竟然有人敢殺人，這還得了。」

胖子發了野性，縱聲大笑，道：「你們聽着，老子當年在江湖上行走之時，那一天也要殺它一兩個人，都是在衆目睽睽之下爲之，老實說，對在下而言，還不算什麼。」

王俊回顧了身側的小童子一眼，道：「你先走吧！我是死定了，不能再帶着你到處流浪去了。」

小童子道：「公子不是還要活幾十年麼？怎會就要死了？」

王俊道：「沒有法子，你只管逃命去吧，不要再管我了。」

那小童子歎口氣，道：「那怎麼行，你是主人，我是僕徒，你死了，我怎能不死。」

王俊道：「可是，目下時機不……」

只聽一個很低沉的聲音，喝道：「放手，此時何時？怎可在此殺人？」

那聲音不大，由人羣中傳了出來，但王俊却聽得十分清楚。

抬頭看去，但見人頭攢動，竟然瞧不清那話聲出自何人之口。

胖子突然鬆手，哈哈大笑，道：「看相的先生，你說，我這等胖胖的人，怎會行兇殺人，我不過給你開個玩笑罷了。」

伸手從懷中摸出了一塊黃金，約莫有十両左右，蓬然一聲，丟在了木桌上，放開王俊，轉身而去。

但見他們向人羣之中一攢，立刻便消失不見。

這時，看相的人，圍了上來。

王俊急急搖搖頭，道：「諸位朋友，鄉親，在下保住了性命，乃是不幸中的大幸，從此之後，不再言與人看相。」

收拾好卦攤上的東西，匆匆而去。

青衣小童子緊隨在王俊的身側，道：「大哥，你裝作的很像啊！」

王俊道：「六妹，妳也當眞沉得住氣，我心中急死了，却不見你出手。」

黃媚笑道：「大哥，你放心，有我在你身側，怎麼讓他們傷害到你，我是想要隱在最後的一位，也現出身來。」

兩人一面談話，一面繞着清風觀，向後行去。

清風觀後是一片稀疏的竹林。

黃媚行到了一片竹林之前，突然停了下來，道：「大哥，如若小妹沒有算錯，那寶庫應該就在這片叢竹下面。」

王俊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黃媚道：「你守在這片叢竹之中，準備好暗器，我們要安排一場逐虎吞狼之計。」

王俊道：「要我藏在這裏？」

黃媚笑一笑，道：「大哥，重頭戲，你已經演完了，餘下的尾聲，由小弟，小妹們出手了，何況，你已經露了相，無法再在四兇人面前露面，再說，如若小妹的判斷不錯，那位清風觀主，可能就在此附近，安排有一條出路，你隱在這片叢竹之中，很可能看到他逃亡的去向。」

王俊四顧了一眼，發覺那一片叢竹很密，藏上兩三個人，也不易被人發覺，一側身攢了進去。

黃媚很細心，待王俊藏好了身子之後，又再四週檢查了一下，確證無人暗中窺視，才快步離去。

清風觀外的廟會，越來越多的人潮。

黃媚匆匆而行，直入觀中。

于重，方昭，言少秋，蕭飛燕，都已不見，顯然，事情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局面。

黃媚直撲大殿，準備硬闖進去。

行到殿門口處，齊子川却突然閃了出來，道：「左面，跨院之中。」

黃媚低聲道：「二哥他們，都過去了。」

齊子川一點頭，舉步行去。

黃媚保持了五尺的距離，跟在齊子川的身後。

左面跨院很荒涼，圓月門後，是一片荒草蔓延的庭院。

三合廂房，門窗上却已經蛛網塵封。

這地方，似乎是清風觀中，堆置雜物的地方。

黃媚低聲道：「齊老，他們眞的都到了這裏了？」

齊子川點頭，道：「老朽親眼看到他們進來的。」

黃媚道：「清風觀主約請的殺手，難道都沒有動手麼？」

齊子川道：「沒有，本來，廟門口，香燭的攤子上，有幾個可疑的人物，但現在，他們已經撤走了。」

黃媚道：「這就奇怪了，難道這座荒涼的庭院中，還別有天地麼？」

齊子川道：「咱們搜搜看。」

黃媚四顧了一眼道：「不用搜了，在這裏

秘事珍聞

印度箍頸術

雲山

現時在報紙上面經常都會看見箍頸黨的名稱，有時還把箍頸黨的手法，用文字表現出來，其實眞正的箍頸黨是由印度開始的，就算有什麽人學習箍頸，不過是在摔角這一行裏面得到一些屬於封喉箍頸的招式，能够解救，並非是印度的箍頸黨可比。

印度箍頸黨在當地並非用來爲非作歹的，它屬於武功的一種。印度人認爲學習箍頸，不但爲了自衞，而且借此健體强身，他們有幾十種箍頸的方式，互相攻擊和解救，每天花了一段時間練習，便可把它如法施展出來，習慣成自然，碰着對方採用特殊的手法箍頸，很快就能够解救，因爲這種功夫需要長期練習，而且有些絕招是要練習到肌肉如鐵，然後能够生效，故此，在印度教授箍頸黨的人，都受人尊敬，其中有些特別的武林高手，居然稱做「箍頸大師」。

在印度幾百年來，目前仍以箍頸作爲一種絕招教授門徒的人，竟然是個教授，稱做柏林明薛保。這位薛保先生容貌醜陋，但是，他的一雙眼睛炯炯有光，有一個美國記者卡斯，給朋友介紹，認識了他之後，談及箍頸方面的事，薛保用一種很沉鬱的語聲解釋：「我們有許多老前輩認爲人體的手脚等部位的殺傷力太過低微，他們在黑魔聖母的臉前懇求聖母指導，黑魔聖母便給一塊十尺長的絲巾交給門徒，並把箍頸的絕招傳授，有些黨徒是民族英雄，曾經糾集數百箍頸黨向敵人進攻，救回印度的名城新德里。

「我父親是箍頸黨徒，因此之故，我從小就設法把體格練得堅强起來，到了十二歲，我就透過父親的力量，實行入會，並且終身効忠於黑魔聖母。

「入會的時候，獲得會長賜給一條一百二十吋闊的黃色絲巾，那是非常古怪的殺人武器。有時我在突然的狀態之下跌進對方的陷阱，幾乎喪生，靠它反敗爲勝。我碰見過一個相當富有的大律師，他養了許多女人，而且做吸血鬼，迫她們替他賺錢，等於迫良爲娼，那時我奉命殺他，邀請他到我的寒舍，他果然到來，跟我飲飲食食，說說笑笑，我們就開始熟絡起來，就在那時，他告訴我，想走出屋外看看月色，我在屋裏等候他，準備箍頸用的黃色絲巾也放在口袋裏面。

「突然之間，我在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忽然發生了，我給人從背後拉倒，在這一刹那間我感到喉部給一種東西罩住，無法呼吸，當時我已經沒有時間去思索那是什麽一回事，完全沒有機會脫身，憑着多年的經驗，我便使自已的頸子堅硬如鐵，同時閃電似的倒地打滾，順勢把在我背後襲擊的人摔倒於十多尺之外，跟着我有機會一脚把他踏住，又再拿出袋裏黃色絲巾來，打算向他報復，在這一瞬間，我看清楚了，此人正是我邀請來的大律師。

「他嚇得混身發汗，知道難逃刼數，但仍拚命苦鬥，我沒有用黃色絲巾去奪取他的生命，但却使用摔角的封頸絕招使他窒息身亡。」

薛保把箍頸的手法表現出來，他說那一條又細又長的黃色絲巾，確是特製的一種，把它一拉就拉得非常之緊，而且永遠不會折斷，最有效的就是把這種奪命索從一個人的背後拋過去，勒住頸部，然後把他整個扛起來，讓他擱在自己的肩膊上面，向前疾走，很快他就氣絕身亡，因爲雙脚離地，無從發力，武功再好沒也用。絲巾一定要非常之細，然後能够壓住頸部的氣喉，那種絲巾能够從正面側面以及許多個角度拋出，但要經過苦練。

他把那種絲巾拿出來給我欣賞，我實在看不出它有什麽特色，不過，它的底質却是很堅韌的。

用絲巾箍頸，這種行徑只能够在晚上做出來，白天很難實現，原因是這種方式必須以偷襲的方式進攻。

印度箍頸的手法不一定要使用絲巾，只憑左右兩隻手構成一把鎖，也可以鎖住對方的咽喉，有名氣的印度摔角大師都習慣使用這種手法，稱做「印度迷魂鎖」。

印度的摔角，另有一格，除了鎖喉，還鎖臂，鎖肚，或鎖脚，各種古怪的印度鎖，都是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就以脚鎖來說，它也十分出奇。

在摔角這個場合裏面，往往兩人跌倒，如果甲方是印度人，剛剛跌下的位置就在乙方的雙脚之旁，而且乙方身體貼地，沒有爬起來，他就可以施展脚鎖了，他很迅速的把對方左右兩隻脚推開，自己把軀體放橫，用左右兩手推他的左脚，再用自己的左右兩脚撐對方的右脚，於是，他的兩條腿就拉得很闊，那時他以俯伏的姿態伏在地上，無法站起來，很容易就給對方把兩條腿之間的筋肉拉到破裂，混身發抖，痛到無法再戰。

肚鎖就是忽然倒地之際，用左右雙脚的膝頭挾住對方腹部，該處前後受壓，胃囊就會痛得發抖，於是無力再戰。

鎖臂的機會比較上述兩種大得多，只要把對方一條手臂伸直，用左右兩手壓住對方的肩膊骨，使那條手臂向相反的方向拗曲，他就混身發抖，手臂的任何一處都發生劇痛，當然他也無力再戰了。

印度的摔角喜歡施展各種形式的鎖，包括鎖臂鎖肚和鎖脚，更重要的是鎖頸，如果用黃色絲巾纏住頸子拉緊，那就更加要命。

不過，眞正的印度武林高手，却是懂得解救的，平時就要苦練，忽然之間使頸子的肌肉膨脹起來，由於局部肌肉突然隆起，氣喉比較低陷，那就可以呼吸微量的空氣，不至於窒息，不過，這種功夫一定要在對方用雙臂去箍頸，或者用絲巾纏頸的一刹那間，立即把全身的氣力貫注在頸子上面，加以抵抗，然後發生作用，慢了一步，便會氣絕身亡。

印度人的戰術如此古怪，切勿輕視他們。

——完——

啦。」

舉步行向一座廂房門前。

齊子川也看到了，那門口留下了金燈門中特別的暗記。

那是，示警的暗記，要後來的金燈門中人，特別小心。

那是在說這片荒凉的庭院之中，早已經有了一場變故。

只可惜，留下暗記的人，時間太過匆忙，無法進一步的暗示內情。

黃媚掌力遙發，推開了塵封木門。

目光到處，只見廂房並列着四口棺材。

儘管廟外面人山人海，但這荒凉庭院，廂房列棺，也給人一種陰森。

黃媚吸一口氣，側身而入。

一面以手示意齊子川等在門外接應。

黃媚很機警，一脚踏入了廂房，立刻飛身而起，左手一抖，一條汗巾飛出，纏在了橫樑之上，穩住了身軀。

幸虧她那一躍，就在她飛身而起時，棺木底層，突然射出了一片牛毛細針一般的暗器。

那一片細針籠罩了整座的門戶。

如非黃媚即時一躍，決無法避過一擊。

黃媚心頭一凉，暗道：「完了，二哥們留下了金燈門中暗記，這室中却不見人，想必都已受了暗算。」

心念轉動之間，忽然有一股異香，撲入鼻中。

她警覺奇高，內功精湛，立時運氣，閉了呼吸。

這一瞬間，黃媚瞭解到這廂室陳棺中，凶險重重，盡都是傷人的厲害機關埋伏。

既不見所謂四君子，也不見金燈門中人。

在一刹那間，機警應變中，黃媚表現了過人的才智，突然一鬆手，跌落在實地上。

齊子川被那一片毒針，逼的閃到了一側，沒有見到黃媚的應變情形。

但他却聽到了黃媚身子落地的聲音。

身子一閃，衝入了室中。

他想救黃媚，伸手向黃媚抓了過去。

但覺異香撲鼻，直冲腦際，還來不及動什麽念頭，人已暈了過去。

只見四具棺木蓋子，緩緩打開，耳際間，響起了一個哈哈大笑之聲，道：「金燈門的老六，最難對付，還不是一樣着了道。」

黃媚閉着眼，停下呼吸，但她的聽覺未失，聽那聲音熟悉的很，似乎就是那看相的胖子聲音。

另一個聲音笑道：「聽說金燈門中老六，不但武功絕高，而且美麗絕倫，這一次，咱們可好好的享受一番了。」

另一個低沉聲音，道：「不許亂說，咱們要把人完完整整的交過去，收齊銀子。」

黃媚心中明白，這時刻，正在別人的監視之下，說不定很多的兵刃，暗器，正好對着自己。

要裝，就得裝到底。

感覺着被人抱了起來，行上一道通往地下的石級。

黃媚雖然閉着眼，但也感覺到正行在一道黑暗的地道之中。

忽然間，感覺到一張滿臉鬍子的嘴，在自己的臉上香了起來。

黃媚火極了，長了這麼大，還沒有受過這等屈辱。

那是一張很臭的嘴。

黃媚幾乎控制不住自己。

但她想到了小不忍則亂大謀，只好又忍了下去。

那人在黃媚櫻口上香了一陣，自動停了下來。

此刻，似乎是又到了一處很亮的地方。

那低沉的聲音，傳入耳際，道：「觀主，幸未辱命，金燈門一網成擒，觀主答應咱們的銀子，也應該付清了。」

聽回音盈耳，似是在一座地下密室之中。

清風觀主的笑聲，清朗的傳來，道：「四位辛苦，貧道化錢，僱請了第一流的殺手，都死在了金燈門的手上，但四位却成功了。」

那低沉聲音道：「觀主，咱們四兄弟行事，一向不說交情，我們要錢，金燈門人數已齊，觀主付銀子，咱們交人，珠寶也可折價。」

清風觀主道：「四位雖然出力很大，但設計你們現身誘敵，還是出自貧道……」

那聲音低沉的人，冷笑一聲，道：「觀主這話是什麽意思?」

清風觀主道：「貧道之意是，四位辛苦了一趟，貧道不能不送程儀，每人致送黃金一百兩。」

那聲音低沉的人，哈哈一笑道：「我明白了，觀主想黑吃黑，不給咱們銀子?」

清風觀主道：「這話太難聽了，我就算要吃你們四個，也算是白吃黑，銀子是我出的，怎算是黑吃黑呢……」

那人似是已經發覺不對，立刻改口，道：「觀主，你是老前輩——」

只聽蓬蓬連響，似是人倒地的聲音。

耳際間，響起了清風觀主的哈哈大笑之聲道：「少來這一套，老夫不吃這個。」

黃媚輕啓一目望去，只見四個人已倒在了地。其中三人，都是看相時現過身的人。

這間地下室，十分廣大，除了倒下的四個人外，黃媚也看到了于重，方昭，言少秋，蕭飛燕。他們似乎是都已經暈了過去，靜靜躺在地上。

清風觀主一個人，高踞一張木案首座，哈哈一笑，站起身，道：「四位鬼兄，非是貧道心狠手辣，實在是善財難捨，四十萬銀子，你們要掏空貧道所有了。」

緩緩站起身子，直對黃媚行了過來。

黃媚又急急閉緊了雙目。

清風觀主一直走到黃媚的身前，哈哈一笑，道：「小丫頭，你眞是刁鑽極了，不但心機過人，而且，還貌美如花，貧道非好色之徒，但也被妳美貌所動，但像妳這樣的人物，貧道把你帶在身側，實是很難放……」

他心中似是有着太多的興奮，一面自言自語了一陣，哈哈大笑一陣，接道：「不過，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像老夫這樣聰明的人，怎會怕人難得住我。」

黃媚幾乎要開口問你有什麽辦法?但她忍住了沒有開口。

只聽清風觀主又自言自語的接道：「貧道只好先廢了你的武功，然後，帶着你走，不過，你放心，我不會虧待你，我會好好待妳。」

一面伸出手去，輕輕在黃媚的臉蛋上抓了一下。這一抓，發覺了黃媚的臉上肌膚很光滑，忍不住，一直向下移動。

摸在黃媚的軀體上。

黃媚也很沉得住氣，仍然動也不動一下。

清風觀主的手，又向下移動。

正當色迷心竅之際，忽然覺右腕一緊，右腕脈門，被人緊緊扣住。

黃媚忽然坐起了身子笑一笑，道：「觀主，咱們又碰頭了。」

清風觀主吃了一驚，道：「妳，妳沒有暈過去。」

黃媚道：「我如是暈過去了，怎會看到你的陰險，可卑。」

清風觀主道：「我該殺了妳的——」

黃媚冷冷說道：「至少，太晚了，現在，你已失去這個機會了。」

目光一掠于重，接道：「老道士，我那幾位兄長，姐姐，還活着麼？」

清風觀主道：「都還活着。」

黃媚道：「他們中了毒還是被點穴道？」

清風觀主道：「先被毒香迷倒，然後被點了穴道。」

黃媚點出了兩指，點了清風觀主的穴道，行近了于重，接道：「觀主，希望你沒有騙我，騙了我，那就有得你的苦頭好吃了。」

一面連發掌力，拍活了于重，方昭，言少秋，蕭飛燕被點的穴道。

清風觀主道：「沒有騙妳吧？」

黃媚道：「你這頭老狐狸，果然是陰險的很。」

清風觀主苦笑一下，道：「還不是我倒在你的手中。」

于重道：「想不到你這清風觀主，到處都是埋伏。」

清風觀主道：「貧道經營了四十年，化了不少心血。」

苦笑一下，接道：「大概，我今天是死定了，你們再不會放過我？」

黃媚道：「不錯，你非死不可，但死有很多種，其中之一是死的很痛苦。」

清風觀主道：「貧道可有選擇？」

黃媚道：「有！只要你能據實回答我一些問題。」

清風觀主道：「小女娃兒，妳不用騙我，老夫早就有了自處之道，不過，我千密一疏，功敗垂成，老夫細想失敗的原因，是犯了一個毛病。」

黃媚道：「什麼毛病？」

清風觀主道：「一個色字，丫頭，妳長的太美了，老夫一直想把妳弄上手，所以，才對你們手下留情，多一份情義，就多了一個破綻，不過，老夫還是滿意我的精密設計，你盡管問吧！老夫會滿足妳，其實，我如不說出我這些得意之作，死了也難瞑目。」

黃媚的臉上泛上了一層紅暈，但她很快的就恢復了正常。淡淡一笑，道：「老狐狸，其實，你也不過仗憑一點心機罷了，如若憑藉眞實武功，我們一樣能生擒於你。」

清風觀主道：「這正是我的過人之處，老夫一向是主張鬥智不鬥力。」

黃媚輕輕吁口氣道：「你化了大筆銀子，對付四君子，難道這完全是空穴來風的事？」

清風觀主道：「那倒不是，不過，江湖上並沒有四君子這個稱呼，我叫他們四君子，只不過是一個代號罷了。」

黃媚道：「那是說四君子確有其人了？」

清風觀主道：「他們四個人稱謂四君子，實也當之無愧，不過，如要稱他們四俠士，或是四豪傑，也無不可。」

言少秋冷冷插口道：「就是眼前這四個人麼？」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他們不配稱爲俠士，更不配稱爲君子，如若一定要給他們四人一個名字，稱謂四惡人，或是四兇徒好些。」

黃媚道：「他們又是怎麼回事？」

清風觀主哈哈一笑道：「這件事曲折離奇，還是由老夫從頭說起吧……」

語聲頓一頓，接道：「中州大俠宋士廷，武當派俗家弟子一字劍林松，曹州府大刀常五，開封府鐵判馬昌平，四個人，不知如何打聽到老夫遁身清風觀的事，結件來此，求證老夫的身份……」

黃媚接道：「那你究竟是什麼人？」

清風觀主道：「三十年前，縱橫大江南北的修羅大盜，就是老夫。」

黃媚道：「殺人刦色，無惡不作的修羅大盜就是你？」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老夫也作過不少的好事，只不過，老夫做的好事，不如壞事出名罷了。」

言少秋道：「說下去，那四位中州俠士來了沒有？」

清風觀主道：「來了，只不過，他們太君子，老夫的設計又很精密，所以，沒有等他們出手，老夫就把他們一網生擒了。」

黃媚吃了一驚，道：「人呢？你把他們殺了？」

清風觀主道：「老夫能活這一把年紀，除了我自己的智慧，才能，保護我的安全之外，老夫還守着盜亦有道這個原則，所以，老夫做壞事，但不做絕，老夫偶而也做一兩件好事，不爲人知。」

黃媚冷哼一聲，道：「我問你他們死了沒有？」

清風觀主道：「沒有……」

言少秋接道：「六妹，讓他說完全部內情。」目光轉到清風觀主的身上接道：「你既然自己對付四君子，爲什麼還請這多殺手？」

清風觀主道：「那是老夫聞，得消息之後就聘請了三批黑道人物，準備對付四君子，但老夫却未想到，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小人却難纏的很，四君子未到清風觀，就被我在途中買通店小二，暗下迷藥迷倒，但老夫聘請的殺手，却都一一如約，趕到了濟南，老夫聘請殺手時，以一個俗家人物面目出現，但等這些人，知曉了老夫的身份之後，却都獅子大開口，紛紛要我加價，老夫心中氣怒之下，安排了一場要他們三方面互相殘殺的計劃，先由女羅刹那一批人下手，解決了施用追魂刺的百毒人魔，再準備由眼下的巫山四鬼，對付女羅刹，老夫千算萬算却沒有算到你們金燈門這股力量，你們橫裏殺出，收拾了女羅刹們一帮人。」

黃媚道：「你想省錢，所以，準備暗算了他們。」

清風觀主道：「那是他們太貪心，原本說好價錢，但在知道了老夫的身份之後，竟然長了十倍，老夫不願付這多銀子，只好對他們下手了。」

黃媚道：「我們替你收拾了女羅刹，你就利用巫山四鬼對付我們了。」

清風觀主道：「不錯，老夫安排下計中之計。巫山四鬼收拾了你們之後，老夫再收拾他們」

黃媚道：「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清風觀主道：「這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黃媚道：「王武舉的事，你知道麼？」

清風觀主道：「知道，王武舉救的賣唱女子，本是百毒人魔的屬下，後來爲百毒人魔弟子所見，要抓她回去，王武舉却攔下了這場恩怨，如非老夫約束他們不許鬧事，只怕王武舉這件事，還會鬧的更大一些。」

黃媚道：「好！你可以說出你的遺言。」

清風觀主道：「第一，我死後，我聚集這些財寶，請用作濟災之用，第二，宋士廷，林松，常五，馬昌平四人都關在本觀後面一座枯井之地，那是地牢，姑娘可以放了他們。」

黃媚道：「念你死前向善，我給你一個全屍。」

清風觀主道：「不勞費心，我自己會作了斷。」咬碎口中毒，氣絕而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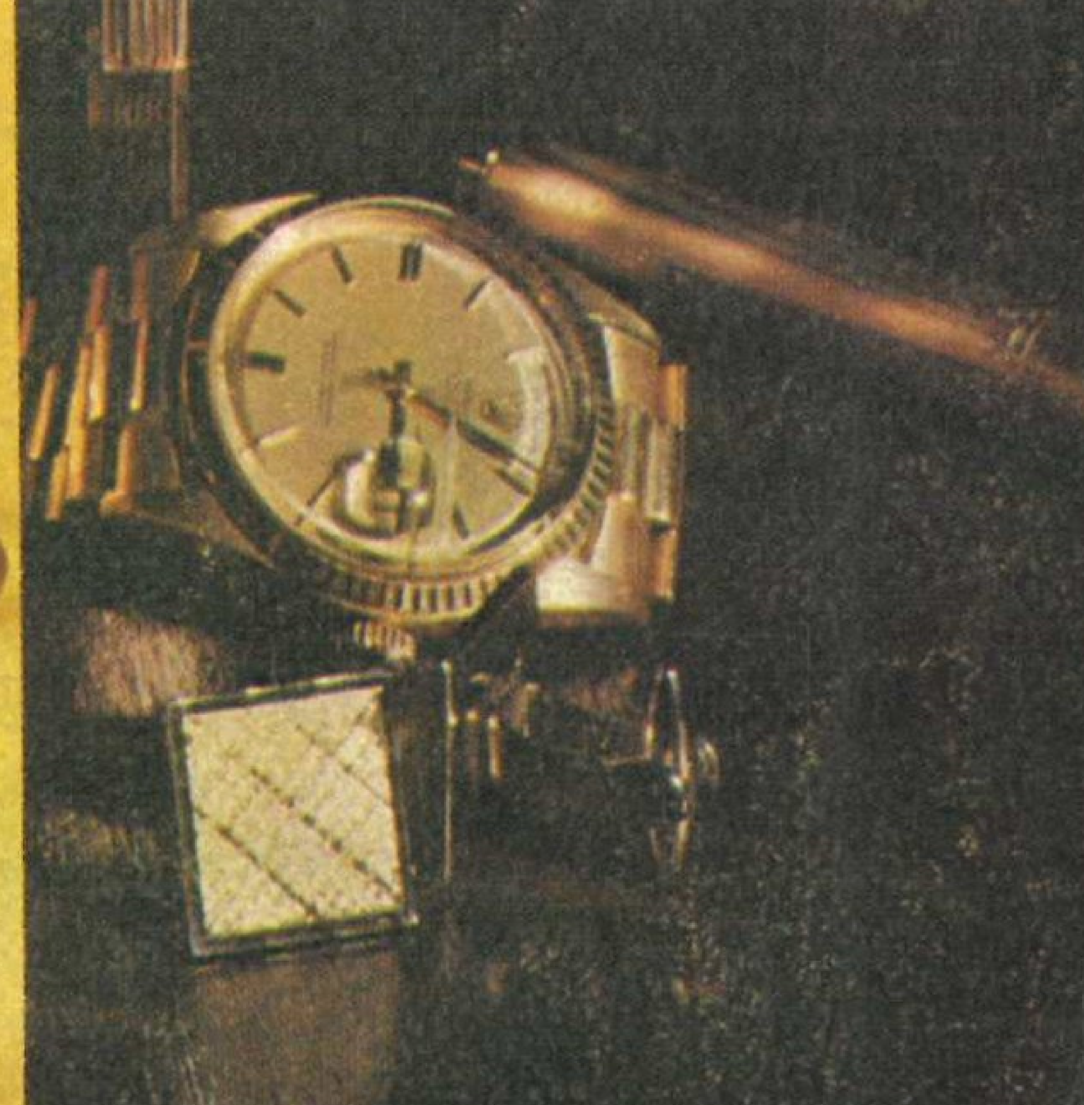
清風觀主死了，金燈門又了去一段公案。

他們開始去尋找另一樁隱藏在人間的罪罪惡惡……

（全文完）

一日之計在於神





姿采
前程似錦綉

紫金丹

爲你帶來一切！

一年之計在於春，男人志在四方，
祇有充沛的精力始能在分秒必爭的商場上獲得勝利。
紫金丹爲男性專用補藥，一年四季皆宜。
夏季驕陽似火，忙碌工作的男仕往往精神不振，
疲倦萬分，紫金丹內有人參，熟地黃，黃耆，五味子等葯，
功能生津斂汗健脾袪濕，提神醒腦，
補充體力，服後精神倍增，促進工作效能。

一日之計在於神，創業興家萬事成！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蔘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號